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萧乾



萧乾（1910-）

原名萧秉乾，生于北京。本书收入萧乾的短篇小说 10 篇、长篇小说一部、通讯报告 6 篇。其中短篇小说《篱下》、《栗子》、《皈依》等描写了 20 年代北京贫民区的生活，以儿童的视点展示人间的不幸与不平；自叙传式长篇小说《梦之谷》，描写了一对恋人的爱情悲剧；通讯报告反映了欧洲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实况。

蕭乾

篱下

住姨家和住姥姥家有什么不同呢？姥姥死了，当然只好住姨家。环哥对于妈路上的嘱咐认为是多余的。他蹦着闹着，小耳朵就没听到那辛酸的“咱日子这下可苦了。你放规矩点儿就算心疼妈啦！”

妈和爸吵嘴，甚而动手，村儿里谁没听惯了。爸爸半年不在家，回来当然得吵一阵嘴的。吵了嘴后，环哥照例应享有一次随了妈到新鲜地方的旅行。一向总是去姥姥家。姥姥家离村几十来里。总是镇上秃王的牲口驼去的。姥姥家灶上供着小小铜菩萨。那圆胖胖的磬，只要轻轻一弹，就有铮铮的响声——但姥姥活着的时候不准弹呢。可是，去年姥姥跟菩萨走了。不然，今天那白头发老太太又该扶了九连环拐杖迎出来了。

环哥的爸由那大地方回来的第二天就和妈吵了。吵着吵着拍嚓一声，一只粗碗向妈头上砸去。妈忙用臂搪开。妈的头发勒在爸的手里如一束胡麻，吧咕吧咕地批打起来。妈哭。环哥夹在中间跺着小脚丫儿也哭。吓得卧在菽秧垛上的狗嗷嗷地叫了起来。还是村儿里的长工把爸撵了出去。妈就伏在土炕沿上，由喉咙里抽着委屈的气，间断地骂着“没良心的男人”。

到黑，爸回来了。拿着一张托人写就的红帖子，逼着妈画押。闹翻了一夜哪。天亮，环哥就被由熟睡中拖下炕来。一条褥套和一只柳条箱都系在秃王牲口的背上了。环哥记得快出房门时，爸挥着镰刀瞪着眼问他：“兔崽子，跟她还是跟我？”环哥往妈怀里一扑，登时一个尖尖硬硬的指头就由脑后扎来：“给我滚，连老带小的。打官司我不在乎！反正你他妈的画押了。滚，滚你臭娘家的蛋。”路上秃王问：“三嫂，公母俩又怎么啦！三哥在京里的事不挺有油水吗？”妈咽着泪，任那稀松软软的驴背把身子揉得前俯后仰地，默默无言。直到出了村儿，秃王才勒住缰绳问：“老太太是过去了，咱们这回该奔哪儿呢？”妈用干干的嘴唇说：“驼我到城里北门，投奔我妹妹家去罢。”

于是，过了张家庄的黍子地，环哥就看见了一座破旧的城门楼露在高粱穗上。“上城里去哩！”环哥乐得直颠着身子。那畜牲感到背上的担负起了变动，长长的耳朵即刻竖了起来。妈忙抱住环哥，咬着牙床说：“你个没心的烧猪！”

把带来的那份小行李安插在才腾出的一间厢房后，妈就开始呜咽着跟姨说了起来。姨口口声声地说：“离了倒好。可不能就这么离！”

这时，姨家表弟进来了。一个推了学士头，白嫩，腴腆，毫没有村野气的体面书生。两天来不息的呜咽声已把环哥的耳朵哭钝了。经过大人的引见后，环哥就跑去和体面的同伴亲昵起来。呶了呶嘴，趁那老姊妹密谈的时候，两个便溜了出来。

直到晚饭时分两个才转了来。四只泥污污的手伸给两个愁苦着的母亲看。环哥笑嘻嘻地还直夸护城河泥鳅的大，讥笑着表弟多么胆子小呢，姨父早把眼睛瞪得大大的，要打表弟。姨忙在那正颜厉色的男人臂上搪了一把，转过头来叫他们洗了手换好衣服再来吃。

天不早了呢。环哥的小肚里噜噜噜地都响了起来。饿得恨不这时有一大柴锅冒蒸气的玉米给他啃。但姨家的锅杓是响在另一间叫作厨房的屋子里。摆在眼前的却是盘碗碟箸，整齐地排在罩了白布的方桌上。当大人们正谦让上下座的当儿，环哥已爽快地把自己那小身躯安置在桌子方便的一角。冷不

防妈把他拖了下来，恶狠狠地瞪他两眼。“妈变样儿了。”环哥那么奇怪着。

姨父嘴唇上原来有黑压压的两撇，怪不得人家说城里吃衙门饭的老爷们都留胡子呢。环哥听姨父用极客气，极有礼貌的样子劝妈放心。说：“地方有的是。都是一家人。”对这和善的男人，妈仿佛倒要哭了出来。环哥顾不得这许多。只用小手握住了那红漆筷子，把生硬硬地塞在妈喉咙间的米粒顺溜溜地滑进小肚囊里去。并不时地扯着小脖子，用筷子遥遥地捕捉一片颜色别致的菜，直到和善的姨父把大大的一箸检进他碗里去。跟着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晚上，在给妈送来一件城里人穿的褂子的姨走了后，妈狠狠地指着环哥的鼻尖说：“给我丢人来啦！”

睡在一张木床上哩。姨家的什么都讲究——比姥姥家还强多了。环哥躺在那张木床上，晃着小脑袋，想着姨家堂屋条案上那玻璃盆景，花绿绿的。簟瓶里还插着大大荷叶的纸做莲花。他翻过身来问：“妈妈，姨家八仙桌上咭咭响着的是个什么呀？”焦急着的妈听到这琐碎的话自然会生气的。就推了他一掌：“小鬼，睡罢。烧猪！”

环哥受了妈的闷气，就用被角把头卷了起来。他算计着在这黑暗严密的角落里作梦一定不会遭妈妈干预了。他就闭了眼想：姨家的门口还有三层台阶呢！台阶下成天过着车呀马呀的。哪像家里：出门就黑压压一片绿庄稼，要不就一围死寂寂的坟堆子。姨家院里还养了肥肥的龙睛鱼哪！姨家房檐底下还有燕窝呢，老燕儿不时地咕咕咕地叮咛着小燕儿。还有呢，姨家表弟会唱学堂里的曲儿。表妹穿的是有花纹儿的皮鞋……

天一亮，妈就坐在床沿裹脚。还给环哥盖呢，这孩子正闭了眼睛温习着小脑袋里所贮藏的一些新鲜事物哪。经妈一盖，就索兴踢开被筒，坐了起来。

“睡罢，环哥！”妈低声说。

“妈，妈，姨家后院那颗枣树结的是长的还是圆的？比咱——”

“你管哪！可不准在这儿撒野。这不比咱家。这儿是城里。又是别人家。瞧，你昨儿把表弟胡带，惹祸哪！”

“去河边玩玩算啥？妈你平常还让我去窑坑里摸螃蟹呢！”

“要命鬼！这不比平常了。这是别人家！”

“不比平常，”“别人家，”环哥似乎听懂了而又不真懂。横竖，若在家里，这时鸡就该叫了。环哥躺不住。他要看那肥肥的龙睛鱼去。他要起来。

“给我睡下，小鬼。”

“干么，平常这时我不已经该去拾粪了吗？”

“又说平常。这是城里。人家还没起呢！你不能胡闹！”

环哥一定要爬起来。他睡不住了。那柔软的棉被生了刺，扎着他的粗皮肉。他的后脖颈没有练成和枕头磨擦的工夫。照例是一醒来就得爬起的，他哪睡得下去。

但妈死命地捺住他，直到他答应起来不出房门。

系好了鞋带，可就不能不走在地上了。哪里闲得住呢。环哥在房里揉着眼睛，转了转，对妈说：“妈，我要去撒尿。”这回妈真没法子拴住他。环哥把妈那无可奈何的眼色解释作应允了，当地一声就把门推了开。等到妈跑向门边，想嘱咐他什么时，孩子已牵了裤腰，奔向庭院中央那用细砖垫高起来的鱼缸去了。

上房里有了一声沉闷的咳嗽。环哥回过头来看，门是严严地为秦琼把守

着，仅有的那块通亮的玻璃窗也还用花花的布遮了起来。看了这死闷劲儿，环哥吐了口吐沫，像是说：“懒骨头，起来罢。这儿多凉爽！”

又是一声带些痰涎的咳嗽，跟着是都市小孩才醒时的一声慵懒，娇依的啧啧。环哥不屑地扯开了裤带，对准一棵花——在他，那也是菜园子里的货——撒下尿来。

他还幽闲地仰了头，看看游动着的晨云会不会凑起一阵雨来呢，上房里却有了声音：

“这是谁呀！”

环哥的妈听到了，赶紧跃出房门把他扯回房来。

“丢人呵，这不是田里！”狠狠地。

环哥懊丧地低了头。真是倒霉，大清早晨的！

这霉气直到吃早粥时看到了表妹梳好的辫子才消掉。看到那缠了红绒头绳的圆滚滚的辫梢，环哥不知道该怎么逗逗这女孩才好。

吃过早粥，表弟挟了书包去念“人之初，狗咬猪”去了。环哥问妈“有啥活儿做呵，”意思是该背起柳筐来拾粪去呢，还是拿了镰刀去割草。可是，这是城里呢。城里的人是只念书的。连妈想找事做还没有头绪呢。就说：

“小兔子，你给我乖乖儿地在房里呆，就是做活儿了。”

这，环哥哪儿成，一个爬惯了树钻惯了高粱地的孩子！一转眼，他就丢下纳鞋底子的妈，溜出房去了。

一出房门，就见到梳了鲜红红，圆滚滚辫子的表妹蹲下两条小腿，低着腰，在花丛里拾些什么。环哥赶紧跑了过去。看到那小手正捡花丛影下的细碎小黑花籽，就也帮起手来。小姑娘告诉他是夜里风吹下来的茉莉籽。环哥不在意这些。种子他见到多了：红豆，茄子，芝麻，什么都看见过。这算啥，不希罕。他不过是要陪陪小表妹就是了。果然不一下，表妹和他熟得环哥长环哥短地叫了起来。

环哥和谁一熟，就得先试试他。意思是：就得逗逗，看他到底急不急。他帮表妹拾完花籽，就说：该叫我掐两朵给我妈了！表妹摇摇头来。环哥居心逗她么，就索性把顶大的一朵掐了下来。登对，小姑娘就忘掉了适才的友谊，哭了起来。呜咽着，嘟囔着“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地走进厢房来。揉着大辫梢，撅着小嘴，如一个诉冤者地说着“你们的环哥”怎样怎样地“缺德”。

妈听了多扎心哪。明知道这小官司不必再分她已碎的心了，而且，她哪有心去戴那抢得已粉碎了的花！但为了诉讼者的身分，她只好用手拍拍甥女抽缩着的小肩膀，腾出另一只手来，再在亲生的肉上拧两下。

疼呵，环哥一向对付身体上折磨的办法是一阵巨大而无泪的嚎啕。（也许他由村儿里驴子学来的。）当前，虽然是在“别人家”，这报复是无从节制的。

于是，午饭的时候，姨父好心的劝妈还是别打孩子。

没有了同伴，环哥后悔起来。悔不该招惹受不住逗的表妹。如今，她是监在房里，握了一管细毛刷子描起横竖的红道子来了。环哥用忏悔的心伏在窗口，守着那一个个红的字都为那刷子严严地涂黑了。她耿着辫子，一点儿也不回头。环哥腿都立酸了，就怅怅地走下阶来。

阶前正蠕动着一簇黑乌乌的蚂蚁。他即刻蹲了下来，用吐涎淹劫正在向同一方向前进着的蚂蚁。看那些纤细的小腿一着涎沫即失了动弹能力的可

怜，他出神地笑。笑着笑着石阶上一阵囊囊的皮鞋声。他忙抬起了头，却是那一丝笑容也不带的姨父的脸。

“积点儿德！吐沫多脏呵！”

“吐沫哪儿脏呵！”环哥是想：你那痰才脏呢。

“站起来罢！”姨父很少遇到敢和他顶嘴的人。他的妻子，他的儿女都是他的服从者。“今儿早晨谁在院里小便？”

“小便？我倒撒了泡尿。”环哥顽皮地笑。

“哼，拐过角去就是茅房。以后别再——”

听到了这责问的妈忙走了出来。先问问妹夫是去衙门么，然后供认这孩子的没规矩。才转过头来，狠狠地说：

“环哥，你——你给我立刻进房里去。”

环哥擦着鞋跟，不甘心地踱回房去。

“这下你可好了，姨父不让我打你，你就放手闹去了。鬼，我哪辈子欠下你家的债，受你们老的小的欺负。叫我在娘家妹妹家也躲不安。要命呵，我一死你就好了——”环哥的妈簌落着哭了起来。几日的委屈，由了她这孩子一时的不体贴，都勾引出来了。她坐在床沿上，呜呜地哭。

环哥乖了。他呆呆地倚着床沿，开始感到这次出游的悲哀。他意识着寂寞了。热恋了两天的城市生活，这时他小心坎懂得了“狭窄”“阴沉”是它的特质。妈以为他老实了呢，他却在想着家里那条体己的黄狗。他想着黄昏的高粱怎样一仰一俯地向他点首。豌豆地里爬了多少勇敢细脆的螳螂。他想着二秃子快积足了的一百单八将洋烟画片。他想起杜家的大棕驴要下小驴儿了。杜家的猫又快要生养了，还答应给环哥一只黑白花的呢。他想起这场雨秋瓜要完了。梁家园的枣快熟了罢，该约谁扛了小竹竿去偷呢。

想到枣，环哥凑近窗口，对着那由屋脊背后伸出来的枣出神。看到那挂满了红绿果实的树枝，使他下意识地感到家乡味来。一个由田间园野来的孩子看了那颜色，即刻就体会到身体该如何动作，才能攀到那果实最繁多处。

他已把一只脚迈出门槛去了，但看到妈愁苦的脸，又唤回适才那悲哀来。城市多寂寥呵，听不见一声牛鸣，听不见一句田歌。总是哇呀哇呀的人声。直等到好久好久，才有了一阵敲门声。表弟下学了。这是他唯一的同伴，还不曾吵过架的。这书生的背影是太大的诱惑了。他发誓不再逗惹他。他好好地留着这同伴。鬼鬼祟祟地，给他混出房门槛去了。

“干么玩儿呢？”这被老师监了一天的白白书生忘掉了昨天的事，趁爸不在家，就又贪起玩来。

于是，环哥问：“你会打轱辘吗，那圆滚滚，噜噜噜的玩艺儿？”“不会。”“你会擀甜棒儿吗？”“不知道说的是什么。”环哥一抬头，高高兴兴来了，两只粗手抓着表弟文弱的肩膀问：“你会爬树吗！”“不“来。”环牵了表弟的袖头往后院去。“我爬给你看。”

表弟羞怯怯地倚在院门。这不是他常来的地方。

“你呆在底下。我去打，你捡。”环哥盘了双臂熟练地嘱咐。“不，不。我爸爸不准动这树。他留八月节雇人打下来，送衙门上司的礼。”书生记起年年张老爷一口袋，赵老爷一蒲包地送。留在家里的只有两饽饽盒子，而且是较小的。

“干么雇人打呢，真是饭桶！来罢。瞧——”环哥吹了口拳头，便把一只脚踏定那枣树的一块疤痕，双手一抱，就离开地皮了。吓得立在地面上的

同伴直嚷留神。

“算什么！这白玩儿！”说着，环哥敏捷地掉换了三脚两脚，小小身子已隐在果实累累的树枝上去了。随着，运用了小身躯所有的气力在那树枝上蹦跳，立时树叶如暴雨似的刷刷地摩擦了起来。长圆的枣，满红的，半红的，甚而青青的，都如雹似地必剥必剥地坠到墙根下，坠到熟菊花茎下。坠到表弟脖子上了。立时，羞怯的孩子也为这阵枣雨兴奋起来，乐着屈下了腰，选红的向腰间揽。

树杈上的环哥也忙爬了下来，用更敏捷的眼光选拾地上的果实。

环哥一壁脆脆地嚼着，一壁骄傲地说：

“这，这算什么！我们家里的树比这两棵还壮。结的圆枣有这么大——”说着环哥用两个手指圈成一个大大的圆环。

“你爸让你上树吗？”表弟关切环哥在家中的自由。

“我爸有半年多不在家了，”环哥夸耀地说。“我爸在北平有了阔事情。北平是顶大顶大的地方。比这儿辽阔多了。北平有一千个一万个车。什么都有——”忽然，环哥记起昨晚妈嘱咐过的话来。

“别瞎吹，你没有爸爸的。”

“你敢说！你才没有呢！”

“别急，我昨儿晚上听我妈和我爸说——”

“说什么？”

“说你爸不要你们了！”

“放屁！”环哥挽起袖子来了！

“还说，说你爸是个该死的东西。丢下了大姨，在北平娶了一个顶坏顶坏的女人。”

“你瞎说我揍你！”环哥一把就抓着表弟的领子。拍地一声，环哥的手掌落在那细嫩的肉上，随着是表弟的哭声。

环哥丢下表弟扯开线绽的领口，丢下那些“臭”枣，狼狈地走出院门。撞了慌忙奔来的姨母个满怀，就一直逃回厢房去。

看了环哥身上的泥渍，妈着急起来了。

“又做什么孽了，小鬼！”

“妈，”环哥噙着热热的泪扑到妈怀里去。“爸是不要咱们了吗？”

环哥委屈地学说了一遍刚才的事，问：“妈，妈，顶坏顶坏的女人是谁？是不是偷咱鸡的张大妈，还是赵家那不讲理的丫头？”

妈只托着腮，由窗口看着飘在暮色里的炊烟，茫然地摇头。

晚上，姨到房里和妈说呀说呀说到半夜。环哥是蜷在床里酣睡了。朦胧中，他只听姨说了许多声：“姐姐，只怨我拿不了你妹夫的到环哥醒来，那只柳条箱又已捆好立在门口了。姨父微笑地走进来。摸着下颏，用极温善有礼貌的样子说：“地方有的是。都是自家人。干么这么仓促？”

环哥用赞同的眼色瞅着妈。但妈却用勉强的微笑对这温善的人摇头。

二十三年，九月二日，海甸

（原载 1934 年 11 月《水星》第 1 卷第 2 期）

俘虜

别瞧荔子是才十三岁的小姑娘，见了不快意的男人时，她早就会把小嘴岔往下一撇，轻轻而狠狠地骂一声“讨嫌的”了。当爸爸勒着妈妈的头发，呱咕呱咕地捶，她顿着脚，哇呀哇呀地哭时，她已学会了在哭泣的中间加杂上“讨嫌的”了。她偷偷地一面为妈妈收检着拔断了的乱发，一面伴了呜咽的妈妈，嘟囔着“讨嫌的男人”。

从此，担水的汉子粗心地踏了甬道旁她的凤仙花时，小小指头会死死地钉着那油紫的脊背，骂着“讨嫌的大李”。当爸爸在她正喂着小咪咪的肝拌饭，立在檐下喊：“荔子，给我打半斤玫瑰露”时，她不甘心地把咪咪放下，俯首在那柔性小动物的耳畔低语着：“讨嫌的爸爸，害我的乖吃不舒服。”

胡同里过聘姑娘的花轿，她跑出来张望时，隔壁总不缺乏拿逗小孩开心的人，扯了她的辫梢问：“荔子几儿嫁呵？”于是荔子不屑地撇了小嘴儿，把肩头的两条小辫往后一甩，爽快地回说：“我？我才不嫁给讨嫌的臭男人呢——挨他的苦打。”那多嘴的人如再追问下去她寂寞不寂寞的话，她会哼那么一声：“没有男人就寂寞？我的小咪咪要比一个男人温存多了呢。”

七月的黄昏。秋在孩子的心坎上点了小小的萤灯。插上了蝙蝠的翅膀，配上金钟儿的音乐。蝉唱完了一天的歌，把静黑的天空交托给避了一天暑的蝙蝠，游水似地，任它们在黑暗之流里起伏地飘泳。萤火虫点了那盏钻向梦境的小炬，仆仆地拜访各角落的孩子们。把他们逗得抬起了头，拍起了手，舞蹈起来。多少不知名的虫子都向有大小亮光的地方扑了来。硬壳的，软囊的，红的，豆青的，花生味的，香瓜味的各色各样的小昆虫一齐出游了。墙壁里，茵陈根下，蟋蟀们低低地，间断地呼应着。

满草坪上忙着的尽是孩子。有的宽张了小胳膊，学鸽子打旋盘。嘴里还嗡嗡地哼着鸽哨在空中作的响声。有的正用巴掌节奏着自己的歌。凑上十几个孩子就能玩猫捉老鼠。还有一些孩子们正围着一棵松树，工作着一件煞是有趣的事。安稳的孩子们盘腿坐在小土坡上。一个谜语道出，十几个小脑瓜都仰了起来，想从那黑黑太空中的细碎小窗户里窥探一些隐秘。一颗顽皮的星子坠了下来，异口同声地吐出惊呼的气。这新奇的喜，会暂时踢开猜谜这回事。

在这草坪上想找荔子是不容易的。那种游戏差不多都短不了高声大力的男孩子参加。这些“讨嫌的”回回都害她撅着嘴，踱回家去。于是，她结合了几个相投的女孩子，抱了她的小咪咪，走到另外人迹稀疏的黑黑角落里，低声唱着“小白菜儿地里黄，”用花巴掌节奏着，任小巧的萤火虫环着她们身边飞。没有喧嚷，没有殴斗，轮流着“有那么一家儿呵”安闲地学说着各由妈妈处贩来的故事。

当荔子正把由《儿童世界》看来的小猎士的故事学说给隐在黑暗中三个模糊的小面孔听时，突然远处起了一阵噪杂。一片呐喊声随了一把火炬奔向这边来了。越逼越近，直扑到四个无助的女孩的面前。

“呔，鼠辈听真：我乃托塔李天王是也。特来捉你等有要事相商。如违我言，一刀一个，管杀不管埋。”首领是拿了火炬的孩子，挺起用墨描竖了的眉毛，拈着假发，学着舞台上武生的派头，滔滔如背诵地说。来者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率领着五六个年纪相仿的同性伙伴。一股残香已烧去大半。红红的火焰，映着橘色的脸蛋，映着有绿林威风的小眼珠。每个腰间各插一

把刷银的木刀，掖着几片用瓦砾磨成的镖。

“讨嫌的男人，我们碍得着你们吗？”荔子坦然地责问着。她掸了掸大襟上的尘土，想不去睬来者，继续说了下去。但当前森凛的声势是不容许她这么漠视的。

“走，荔子。”舞台的话说干了以后，常人的腔调又拿了出来。“走跟我们去商量七月节晚上都预备什么灯。”说着，首领就动手去拖。

“去，我自己管我自己的事，用不到你操心。”手甩开了。

“不行。”首领把双臂英武地盘在胸间，坚决地摇起头来。“今年咱们得商量商量谁点什么样的灯。不能像去年似的，王八灯粪夫灯乱来一气。你先说，你打算点什么灯罢？”

“我点什么灯也问不到你。讨嫌的！”

“问不到我？我是头儿。他们全是我的护卫。”

“去，”荔子站了起来。“呸，头儿，萝卜头儿！你是谁的头儿？我们属不到臭男人家的。”

“呔，”叉了腰的首领树立在她们面前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要由此过——”他嗖嗖地拔出了木刀，返过身来，目光炯炯地向着呆呆的伙伴们。

“留下买路财！”护卫们齐声地喊。

“讨嫌的，人家玩也碍你们事！”荔子迎头冲了开去，想避开他们，如已经逃奔家去了的那些听故事的同伴一样。

但首领把刀一横，喊一声：“弟兄们，动手呀！”于是几个拙笨的孩子就遵命上手捉那双纤小的手臂。立时，箭一样地射出一阵尖锐的嚎叫声。直到把草坪上纳凉的大人喊了来。把首领的胖父亲也喊来了。

“铁柱儿，你又干么哪？你又干么哪？给我家去。瞧，扮成这鬼样儿。”英雄的爸爸一把就先将那钩在耳根的假胡须拔掉，劈手在英雄身上肉厚的部分重重地打了一巴掌。“给我家去，你个强盗。丢脸来哪！”

铁柱儿生得虽是一股英雄气，爸爸还是要怕的。《七侠五义》里的英雄也没有回手打爸爸的。但铁柱儿不服。他不甘心即刻走开。

“贱荔子，臭荔子。瞧着早晚——”话没说完，腰间挂的木刀已再作了折磨自己皮肉的刑具。

狠狠地咬了一阵牙，铁柱儿消失在秋的夜晚里去了。

一个堂堂英雄是不甘心受这气的。铁柱儿是这条街上每个孩子心目中的英雄。谁都会记得，槐树杈下那拳头大小的牛蜂窠是他用竹竿拆碎的。他成天夸说给这一方除了大害。可是两月了，那些不忘复仇的昆虫还不时来访旧地，环着双抱的大树嗡嗡地飞，害得细心的老太婆连在树荫下买豆汁的胆子都没有了。多残忍哪，铁柱儿扛了根钎子，出半天城就捉了半口袋的金线蛙。说要请好汉的酒么，就提了一把劈柴的斧头，把每只蛙的后腿都垛了下去。然后将五六十只残废的动物抛到巷口垃圾堆上去，任它们抽挛着，喘息着，蠕动着在葱皮蒜叶中间。

“铁柱儿作孽了呵，下半世不定遭什么报。”那些掩了面过往的人都那么咒咀着。但自那一宴以后，铁柱儿就果然获得了手下降服的心。

如今，英雄丢了人。而且是在女人面前。这仇岂能不报？于是，天一黑，虽然斗蟋蟀的仍抱了罐子出来，粘松灯的仍心不在焉地把香头往松枝上粘，大家放在小心坎上的却是如何报这大大的仇恨。

“她天天晌午给她爸爸打酒去。”一个叫玉霖的说：“咱们躲在巷口土地庙后头。等她走近，大喊一声，叫她把酒撒在地上。”

另一个则说这太轻。依这军士，在把她吓唬以后，还应在她肥胖处，每人捶上三下，以解积愤。

当他们正在草坪上聚议时，墙根黑乌乌处迷糊地蠕动着一个个白白的影子。一个说，又有刺猬玩了。另一个反驳说刺猬没这么细长，这么雪白。必是赶七月节下界的白狐狸。于是，忘记适才计议的事，几个孩子各自把守起一方来。

待到布置稳妥，铁柱儿就使用他在坟堆上捉纺织娘的本领，轻轻地，蹑着脚尖儿，向那缓进着的东西走去。及至将走近时，才听到这动物咪噢地叫了出来，蹿了开去。

“猫，追呀，环子，追。别让它跑走。”铁柱儿喊了起来。这小动物听到大声的震吓，和四方嘶嘶的埋伏，就亡命地跑了开去。几个受了包围令的孩子们就追呀追呀地，直把个小东西挤到一个犄角。呢噢一声，一只后腿落在铁柱儿手里了。一声人的嗷哟说明了这畜牲在就捕最后一刻的挣扎。

“咬着没有？呵，咬着没有？”

松适而关切地，几个孩子聚簇在一起了。

铁柱儿一面吮着手背上抓伤的血渍，一面用笑掩盖着那痛。

“嘿，雪白的哩。”一个俯下身来，手扶在膝头的孩子玩赏起来了。“快蒙上眼睛，别让它认得回家的路。”

“我瞧，咳，蒙也白蒙。就是咱们这胡同的。对了，荔子她家的。我知道，叫咪咪。”

“真的吗，我瞧。”

“好了。这回我们可不能放它走。押起它来，等荔子跪着来求，快，押起它来。”

于是，铁柱儿的前大襟作了囚车，严密地裹了这呢噢着噜噜噜着的小东西，胜利地回家去了。

第二天荔子上杂货铺打酒时，伙计在塞上那气味芬浓的瓶口后，照例问她还要几个铜子的猫鱼不。荔子给问得几乎扶了那高高的油柜哭了出来，逞强的她，终于默默地拿起了瓶，默默地垂低了头，踱回家去了。

咪咪不会回来，她半夜就觉出了。平常，更锣擦着街门敲了过去时，咪咪便由那特别为她细长身躯开的小窟窿中轻盈地钻了进来。两颗闪烁的眸子，灯笼似的往四下照。然后，披了满身秋月下的露珠，用她在屋脊上散步那么轻悄的步武，蹒跚地走近荔子的枕畔。用那敏锐的鼻子嗅嗅她的脸，或竟舐舐小主人的指尖，像是说：枣树我爬倦了，在屋脊上和同伴也打够了架，月亮美得很呢，草地可给露水淹湿了，所以我回来了。就点着绵软的脚尖儿，溜着床腿，钻进她那小草窝里，噜噜噜地睡去了。

昨夜呢，荔子眼睁睁地守着靠窗台的那小窟窿。想一想：七月了，猫要在屋脊上拜月的。拜到九十九回就成精了。她真不愿意咪咪成精，这她告给咪咪不止一次了。又想一想：七月了，花丛草梗间都免不掉有冤魂怨鬼们藏躲着，等待着盂兰会的法船渡过那岸。她担心那些凶恶的东西会教坏了咪咪，使它真如传说所记的变了心。所以半夜她怔忡着还没醒明白时，就轻声问妈妈，咪咪回来了吗？妈妈一面给她盖着被，一面含糊地告她好像听见回来了哩。但天明时，她摸摸咪咪的草窝，却还是凉冰冰的呢。

“别给我这么没精打采的呵！”爸爸带了些怒气地骂着荔子。但她这日的心完全飞在幻想中的某墙角，某树梢上去了。街坊告诉她近来正闹着偷猫偷狗的事。她更害怕了起来。当衔了长长烟袋的张大伯叹息着说：“咪咪雪白的一张皮，怪可惜的，作手套也能缝两副有余呢！”时，荔子忍不住地淌下泪来了。直等到妈妈拍着她的背说：别着急，总会回来的。从前我在家做姑娘的时候，一只猫跑走了一百多天，终于还会回转来的。说：万一有人因怜爱留住了她，在胡同附近喊一喊也会喊回来的。

黄昏又如情人一般守约地来了。萤火虫点了亮亮的小炬，开始在黑乌乌的树叶间飞翔了。蝙蝠像戏逗似地故意飞低了下来，待孩子张开了善扑捕的小胳膊时，却又那么敏捷地钻上天去。气得失了望的孩子们仰起了头，酸葡萄地向嵌了繁星的墨黑天空唱着：簷末虎，穿花鞋，你是奶奶我是爷。及至夜如布景者地把草坪上各个角落都密密地染黑了以后，草坪上一切的角色也开始活动了。一阵低歌，一片捕捉时的惊呼，如波涛似地在黄昏的海中起伏着。

草坪中间仍竖着那棵松树。一簇孩子们围着那寄托他们盼节心情的树枝，往上粘香头。乌绿绿的小树已垂满了长长的线香。几大束线香，满满一碗浆糊，都打发在这上面了。铁柱儿忙来忙去，嫌这个浆糊抹浓了，怪那个粘得低了。孩子们都无怨地听他指挥着。

工作正酣时，陡然草坪角吹来了一阵颤颤的，娇滴滴的声音：“咪咪……咪咪……回到荔子的怀里来。”

听到了这凄惨的声音，孩子们咯咯地笑。

“嘿，作梦罢，回到‘荔子的怀里’！嘻嘻。”

“铁柱儿，你把那小东西搁哪儿了？”

“叫我给拴在煤堆旁边儿了。可恶东西，好心喂它饽饽反咬我的手。瞧，我爸爸吃饭的时候直瞪着眼追问。”

“你怎么说呢？”

“说是你给抓的。”

“别——”吃了亏的刚要说下去，嘴给铁柱儿堵住了。随着，一阵颤颤，娇滴滴的，含了呜咽的声音又为晚风吹过来了。

“咪咪……谁监着我的咪咪，把她放回来。”

铁柱儿知道一个淌着泪的女孩，倚着什么树，在黑暗某角隅向他叫呢。猫，爸爸不会准他养的。偷了的猫也养不熟的。这囚徒对他唯一的用处只是待那一天为爸爸查觉出时，在他肉厚的地方再那么捶上几下。他真想早些还给她，但他是要代价的。

声音变得更颤，更微，几乎是哭着喊出的了。

“咪咪……谁监了我的咪咪，劳驾放出来，积德了……”

铁柱儿刚硬的心里感到出奇地不舒服。他在玉霖的耳边咕咕了一番，然后遣了他去张罗。自己风似地奔回家去。

抱了咪咪的铁柱儿在远处和使者玉霖会到了。一下，抹干泪痕的荔子羞涩地走了过来。模糊糊地她看见了害她焦急一日夜的咪咪，就张了母性的臂，扑了过来。

铁柱儿抱紧咪咪，闪开了身子说：

“从明晚起，跟我们一起作松灯？”

荔子呜咽着点了头。于是，一个柔毛毛的，热腾腾的小宝宝就又回到她

怀里了。

两三天后，铁柱儿竟严重地嘱咐他的手下：都得尊敬荔子，卫护荔子，并且随时保护她的咪咪，连用嘴嘶嘶一下也不可以的。

七月节那天可热闹哪。柏林寺的盂兰盛会糊的是丈七的大龙船。船头探海的夜叉比往年来得都威风。船舱窗户使的是外洋玻璃纸。还不到晌午，“一见大人”吊死鬼脖子上的玉面饽饽就给人偷吃了，惹得出来送施主的方丈看见了直骂馋鬼。

天还没黑，草坪东方透了树枝那么早烘出一面金镜来。无数莲花灯同中秋月一样赶早地出现了。白淡淡的烛光像是黎明的残星。铁柱儿早吩咐了：天不黑，他领的灯不准露面。出街时必要排好的。

随了夜幕的厚度，莲花灯也愈密了。连两生日的小毛头都抱在大人怀里，举了一盏羊灯，用不整齐的口齿喊着：“莲花莲花灯呵，今儿个点了明儿个扔呵。”

天黑得在铁柱儿是足以露面了，就在他家大门里排了起来。领路的，是两只狮子灯。压尾的，自然是那制作多日的松枝灯——繁星似地，孔雀羽似地，那么摆来摆去地晃。其余的羊灯，鱼缸灯，飞机灯，鲤鱼灯等都夹在中间。没有灯的，脑瓜上要各顶一张插了红烛的荷叶，打着铜钹，护在两旁。红的蜡油沿了绿的筋脉流了下来。

铁柱儿这晚在黄操衣上系了一条褡裢，并在那木刀上系了一块由妈处求来的红绸子。举了一盏锤灯，走在荔子三节长穗的花篮旁。震人耳鼓的钹噠噠噠地越敲越起劲。大家你一声“洋烛插歪了，”他一声“莲花瓣松开了”地随了队沿着胡同走去。

铁柱儿腾出一只手来看荔子花篮的双烛有没有烧着旁边的茨菇叶，并关切地问着：

“荔子，一只手提来累不累？”

粉红的荷灯映着荔子粉红的笑。她哪儿还觉得累呢！她高兴极了，竟俯到铁柱儿耳畔说：“好玩极了。”

二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北平

（原载 1934 年 10 月《水星》月刊第 1 卷第 2 期）

邮票

生活转着多种的轮。抓着一只，就会成这人一切想望的中心。

我的生活一向就离不开玩耍。如同前年高夫球时兴的时候，我的闲暇就都消磨在大华球场里了。在课室里还研究球洞和路线，梦里仍像握着那条细长粗头的棍子，向着一个极蜿蜒的球门撞。撞着了，会乐得把被子踢个窟窿。可是这把戏一熟，就没味儿了。我有着许多顶体贴的朋友，在我对这玩艺的兴趣刚要绝尽时，就又拖我到别的上面玩。人家都捧我，说我这不会发愁，贪玩的性情是我一生的幸福。不过他们不知道为了功课，我给人作过多少大揖了。

今年又给一个同学染上了收集邮票的癖好。起初，人家分我几片印着热带植物或美国自由神塑像的邮票。我觉得怪好玩的，就随手塞在书本里了。

渐渐地，由这朋友的好意，我有的邮票竟够填满一个信封了。闷的时候把这些被重重舟车由地球各角带来的纪念物倒了出来，排在桌角摆弄摆弄，欣赏诸民族伟人的丰采，或那辽远国度的山水风光。愈看愈觉得这些废物潜藏着一种珍贵，就决定买一个本子，分类地贴了起来。并托国文班黄老师题上“万国邮票集”五个颜字。

起初贴本子的目的只是免得遗失。贴了起来，像个有家室的人，占有欲竟勃发起来了。我不但要多，而且要齐全。如果全世界的邮票都给我辑到，那份欢慰不比作皇帝小。

那同学见到他的耐心已培植起我的兴趣来，也就不那么慷慨地分润了。而我也不好意思再麻烦他，就开始向认识的人讨。见到了不大生疏的人，总忘不了问：有没有什么用过了的特别邮票？常常忘记，问重复了，就会被人嘲作邮票迷。对于一切垂问我近来作什么道遣——一句最常问到我的话——的时候，我总毫不踌躇地回答：在搜集邮票。有了别忘记给我。

于是，被人唾弃的字纸篓从此成了我的金矿。我总希望在那堆废纸里摸到一片，比方说蒋介石北伐纪念的邮票罢。这想望显然地不会结果子，有时反而摸到很脏的东西。为了邮票，我不怨天，也不尤人。

同学中认识我的，爱逗我说：有多少国了？我的回答总掩不住我的贪心：不多，等你给我呢！

有一天在植物学的班上，当教员在黑板上描画海棠子房的构状时，我一翻讲义，偶然翻出几片新获到的大清帝国邮票。我正端详那古铜色团龙的姿势呢，坐在我右边的同学把一个蓬乱的头探到我的座位里来。为了怕先生注意，我赶忙藏起，并侧过头来看他那清癯的脸，眉间带点苦像。他自觉冒失，就向我点点头，表示歉意。

这人我晓得，好像叫赵什么的，去年才转学来的。同学中谁也不理他，他也不理谁。我倒不在乎。我们每礼拜除了这门还有几何学也邻座。晚上自修他在我前三行，好像是七十五号。按说该认得，可是他嘴唇连动都懒得，我凭什么跟这没人理的打招呼？活着不痛痛快快的，整天皱着堆愁眉，像是打了闷头官司似的。我最不爱看人苦像。我的朋友多半是挺红的脸，成天不是背着冰鞋就是夹着球拍，高高兴兴地玩。这人可不。我们在操场踢球，他把两只手缩在袖筒里，兀自地沿着校园南墙的一行小松树走。班上，一下入神得两眼全呆了。可是又并不真入神。教员一问，他也摸不清头绪。有时，他把书的边缘画个满乱。他不像我，爱给先生画像；他总写字。用轻笔写，

又描成立体，然后又填成黑字，终于是涂成一个大大黑团。我从不睬他的瞎闹。有一回好像不经意地看见他在几何命题的空白处描了几个好大的字。头两个好像是什么“誓死”。

第二次上植物班可巧我们都到得早一点。这人在我耳边用极沉重而低微的声音问：“你干啥留那东西？”这辽宁的口音逗得我直笑。玩玩罢咧。这人偏过身子去半叹半哼地来了一声，“玩玩，那么大一片土地都玩掉了。”我不懂他这话的意思，可是老师随着铃声进来了。

我不好再追问，可是我不服。

那天下午我在第三宿舍的楼梯上遇到他了。还是那么一头蓬乱的头发，穿着件破旧的黑学生装，脚下可蹬着双灰残得不成样子的拖鞋，在捧着一份天津报纸看。瞅见了，苦笑了一声，就又是一面看，一面用笨重的脚步盲目地向楼上走。

我追上了这人，问他：“什么一片大土地给玩丢了，谁玩丢了？”他把视线由报纸移上我的鼻尖，又哼了一声，就把报纸向我身边一抖，指给我一行黑字看。这不是我注意的体育栏，也不是电影广告；是在头一篇，印着溥什么要称帝的话。

我眼珠一转。这不是说又多了一国的邮票吗？就把手搭在他肩上，问他有没有邮票给我。他好像生了我的气似地，用极不恭敬的样子由鼻子里哼出：邮票多着呢。

呵，我听了真是高兴得不知怎么好。多，多为什么不给我？可是这人撑着一大张纸，丢了魂似地向楼上逃。

我懂得这是我的运气上了门。一种受惠者的敬意顿时由心中钻了出来，蹑蹑地跟在他后面。等他回身摸钥匙的时候，才发见带来了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就一面把报纸向腋下夹，一面用勉强的口气说：“进来坐坐。”

这人敢情也懂得客气。我就吹着哨，抬头看了看那“34”的房牌，蹦了进去。

这屋子一点也不好。墙上没有半张明星的相片。围着墙用铜钉按满了一些乱写的字。陡然一堆红色拖去了我的注意，那是贴在靠书架壁上的一张纸——一张空白的地图，图的一角涂了一些挺难看的红颜色。我说难看，并不委屈它。比方说，要红的像杨梅吧，看看也还有点甜味儿；或者索性弄成粉红色，像女孩子的脸蛋，多开心呀。他染的偏偏是那么紫红，像猪血似的。呕，并且还在地图旁边写了四个字。这字我认得的，是上上期《良友》第一页印的“还我山河”，我还记得那是《精忠传》里岳飞写的呢。

他欠身让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我是满心盼望着他给了我邮票，就好跑回去安插。

这人真懒，床也不叠，枕头底下压着几本书。露着面儿的一本，似乎是“日本帝国主义……”什么“史”。反正又是那套，腻死了。

我简直坐不住。我说，邮票呢？

他怅惘地看了我一眼，说：“咱们都快当亡国奴了。”

这话我不懂。干么非骂人一句才拿出来呢？

他摸了摸桌上的白茶壶的肚，预备要倒茶我喝。我忽然看到抽屉缝露着一个信封的角。给我马上扯了出来。咳，“欠资”！不，翻过来有着一片新奇的邮票。起初我以为是日本的，因为颜色也那么素淡，样子也那么雅致——也那么缺少大陆的浑厚。仔细一看，在一座塔的上面印着“××国”三个

字。嘿，这不是新成立的×××吗，这个我没有。我敢发誓我没有这个。我笑了，我抬起头来，用极动人的语调对他乞求，“我可以撕下来吗？这宣纸信封不会撕破的。”

那人像中了一箭的野禽似地，又懊丧地皱起眉来，说：“还要那气死人的东西干啥？”

“好，我用处大着呢！”我又马上改了口锋。“是的，没用，更可以送我嘞。”

“你们这些人——”他端详了我一下，又勉强地挤出来一个苦笑，才说：“拿去罢。要，有的是。”

我就小心翼翼地撕了下来，一点都没有破，信封也还完整。头一回若是给人扯得一塌糊涂，下回就该碰钉子了。

于是我又嘱咐了他一阵：有，可别给别人。向他道了一声 Thankyou，才一溜烟跑下了楼。

好，那最初送我邮票的孩子一看见就非跟我要不可。据他说这比外国的还难得。经他这么一说，我可就不肯给了。气得他咒我忘恩负义。我忍了这口气，把瑞士的那片揭了下来，把这片补了上去。

从此，我懂了这愁人身上是怀有着一件宝贝的。上班，我常偷偷 Pass 给他一块巧可力或是 Gum，可是每次他都不大甘心伸手来接，接过去也没见他吃，好像只是不愿得罪这唯一与他有来往的人似地。但一种感激的心还促着我不停息地给。有时还用臂肘顶他一下，向他开阖一下嘴唇，催着他快吃。可是他总显得那么可怜，那么狼狈。生活像有着填不满的坑，照不掉的魑影。他总不睬我。

不理我没关系，横竖他有了邮票总不忘记给我。他一共给过我三片：一片我自己贴上，一片跟白罗汉换了七个西班牙，两个葡萄牙。最近这片我还留着等行市呢。孟家二少出过两个法国航空，三个意大利，可是我不干。我非逼他那片全国运动会的纪念票不可。他说了，要命也不松手。

那天下午，我又由乒乓室跑去找老赵。攏似地窜进了第三宿舍，一直就奔到 34 号来。我重重地揍了一下门，没等答应就闯了进去。嘿，这家伙用被缠紧了全身，睡起觉来了。我想由底下搔他脚心。又想，这假君子，惹不得。可是他连脑袋都包个挺紧。我就伏在那自缚的口袋嘴处认真地喊了一声“老赵”。他还装着玩儿。我敢打赌他没睡着。我进来时还看见他脚动呢。我又喊，他仍不理。

这是他自作孽，我可就不客气了。于是，我就施展竹篓里捉螃蟹的办法，用手向被筒隙处用力钻。滚热滚热的，刺刺的头发扎得我直痒。我摸着脑门了，那道眉似乎比平日皱得还紧。往下摸，呵，摸得手指都湿湿的了。

怎么，这么大个子哭了？我得哄哄他，我专会哄人。不信你问！我不说了，我专会治她的撅嘴。

于是，我给他吹我最拿手的哨子。吹的是中国人都顶熟的 LoveParade。可是，我手掌上湿润的泪，竟嘎着了了我的嗓，僵住了我的唇。我愈吹愈吹不

Thankyou：谢谢。

Pass：递。

Gum：口香糖。

LoveParade：璇宫艳史。

上来。

我蹲下，蹲在他的床头。

这时候，我伸在热被筒的手，已给另一只手握着了，握得紧紧的。一股人体特有的热味，顺着我的胳膊通了出来。

陡然，他露出了头！呵，两只红红的眼睛。我怕——可是我本能地抽出雯妹绣的绸手绢，替他拭那拭不尽的泪水。

也许他不惯受人哄，腾地一下就坐了起来。两只前露姜芽后露鸭蛋的脚就光光地踏在地板上。

他推开了我那香香的手绢。说：“朋友，我们要离别了。”

什么，走？我马上就用力握着他的汗手。

他用削瘦污黑的指头，在披散的头发间穿来穿去，就光着脚走到他抽屉那里。扯出一封印着“吉林”下款的信封，交给了我。

“揭罢，这是你最后的一个！”

可是，唉，抓着我心的倒不是这邮票了。把信丢在桌边，还去捉他那缩了回去的手。

“可是，你干么要走？”

“干么！我倒要当亡国奴去了！”由他那呆呆的视线，咬牙的神情，可以见得出他怀着无限的愤懑。

我这时才对他的家事发生兴趣。但无论我问什么，他只是心不在焉地摇头。终于，他求我先走出去，让他静一下。今天晚上自修完了和他走走，算是个临别纪念。

我垂头丧气地走了出来。罗汉还直追着我问：要了几个？还是四分的吗？我用鄙夷一个无心肝人的眼色瞅他，给他碰了个沉默的黑钉子，并把空手张给他看。他嘻皮笑脸地说：“窄心眼儿，急命鬼。人家今儿个没有，不会等明儿个？”就由裤袋子里掏出他的口琴，随吹随跳地跑了。

晚上自修，我总看不下书去。看到72号椅子空空的。桌上照例摆的砚台也不见了。我就像生活里丢了一件平时不注意，而如今感到颇可留恋的东西似地那么愕然。我没心算代数，只在算草上描了许多“誓死”“誓死”。看堂的刘老师一走近，我就马上翻翻手边的书，作作样子。及至他踱了过去，我望着这弹压者的背影，有异常的厌恶。我总等老柴摇铃，偏偏这老头子今儿晚上又打了盹。后面的兵营都已吹了那悠长而低微的催眠号，我终于忍不住了，就托辞肚子痛，跟刘老师告了假，一直跑向第三宿舍。

宿舍这时又静寂又漆黑。可是一种吃地勒绳子和搬东西的声音，在楼下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得出。我带着一种预期的惊愕，登上第三宿舍的楼梯。34号里正有着咕咚的响声。

我拉门一看，呵，墙上那些字纸已经撕个干净，书架上堆的尽是破鞋和脸盆。一个亮光光的秃头，正屈着腰，在那里捆一个柳条箱呢。我不知该喊还是该笑出来。

听见人来，他抬起了头。发亮的头上，爬满了因用力而鼓起的青筋。是谁？我蹲下，带点喘，捧着这削瘦郁苦的脸：“是！是老赵吗？你干么？”

“是的。明天八点开车。”然后他用指头捏算：十一点到天津，下午五点过北戴河，六点就过山海关。……

“可是，你干么剃成这个样儿？”

“我要扮成农民的——不，我本来就是种田人家的孩子。念书的人都危

险。我不能在未见到我妈以前，给他们杀死！”说完了这话。好像这妈字增加了他一种忧苦，而又补添了一些快慰似地，他用红炯的目光看着我。

“有这么凶吗？既然会被杀，你干么还回去？大伙儿怪好的。”

“兄弟，”这是他第一次这样叫我，由心窝里叫出的。“我这里有两本书送给你——其余的，我都捐给图书室了。”他回身半直起腰来，由桌边拿下来交给我。然后伏在那柳条包上叹了一口气。“以后，以后连有中国灵魂的一份报也看不见了。”

我翻看接过来的书。一本是《东北问题》，一本是《青年与满蒙》。书皮的里封面用浓重的笔墨写着我的名字，下面是他赠。并在一个小块方篆印旁边记上这阴沉的日子，这夜晚。

等我帮他勒上最后的一个扣，我们就下楼到操场上去了。

天，黑乌乌的。几颗残星在一程灰云左近怔忡着。

“有月亮多好呵！”我说。

“不，”他仰起头来，“惟有这黑漆漆的才是我们的世界。”

他异常热情地扶着我的肩，一声不语地向着操场的东墙根儿走。我想开口问，但我的话又给这阴沉的情境噎住了。

一遍铃声，跟着一片嘈杂的人声，由课室楼拥了出来。

我俩摸黑绕过篮球场，一直奔到秋千架来。他就咳了一声，倚在黑影中的柱子上。

他仰起了头，向着东北角黑的天空呆望。然后，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说：

“我这次回去是想拼命去。其实，唉，也是送死去。可是我必得去。……我不怕死。我哥哥就那么被鬼子用刺刀宰了的。他并不疼，我妈疼。我恨的是——你们这种人，不明白自己的世界，整天吹哨！——早晚一天——”说完了以上的话，就似乎有了新的启示似地，又用矛盾而痛苦的语调说：

“其实，也不怪你们。人都爱玩，爱活泼；谁爱皱眉，爱流血？可是倒霉的你是帝国主义蹂躏下的中国人。你没死，是因为还没杀到你这块儿。早晚——除非你堵上耳朵，闭上眼睛——咳，也不成，也不成。”

我给这黑影子发出来的话，也说得眼睛湿了起来。心里可比爸爸不带我上青岛那回难过多了。

我害怕——怕立在我眼前的活人，再有几天就真地变成刺刀下的鬼魂。

我已由他身上嗅到死的气氛。我问他干么明知道死，还非回去不可。

“我爸爸给鬼子新近捉去了。一家杀的就剩我们爷儿三个。我去年逃进关来，就剩他老公母俩。这回，就剩下我妈一个人了——”说到这儿他狠命地用拳头打了一下秋千的柱子。“我恨不得飞了回去，落在那鬼子的身上，咬他个稀烂。”

这想法好像给了他多少快慰似地，就握住了我的手，说“都不死，永远就都当猪！你还小……”

我仰头在黑暗中辨视他的脸，心下好像是说：“我不小。你看，我也哭了。”

我们攀谈到熄灯后好久，才又摸着黑，缓缓地踱回宿舍去。在快走到第三宿舍门口的时候，他悄悄地说：

“我明天可黑早就动身。你来不及见我的。我们好好地握一下手罢。我这半年多也没交一个朋友！你是我唯一的熟人。你现在不会懂得我的事——可是，你好好看我给你的书，和捐给图书室的。——记着我。我死那一刻也

记着你。作个有骨气的人。”说到这里，我的手被他重重地挤了一下，一个低极了的声音说：“我们大概不必说再见了。”

突然，他抛下我的手，向宿舍踱了去。随踱随向我扬手，意思是要我回去。我追上去，悄悄地告诉他我明早怎么也会起来送他。走远了一些的黑影子向我摆起手来。然后，一声妞妞的门轴声，一个黑影子随着第三宿舍门窗上那点亮光消逝了。

我气都叹不出地僵在那里。没有风，但吹得我直打颤。想了一想，决定快回去睡下，明早好过来送别他。

当我爬上第二宿舍的楼梯时，腿下竟缺少那平日的魄力。黑暗里，像有一只手在抓着我的脑盖。我怕——我破例地用被子包上了头，在虚汗里，糊里糊涂地睡去。

醒来呢？唉，一睁眼，太阳就已经升得好高了。洗脸房叮当正响着脸盆声。一个呵欠没打完，下意识就提醒了我误了一件多么大的事。我哄地一下就跳出热的被筒。当我刚落下一只脚时，才发见枕畔放着那有“吉林”下款的信封，我不忍撕下邮票的那信封。背面用铅笔草率地写着：

“我走了。羡慕你睡得舒坦，不忍叫醒。昨夜话，莫忘。邮票，随你撕。那住址只告诉你：我拼命的场所。无从通讯。——知名不具。”

唉，唉，不中用的我。

一九三四，一，十七，海甸

（原载 1934 年 1 月《大公报·文艺》第 36 期）

蚕

梅刚迈进了门限，滑润的肩头就给正在踱来踱去的我一把抓住。说：这屋里有几条生命？这突兀的劲儿怔得才下午学的她几乎把那双星波眸子送了出来。像只胆怯的幼鼠，梅左右盼顾一下，混着应属于给傻子的笑声，由鼻子里哼出：鬼！还不是两条！

就不是么：十条！我挺立在她跟前，差不多拍起胸来那么有把握地说。这数目惹得她头像巷里卖爱国布贩手里的小牛皮鼓似地摇了起来。又像那小皮鼓连续地不信任地哼。不骗你！扯了她的袍襟，像挂火车似地一直扯到床帐口。干么呀？对，这是女人该惊喊的地方了。别忙，一掀帐子，蓝素格的被单上平稳地铺着一个方匣子。匣子里，翠碧平铺的背景上正蠕动着皎白的一堆，盘踞的姿势不比赵子昂的八匹马坏。什么？呵蚕！梅也忘了这地方的不相宜了，伏下身去就数：一，二，三，四……别动手！呵，八条！呃，屋里有几条生命？

她说，怪不得你不想我了！早晨也不在窗户口儿那边吹给我爱听的哨子了！嘿，女人的嫉妒！可是——这话也不全假，忘掉这位可爱的邻居是天不许可的，可是像往日那么疯狂却当真已不！……今天早晨冒了雨，撑了把女人用的油纸伞，照例下山到万寿桥头去买我的十八学士和水仙。穿过仍然咕咕喳喳挤满了赤脚提着竹篮子的厨子和老妈的鱼市，到得桥头时，那被天气打破了饭锅的花贩，一见我这风雨无阻的主顾，就极高兴得由靠墙跟的小凳上站了起来。花选得特别加心，价钱又格外公道。买妥了一束杏黄色的十八学士，又挑了一束夜来香。当他拢起选好的花，用麻莲缠束的时候，我发见竹扁担的那头装满了翠绿的叶子。以为是野茶呢，就问：那是干么的呀？先生，这是桑叶。把缠好的花递给我后，他就掀开盖上的叶子，拿出一个小竹簸箩来。上面爬满了的就正是蚕，这么多的古怪小生命！我马上欢喜得恨不把花抛了。摸一摸袋子，只花了十个铜板，就被允准在几百头身世飘零的肥白柔软小虫里选了八头。一路上高兴得忘记了这是雨天。把花挟在腋下，屈屈身子，借过挟伞的那条臂，捧着我这八头——叫什么好呢？我是爱兔儿，小猫，松鼠和许多活物的人。这一切我都唤作小乖乖。就暂叫这八个团团罢。

回到家来，俨然获了至宝地跨进了门。房东太太正在堂地洗菜花呢。白头发洗黄菜花，多冲澹的一幅画！顾不得欣赏，也顾不得招呼，就匆匆忙忙地上了楼。攀高一层楼梯，这八个团团和我的关系好像就亲密了一层。想想看，飘泊在异地这寂寞的日子，凭空一来便添了八个缄默无言的伙伴。真地还是雨天好！

开了房门的锁，老规矩是用剪刀削齐了买来的花，用清水洗涤瓶子。然后带着些羞愧，把给过我一天一夜欢慰明白我多少痴处的花，打发出去。把新的花插在换好了新鲜井泉的瓶子里。嘴里还对被抛弃的花咕哝着：别生气，回一回土，明年此刻再崭新地来到我这儿。可是今天这闲心就没有了。

连花带瓶全交给了提着一壶冷水立在门外呆等的厨师傅，自己就下手来安置这八头污宝。全房子皆瞟过后，十指交插在胸前，质问自己：把他们放在哪儿好呢？我简直像个好吃懒作的女人，养了孩子却没有个小床给他们睡！翻了三四个抽屉，才在那放梅的短笺和偶尔由她袋里抢来的糖果的抽屉里翻出她送给我那个精致的盒子，上面绣着围在一棵杨柳树下漫舞着的洋人。她说，这是她爹爹由法国带给她的呢！这么珍贵得变成了废物的小匣，

为这些小生物作个摇篮是再好不过的了。好，意思是把我最疼爱的生命安插在我最疼爱的匣子里。

于是，把带回来的一束叶子细心加以料理，用小剪子咬去生硬的叶梗。咬去糜烂枯黄的叶边。又选几片葱绿的嫩叶剪成散锦的星颗和一面缺缺的月。等小匣子给清新的绿氛溢满了，才小心翼翼地把浮托在几片大叶上的蚕儿们捧出，像慈母卧婴儿似地一条条轻轻地放进锦匣里。有的一放，高兴得打了个滚儿，就驼起背来，一耸一耸地找寻所需要的食料去了。有的一放，还恋恋不舍地；抬起头，寻觅这温存的主人，似乎想明白一件事情，想知道自己是什么样一份命运，到了这种地方。

等到这些团团们都卧下了后，我便把匣子由桌上移到枕畔。再不关心堆在窗前的课卷，只忘情地伏在被上凝守着他们。呵，小匣子绿得静得简直像伊甸园。遍地是美味果子，只要一张口就有得是吃。头上是无边的乳白的云霄。八个同伴身体光光，在一块儿谁也不害羞，想亲热就磨磨头。有这万能的主宰，慈悲为怀的主宰高踞在半空，用如闪的眼关照他们游荡在我手造的园里。他们舒服，我也感到作了神仙的畅快。

然而想让这八条生命占去我全部的感情，实际上还不是可能的事。当自己正混在这八个团团群中在乐园里漫游时，陡然记起明天九点的作文，还有一班卷子没看呢！这俗念马上就把我由乐园中逐到朱红条桌上一堆卷子那儿去了。我便又把我的感情埋葬在这堆卷子里。

黄昏时分，才把最后的一本加上了分数。哎，腿盘得酸了，手指也麻了。更糟的是，眼睛看别的东西像隔了层沙玻璃。吁了一口气，立在窗前眺望由闽西蜿蜒而来的长蛇似的闽江，和点缀在那长蛇腰部碧绿的沙洲。几只舢板嘎吱嘎吱地在给苍茫暮色罩满了的江上，争取最后的几百钱。一只开往上游的电船，尾部曳着白沫正向洪山桥那边喘去。江边的苍前街当当的车铃和呱嗒儿呱嗒儿的木屐声还是那般清脆。我低吟着“江月色”。我猜，斜对面梅家的那楼窗一定会有一个淘气的女孩出现，向我伸出纤细的手来作着即刻就来的知会。然后我就该极其知趣地跑到楼门口去等待，不，去藏躲！然而唱到“庄稼上垛，我俩就结合”时，窗口那黄幔仍是像给怒气拉长了的脸那么垂掩着。我赶紧用尽了气力吹出“天际线外”的调子。显然地，把我吹成轻气泡，那窗幔也不会心疼。我正在测量女人残忍的深度时，忽然那片仅余的落日残晖如末日般地由我眼中逝去。头就掩在两只温润的手掌里了。一流少女的芬香钻进了我的嗅觉，痒了我的通身。吓死我了。梅，放开。回响又是一个哼，再一个带笑的哼，眼睛才触到光明。

鬼诗人！养了蚕却不喂。蚕？呵，我的孩子们！我的魂消失在红竿爬黑蚂蚁的课卷里去了。亏了她提醒。赶紧跑到床前看。呵，我造了什么孽，几条又白又长，长得像南非洲长颈鹿的孩子们，一抬一落地向我眈眈逼视，咒诅我这残忍的人。更可怜的，是两三条已枯瘦得像讨饭老婆子的腮额，软弱无力地蜷伏在仅剩了残梗的枯叶上，如荒年时吃尽了树叶的灾民般地等待着长瞑的一刹那。我惭愧得心痛了。呵，孩子们，你们想我是全能的主宰，是拥有一切的主人，便将命运交给我摆布。其实我不过是一个大于你们乐园中的一生物，忙得自己都顾不过来。你们信托我，其实我外行得懂得给你们把叶子剪成月亮，却忘记了准备该接济的食料。这快黑的时分，我可去哪儿寻讨桑叶！问厨师傅：说剪剩的桑叶全倒出去了。还立在黑的角落里，抱怨着自己粗心。他东凑西凑，才凑了不盈把的一些残叶，在清水里洗洗，勉强分

给孩子们吃。呵，食料有了，瘦的也用尽那细长身体里所蕴蓄的气力，向叶子这边爬去。健壮的，就尽力排挤他们的同食者。梅赌气把叶全挪到瘦的身边，但壮的一耸一耸地又追了过来。谁也不能给他们中间一个公允的保证啊！

明朝下床一看，果然昨夜残喘的两条，已经死去了。自己还似乎带着害羞的心情，在临死以前把枯瘦成一层薄皮的身子，隐藏在一片残叶底下。活着的六条，因为叶子早已吃尽，也不大有生气了。看见我来，有的抬起头来作着向我乞怜的神气。孩子，这不是我的能力，我变不出桑叶来呵！有的，多半就是那最健壮倔强的，忍耐在匣的一角，等待丰年或死亡。我爱它，为那怪样子，固执着充好汉子似地，支持它的生命。

匆忙洗好脸，就下山为这些饥儿办给养去了。

既受过一次教训，这一来就买了一大抱桑叶。选嫩的洗了一些，就散堆在孩子们的身上。立刻，像埃及的五个丰年一样，孩子们都高兴了起来。一个个由盖着的叶下钻出黑喙的头来，各抱一个缘角，沙沙地吃起来了。这头一嘴一嘴地吞，那头的嘴往上一撅，就撅出一块青黑的粪蛋来。吃得那么痛快，再也记不起和他们同来而死在饥荒里的弟兄。

天天，我嚓嚓地在桌上写，他们哥儿六个沙沙地在我床上的小乐园里吃。我每天作完了人家的教师，转来再作他们的粪夫。碧绿的叶素通过那皎白的躯体都凝成豆蔻的碎粒。为它们换掉叶子，又看着它们眠起。到后来，那长长的身子就愈变愈透明，透明得像一个旷世弦乐家的手指。一股青筋，絮云似地在脊背上游来游去。我疑惑那就是我所不懂的潜伏在诗人魂中的灵感。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当我照例走到匣前查看时，看到的却是非照例的奇事。一个浅黄色的蚕躲在匣的犄角，如欧洲中古弦乐手弹月牙琴似地斜斜地织起丝网来。呵，蚕吐丝，蜂酿蜜。圣人的话不假。赶紧派大师傅给对面的梅捎了个信去。她喘着气就蹦了进来——像刚穿好了衣服，就等吃完稀饭上学去。梅高兴地拍起手来。匣子是我的呀！梅高兴地说。记起头一堂是陈老师的党义，把听党义同欣赏这小生物算算，索性不去了。于是我们就商量起叫它在哪儿留下这点生命的痕迹呢？忽然，机伶的梅说，我们背着娘在西禅寺照的像呢？好不好叫他们爬到上面去作点事情，织成一幅丝像？主意不错，而且也解决了我的蚕她的匣的难题。

于是她就一腿跪在椅子上，摘下靠窗壁上的镜框，匆忙地扯出嵌在里面的合照。我高兴时总爱逗人。这时又忍不住用初级的闺腔骂她二百五了。她笑着把蚕由它自织的网罗里掏出来，用食指轻轻地，母亲似的温爱，抚了一下那小虫的肚腹，娇声说：小宝宝，好好地作！然后仔细地放到像上。回过头来半笑半愁地怜惜那点浪费了的丝络。

两天里，六条成熟的生命，都走尽了他们在绿园里争逐的途程，陆续地施展起一辈子的抱负了。

从此，桑叶在我失却了其宝贵。我的工作也由粪夫而升为监工了。一切，我都像靠田吃饭的农夫或靠儿养老的父亲一般甘心情愿地去劳做。为了怕孩子们在这好容易才得梅的同意照成的像上拉尿，我得随时经心地照顾。经验赐给了我一条定律：只要这东西后部一撅，就赶紧把它捏到外面；虽然多少次捏错了，狠心地硬由它嘴里，扯出长长的闪光纤细的丝绪。有时竟会扯断了，害得它毫无主宰，怔忡好半天，才不知由哪点儿的启发又续上端头。

这工作实际是两个人负责的。梅一下学，我就该休息了。

吐丝的蚕和吃叶的蚕可不同了。如果一条生命都有它发展的阶段，那我

可以说，当蚕幼少的时候，实在常常可以看得出它那腼腆羞涩处。中年它像“人家人”，外貌规矩，食物却不必同家中人客气。及到壮年，粗大的头，粗大的身子，和运行在粗的身子里的粗大的青筋都时刻准备反抗的。握到手里，硬朗不服气得像尾龙门的鲤鱼。若是由它嘴里夺去它正咬着的叶子时，它会拼死地追，直追到嘴里才能干休。它爱竞争，纵使叶子有敷余，竞争也还是免不掉的事。如今，这暮年的蚕可不好了：身子柔软得像一泡水，黄而透明得像《吊金龟》里喊吾儿的老旦。那么龙钟，那么可怜，那么可爱！生活在它们成了可有可无的事，所以谦和温柔，处处且来得从容。

有时，梅和我迎着窗并肩坐着，守定工作的孩子们。一条蚕在我嘴角的痣上织来织去，总也不走。最后是把一根丝拉到同一位置的梅的痣上去。我俩相顾都笑了，笑这淘气的蚕。那个又在梅的眼睫上一来一去地铺，铺得像欧洲贵妇的面纱。梅怕把眼珠铺瞎了，就骂声讨厌，挪了开去。然而死心眼儿的蚕偏又转回了头来铺。

有的蚕东织西铺地不在乎成绩，也没有一定的方向，我们唤它作浪漫派。有的缩在像角，如图案画家似地按排就绪地铺，铺成齐整的丝边，我们叫它作古典派。我们利用浪漫派装饰像心，利用古典派建设像边。各派的孩子们在我们的调度下，便按着个性认真地作去。私下也许是在报答那养育之恩吧！它们或者会把那星波的梅的眼当成柳塘，把睫毛当成荻岸，把眉当成青嶂，把新剪的头发当成旷古的森林。发间插的那朵玉兰也许成了深林里的古井或是练洁的一饼圆月。我的鼻子也许成了长城，嘴也许是无底的山洞。我俩坐得那么紧，简直把蚕全忙在一堆了。

日子过去了多少，看看这张像片绣的厚度就可以知道了。几天的工夫，一张雪白柯达纸已织成金黄色了，灿烂得可以比晚霞。但是，可怜的蚕呀，却消瘦得比才生育完的妇人还惨凄。一张欢愉的像片上蠕动着几条枯瘦老暮的生物，真是如喜宴上奏起哀乐来一样地杀风趣。

一个黄昏，梅握着两只给太阳吻过的密柑，披着一身晚霞看我来了。落日的一抹余晖正洒在案头的像片上。梅一眼看见蚕肚里的丝快吐净了，动作一天比一天呆滞，身体一天比一天瘦小，就唏嘘起来。她带点鄙夷地说：得了罢，也该让它们歇歇。看，活儿作得多好，你真狠得叫它们一寸丝不留地死去吗？这是一个母亲型的女人的真话，但这却冤枉了我。因为我原想叫它们各尽所能呢。想想看，把一个未吐尽丝的蚕埋葬到永息的地方，还不是和把一个充满了热烈理想的豪杰塞进棺材一样？然而梅的话终于打动了怕作吝啬鬼的我，于是我们计划起蚕的养老问题。

有的心理学家说，一个人童年干的事长大了还会重演，这话在我身上可就不假了。幼时被我喂养过的蟋蟀，身后都会享受过我安排至周的葬礼——一具填了花纸的丹凤火柴盒制的小小棺材，一些食物，一星儿水，有时，还不能吝惜一点点眼泪！如今，商量到蚕的养老问题，我马上隔山一跃就跃到棺材问题上去了。梅说，傻瓜，它还要变蛾子呢！于是，又回到养老问题。鉴于动物眷恋故乡的本能，我们的决议便以为把原有盒子作养老院最为得体。梅自荐处置这件事情。

一阵愈来愈微的楼梯声——停一下——又一阵愈来愈响的楼梯声，梅蝴蝶一样地又飞回到我面前了。一手握着一团新棉花，一手是些枯了的叶子。我问，她斜睨了我一眼，说：你不得过问。我只好看，看着她把棉花舒舒坦坦地铺在匣子里，周围撒上剪碎的叶末。然后把六条懒懒的老蚕——这时

我已丢掉了囡囡，甚至孩子的感觉，而且没有资格那样称呼它们了，因为它们比我还老迈呢——轻轻地安置在棉花上。它们也就像住医院三等病房大屋子里的病人一样，不作声地躺下去了。梅伤感地搓搓手，屈下身子向它们说：安心地作梦罢！你们唯一心爱的东西，我都堆在你们身边了。愿这气息洗去荒年的印象，使你们的梦境丰满。放心，我们要好好待你们的子孙，把你们一代一代都埋在一块儿。

然而身子弯成齿形的镰刀似的老蚕们却毫无动静，只酣酣地睡去了。

夜，由山边，由江上波涛似地袭来了。

我俩如黑袍长髯的神父似地围立在它们的死床畔，守着这六条无可责贬的生命，直到夜色顺便带进来一个老太太的声音时，梅就被叫回家吃饭去了。

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海甸

（原载 1933 年 11 月《大公报·文艺》第 12 期）

印子车的命运

跟秃刘沾亲戚的，过点儿交情的，搭过伙的，甚至常坐他车的都说：这小子什么都不赖，就是有点儿“牛脖子”。

人，心肠可说是老好老好的了。压实压输了时，马上解下那扎蝴蝶花样的厚“腰里硬”，一五一十地把用汗脚丫儿挣来的铜子儿数给赢家，从没像别人那么硬扯赖说没带钱，下回给过。粮食店掌柜逢买主要雇车往家拉面时，总老远地指了车丛中的秃刘，担保地说，“就这小子可靠。不用跟车，不用记号码，他准规规矩矩地送到。”因为掌柜知道秃刘几个熟座儿，在秃刘车上丢了东西还能原封儿寻回去。

可说呢，他这傲骨子简直是不治之症，害得他成天零仃仃活像条孤魂。知道他根柢儿的都说：秃刘不至于拉车的。撇小子，为了一碗炸酱面跟他爹翻了脸。大清早空着肚儿就挑兵去了。急得老太太出殡似地哭哇哭哇。老两口子好麻烦些日子呢。他跟了军队今儿个汉口明儿个德州地混。在营里，擦着擦着枪，同棚里的弟兄拌了嘴，吃地一下，把锃亮的刺刀向那家伙怀里杵去。人命嘞，他也明白这回可玩儿得过火了，就连夜开小差儿逃了回来。到家看见兄弟成了亲。当着体面的兄弟媳妇怪拘拘拗拗地，事儿又找不到，就打了这么一辆印子车，加入了胶皮团。

他这辆车使的是义和兴干果店的铺保呢，谁也不知道这小子是怎样联络的。反正，一辆崭新的黄漆电镀车到他手里了。瞧罢，他擦得比孩子吃奶还勤。爬下去，把嘴张得海口那么阔。用丹田掏出的热气把脚蹬哈得湿阴阴的，然后才用干布没结没完地揩。随揩随摇摆那秃葫芦。惹得熟人逗他笑：“秃刘别臭美，奶妈抱孩子，主子家的。”秃刘抖一抖拭布说：“凭什么不是我的？八块钱一个月，我交进五个月了。再有十三个月不就满了吗？”那多嘴的人一面往前走自己的路，一面嘟囔着：“才五个月，才五个月。人家倒交了十一个月了呢，有一个月奔不上，车厂就他妈收回去了。我要有钱，就是用现钱买，就是用现钱买。这么明值一百来块的车硬他妈卖一百五。一个月奔不上还就吹台。多冤哪，多冤哪！”

秃刘听着，抿嘴笑着。

秃刘看不出什么冤处。他捏大了拳头，咚咚地往袒露的胸脯上捶。挽挽袖子，露出胳膊上那块凸出如铁球的腱肉说：“就凭这四根肉棒锤，和这辆车，我要置顷肥地呢。多交几个钱算什么，拉两个有良心的座儿全有了。”

秃刘兄弟刘二是个体面小伙子。娶媳妇足有两年了，一点儿也没变心。小媳妇也挺孝敬。每月那份书记饷毫厘不爽地交在老太太手里。对于家他什么抱怨都没有，就是不甘愿自己被人称作先生，亲哥在冒火星的太阳下拖着骂着“孙子，快点儿拉”，的人跑。一想起这事，他连笔管儿都拿不稳了。他满心想找到哥劝上一劝，但除了月底送趟钱来，平常就看不到他的影儿。跑到车厂找了两回，把式说：这小子十天半个月也不定在厂子里宿一夜。刘二转转眼珠一想，自己年纪比哥小两岁，却已成了亲。可怜光棍儿的哥，要是往娘儿们地方跑跑，也难怪他。可是，他想，总得打个长久主意。

逢巧这天他在马路旁遇到了秃刘。光着腿，蹲在柳树下，把个脑袋钻到半个西瓜里狼狈地吃。刘二低下头去叫：“哥！哥！”作哥的吃得香着哪。叫了好一会才抬起眼皮来，抹着湿成蝴蝶形的嘴岔，问：“你干么来了？”兄弟到底懂得场面，知道街头不是论家务的地方。就说：“哥，你吃不吃冰

激凌？我请你。”哥翻了翻眼皮说，“什么他妈冰激凌？我就知道雪花落。”知趣的兄弟忙随和地说：“对，咱哥儿俩去吃一杯雪花落去罢。”这么说着，就同走进了一家茶点铺。

刘二说：“哥，你前回嫌那文明的事儿你干不来，我又给你找了个粗事儿——给个学校看门房。钱虽说只有十二块，也总比这么满街——”没等话说下去，秃刘的杯子就重重地顿在桌上了。“你又来胡诌了。我告诉你，你别再来可怜我，给我玉皇我也不换呢。就冲这辆新车我也舍不得丢下吓。拉着人跑，拉着人跑又低贱到哪儿去！什么‘牛马’，都是你们耍笔管儿的人吃饱了没得干，瞎编的。我要不把我自己当牛马，谁敢叫我作牛马？这年头儿谁不是靠力气吃饭。用手指头比用脚丫儿高得了多少？拿力气换钱低贱什么？我不信。告诉妈，别想我苦。一天三斤洋白面，一盒儿粉包烟，拉到哪儿就算家——”

说到家，刘二记起那件心事来了。他自然不敢直说给哥提媳妇。他轻轻问了一声：“哥，你不回家，也不常在厂子，晚上歇在哪块儿呵？”随说，作兄弟的随担心。生怕搔到哥的痒处，来个翻桌。但秃刘笑了。他说：“兄弟你猜不出。谁也猜不出。我在军队里就在露天儿过惯了夜。我离了星星睡不着觉。那些日子我拉西苑，老在圆明园苇塘断石上睡。他妈的才凉呢。这些日子在城里拉，夜里总搁在长安街旁的树林里，半夜好赶饭店舞客的座儿呀。”

张大了惊愕的口的兄弟问：“那么，打雷下雨呢？”秃刘说：“那怕什么。要拉到西苑的话，就睡在万寿山后身有大白石狮守着的空殿里。小雨儿就躲在洋学堂斜对过的琉璃瓦影背下。在城里拉，就住前门洞，西车站，阔人宅廊，有时候也住庙！——”

庙！这地方使兄弟吐出冰凉的舌头来。好，神出鬼没的。

“什么他妈鬼神的。”秃刘把缝了号码的蓝坎肩甩开，拍着桌子说：“要是鬼就专来吓唬你们念书人的。我心里没鬼，鬼就碍不着我，我也不怕它。我他妈的就怕饿。把肚子填圆了，叫我在阎罗殿上睡也不含糊。”

兄弟始终没敢提说亲的话。他绕着弯儿提街坊的事。秃刘撇了嘴说：“反正我要他妈一辈子的光棍儿。一人吃饱，一家不饿。谁要那累赘！娘儿们是泄气鬼。你们这般念书的人愈怕鬼愈离不开娘儿们，我真不明白。我这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不要那东西，要了准拉不动车。”

来劝秃刘放下车把的人是准失败无疑的，傻子才给刚在竞跑场上获冠军的英雄作揖，劝他快别赛跑了呢。别人也许想，秃刘由公子而大兵而拉车地是在堕落哪。在秃刘自己，这正是他一生得志的极峰呢。什么叫本事？这才叫作本事呢：电车站口一字长蛇阵排开小廿辆洋车。一个阔人走过来说个地名儿。这辆要五吊那辆要四吊六。秃刘不慌不忙地由车群中钻了出来，晾着黄漆电镀的车，晾着魁梧的身材，晾着铁球似的腱肉，雄雄地看着雇车的人。阔人避开高举着扑围过来的车把，单向秃刘招手。“多儿钱？”秃刘干脆地说：“八吊！”阔人会甘倾地迈上那骄傲的车。在多少只同伴诅咒的眼色下，秃刘啐一口拳头，抄起了把，潮似地就跑了开去。

这小子那是逞能，他生来就不甘尾在人后面。只有他由别人肩头赶上前去，从不肯眼睁睁地让另外一辆车走在自己的前面。好瞧热闹的孩子在秃刘腿已如飞地快时，还拍了手起哄说：“要开过去了。秃刘，后面要开过去了。”害得这小子连吃奶的劲儿也使了出来。

飞毛腿这绰号在坐秃刘车的人自是光荣哪。在那两条腿租给这阔人时，他坐了上去像是骄傲地说：瞧，我坐的是飞毛腿。（那意思是：别人坐的是牛车。）但同行拉车的当中说起飞毛腿这三个字时，是吹着仇恨的拳头，咬着牙床说：有一天除害了飞毛腿这小子，咱们就有饭吃了。

于是，一回秃刘雪白车垫发现了一个给烟头烧的窟窿。前些天他到香烛铺去借火时，回头胶皮外带为人用铁钉扎了个口子。烧饼铺的掌柜试着风头劝过他说：“刘爷，别混得那么孤。放开点儿想。都是凭力气换饭吃，还是齐点儿心好呵。”秃刘正拌着打卤面。他顿了一下碗底说：“既然凭力气换饭吃，又齐他妈什么心！有我这四条肉棒锤，饿了用来挣饭，急了（他狠狠地挽了一下袖子）拿来拼命。”

他能拉罢；甜买卖来嘞。一个不像坐得起洋车的家伙点着名儿要坐秃刘的车去东坝。这，秃刘是不含糊的。别说离门脸儿才三十多里路。八大处来回他都白玩儿似地跑。好，点了飞毛腿秃刘的名儿叫车，嘿，不二乎，少一块六不拉。

怪，旁边拉车的今儿一点不像往常那么妒嫉地争。还帮了说：“好，飞毛腿不值一块六谁值呀！没错儿。坐上就到。这是风火轮。拉到了另外还加赏酒钱的。”雇车主也忙慷慨地说：“对，拉得快拉得稳，到了自有份意思。”于是，这甜买卖就在众人首肯下讲妥了。秃刘嚼了块油炸鬼，抄起把头，一溜烟儿地向缩在市尘中的东直门楼跑去。

第二天有人跑来给刘二送信儿来了。说：秃刘前天拉一个座儿下乡，走到燕郊高粱地里给几个流氓没头没脑地乱打了一顿，流了满身的血，连动也动弹不了地倒在田里，为庄稼汉抬到镇上小店去了。

刘二得信儿后，急忙告了假，瞒着老人家赶出了城。好不容易走到镇上，找着那低狭的留人小店。刚愎的哥，仰着身子，咧着嘴，倒在小土炕上。小饭桌边摆了一盏豆油灯，半碗小米饭，一叠膏药。黑翅膀的和绿翅膀的苍蝇，分散地玩着他的睫毛，滑着他的嘴唇，分润着他残余的食物。病人牛似地僵睡着。作兄弟的淌着泪，驱着幸灾乐祸的苍蝇，守在哥的身旁。过了许久大院里骡子一声长啸，才把病人喊醒来了。

“哥！”兄弟握了那滚烫的手，低下身去叫。

“你——来——干么？”

“哥，你怎么到这地步！告诉我，好快点儿想主意。”

“主意！主意得我这条腿好了才有。”说时，他指指那条红斑斑胖肿的腿。看样子，包在里面的骨头不见得完整了。

“哥，我接你回去。”

“回去！回去干么呀？”

“去养济养济。守着你兄弟媳妇，叫她加心侍候你。”

“我这条腿没好不用打算叫我进东直门。这辈子从没吃过这手儿。你回去。不用提我不爽快的话。就说，秃刘拉了一趟热河，得十天半个月才回来呢。你给我把夹棉衣全押进当铺，王福兴买两贴真正狗皮膏药，一并送来。”

兄弟将要再提接他回去的话，秃刘咬牙半欠起身来，用那破烂身子仅余的气力吆：“给我走！”

刘二作梦也没想到这么远来，这么仓促而无头绪的走去。他把带来的两包铜子儿轻轻地放在小饭桌底下。瞅瞅屋墙坍下来的一片土坯，瞅瞅炕洞口斜歪摆着的两只靸鞋；待要开口说什么，又瞅到哥哥驱逐着的眼。就酸辛辛

地推开了那扇破斜的屋门，刚要迈门坎时：

“记住，别跟车厂子提我身子不爽快的话。他要混账到咱家去，就说，我拉下乡去了。”

秃刘多实在呀！嘿，他还料想厂子里不知道出的事呢。哼，当天晚上满街拉车的都知道飞毛腿在燕郊给人揍得皮开肉绽的了。有的说，这小子得歇上个把月。有的说，至少也要半年。就近的车都哼着打鼓牌一类的小调，擦着铜手环儿上的锈渍，有把握地说：“躺多少日子谁可也不敢说定，反正这小子的飞毛腿算摘了。”

这话传到烧饼铺掌柜耳中时，迟缓了他正敲得响亮的面杖，叹着：“好好的一条汉子，好好的一条汉子，就是有点儿牛脖子。”

车厂掌柜一听到这风闻，赶快递信儿给作铺保的义和兴。那山东佬爽直地说：“没错儿，到月底见不着八块钱，你把车扣回去结啦。”于是，那掌柜的就装聋卖傻地耗日子。

刘二不知道个中的关节。他看到了哥新新的车，就知道反正他拉着呢。那东西一看就扎心窝子，所以也没大闲心去问。

这月大建。三十那天晌午车厂派人一直去拍刘家的门环，说：“人十来天没露面儿了，印子钱到了日子，怎么办？”秃刘的爹摸不清怎么回事，以为是没起色的大儿子塌下赌债了，就不理这岔儿。直等到刘二由衙门转了来。

八块钱给另外人应该算不得大数目；然而却使得狭紧的刘二皱眉了。一个同事的媳妇不老实，偏巧在上半个月添了个孩子：这就出去了一块。前几天，为什么上司贺寿，又来那么一下。这紧而又紧的小收入哪里经得住这些人事剥削。于今，这月的日子还非挖窟窿不可，哪有力气凑这突如其来的数目。

刘二还别有心思，压根儿他就不甘愿他哥干这“牛马”的事。瞧，这下苦吃上了。纵使伤痕能快快的好了，以后呢？他转了转眼珠：也许这是个转机呢。就约了车厂的人，同去东坝。

秃刘真舍不得他黄漆电镀的车呢。但怎么好呢！土大夫以为流过血的地方只要用黑粘粘的膏药严严地一糊，一切就可平安无事。但伤口像是愈养腐烂的部分愈蔓延，愈肿胀。污黑的布带子缠得住烂肉，缠不住溢出粘粘的黄脓。秃刘是条好汉，不错。可是这好汉也给折磨得半夜呼着怎么这么痛呀怎么这么痛呀地在土炕上来回打滚儿。

“飞毛腿，我来取那辆黄车来了。这是你的铺保。给你。”随着一张折成四叠的纸儿掷到秃刘的胸脯上了。

颤颤地，秃刘拾了起来。颤颤地，他半欠起了身子。颤颤地，他说：“就——这——么不——够——面子么？”

车厂中人指指他重伤的那条腿说：

“面子，面子治得了这吗？告诉你，这打伤好治也得一年！你想想看，明白人。”

秃刘摸着瘦腮巴下面毛刺刺的胡髭，低头看看自己那条不中用了的腿，翻了翻眼皮，瞅瞅蜷在身边的兄弟。像是说：“我没求过人。这回你要帮我，我让你了。”

但是作兄弟的窘窘地低下了背，低下了头，低下声音说：“哥，干别行还吃不得饭吗？”

秃刘懂了。连自个儿的亲兄弟在内，当前的一切都和他别扭。吃啦一声，

他就把那张铺保撕裂了。

过一下，他躺在炕上，听见店里下车门坎儿的声音，听见道劳驾的声音。听见马棚里匆乱移动的声音。一阵熟悉的轮转声，缓缓地由他门口走过了，由他背上压过去了。又是一声劳驾，大门咣当一声，关上了。

秃刘用牙咬着下唇，眼皮随着沉了下去。

作兄弟的轻轻地逐开爬在秃刘鼻梁上的一只大绿豆蝇。

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先农坛

（原载 1934 年 8 月《大公报·文艺》第 96 期）

邓山东

我做小学生时代，北平的日子可好过多了。一个当十“光绪元宝”可以换十个方孔的小铜钱。当啷握到手里，摆弄够了两边盘蛇似的满州文后，还能买进足够装一前大襟的吃物。

习惯是头天晚上由母亲在枕头底下预先掖好三个铜子儿，十个制钱。大清早我洗过脸，把散堆在桌上的修身，国文，一些温习过的书揽在一块虎皮包袱里后，就蹑着脚跟走到我母亲房里去，把那份饽饽钱捏到手心，然后才低声在她耳边说一声：“可走了哇！”就上学去了。

四个铜子儿合起来真少得可怜。但烧饼卖五个制钱的年月，荷包中能有那么一个数目，就颇可自居作小财主了。如果是冬天，便有四个制钱交到胡同口一个围在桶炉的干瘪瘪的老头儿手里，换来一块烫手心的红瓢烤白薯。这是每个清早上学孩子们的手炉。纵饿，在温度没消散以前，是不肯送进肚里去的。

走到学校，同学各人实有的数目谁也无从推测。对别人的“还剩几个大？”的探问，回答总是“快花完了！”如果在班上因藏匿不周而把个铜子儿落在地上时，这秘密的暴露便将引起前后排强度的注意。并且会有嫉妒的小声音说，“别显阔！”（如果这铜子儿恰属于玩皮的一种，落在地上还啷啷地旋转着向远处跑去，这小东西的行为便将害得主人罚一堂立正。）

大家所以都不肯公开饽饽钱数目的原因，只是要等到下午学时到“邓山东儿摊上去充阔，”看谁是那小摊儿最大的主顾。

邓山东儿是我们校门口一个卖杂货糖食的。他那玻璃柜里装着我们一切的理想——有五彩的印画，有水里点灯的戏法，有吓人一跳的摔炮，甚至还有往人背上拍王八用的装有白粉的手包……凡是使我们小小心脏鼓动的，几乎无一不有！

这人到我们门口来作买卖，可说是一个叫孙家福学生拉来的呢。

孙家福住家就在学校后身的胡同里。起初，他告诉我们西口新近来了一个小炸食的汉子。随卖随唱，并且会说顶有趣味的故事。天天在我们上笔算那堂由瓦岔胡同过去。我们都感到兴趣。于是，就留心起来。

那天的笔算班我们头各埋在书上，耳朵——和心却伸出校墙外去了。当一个同学正背九九表时，墙外远远地越进了一阵老练的歌声：

“三大一包哇，两大一包哇，
小炸食呀炸得焦呵……”

知道我们所盼望的人到了，大家就都兴奋起来——特别当孙家福立在窗口装吐唾涎时大家异样的神色害得正在背诵的人顺嘴流出“七七五十六”来。（为保持课字的严肃，老师在他手心上重重地打了五板。）

记住这个时辰以后，我们几个孩子决定趁这礼拜日在胡同口去等他。我除了每日应领那笔款项外，并且把年下起贮的泥扑满也偷偷地倒个半空。几个张望着的孩子立在瓦岔胡同口一棵椿树下等着。直等到厨子少奶奶们一个个都提着菜篮子往家走了，才远远听到一阵粗壮的歌声：

“三大一包哇，两大一包哇，
老太太吃了寿数高呵……”

“来了！”孙家福向大家打一个招呼，就领头向北跑去了。

在拐角处我们见到他了。一个高大魁伟的汉子，紫红的脸蛋，有着诙谐

的表情，毛蓝裤竹标袄的中腰扎着一根破旧的皮带。胸前系着一个小篮子。手向耳边一捎，头向天一仰，就又唱了起来。

“嗨，卖炸食的，站住！”孙家福用一个熟朋友的口气迎头截住了他。这汉子响亮的笑了出来，马上就蹲在靠近电线杆子的墙根下了。

“你们小哥儿几个可得多照顾呵！”他一面揭开篮子上盖的布一面说，那腔调恰像推水车的山东佬。

篮子里放着一个长方匣子，一格一格地放着各样吃食。有能抽成三四尺的长寿皮糖，有画了白线的橘子糖球。匣子一端整齐地堆着一包包的小炸食，上面各打着一个四方的红印：“山东邓记。”

“卖炸食的，再给我唱一回那《饽饽阵》罢？”孙家福扯了他臂说。

“你们可得买呵！曲儿俺有的是。”

“你放心，准买。我先把一个铜子儿押在这儿。”我说着就把一个滚热的铜子儿放在那纸包堆上。

“慢着，少爷！”他拾起来还给我那铜子。“别乱搁。俺说着玩儿呢。唱个曲儿还过不着！别说一个，十个俺也中。”

他先唱的是《饽饽阵》，是用我们常吃的点心的名子编成一个阵势。随后，我买了一包小炸食，叫他唱一只逗乐儿的。他唱的是《丑妞儿出阁》。唱到“洗脸盆本是沙锅底儿，蟋蟀罐儿当作胰子盒”时，把我笑得差点倒在地上。每唱完一只总有人买一点东西。并且还争着“先给我唱！”虽然唱出来是大家听。

我们问他嗓子怎么那么好。

“这算煞！俺在兵营里头领过一营人唱军歌。那威风！”说到这儿，他叹息地摸一摸腰间的皮带。“不是大帅打了败仗，俺这时早当旅长了。”提起心事了，于是他摇了摇头，嘴里便低哼着：

“一愿军人志气高，人无志气铁无钢……”

我数着他脸上的红疙瘩，看着他脖下那圆卵随着歌声一起一伏的，像雄鸡在打鸣。

歌听完了后，我们各人把买到的东西往袋里塞。孙家福指给他前面伸到蓝天里的那旗杆顶，告给他那就是我们的学校。

“没错儿，明儿俺就去。”

这人不失信，第二天我们正上国文时，墙外送进一阵亲切的歌声。我们都知道这是唱给我们听的，就格外加心了：

“三大一包哇，两大一包哇，

学生吃了程度高呀！

中学毕业大学考呀，

欧美留洋好办学校！”

听得连教员都笑了。

午学一下，我们一群蜂子似地扑到校门口，层层密密地围起他来。一下，糖和炸食全卖光了。他高兴地唱了两段梆子腔。

他说他得“扩充”了。小炸食太油腻。几天以后，他竟摆出一副用磁漆油得雪白的担子，玻璃盖下辉煌着各色的糖果。

从此，学校对我们不再是那样可憎了，虽然老师板子的重力并未减轻。

“黄少爷，今儿又挨了几板儿？”他常握了我那手藏起来的腕子温存地问。这时，如另一个同学替我回答，比方说，三板儿吧，他会由玻璃格中捏

出三颗小糖球硬塞到我红肿炙烧的手心里，拍着我肩膀：“别委屈。俺这糖专治手痛。尽老师管教好，将来吃一辈子糖，别像俺，卖糖呀！”

他直爽，“硬中软”的心肠是我们受到老师苦打后唯一的补偿。甚而我们中间自己有了纠纷时，也去麻烦他。他总是东点点头，西点点头，说：“都有理，都有理。不该动手呵！”

孙家福因为朝会上偷看《七侠五义》，被斋务长罚不准回家吃饭，空着肚子立正。这消息传到邓山东儿耳里后，就交给我一包芙蓉糕。

“黄少爷想法递给孙二少。真是，哪有饿着的呢！”

“钱呢？”我问。

“什么话呢！”他怪我傻像。事实上我们都不欠他一个钱。“俺眼没都长在钱上。朋友交的是患难。快去！”他作了一个手势。

丙级教室的门已经锁上了。孙家福撑着弯斜的腿，立在冷冷的墙角，正撅着嘴揉着带黑圈儿的眼睛。

“家福！”我伏在窗上，低声叫他。待他睁好眼睛，我说一声“接着！”就隔窗把他的午餐抛了进去，我自己带着侠情的得意回家去了。

下午第二堂听差老安探进头来，说斋务长叫我。我心虚起来了。终于在同学猜臆的眼光中，向正在怒视我的老师告了退。

走到斋务处门前，我的心如战鼓似地击了起来。偷偷在墙上把右手心磨了一磨，然后像囚犯似地走进去。

“你为什么偷送吃的给家福？”斋务长劈头森严地问。

“我——我——我没有呵！”

“说谎？说谎加三倍打。干脆照直实说，送没送？”这时，飏的一下他已由怀中抽出那二尺硬木的刑具来。

“点心哪儿来的？”

“他——不，买——买的。”

“你又说谎！”他用板子指我的鼻梁。吓得我倒退两步。“门房眼看你賒来，由窗口掷进去的。”

板子扬起时我本能地溃退了下来，直退到一个墙角。

那板子便追逐着我，雷似地在半空中挥着。

第二天早晨邓山东儿插着腰，撇着嘴说：

“他娘的，撵俺走。官街官道。俺作的是生意。黄少爷，你尽管来！”原来斋务长已不准他在门口摆摊了。

我把满肚想诉的委屈都咽了下去，倒没说出来。

朝会时，斋务长报告以后学生不但不准买门口那人的糖，连和他过话也不准，否则重责。这命令镇压住有限的人。特别和邓山东儿有交情的真不甘心。

上午第末堂，墙外又送进来熟悉的歌声：

“三大一包哇，两大一包哇，

天真子弟各处招呀。

揍人学校办得糟哇，

俺山东儿谁也不怕！”

这最末一句唱得那么洪亮，那么英雄，把个台上的老师气得发抖。我们虽然坐在校墙里头，心却属于这个声音。

第二天早晨我到学校门口时，看见一簇人挤在邓山东儿担子那儿个个老

鼠似地低着头挑东西呢。瞧见我，他遥遥地拔起了身，扎出头来招呼：

“黄少爷来罢，新鲜的秋果。”

我就壮着人多钻了进去。十几只手都探伸到一个大筐箩里抓来抓去。把虫蚀的往别人那里推，把又大又红的握到自己手里。正争闹着，我背后感到一下捶击。本能地回过身来，斋务长雷厉风行地立在眼前了。

“好大胆子！”他叱着闪了一颗金牙的黄牙板说。小手都缩回到身边去了，各人都默默地讪讪地散开了。

“走，全到斋务处去！”斋务长说。

“我说，当老师的。”邓山东怔怔地追了上来。“买东西不犯罪呀。你不能由俺摊上捉学生！”

“滚开！”斋务长气哼哼地说，“不滚开带你上区里去！”“喝！”邓山东看了看我们这几个俘虏，看了看鄙夷他的斋务长，气愤起来。“上区就上区，俺倒要瞧瞧！”说着他挽了袖子，挑起担子，就跟了进来。

顿时，操场上一群玩皮球的孩子们的视线由皮球移到校门洞来了。

门房正嘞嘞地数说着往外赶邓山东儿，却被斋务长拦住了。朝会照例仍是由一位教员立在台上对古圣贤的话发挥赞赏的议论，只是这天我并不是坐在后排椅子上玩把戏了。我们七个难友，（如今才数清楚了为秋果所迷惑住的人数）——加上邓山东应该说八个——靠台下左边黑板站住，迎受百十只好奇，解恨，同情的眼珠的逼视。

邓山东把一双紫红色的手臂交叉在胸膛间，倚着一根柱子，瞪着台上不屑看他的斋务长，陪我们听候发落。（唱完校歌，豁拉一阵椅子响，会众坐下了。我们刚跟着坐下，就给斋务长一喝，又站起来。）

一个值班演讲的教员开始申述我们做人该学那朝人的榜样了。讲演员因大家注意力散漫，胡乱结束地下去后，斋务长起来报告了。首先说了一阵我们的不是，又示意地瞪了买糖的一眼，才蹙地由他怀里抽了出来一条硬木戒方。

“过来！”他向我们喊。板子前端指着台前。我们犹疑地前移了。

第一条臂伸到板子下面时，一个粗暴的声音由后面嚷了出来。“先生，你干吗呀？”邓山东儿攘臂而前，跃到我们一行人前边站定了。

“一旁站着！”斋务长不屑注意似的避了开去。“我打我的学生。”

“你要打，别打学生，打俺。”邓山东慷慨地把头转了过来：“作买卖没犯国法。买东西也不干你。俺不服，俺不能看着少爷们挨打。”

这时，地震似地后排的同学都站起来了。

斋务长一面弹压秩序，一面为这个人所窘住了。

斋务长气愤愤地拗着邓山东伸得平直的大手掌劈头打去。只看见邓山东面色变得青紫，后牙跟凸成一个泡。

待到斋务长气疲力尽，一只红肿的手甩了下来后，像害了场热病，邓山东头上冒着粒粒圆滚汗珠。

“够了吗？”

斋务长向校役作了个手势，走过去找抹布。邓山东一句话不说，摇摆着踏出了礼堂。

自从那次以后，他把担子挑得离学校远了几步。同学的钱花到邓山东担子上成了一个极当然极甘心的事。

有时他还低声唱：

“ 三大一包哇，两大一包哇。
学校的片儿汤味真高呵！
一板儿两板儿连三板儿，
打得山东的买卖愈盛茂！ ”

二十三年，五月十五日，海甸

（原载 1934 年 6 月《大公报·文艺》第 77 期）

雨夕

在我度过的一些日子里，避雨的经验应算最是浪漫的了。

那么仓促地，天边乌云像生了什么无名的气，密密地怒锁起。黑压压地像要坍了下来。剩在路上的人就亡命地奔跑着，像与一切命运挣扎般地想以脚蹶的力气逃出扑将下来暴雨的袭击。雷像掩护的战器，由背后低低地沉重地轰来。人随跑随回头看那如黑巴掌的狞笑着的黑云，直到冰凉的雨点铅珠似地坠到脑瓜上，坠到肩头上。用手摸摸是雨吗，手背上又连连地落了一滩。

雷由轰轰而干干地爆裂起来。一道道的闪电绮缎似地在眼前晾。人着慌，就喘了起来。但脚本能地仍在跑着，头上，背上，无助地承受着沉重的冰凉的雨点。直到雨由点珠变成密密的串索时，人开始希罕起衣服，心疼起腿来；就把步子缓慢了。隔着湿绿绿的睫毛，往四下张望。碰巧道旁有一座土地庙，或一家茶馆。这时，人会忘了一切礼貌的顾忌，闯了进去，狼狈地拧着发际的水，搓着潮阴阴的手掌，隔了安全的门槛嘘口气，仿佛刚才悟出似地：“嘿，下雨了！”然后，随便捡一块木头安置在守门的一角，抱了肘，坐了下来。忘了适才奔跑的狼狈，忘了急于返家的焦熬，哈着热气，揉抚着膝盖，欣赏起雨景来了。——如果这时雨中另外正狼狈地颠沛着一二孤零的人，则对于这雨的宽宥就更大了。

提起避雨，聪明的读者不难即刻想到当年多少赴京赶考的举子，由于滂沱大雨的机缘，遇到艳冶的女妖或纤妍的闺秀，在坍塌的古寺之厢房，在世家深深的竹院的事。古老的日子虽然把这些卷去殆尽，但那点荒唐的梦想在年青男女漫步到幽静的地方时却依然存在的罢。

但是，这里要说的却没有那么香甜呢。纵使事情是如何桃色，我那时才只十二三岁哩。请别笑话罢，那时我的头上正留着一块木梳形的头发。每天到村庄南一家私塾里去用顶响亮的嗓子唱那本破烂不堪的“弟子规”，挨完应挨的板子，并给贴在壁上的至圣先师的拓像拱过揖后，便可以走到无拘无束的地方游玩去了。

上学的地方离家实在说不上远的：走尽一段分裂开如红海的苇塘，再迈过一道横了三四根柳树干的小河便是了。但是，游玩起来可就说不定了。

有回同一个年长些的同窗竟出去五六里地，到一条长河去捉螃蟹。螃蟹不曾捉到，（带我去的那孩子直解释说非要晚上带了灯笼来）我的一只脚却掉在水里了。还傻坐在河堤上晒呢，黑的云由四面凑聚起来。河畔的高粱像为东南风掐着脖子似地一仰一俯地晃着。远处坟圈里刷刷地响着白杨。同伴催我回去。哪里赶得及呢！才走到五百户，冰凉的雨点就沉重地落到我们脖子上，吧哒吧哒地坠到玉米叶上了。我们四下张望，终于绕着毛豆地，闯进一家磨棚里。

一个四十多岁的长工正叼了一杆旱烟袋，坐在石磨盘沿上出力地吸。看到我们，他在脸上微添了一两道无所表示的粗糙的皱纹，又把力气和注意放回他那杆烟袋上去了。

我们羞涩地走进了来，求着：“辛苦，老汉，避避罢！”他把烟袋不甘倾地由嘴里拔了出来。微点点头。于是，我们就守着棚口坐下了。

雨下起来了。小小磨棚的门口已为竹帘似的檐水遮了起来。隔着那，我们看挣扎在狂雨重压下的庄稼，腰已弯得没法再弯，而积怒的雨仍毫无吝惜地打了下来，像我们那酒醉后的老师。空间已密密地为粗大的雨条占有了，

条隙间还弥漫着水花。同伴闲情地叠起书包来。我抚着那只湿湿的鞋子，抱怨着同伴，预算着这新的经验晚上该值什么样的责罚。

忽然，磨棚外一阵重重的踩水声。仰了头，一只细长的手抓着了磨棚口的砖角。一个蓬乱了头发的少妇立在棚口，承受着粗重的檐水了。

我忙丢下心疼着的鞋子，仰看这神色慌张的女人。我还能记得那对缠成粽子形的脚全然成为泥的了。毛蓝的裤子湿成了沉重的紫黑色。白的小褂为雨浸得几乎看得见里面颤抖着的肉。一张像忘了寒冷忘了羞耻的嘻笑的脸，虽然为倾盆的檐水打成那地步，隔着湿湿的乱发，眼睛却还放着骇人的光辉。

显然地她是要进来。当她转身的当儿，由她臀部上的泥渍我可以推想这女人在雨中曾跌了多么重的跟头。我赶忙往旁挪一挪身子，好腾些地方给这奇怪的难友。我正高兴着小小磨棚多了一个同伴呢，坐在盘沿上的长工猛地立了起来。睁大了眼睛，威吓地举起了烟袋，怒目地吆：“快走，这儿没你的地方！”

女人依然笑，且凑近我来。像对一个姨妈似地，我张开了臂。

“别，她是疯子！”长工用烟袋烧烫的一头往女人手上挨，逼着她往外退。退到哗哗的檐水下，退到哗哗的田野里。

她终于又立在檐水下了。雨，通了她的全身，落到地上。

我仰了头望长工。我不懂他干么那么狠。我那么地看着他，像是说：“让她罢，雨那么大！”但长工圆楞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女人脸。

她一手扶了墙，恶意地向我们呲了呲牙，就向高粱地走去了。可怜呵，她随走随回头，那么古怪地对我笑，呆傻地笑。滑倒了一交，爬起来，却还在回着头，回着头，直到为雨条，为高粱叶遮得看不见了。

我气得快要哭了出来。干么非赶她出去呢！我的同伴也在不服着。但长工像是侦察出我们难看的脸，不待质问就一面把烟袋往鞋底上敲，一面解释地说：“那还了得！那还了得！我不能挨口舌，疯娘儿们，犯不上。”

我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他像要回答我似地，可又忙着把空尽了的烟袋塞进烟荷包里揉。随揉随靠墙坐下了。我们也坐下来，眼睛死死地盯着他。那么慢性的人！按紧了烟袋锅子。用巧妙的姿势燃上了火。深深地尝了一口。白的烟由鼻孔冒了出来。又抓了一下耳根，才：

“疯娘儿们。没主儿要了！”

“她干么要疯呢？”

“傻孩子，疯还有要的哪！没听说过。她急疯了的。”

“急什么呀？丢了猪？”我想起黄庄的事来了。

“哼，丢爷们啦。她男人就是村里杜五爷的二少。小时候童养起来的，大前年春上才圆的房。二少人家上北京念什么饭学堂去了。讲究，文明。前年回来就闹着休她。不走么，人家由城里带来了。描眉打鬓的！撵她走，偏不走。唉，苦孩儿，她上哪儿去呢！爹妈都伸了腿儿，哥哥是块窝囊肺，都听媳妇的。城里来的少奶奶什么也看不上。整天打呀骂呀地把人挤兑疯了。唱哟，成天车房车房地。”

我不大听懂是怎回事。但小小的心里确已意识到女人的疯不是她自己的错。我指责地问长工“干么赶她走呢？”

长工骂了一声不止息的雨，才说：“记住了，你可看见我赶她走了。明儿个人家问你可得给打个对证。不赶，好，赶还免不掉口舌呢。人真是畜牲！疯娘儿们夜里给家关在外面了，就跑到庄头大槐树下去睡。不知道那个缺德

的人——可也有人说是巡夜的保安队，看上了便宜。摸黑把她干了一大顿。以后又——唉，你们小孩还没开窍儿，还是少打听闲事罢！”

这大片糊涂话还不曾回答我的问题呢。雨声不太响亮了。同伴催我走，我却粘粘地问：“那用得着非赶她走不可吗？”

“好，村儿里正查寻着是谁干得那缺德的事呢。说是查出来就用全村的名告下他来。不赶！好，不赶明儿个人知道我跟她在一间磨棚里避过雨，什么话！这年头儿，躲还躲不来！躲还躲不来

雨微得檐水只剩下疏稀的点滴了。天已比灰云更暗了下来。弯了腰的庄稼在黄昏里垂着泪喘息着。我听故事的兴趣浓厚了起来，可是同伴坚持地要回去。由于他的固执，我可又想起左脚上的湿鞋来了。

“走罢，孩子。阴天黑得早。学好，听这伤天害理的事干么！走罢，我也该家去了。”说着，他敲了烟袋，直起了腰。“娘儿们长像儿就带点儿苦命么！”他叹了一口气。

我怅怅地走出了磨棚。

许多日子后，一回我走过那村子北头一座三合房的墙下，院里间歇地送出阵阵不健康的笑声。又哀泣地唱着：

“东厢房呵，
西厢房呵，
可叹奴家住车房呵。”

二十三年，九月，七日，海甸

（选自《篱下集》，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

栗子

黑暗与寒冷把冬夜凝成块不透明的固体。多云的天空，隐约浮荡着一道灰黄风圈，像远古森林中一只阴险的狼套，在天心摆来摆去，若在搜寻着适当的受难者。今夜海上也许还有风骚船女弹着琵琶。乐吧，风圈冷笑着，明朝连半寸桅杆也不给留。

风似乎在试着它的锋刃，已经在树间房角穿行着了，呼着尖锐的哨子。孙家麒兀自倚坐在校园小土坡上一株盘缠似伞的古松脚。他用大擎领把脖颈厚厚包起，手塞到衣袋里，摆弄着一把圆滚冰冷的栗子。他手指在那些果实中间穿来穿去。被装在黑黑角落里的小东西就任他抓得挤挤碰碰，滑溜溜地在他指缝间钻来钻去，如小狐狸精的花环舞。它们也许还觉得好玩呢，那只手的主人可正生着闷气。刮吧，他仰视一下那风圈。他气恨这世界的炎凉。分明适才还烫手的栗子，这时竟冰凉到这地步。可是热劲儿虽去，偏偏它周身的糖质还附丽着，粘抓抓的感觉使他怔忡不宁了。他重重咬了咬下唇，用力捏碎刚溜出大指缝的一颗栗子。

那暴戾的嘎吧声静止了果实的活跃，（这时它们才发现原来不是好玩的事！）那声音，那破碎，使得他畅意了。他几乎笑出声来。嘎吧，嘎吧，溜出一颗捏碎一颗。捏死你们！他自语着。捏死这些不老实的小东西子，你们还闹！大指鼓着力，嘎吧，嘎吧，瞬间他几乎把袋子里的栗子全捏破了。适才供他吃，供他欢娱的小果实们，现在是一个个残废地躺在黑黑衣袋里了。发肤撕裂的它们，这时不再能在手指间穿来穿去。它们僵卧着，如垂亡的伤兵，规规矩矩。这平静显然得归功于那忠勇大姆指的有力镇压。他掏出手来，指肚上有些刺痛。果实原来还有硬壳。他好像对着谁表白受了委屈，又像安慰着那指肚似地嗫嚅着：“可恶的小东西子，多刁横！”

他吐了一口松释的气，扶着树杆直起身腰。一阵眩晕，他注意到课室方向的灯光了。那光焰简直是一只红手，捏住他的脖颈。他有点要——他狠狠啐了一口吐沫，对着黑空咒骂着：“狗男女，一个个，捏死你们！”

挺起腰来，展在他眼前的是银亮亮一片平滑闪光的冰场。风吹得冰上的灯光暗淡而且摇摆，凄迷地旋转着稀疏几条修长的人影。那清晰的冰刀接触的吃吃声，加杂着怒风的嚎叫，活像在他胸脯上画着横竖口子。他有些忍受不住。掉过头来，视线逢到的又恰是往常他们并着坐过的白白石阶。在那里，他曾挺直脖颈为一个女子唱过许多阕豪放凄艳歌曲。去年这时候，还有只绵软的手把热栗子喂进他的嘴里，随着是一个温柔的微笑。他不能想了。这古怪的人生！

那时他多幸福呵。栗子瓢是金黄色的，他每一个日子也染上同样灿烂颜色。他是当地警察署长的三少爷。他拉得一手好提琴，在冰场上是“外曲线”的高手。于今，栗子凉了，冰场除了少数来自椰树岛的华侨外也没人照顾了。最可气的，那些小子们把宿舍用红绿纸糊满，说什么“禁止娱乐！”

他要“自由”，偏拉那个。“夏夜曲”他才拉不到一节，门庞庞响了。进来的是那臭股长，和，唉，和他的菁。想起来他简直气杀了。他等着菁卫护他，甚而如往常那么安详地倚在他左肋下，为他机警地翻乐谱，但换上了蓝布褂，带上了“纠察员”臂章的她，冷酷无情，却已变成了另外一种人。

——家麒，你不能拉！国家眼看就完了，你还……

喝，那严峻的声音，那冰冷的面孔，快把他肺气炸了。他把提琴挟在肋

下，楞着眼睛，气冲冲的走过去，一把抓着了她那弱小但是倔强的胳膊。

——喂，孙同学，她是纠察员。她办的是公，请放手！

公！哦！狗男女。公！若不是心疼那值三百块的提琴，他一定挥起来打在那臭股长生满了黑髭的颊上了。他一点不知道菁是什么时候为他勾去的。有两个来月了，她皱紧眉峰，总像是牵挂着什么了不得的事。一见面不再那么小鸟依依地笑了，第一句话总脱不了“看报没有。”读书时期么，干吗过问政治！

如今他承认女人是不可解的动物了。她们永不能如一男子那么准确地攫住幸福的尾巴。她们时常眼睁睁放它滑过。为了排解她的愁闷，他也算尽到一个恋人的苦心了。他唱“销魂曲”，她掉过了沮丧的头；拖她去馆子，任什么别致的菜也咽不下。直到她带上“纠察员”臂章的那早晨，他才查觉糟了。瞒着他，菁已参加了一项他不以为然的工作，那直接威胁他爹饭碗的工作。

——家麒，我得尽我做人的本分。你自己既不肯来，暂时先别来缠我！

呵，狠心的女人。愚拙的女人！你有什么本分呢！能尽什么本分呢？还不是和那臭股长厮混！他愈想愈气。在那灯光摇晃中，他仿佛看见菁和那生着黑髭的人摸摸擦擦。对，窗户上的人影始终在不停歇的摇摆。一种煎熬在他心中骚动起来。他沉重地顿了一下脚，踉跄地踱下土坡。

冰上正滑着两三对男女。随了旋风，他们把手搭成藤萝姿势，像黄昏的蝙蝠那么轻掠着，敏捷，和谐，杂着愉快的谈笑。这景色不能不说故意和家麒捣乱。一条条幸福的背影轻快地讥笑，鞭打着他的心。他带点酸葡萄味地厌烦起那无疵的节奏。去年这时，菁不是也这样把手搭在他臂上吗？那时她穿的是一件花格短袄，飘拂着雪白的柔薄围巾。她几乎把半个身子的重量都托给了他。（这时他还能感觉那负担的快意。）绒帽里的汗珠虽渗透，他可还不忘为她哼华尔兹的调子。冰上掠着他们幸福的影子。兜过几个圈子后，他们携手滑到席棚去啜热寇寇。白的蒸气暖着红润的脸蛋……

他不堪再想下去了。冒着冷风，他跨过了石桥。他笔直扑奔那人影幢幢的灯光。他握紧拳头，准备一进门，不容分说就把菁拖到臂里。抱住她，抱紧了。如果那家伙再“喂”，就先用拳头喂他妈一下。对，得给菁看看，麒不是软弱无能的。美国权威心理学家不是说过吗，古今女子皆崇拜英雄，爱野蛮。所有的西洋电影都证实了这真理。夺回菁，他看不出更好的路。

楼门口这时贴上更多的标语了。红红绿绿的，什么“准时出发”，“整队回校”，都如各色毒蛇在噬着他的心。他没心读那文字，只感到一种颜色和气势的胁迫。

——喂，开门。开开门！

——你找谁？这里正在办公。

门开了一道缝，见并非职员，又訇地关上了。

他对那扇门发气。他明明看见一个女人的影子，仿佛伏在桌上。那一定是她。一定的。他们在里面干什么呢？鬼鬼祟祟，喝！拍拍拍，他死命地捶。

门这次豁然开了。灯光下抬起了几张脸：悲愤，紧张，兴奋，坚决是它们的颜色。

家麒睁大了眼满屋里搜寻。他看到裁纸的，挥着寸毫的，研墨海的。迎窗有三个女生在摆弄着一架油印机。刺鼻的油墨气味使他倒退了两步。等他发见那握墨油滚子的是谁时，他不顾一切地扑过去了。

——菁，你，你在这里！干这个……

为他抓住臂膀的是一个身材颇纤细的女生。虽然这时咬住的牙根使她脸显得很严峻，但嘴角的笑涡还隐瞒不住她的温柔美丽。和房中别人一样，她穿的是毛蓝褂，而且过忙的工作还把她头发弄得有些蓬乱。她用不知所措的神情凝视着这自己招来的闯入者。像是什么东西在她心上划了一下，她腿似有些酸软。但即刻她的眼睛与壁上的誓约遇着了。（那旁边还贴着一张涂满了鲜红血渍的地图。）她脸上的肉绷得紧了一些。她咬了咬稍见惨白的下唇，刚想开口……

——喂，这里是办公的地方。

闯入者的眼睛瞪圆了。他看到正伏在条桌上写着标语的股长。黑髭仿佛又多了些，在那身棕色学生服上面摆着的是一张声色俱厉的脸，放射着两道正直森凛的目光。家麒由那上面读出鄙夷，威胁，一切难容忍的字眼。看到菁那种近于不屑的神气，感觉了四下向他逼来的愤怒眼光，他有些窘促了。他甚而有些后悔自己的莽撞。但他抑制不住，拍地他在桌上揍了一拳，跟着冲股长是一声不顺耳的粗话。

已经在羞惭着的女生，这时明白得自己出面来制止了。她把油滚子托给身旁的同工。红着脸小声说过“就来”，便低了头，默默走出门了。

登时得意的光采天真地在家麒的脸上焕发了。他向着那逼视着他的股长做了一张鬼脸，才闪身跟了出来。

——菁，莫不成你变了！你别受他们笼络吧，我俩是秤杆同秤锤，分不开的。女人背了双手，挺直身子，眼朝着另一个方向说：

——我没变，是日子变了，环境变了。家麒，我没功夫同你说傻话了。你闲着我不闲。我还有事情做。我得做。我再不做就永远做不上了。我们明天早晨要游行。我要去筹备。你走，我求你了。关心着工作，话交代完，她拉开门环就想回去。

——不能，菁，你不能去游行。今天爸爸来电话了，嘱咐我明天千万出不得门。他们什么都预备好了：水龙，刺刀，哼，还有机关枪呢。你们这群：一共有多少！（他由口袋里掏出手来比方，无意带出一把破裂的栗子。）瞧，他们早晚都得像这个，给捏得粉碎。你还去混吗？来罢，爸爸有权柄不准我去，我有权柄不准你去，对吗，菁？叫那股长一个人去闯死，咱……

他话没说完，女人气得已经有些发抖了。她猛地咬着下唇，掉过身去。她死命地挣扎，脱落了被抓住的手臂。

——撒开我！你有什么权柄！家麒，我有我的事。我得做。去，告诉你爸爸，把枪磨亮点……

随了黎明，黑黑天心那道风圈渐渐显得朦胧了。寒峭的风如一把铁铲向着大地削来，像一个拙笨的泥水匠，它东砍西砍，砍落了枯树枝上的残叶，砍破了茅舍稀松的屋顶，也砍断了街头乞丐久已腐烂的胳膊。万物都为那残暴的风慑伏住，寒风正愁没的可砍时，街上发见一簇整队的群众。

这是个混沌的日子。生与死的界线突然变得隐晦了。风卷着一群不安于现状的青年在街上踏冰块。呐喊，喊，北风如条机警的蛇，滑溜冰凉地向那些张着的嘴里钻。填满了盛着愤怒的肺，填满了空空的肚皮。喜鹊躲在巢里，街上不见菜贩的足迹，他们还是扯了嗓子喊，小纸旗摇得哗啦啦像闹水。

迎面，喊出东西来了。旋风成为自然的烟幕，幕里隐着黑衣弹压者。闪亮，闪亮；阔把大刀，牛皮鞘，红绸穗，天天操演着的冲锋包围阵势，到今

天算是全用着了。寒风削砍着万物，弹压者也那么无慈地砍削着同类。杀，杀，半条鼻梁，一泡血，想流进电车沟儿，北风不答应，即刻冻成冰块。冲，冲，养兵千日，用兵一朝。署长有命令，谁个不听命令，饭碗打破。

衣裳扯碎。旗面削掉，不干事：还有旗杆。旗杆头上挑着一颗心，气愤愤，鲜淋淋。喊，喊，嘎嘶的喉咙，冻麻了的手。不成，不成，汉奸勾当不赞成！得在自己地面上做主人，活得有味儿，奴隶不当！打罢，先打那本国史地教员的嘴吧。十年的国民教育不答应。倒下一个，去撵，背上也挨一刀。烟火，不，空中银花，好个奇观！喊吧，水向肚里灌。脖子里也发现了什么，冰凉，湿淋淋，眉毛上冻起冰山。高处还飞着砖头。脑袋平地突起一个疤。还是冲——

北风为黄昏稍稍敛住，夜又撒下黑暗的网。“唉哟，救——”没有喊完就倒下了，在胡同转角，黑漆漆的。梆咕梆咕，揍死你个骚女人，还往那儿跑，不在家里养孩子，也出来闹。闹，叫你闹，拍，拍，有你的。

沥青马路，平滑，讲究，文明，在昏暗的街灯下，成了血腥的战场。一架架帆布搭架，穿梭着来去。戴白帽的护士掉了颗同情的眼泪。疲倦的战士，满身血渍的战士，躺下吧。北风息了。城门关了。弹压者吹起悠长的胜利归队号奏凯回营。躺下吧，在这地窖子里。蓝眼珠的医生忙匆匆地戴上金边眼镜。一个个试过脉息，迎窗验过温度计，叹息着摇了摇头：“为什么自己人打自己人，这么狠！怎么回事，中国有那么一群不可解的动物！”

医院过道里有了不介意的震响。一位近五十的戎装军人跨着囊囊的长统皮靴，一路随走随向身边一个西服青年抱怨着：——笨东西，你为什么不拦住她，你干么让她混进去，无能的猪。将来还不是怕老婆的货。她要，哼，她要偷汉，你也让？等会我看，先说明白，咱们家可不要缺须短尾的。我得……

坐在犄角一个衣帽纯白的女看护迎面拦住了他们。

——喂，先生，轻一点。这是病房，进去不得。

西服青年刚想卖弄点现代习气，那长辈人可不耐烦了。

——怎么，我看我儿媳妇。（又小声说：没过门的。）我瞧瞧她到底……

——您找谁，您说个姓名。

这回可楞住老军人了。他公事实在太多，他今天才知道儿子在外头已有了人。儿子跑来就哇呀哇呀地哭，说重伤的名单上有一个是他挂念了一日夜的人。他做过许多噩梦。许多都是假的，这回可都应了。“右眼扎伤”，呵。他对了那名单哭个好半天，那对美丽的眼睛，永远流动着柔和明朗的眼睛，温存安详愉快的泉源。平素一个连“爸”全不肯叫的孩子，这时委屈地竟下了跪。呜咽得才惨呢，他哭软了一颗杀人不眨眼的心。仓促间，做爸的披上军装，就来相看这名姓不详的儿媳妇了。

——她……

——MissNurse，Ibegyourpardon，她叫于若菁。

看护妇向他们做了一个神秘的知会，就领头迈着轻盈碎小的步子，把他们领到一间病房前。

房门口正立着一个探病的人。身上那件棕色学生装的口袋已撕得狼狈不堪，手上的白绷纱说明了他也刚刚受过医治手续。辨明了来人，他瞪大眼睛，用戒备的姿势厉声问：

——找谁，你们？

——找我儿媳妇！（这三个字震得墙壁起了回响。）我要瞧瞧她。我得……那轻伤的青年撇下嘴岔，做出极其鄙夷的样子。蓬乱的头发散在额际。他明明认出对方的身分了。受伤的那只手握起拳头：——走开吧，这儿没有儿媳妇。这儿只有为自由挨毒打受虐待的人。你走开，你这个凶手。我伤不重。我还能拼！

军人的指挥刀由肋下抽出来了。那不是一件生疏的朋友。哦，小伙子果然泼悍。怪不得派出弹压的人都退退缩缩，下不去狠手。看那神气，想给他一刀。一种空间或时间的观念，也许是那古怪药味按住了他的手。他昂然走进门口。他凭的是老军人的气势。只可惜这气势却受不住一个愤怒的拳头。

好啊，你，你混账！揍死你这小子。你瞧咱，咱五颗金星，是你对手！来人，给我来人带他走。

人来了：看护妇，外科助手，医生，还有，还有一大簇各校来探病的青年。

——揍这老家伙，揍死他！

一片嘈杂的咒骂声如潮水般哄起。西服青年磨拳擦掌地围护着老军人，眼看怀恨的群众拥上来了，年高的医生忙由人丛中挤出，用着急的姿势镇压这阵骚扰。

——这里还有病人，诸位，请守秩序。老先生，你要找谁？谁是你的儿媳妇？

病房的门开了。洁白的床单一端露着一张厚厚缠了绷纱的脸，胸脯上放着一张慰问者的签名单。病者早为骚扰吵醒了。虽然露在外面的脸只剩一半，那难以容忍的不屑神情是可以辨认得出的。她索性把露在外面的一只眼睛闭上了。她太疲倦了。她有许多话。她需要休息。

这时，西服青年多情地凑近床畔，用帽沿擦着颊上的泪。他想去摸摸她的手。像预感着什么羞辱，那手缩进被里去了。青年满心不知是忏悔还是怜惜，侧过身来，似是为双方介绍，低声说：

——菁，爸爸也来了。

病人没睬他。隔一会，眼皮徐徐睁开了。那只美丽而孤独的眼睛惺松眨了一下，又匆匆闭上了，眉间似蕴蓄着一种苦痛：厌倦？愤怒？没人知道。但是一翻身，她面向里去了。

军人父子若有所失地互相觑视着。众人也屏着声息静看这微妙近于幽默的情况。

——菁，是麒来看你了。你怎样，还痛吗？你现在明白苦处了吧！你以后可听点话，菁……

那柔和的声音显然是不中用。床上的人仍没有动静，除了床单稍稍有点起伏。她把脸深深地埋在枕侧了。

——菁，我们还是我们，没人能分开，对吗？

突然，她翻过身来了。她疲惫的眼睛还放射着愤怒的火。她的嗓子劈了，嘎了，没力气了。她哑哑地但嘴部动作明明是坚决地说：——走开，你捏碎了我，得叫我养息。我好了还要去干。我认不得你了。我讨厌你。你走你的路吧，不要在这里。这不是你耽的地方！

一九三五除夕，天津

（原载 1936 年 1 月《大公报·文艺》第 72 期）

皈依

“这两只窟窿算不中用了。哼，我绣戏凤的眼，会连寸针都穿不上了。我这老悖惑！”

老妇人跨坐在炕沿上，膝头摊着一件未制就的藏青大褂。她眯着戴了花镜的眼，迎了高丽纸窗送进的光，用软弱的线头撞着倔强的针。任凭老妇人粘上多少吐沫，搓个多么紧，线头也还是软得不争气，针眼也还是偏不让它穿过。好几回，线头像是顺利地钻进了调皮的针眼；及至捏着针的那只手颤颤地向下一放时，线头又仍如冬日枯枝一样悬空着了。

“你个瞎针，也欺负我这苦命婆子！”她自己嘟哝着，然后胜利地扬声说：“欺负不了呵。我还有个机灵的小丫头呢！”

说着，她晃晃地迈下炕沿，稍稍掀起破旧门帘叫着：“妞妞，妞妞，来帮妈管教管教这条针。气人透了。”

但外屋里回答她的，却是小八仙桌上那只锈旧的马蹄表涩钝的脚步声。那表是她儿子因为误过两回事才由天桥浮摊上买来的。妞妞本来和他妈对坐在炕沿上缝袜口的。适才出门去买晚餐的菜。老妇人以为她回来就在外屋做起饭来了。

“妞妞，你个聋子，怎么不理我呵！”老妇人挑起门帘走了出来，外屋却不见了妞妞的影子。桌上一条手巾包裹着才买来的一块干巴巴的猪油，一小棵白菜，一块腌萝卜和半块生姜。一根未剥完的葱叶斜斜地丢在桌角，充分地说明了这怠工者临行时的匆促。顶棚正游行看几只老鼠，沙沙地像是在那人眼及不到的地方有所争夺。突然，咕咚一声，像是失败者跌了下来，把屋角的积尘震得片片飘将下来。

老妇人瞪了一眼顶棚，把手巾又重盖了盖，骂着：

“懒丫头，又野跑去了。”就迈出房门，扶了门框，用这枯老身子的全副气力喊：“妞妞！”

这是喊给隔墙南院听的。那是妞妞常串门的一家，那里有一个叫兰香的姑娘，也和妞妞一样隔天由蔡家论打领取织就未缝口的洋袜拼赛地缝好，再论吊拿手工钱。如果这时妞妞正在那院和兰香攀谈着“挑针不受使”或“活计近来不大充”的行话时，听到这声喊，就必隔墙扬声答应：“这就来！”

但喊了两声，回答她的只是沿着破墙角巡逡着食料的几只瘦柴鸡：以为要喂它们食，就吱吱地叫了起来。再有，依了旧瓦盆酣睡着的黄狗也为这声音惊醒，竖起耳朵，偏着抬起了头；待明白并没有牵及它的职守时，就又慵懶地卧下去了。

初冬灰色的天空里这时正飘动着几只风筝，懒洋洋地任着季候的风吹摆着。好像妞妞便是那些风筝的一只似地，老妇仰起了头望空骂着：

“野丫头，你年青，你俊俏，你就该丢下我苦命婆子一人在家里么？”她吐了口唾沫，返转身来，嘴里还嘟哝着：“瞧，等你哥哥回来，我给你这丫头告诉！”及至看到那闲懒的葱叶，她更加生气了：“我说，‘妞妞可又野跑起来了，她若出了乱子，你不准再替她拼命争气去了。’臭妞妞，我给你瞧瞧我这苦命婆子的手段！”

看看天色不早了，儿子又到家就嚷饿，她忙把活计揽了起来。把妞妞的粉红豆青洋袜赌气往被垛角落一推，就迎着风门剥葱，弄起晚餐来。嘴里咒骂着女儿，心上可又时刻地盼着她的影子。

好晚好晚了，妞妞才带着满脸的喜欢溜了进来。她一路挟着本小册子，口中哼着尚未娴熟的调子，忘记了出门时太阳离白马寺旗杆还好高，这时更夫爬着梯子已把街灯逐盏点亮，她跳着就闯进了门坎。

为了省油，一盏燃亮的洋灯又拈暗了下去；在这黑黑的房里，与低低的火苗相呼应私语着，成为两颗星子。火上蒸着作为他们晚餐的黄面馍馍，老妇人正躲在屋的一角，摸着黑，颤颤地切着腌萝卜。看到闯进门坎的这年青欢喜的影子，她诉着委屈数落起来：

“小狐狸精，你上哪儿偷汉去了，把我苦命婆子甩到家里！”

“妈，您别生气——”妞妞一直蹲到妇人身旁。“妈，我看热闹去了。好玩极了——”看到老妇人仍嗝噎嗝噎地切腌菜，装做没听见，妞妞明白得把话倒过来说——先得解释为什么出去的。“妈，我正剥着葱，剥着剥着，像前几天一样，门口儿又一阵乐鼓响。您听见没有，咚咚地？我也没顾得问您，就跑出去看了。嘻，就看见——”说到这儿，妞妞见老妇人仍旧低着头，忘情地切着腌菜，急得可就牵了她妈的底襟说：“妈，您听呵，就看见一大队人跟了黄旗子走。旗子后面有一只胖大的洋鼓，咚咚地。后面还有许多小钹。”妞妞一比那鼓的大法，险些把案子弄翻。

“臭丫头，大就大罢，可别祸害我的腌萝卜！”

“妈，您听呵。还有许多穿灰军衣的男人，脖子上有红色肩章；都干净，文明，不像表哥那破烂野蛮劲儿。妈，还有几个姑娘，也都是灰色的裙子，也配着红肩章。又整齐，又干净。妈，她们还会唱呢。随唱随玩着她们手里的小鼓——周围都是小铃铛，咚咚咚，哗朗朗——”妞妞说着头和腰一起摆了起来。那忘情的得意把披满了昏暗的老妇人招恼；虽是微弱的灯光，也应照得出她那不好看的斜睨：

“所以你这臭丫头就没了魂似地跟了下去，对吗？”老妇人咬音哑字地说。

“我哪儿要跟了下去！我还不知道您老人家离不开我。一会儿：‘妞妞，给我冲碗藕粉！’一会儿，‘妞妞，痰盒满了！’再一会儿——”妞妞学着她妈老病犯起来时的样子。这回可把老妇人逗乐了：

“你个薄片嘴，我几个天天这样过！瞧，这堆腌菜；瞧，那个——”老妇人手指坐在小小白炉上冒着热气的蒸锅，天真地显耀起自己的功劳。

“嗯。反正，妈，我没打算走呵！”妞妞把话拖回正题，索性解释个清楚，免得文听絮絮的数落：“可是呢，那穿灰衣群里的一位姑娘直冲我招手。”

“呃，谁呢？”老妇人也关心着。

“是呀，我也认不出，头上还扣着个灰色荷叶帽。我正犹豫呢，她从人丛钻了出来，一把就抓住我的袖头——”

“喝！”

“她说，‘来罢，妞妞。’我细一瞧，您猜是谁？”

“谁呢？”老妇人把将要直起来的腰又屈了下来。

“是糖房大院的菊子，那个去年帮咱们揽过活计的。”

“你说是那个爱扎绿头绳的？”老妇人颤颤地指着女儿说。

“对呀，人家现在可不扎绿头绳了，连鞋都是洋的。亏了我没问她纳了几双鞋底儿！”

“她爸爸常压宝。”老妇人搔着苍白头皮，想显显自己的记性。“不是还常揍他娘儿们吗？”她勾起家务事来了。

“您听着呵，妈，于是我就随她入了队。那胖大洋鼓离我才两三步。”这时，母女两个脸上都各焕放着光彩，白炉边吐着调皮的粉红舌头。“我就问，‘菊子，你带我上哪儿去呵？’她一边摇着手那有铛啷的鼓，一边小声说，‘别叫我菊子，叫我利百加。咱们回堂里去。’我不放心您。我要回来。她死死地拖着。而且，他们唱得真好听呢。妈，您听：‘主，耶稣爱我，主——’瞧，这是他们临走送给我的。”

妞妞走近小八仙桌，把那闷闷的洋灯拈亮了。灯立时高兴地吐起橙黄舌头来。在满了蒸气，火苗，灯光的小房里，妞妞的小脸蛋现得极其红嫩可爱了。妞妞忙把那有着美丽封面画的小册子铺在桌上，那上面的字对于母女俩都是陌生。老妇人只眯着昏花的老眼在小册子上擦着鼻梁。恍惚地她看到一个留胡子的人，赤着身，立在两根木头上。

“这许是鬼子罢，眼眶深深的！”这时，呈现在老妇人心中的是庚子年当二毛子的恶报：双臂倒绑，义和拳大师哥一上体；刀把落处，一颗圆圆的脑瓜就热腾腾地滚到路旁。

“什么鬼子！这是耶稣。”妞妞辩护着。“说是咱们都有了罪，耶稣一死，咱们就都放了。瞧——”妞妞没理会到老妇人的脸色，还热心地指点那封面画说：“这就是他死在十字架上，说是咱们都得信教——”妞妞尽白天听来的学说，一点不知道这些话在老妇人心中所引起的恐怖。

“我就不信。我凭什么信他，当二毛子，等义和拳来要命？再把野蛮的鬼子兵招来，弄得九城鸡犬不安！别瞧我土埋半截儿，我还希罕我这条老命呢。妞妞，我不准你再去！听见了没有？去了，将来连说婆家都没人敢要。”说着，她伸手就夺那本书。

妞妞正得意着她适才把老妇人逗乐了的成功，得意着她生动的学说呢，这突变使她战栗起来。她感到了侮辱。想到外面人对她的温存恭维，她恨起妈妈对她自尊心的损伤。她死命抱住了那小册子，撅着嘴，走到里屋去了。

老妇人看着这少女的背影不住地摇头，像是说：“你有什么见识！我老婆子盐也比你多吃几斤哩！”她屈下腰，听听蒸锅里的水气，沙沙地像风中的芦荻。她忙又用老鼻孔在糊了纸的锅沿嗅了又嗅，想由那玉米味里推测出馍馍熟成什么地步。她屈指掐算，蒸上锅时，卖炭的正由门口吆喊过去，这时满天都出了星星。该熟了罢？可是，平素娘俩个谁也不愿意太信任自己。非要另一个点了头，搭讪着说：“成了，没错儿，”才把闷了半天的笼屉揭开。立时，六七个挤在一堆的金黄馍馍会使小房子里飘满了热腾腾的云雾。遇到揭得太早了些，馍馍还粘粘的，塞到牙缝上苦苦的时，娘儿俩谁也不抱怨谁。当那个做学堂校役的人使起性子时，她们娘儿俩都低下头去任劳任怨，捺住呼吸听一些粗话。于是，老妇人就温柔地问：

“妞妞，你来闻闻馍馍熟了没有？”

回答却是一阵被抑制住的呜咽，在里房的炕沿上。

城角东正教堂的晚钟又响了。待到一个庞大黑影迈进门坎时，这小房里简易的金黄色的晚餐又在恬静柔和的灯光下举行了。照例那仅有的一碗菜是摆到这劳苦了一天的男人面前。三只豆绿土碗，一一地由老妇人添满热腾腾的豆汁，再由妞妞轻轻地端到炕心的小饭桌上。然后，儿子的话匣子开了。说说学堂又参加了天安门的什么大会，他怎么忙着给糊小旗子。说说那斋务长如何买条帚还开花账。说说胖校长怎样用学生制服的材料做了一件大氅。说到这儿，问起他妈来：

“李先生的大褂做多少了，妈？今儿我擦着玻璃他问起我呢。”校役景龙常由学校揽来一些成衣活计给她们母女做，帮助家用。

“还没缝好大襟呢。”老妇人放下碗来说。又补了一句：“妞妞半天没在家，一根线认不上，我这双老眼就算歇了工。”

这时，景龙理会到今晚妞妞的异态了。往常，她正滴溜着小眼睛，盘问着哥哥又听会什么“革命歌”了。今晚她只默默地把脚搭到炕沿上，把嘴挂到碗边，任酸酸的豆汁流进小肚囊里去，连半个馍馍都没吃光。没有了盘问，没有了嘻笑。垂到额下的一撮孩发后面红着一双肿起些的眼睛。

景龙爱他这妹妹，他不准什么人欺负她。别瞧他小子穷，他还有个高贵的念头。他时常告诉她：“妞妞，等哥哥发旺了，第一件事是送你上学堂。你先受个几年苦，缝缝袜口，将来买他妈丝袜子穿！只要咬得住牙，穷人有翻身的日子。学校里先生们演讲总说，将来是咱穷人的日子！”曾经有一回他这妹妹吃了别人的苦头。他在学堂里正擦着黑板。得了信儿，即刻赶了回来。带着满身粉笔屑和那人打了一场血架。今晚，他怕又是有人欺负她了。

“妞妞，怎么回事？”

妞妞低了头不做声。几颗亮晶晶的泪珠像架在弱枝上的小鸟，再一逗可就真地飞下来了。

“说呵，妞妞。”他像明白一个男人蓄有的野劲又该使用了，就放下筷箸，挽起了袖口，“咱们穷，可不吃委屈。告诉我，揍他个——”刚刚要把解恨的不洁的言语骂出口来，老妇人着急了，忙厉声说：

“听明白了再骂！”这时她怪起儿子的偏心来了。适才对妞妞忍住的怒气，一并发动了。“没委屈她，个野丫头！由太阳高高的走，擦黑儿才照面儿，把我老骨头丢在家里。说了她两句么，就撅起嘴来。”

景龙明白原来是家务事。他放心地又拾起筷箸，偏过脸来颇严厉地问：

“你上哪儿去了，妞妞，一去半天儿？”这点骤然的严厉至少对老娘是付舒肝丸。

“去——去救世军了！”妞妞吞吞吐吐地说，头可仍是低着。

“你去那儿干么？那些成天在街上打洋鼓起哄的疯鬼子，雇了穷中国人满街当猴儿耍。上海洋兵开枪打死五十多口子，临完还他妈派陆战队上岸。哼，老虎戴素珠救他妈什么世罢！”这时，他记起上次给学校抗大旗，在天安门席棚底下听熟的一句：“他们是帝国主义。他们一手用枪，一手使迷魂药。吸干了咱们的血，还想偷咱们的魂儿。妞妞，我宁愿你去捡煤核儿，我不准你给他们作践。听见了没有，下回不准再去！”

老妇人这时是心平气和了。她趁势翻腾起肚里的掌故来。什么庚子年间西什库的火烧得多么旺，八国联军怎么把九城掠个空，家家门口儿飞着“大日本顺民”的小白旗儿呀。“那时我才十八，”一句她顶爱重复的话。说到她怎么逃难的时候，搬运了一天桌椅的校役打起哈欠来。把小饭桌抬下，立在墙角，三口便各倒在属于自己的那块土炕上吹熄了残灯，结束了一个不甚愉快的日子。

蜷在薄被里的妞妞还是不服气的。那些古老的故事不曾由她小脑瓜里挤出她昼间的好梦。今夜，靠墙睡着的哥哥的蠢大鼾声在她幻想中成了黄旗后面的那只胖大洋鼓。她妈间歇的咳嗽代替了清脆的小铃铛。虽然躺在硬硬的炕上，妞妞却宛如走在一大队人中。哥哥把黄毛鬼子说得那么坏！今天她平生第一次感到了洋人的温柔。那女教士不但有白嫩细长的手指，嘴里还流着

使人听了疑是同胞的本地话。当妞妞随了大队跨进那“堂”里时，那又羞怯又得意的劲儿直像个新娘子。那“堂”打扮得多好看呢。红的玻璃，绿的玻璃，各色的玻璃把人晃得昏昏如入仙人世界。鲜艳的万国旗交叉地系满全堂，劈拍地飘响着。那著制服的黄毛男子的嗓音唱得多宏亮呵。他领导一切人……

妞妞翻来覆去地怎么也睡不着。梆子敲过去了。颤颤的馄饨叫卖声在催着赌客们歇歇手了。

妞妞睁开了眼，咬咬下唇。想如果她真地不去，第一个对不起那有细长白嫩手指的黄发教士。她把一本美丽的小册子放到妞妞袋里，拍着她的肩说：“明天送你更好的一本。今天完了。”那黄发女人有一种迷人的微笑。临走时，低声在她耳边说，“记住，你是属于上帝的。”那是一句严肃的话，由神色，妞妞懂……

想着想着，她对靠墙睡着的“大鼓”有些怨恨了。听菊子说，“堂”里的人都是顶温和的。看了那黄发教士：这话她信了……

梦中的妞妞，俨然已穿上了一条齐整的灰布裙子，像菊子那么滔滔地读着一本圣书了，又好像坐在琴凳上的就是她妈，但非常模糊。

醒来时，由于昨晚的啼哭和夜间的失眠，妞妞的眼睛更难看了。

往常，她知道怎么生起小白炉，烧脸水，买锅饼，打发哥哥七点半以前赶到学校。买好午餐的菜后，就又安稳地坐到炕沿陪老妇人做起活计，自己缝着各色的洋袜口。遇到她妈有费眼的活儿时，就接过来给做好。随口还低声唱着小曲儿。有时，故意逗眼力不佳的老妇人说：“妈，妈，咱们换着做罢。您缝我的袜口，我给您钉纽扣儿。”老妇人就忙把活计往怀里一抱说：“我才不做你们那机器活呢。我是老古板，还是让我做大褂罢。洋袜你们青年人穿，你们年青人就得做呵。”等那盲算命人敲着铛铛的小铜锣走过去了——那是十一点的记号，妞妞自会把洋袜堆到一旁，说声“妈，可不许动我的活计，错了针要赔的呵！”就到外屋安排午餐去了。

今天妞妞可不乖了。她懒得去生火，害得哥哥把烧饼干巴巴地吞了下去。当她拾起洋袜来，待要动手做时，她陷入了痛苦的沉思。她记起昨天菊子的话来：“哼，缝上一打，才两吊二。把两只手缝烂了，一个月出得了三块钱吗？这儿呢，一年两套新衣裳，一个月六块现洋，以后还有升。现在再叫我缝那臭袜口我可不干了。我的手生来是为上帝作工的——打洋鼓为他传福音。”

想着这动人的话，妞妞能健做终日的手竟酸痛起来。坐到炕沿上，她时刻向窗外探首。昨天那缤纷景象又重现到她眼前。她恨起她哥来。更直接地，她恨起坐在对面的妈来。

下午，当她买晚餐的东西回来不久，远处又有鼓声如注地咚咚捶来，捶向她身边来。捶得她脸烧得很。捶得她心房澎湃起来。咚咚，那胖大的洋鼓咚咚，那齐整的行列；咚咚，那抑扬的歌声，那细长白嫩的手指，那温存的语声。咚咚，愈捶愈近，仿佛还听到了一声“荣耀，——”那似是属于菊子的尖锐嗓音。她烦躁极了。一条焦灼的硬虫在她心里爬来爬去。她把手里纠缠不开的线头一口咬断了。抬起头来，遇到的是老妇人监守的眼光，像动物园的铁栏，使她感到不安。咚咚，她为那愈近了的鼓声所喜。她的心房跳得更活跃起来。她笑了出来。嫉妒的针，趁势刺破了她的食指。她忙咬住流出鲜红血液的手指，咚咚，鼓声像示威似地愈凑近了。也就更响了，响得院里的狗也吠了起来。

妞妞实在忍不住了。她一把由炕席底下抽出她那美丽小册子，楞楞地说：“我得去看一下，妈！”她转身要走。

“敢！妞妞，你哥哥留下了话。咱们祖上没缺德，你敢么非信那二毛子！”老妇人泪眼汪汪地苦求着，并即刻牵住了妞妞大袄的后襟。

这时，鼓声和歌声直是围着她们这小房子奏了起来。嚓嚓的声音说明了有多少人摩着肩头，跟踪在后面。妞妞耳边仿佛还听到了菊子的召唤，“一月六块现洋”，还有那教士神秘的富催眠性的声音，“你是属于上帝的”。妞妞兴奋得可说有点疯狂了。她甩开肩头上那只牢牢抓住的多筋的手，她出力挣出老妇人那颤巍的怀抱，一直跑出门外。

“妞妞，你个疯丫头，野丫头，狠心的——”

但是妞妞已跑出大门。大队已走出一些路了。远远看来，旗鼓肩头，声势愈发浩浩荡荡。她喘喘地追了上去。

任凭老妇人骂着“你个不要脸的臭丫头，义和拳再起义我头一个入伙，宰你个野丫头！”这野丫头直到天黑也没回来。

老妇人喘息着做完了必做的事，便披了一条光秃破旧的围巾，坐在大门坎上张望着。怒号着的北风刮得她悉索。她怔忡着深陷的眼眶，像是对着黑色天空埋怨着：“你欺负我这苦命婆子，一个女儿都不肯好好留给我呵！”

当那个巨大黑影哼着革命军的流行调走近了时，他为老妇人蹲踞着的黑影吓了一跳。

“妈，怪冷的，您在这儿干吗？”他伸手去扶那枯老的身子。

“怪冷的，冻死我她丫头子就爽快了。”老妇人像是不肯立起来。

“是不是妞妞又气您了？您别把老病又逗起来呵！”

“妞妞，她丫头翅膀硬了，丢下我当二毛子去了。去到这时候还不照面儿。”

“怎么？妞妞又去了？”校役才明白了当前的严重。

“我老了。我缠不住她了。你作哥哥的不该随她找死呵！”

“妈，起来。”他用力硬把老妇人扶起。“您先进房里去，我找她去。她去哪所救世军？”

“还不是花牌楼底下新盖成的那座灰楼！路东的。”

校役说了一声“您等着”，就用急促的脚步向南走去了。

望望那为夜色所吞食的黑影，老妇人边向房里踱，边嘟囔着：“得，他也走了。还是丢下我苦命婆子一个人！”

这粗野的校役直着两只猎寻的眼，如一疯人似地闯入了华丽的教堂。这时，晚祷会才散完，堂里的椅子狼狈地横斜乱躺着。一个堂役正由墙上摘一幅说教的插图，上面画着一个为蟒蛇缠起的人。像学校一样，这里壁上也悬着许多挂图标语。但景龙没有工夫去看它们。他只立在堂门口扬声向那卷着插图的堂役：

“喂，伙计，我妹妹在哪儿呢？”

也许是这称呼太熟了一些，那堂役连正眼也不瞧他：

“出去。别嚷，隔壁有人在悔改呢！”

“辛苦，”校役明白和气的的好处了。“我是来找我妹妹的。”

“这儿是教堂。这儿没你妹妹。你出去，人家在悔改呢。”

“你怎么知道没有我妹妹？我非找到她不可。”校役索性迈进腿来，囊橐地踏着光滑的油漆地板。这当然惹恼了那堂役：

“喂，你哪儿来的？没跟你说这儿没你妹妹吗？”

校役不睬他，挺了胸脯就走近讲台旁的小绿门。堂役由愤怒而惊慌了。这陌生野人的妄举显然是对他饭锅直接的威胁。

堂里“悔改”的仪式是最隆重的。这是入军最初的宣誓，答应把自己献给上帝的宣誓。宣誓的人，堂里常叫做“工作的果子”。这些果子有的是说教后，受了感动的听众。但最多的是由于军中人员的劝导。菊子便是负有此种使命的一员。设若她不能用“果子”的数目证明她工作的能力，她的地位也将如那未结果的花一样凋谢了。所以，每天徐军官讲完了道，她便巡逡于妇女听众之间，用伶俐的口舌劝人“悔改”。她有耐性。当一个中年妇人犹豫不定时，她会用微笑鼓励她，并说着许多好处，管保她“当家男人”也必同意。遇到固执的老妇人防御地摇着头，当面说着“还是灶王爷灵”时，她也只微笑地走向旁边的一位，毫不露生气的颜色。

这时，小绿门里就正有着“果子”在悔改。静穆是必须的。堂役一个箭步由台上蹿下，插着腰堵立在小绿门前。

“走开，你这流氓。我们这是文明地方。”

“文明地方！我妹妹就被你们这文明地方引诱得都不上家了。”看到堂役捍卫绿门的光景，景龙更断定他妹妹是被囚在里面了。他想一脚踢开这可恶的绿门。

两个职业相似的粗人的争执搏斗房里是早已听到了。执行悔改礼的人必是不愿中辍大典，始终不出来干涉。这时，由于校役的拳脚膂力使用得毫无节制，绿门豁然开了。一个着姜黄色呢制服，手里捧着一本金煌煌厚书的洋人走了出来。他挺了挺笔直的背，重整一下鼻间的金丝眼镜，带着极不悦的颜色向堂役：

“喂，什么事，老马？”

堂役吓得倒退了两步，瞪了景龙一眼，回说：

“雅各军官：他——一个街上的流氓……”

景龙听了，不容分说，一把就抓住堂役的领口：

“你他妈的才是流氓呢。”校役批手要打。

军官插到两个中间。

“哥哥，你别动手。”陡然，一个熟悉的女孩子的声音镇摄住那粗大的手掌。景龙撒开堂役的领口。六只惊异的眼睛一齐射向绿门里。

是妞妞！校役看到自己的妹妹正虔诚地跪在一座半尺多高的小讲台前。旁边另外有一个近三十岁擦着厚厚铅粉的妇人。台犄角还跪着一个十二三岁痴像的男孩。个个眼睛直楞的，身体都做着同样姿式，双手是搭在讲台边沿。

正待向这陌生人严责的雅各军官，明白了这野人和当前“果子”的关系，就把一只毛茸茸的手掌轻拍到校役的肩上，用熟练但有些装腔的官话和蔼地说：

“兄弟，既然这位是您的妹妹，我们就也是朋友了。”

校役正狠狠地瞪着他妹妹呢，觉出了肩头上的手掌，就掉过脸来目光炯炯地说：

“你？谁和你鬼子做朋友！你——你勾引中国人，叫她们丢下妈，丢下工作，不老老实实生活，跑这儿来疯闹！”他尖尖地指着那高贵的鼻梁说。

然后，一步闯进了房，他拖了妞妞颤栗着的弱小臂膀说：

“走，你个丢脸的丫头，妈坐在门坎上呆等你呢！”

妞妞睁大着眼，不知所措。她如一幼小奴隶似地仰视着姜黄制服的铜钮扣。

“喂，弟兄，她是我们的人了。”雅各军官赶过去，按住妞妞的肩头，严重地对校役声明。“她悔改完了才能和你走。请站在门外等一等罢！”雅各军官用手指着绿门，示意令他出去。

但这更惹恼了粗野的校役。不争气的妹妹他决定带回家去管了。当前他觉得是一个极严重的局势。白面书生天天所喊打倒的帝国主义似乎就立在他眼前了。他眼睛里迸起火星。他感到了无上的侮辱。他看到了复仇的机会。抓在妞妞肩头的两只毛茸茸的手像是掐着民族喉咙的一切暴力。他一把给拨开了，随着，狠狠地在那姜黄制服的前胸推了一掌。

雅各军官无助地跌到讲台下。

“呃，呃，你这个中国人！”他摸着下额，红着脸，狼狈地说。抬起垂了散发的头，惊奇着在这黑暗大陆上布道六年从也不曾遇到的经验。他摇了摇头，欠着身子喊：“老徐，去叫巡警来。说有土匪！”

老徐方转身要走，就为校役一脚踢着大腿，软软地倒下。

“别别！”妞妞用膝头做圆规心，转了个半圈，睁大了泪汪汪的眼茫然地哀求着：“军官，看我面了，您饶了我哥哥罢。哥哥，你别那样了。你赔赔礼就完了。”

“赔礼？他妈的。亏了你这丢脸的丫头说得出。还不赶快起来跟我走！”他一把拖起妞妞来，鄙夷地看了左右两眼“跟我走！我倒瞧瞧我这妹妹是谁的！”

妞妞颤抖着不知所措。她用依依哀怜的眼看着那适才以宏亮声音祈祷的军官，看着那些脸吓成土色的悔改的同伴，但校役的那只强有力的手牢牢地抓住了她的臂膀，凶凶地拖出了堂门。

北风仍在怒号着。花牌楼底下的街灯闪着巡警腰间锃亮指挥刀的套鞘。

廿四年一月廿九日，围厨房中

（原载 1935 年 3 月《水星》第 1 卷第 6 期）

矮檐

一个母亲施教的至上机会是当她清早给孩子穿衣裳的时节。孩子的衫褂虽小，纽绊却密密缝了一大串。眼巴巴守着这小动物茁长的母亲，恨不隔了那手缝的针线，把她的叮咛愿望尽数用指尖扣入，用温爱热泪渗进那小小胸膛里去。

胡同里那个卖杏仁茶的罗锅子又沙嘎地吆喊了。这佝偻腰的老绝户，他直是左近人家的一只时辰鸟，随了那清厉的叫卖，黄澄澄的阳光便嘻戏地攀到格子窗的中腰了。登时那片新冒芽的灿烂便惊醒了炕上昏睡中的老妇人。松开了她那双已稍见昏花的眼睛，还在梦与现实的边缘徘徊着的刹那，存在的意识，毋宁说母亲的职赋，就陡然由热被筒中硬抽出她的手，本能地摸到邻枕的那颗小秃葫芦了。

为了房里没有个火炉，秃葫芦这时一半是钻到被筒里去了。妇人的手原要推撼那葫芦的，及至接触到那毛刺刺的发际时，却又变成了抚摸。虽然喊着：“乐子，不早了，起来是时候了。”可是那声音和手指的柔绵对孩子的睡眠是含有不少鼓励的。

对于一件活物，静止真是最不写实的状态。看，秃葫芦这时睡得多么老实呵，只要不梦见作剑侠施展四肢，多么斯文不动呵！然而那葫芦里可装了不少的调皮。而且，他长了双怎样闲不住的手！说破了嘴唇叮嘱他“婶婶房里养的花猫逗不得”，他偏把一片布条缠在那视觉敏锐的小动物的尾巴尖上，害得它抹过头来团团转着追那布条的影子，直到它昏昏地倒在门坎上。于是，婶婶放了一堆“烂手烂脚”的咀咒。婶婶的小儿子灵哥是个一沾手就哭的娇种。成天告诉他躲远些，昨天晚上他偏背了大人，冲那个孩子撇了个鬼脸，登时随了哇呀一声，娇种跑进他妈房里学舌去了。那个身材修长心肠狭窄的妇人以为自己的“肉”认真吃了什么大亏，就用尖酸的声音骂着：“没有大人的孩子，坟头插烟卷儿，缺德带冒烟儿。官街官道，狼虎挡道。灵哥，你个没人管的野兔子，下回我不准你再往堂屋去了。”

落在一个寡妇母亲的耳朵里，那添枝带叶的骂语是怎样的刺痛呵！为了表白不曾怂恿孩子淘气，她就数落起乐子来了。她要他去给灵哥赔礼。噶，他哪里是给人赔礼的孩子！他不服，他顶嘴，他终于给妈妈气急了。同时对面房里送来妯娌的指榆骂槐她也真忍受不了。她只有用自己孩子的哭声来压住那无止息的闲话。她动手了。

拍，拍，然而是多么柔软的手掌！乐子咬定牙根了。妈妈平日不是用“好汉眼泪往心窝里掉”来教训他吗，这回他就真地双拳抱肩，任凭那踌躇颤栗的巴掌在身上拍击，他反而感到一种英雄自觉的搔痒。妇人拍着，等待着一阵也那么容易的哭声，但她得到的只是一副硬骨头，一张倔强的脸。她的手指有些麻痹，有些挛疼了。拍，拍，不争气，没有声音能压住那更提高了嗓音的闲话。一阵眩晕，她觉得好像自己孩子也在用沉默帮着那个嘈嘈不休的妯娌。她手渐渐松了下来。她眼睛发湿了。终于，她自己却倒在墙边呜咽起来了。

这时，一种辛酸通过了他小心窝，稀溜溜地冲化了他的胜利感。他伏在妈妈抽搐着的肩膀，数着妇人颈上的苍白鬓发。

他记起了“孝经”里的故事了。英雄的气概消隐，这时一股无名的热泪如涧沟细流那么沿着小额际缓缓地淌了下来。

便那样含着一泡眼泪，乐子竟在妈妈肩上昏昏睡着了。还是妇人呜咽到没了气力，才把他弄到炕上，顺直放倒下，扒去了里外衣裳，把一个光赤赤的身子连推带滚地弄进铺好的被窝里去。为他周围掖盖严紧了，自己还在油灯下为孩子纳了半只鞋底子。

如今，她又睁开眼睛了。对于一个苦命寡妇，天是没有黎明的。每一个黎明对她都是个夜晚，天黑了，她反而可以躲在阴暗角落里有个安谧。这时她侧过身来了。她耳下压着的是一束已褪去乌黑光泽的头发。她揉了揉那还透露着泪渍的眼睛。如果一个人在初醒的时候容易揭露本相，这是一个软心肠慈母型的妇人，手背上爬满的青筋印记着她四十年来人世间的操劳。

一个中产人家的聪明多情小姐，嫁到一个决心独身而被家庭强迫聘娶的冷酷男人的手里，该是多么不幸呵！这个一辈子不肯扑哧笑一声的怪人对于“尘世”太没兴趣了。看着奸臣当道，朝廷无能，洋鬼子又咄咄逼人，一口气噎在肝脏，闷郁成疾，竟尔不老而终。偏偏在他临死的时候，也许是秉遵圣人之训，留下了这么条根。屈膝在他的死塌前，那个早年失怙事兄如父的弟弟流着泪说：“哥哥，你放心嫂嫂，我错待了她一点点，天打雷劈。将来生下女儿由我聘，生下男的咱们家里又多一枝。您供给我得了秀才，我得叫他中学堂毕业。”恨洋人入骨的病人在临终时还含糊糊地说：“可别送——洋学堂。”于是，那孤癖一世的哥哥便做了一个悠长的太息。

不上三年，叔子偏偏得了痲病。在一个黄昏，他躺在靠椅上说，“嫂嫂，我去了，哥哥的恩我没报完。宗良（前妻的大儿子）已成了人。乐子的书可耽误不得的。”于是，这个弟弟也做了一个悠长的太息。

叫做宗良的侄子是在另一个城里做师范教员。按月把一笔小收入寄给那个总管的继母之后，什么事便无从过问了。五年来，居然大家还在一个房顶下呼吸，这是妇人忍受的好功夫。

孩子这时有些蠕动了，但他并不睁开眼皮。他啧啧地作着一种吃奶时代遗留下来的嚅囁。这时那小秃葫芦里又温习起昨天在私塾里淘气的事了。自从在白塔寺戏棚里看了那出“五子闹学”，他无时无刻不在和学伴计议着恶作剧的策略。然而交上恶运，逢到煞神时，手心上挨板子多而且狠的却永远是乐子他自己。

妇人轻手轻脚地下了炕缘。房里冷得直像冰窖，窗外呼呼奔波着严冬的寒风。脸盆里是冰，水瓮里是冰，眼睫上的一些泪水也给凝成冰的了。忽然，妇人唉呀了一声。

“乐子，你隆福寺买来的宝贝鱼缸可冻裂了！”

这话可比鞭子还响。秃葫芦即刻由被筒，由假梦里钻了出来，身子在炕上佝偻成一匹受惊的幼兽，滴溜着一对淘气眼睛向条案上张望。

“那不行，”看见他的龙睛鱼冻僵，他撅起嘴来了。“妈，你得赔我。你得给我买去！”于是，在被筒里，两只小脚鸭就捣蒜一般地踹蹬起来了，震得砖炕起了咚咚的响声。

妇人忙凑近炕缘，低声说：

“乐子，乖，讲点儿理！是妈给冻的吗？妈要有这本事就不在这儿了。谁教房里没有火——”刚说到这里，妇人咽住了。她意识出这话落在有火炉房里妯娌的耳里不受听。然而孩子却接过来了：

“要火炉，妈，夜里我冻醒了，睁着眼直打哆嗦……”其实这是一片谎言。妇人把一切可以御寒的东西全给他盖上了。打哆嗦的却是那勾起八年寡

妇辛酸的妇人。在黑暗里，倾听着孩子平匀放怀的呼吸，她默默地幻想着一个渺茫的未来。

这时妇人赶忙拢住了孩子的头。青筋凸起的手在那秃葫芦周围抚摸起来了。

“孩子，要火炉，等你长大了，挣白铜炉子咱们暖。你爸爸从前就点那么一座白铜炉子，炉边上永远烤着风干栗子，还睡个大肥猫呢。他晚上总不爱点灯，一个人坐在那里烤火，偶尔对火苗叹一口气。我给他送碗茶，他都不许我近前。你爸真是个怪人——”说到这里，母子两个都似乎为过去所浸蚀了。孩子不时地由家人口中听到过去可骄傲的荣华，如同中元佳节房檐下里里外外挂了多少灯：有沙子灯，走马灯，羊灯还有冰灯。他小心窝里尽后悔生得太晚了些。

有一次他问过妇人：妈，妈，你干么不早生我一阵？

“你怨谁！你得怨你那个古怪爸爸。”妇人带点伤感又混着诙谐地告诉他，爸爸在三个弟兄中是长子。然而他自幼打算独身。二叔先娶的亲，然后三叔也成了双，只剩他自己。弟弟们在他面前是不能开口的，婚姻事更没人敢提。在他四十生辰那天，寿宴席上有长辈亲戚就试着步怂恿他。他哪里肯！那天女客里面正有孩子的母亲。（时光这个惨酷东西，看它把一个美丽少女折磨成什么样子了。）她随了家人来吃寿酒。还送来一台面捏的八仙过海呢。论体面，论风度，吴家二小姐那天是颇出色的。有多事长辈当面就偷偷指给他相看，问他意向。他摇头不肯，可是两个弟弟看出这难得的机会，就暗暗给催促起来，五月初七的寿日，九月里就迎娶了——

妇人这时由椅子上捧来一抱小衣裳。

“起来吧，乖孩子。”那小光身子瑟缩着。妇人先扶他套上贴身小褂，然后是那件印了竹叶的棉袄。她一壁为他扣着纽绊，一壁叮咛他学乖，“给妈妈争气，对婶婶的妹妹弟弟要让些。听见了没有，这是他们的家——”

“妈，不对，”孩子撇起小嘴岔来。“妈，他们屋里挂的钟，摆的盆景不都是妈的嫁妆吗？”

“坏孩子，谁教你这么小气！那也碍着你的事。以后不准再胡扯。”妇人拍了拍那个小胸脯。“把这个放宽点，别鼠肚鸡肠的。你念完‘六言杂字’了吗？”

“快了，妈你听：自古人生在世，俱秉五行阴阳……”孩子照着私塾里群唱的调子滔滔地背诵了起来，逗得妇人笑个不住。

“好，下月你该念‘名贤集’了，名贤集里有一句是‘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你懂不？”

孩子摇头，于是妇人为他系着腰带，一壁为他讲说着。

这时，窗外有人在劈柴，随了干树杈碰在石阶上沉重的声音，时有锵锵的金属击响和短促的用力声。

“姑娘，等我来劈吧！”妇人低声向外面说着。

没有回答，石阶上那沉重声音继续着。

孩子下了炕。八岁的年纪，身量可算不得高，黑黑的脸膛，浓重的眉毛，小圆脸蛋上挂满了没边的顽皮。他第一件事就奔到条案去看那冻裂了的金鱼缸。他撅起嘴来，非要妇人去告假，他说得在家给龙睛鱼出殡。

“这鬼孩子，刚才我的话你忘记了吗？你还告假。你跟书本怎那么没缘！你叫我寒了心。”妇人叠着被，自己咕哝着。

“不是，妈，不交学费，那臭老头子成天打得我好狠！——”

听到这个，妇人即刻惊愕地掉过头来。她扑到孩子身前，扶着孩子的肩头，好像在检验他的伤痕。这个私塾老师虽然还曾是她丈夫的属下，对他有过好处的，但彼一时，此一时了。明白炎凉世事的她，十足地了解了孩子。她有些愁眉不展。她眼睛四下搜巡着。忽然她注视到房子的一角。那是炕上的一只木箱。她对自己点了头。

“孩子，告诉老师，明儿后儿，束修我准送过来。”

正说着，藏青布帘子冲开了一道缝，随着是一个矮小肥胖的女人捧着一盆热水进来了。

“姑娘，真难为你了。”妇人急忙接了过来。然后扯了孩子的耳朵说，“你敢不好好念书。瞧你这好姐姐，给你劈柴，给你烧火，全为得你这两只小窟窿多多认点字。来，把袖子挽上。”

这矮胖姑娘还是个聋子。她听不见妇人的话。她只张着两只厚手，用充满了希望的眼睛看着孩子。当她亲手烧的那盆热水洗净了孩子狼藉的脸时，她感到无上的欣悦了。这年近三十的老姑娘是这家三代的功臣。和宗良同母，她是三叔的前妻遗下的孤女，曾经享受过好日子，临到破败，她甘愿地成为众人的奴役。祖母的痲病是她服侍的，大伯伯死时她在床侧。她抹着泪，在棺材后面默默地发着愿：

“大爷，大爷，您疼我一场，您放心，我帮大妈扶养起您这条根。”

八年来，孩子的事她成天同妇人抢着做。洗臭袜子，纳鞋底，黄昏里，还得坐在门墩上给孩子讲故事。

有一天，当她给孩子洗澡时，坐在澡盆里的乐子忽然好奇地说起：

“姐姐，你这么大姑娘给个男人洗澡，不害羞吗？”

正为他擦着小脊梁呢，猛然听到这话，她即刻把毛巾抛到盆里，奔回房里呜咽起来。直到妇人回家，问姑娘，她尽红脸；问孩子，他茫然不晓。只是从那以后，孩子洗澡她再也不管了。她把水烧好以后，便悄悄地走出房来。

孩子的脸洗完，就不究来源地去桌边摸那块滚热的烤白蒜。然后，把一块印了老虎纹皮的黄色包袱铺在炕沿上，把昨晚温背过的“六言杂字”，“弟子规”，那本有图画的“孝经”和新买来的一本“上论语”一一叠好，包上后还系了个蝴蝶扣。他拱起书包要和妇人告别。妇人推他出房门。

“先去给婶婶作揖。”

于是，孩子立在房外拱着揖说：“婶婶，我上学去了。”

连哼声也没有。

反过身来又对姐姐作个大揖，哄得那胖姑娘高兴得快要出泪。她一直把他和妇人送出门外，立在昨晚坐着讲“司马懿”故事的石阶上，用一腔虔诚，她目送着母子手牵手的背影。

十六年前，这个古城论阔绰比不得今日。那时街道窄窄的，晴天是香炉，雨天是锅粥。然而粥也罢，炉也罢，却没有洋楼遮蔽北方澄蓝遐远的天空。短短的一程路，行人熙攘，铺店林立，也尽有看不完的景色。那时的铺户，都悬着极具象征味的幌子。绒线铺前飘着一束赭黄麻绳，铜铺门前摆的是黄亮亮一片。乐子爱这些幌子。他小脑袋里随时都在追溯着这些与那铺子的关系。他想门前那束麻绳一定代表柜里管账人的银白胡须。

孩子的手指是紧紧地握在妇人掌心里的。那便仿佛是秋千的顶梁，门的枢纽，不然就该是山喜鹊的脖练了。不这么样，谁敢担保他飞到什么地方去！

腿脚并不会飞檐走壁如白眉毛徐老西，然而街上他看见活物就想追。曾经有一次被一个亲戚带出来玩耍，在一架脚踏车前面他要现现身手。于是，一个“箭步”，他嗖地由前轮横闯过去，为那车把拐倒了。害得那个赶路的人坐了半天巡警阁子，打铺保挂水印一堆手续。那个亲戚简直吓得没了魂，尽自说：“出门再不带这种猴子！”满城里找骨科，遍土地庙去烧香，折腾了总有一个多月。

以后呢，孩子的办法并没有改。走在街上，那两只贪婪的眼睛还是什么都得看看。一家切面铺挂了红，那些闪亮的皱金字即刻会吸住了他。如果逢到一列迎娶的行仪，他更不忍移动了。他巴望着那团龙执事：宫灯，板扇，金锤，阔斧，还有那富战争意味的吹鼓手。胖大的皮鼓后永是那么一顶鲜红璀璨的八人大轿，平稳如孔雀似地压在后面。这时他会把“自古人生在世”忘得干干净净。整个的他是为那华贵的颜色原始的奏节所占有了。如果妇人硬扯着他走，他会把指头挣脱出，飞奔到行列的跟前，看那喇叭手的嘴巴是如何吹成泡的。一桩他永不能明白的事：那红轿子里到底坐了一个怎样的“俏人家”？

有一回他可真遇到了一当子热闹。街心过着四五辆骡车，车上各坐着七八个面貌狰狞的汉子。街上黑压压地挤满了看热闹的人，连铺子里的学徒都趴到高坎处张望。车上的汉子把瓶酒豪放地往喉咙里灌，猜拳，骂街，还扯着沙哑的嗓子唱二簧。一句“孤王酒醉桃花宫”唱完，随着是一片如潮涛般的喝采。他小心也颇为那所鼓舞。他问妈妈怎么回事。妇人告他这是“囚犯，要拉去砍头的”。

砍头，他想想，小小心坎上似有了道黑影。呵，一个整人，削去一段，而且最注目的一段！他不忍看了。他撒腿就向胡同里跑。喘着气嚷，“妈，我怕，我怕！”到家他发了一夜的烧，妈妈天天用马杓为他招魂。他时刻惦记那几个汉子，他们好像总醉醺醺地追踪着他。躺在炕上，他尽自奇怪着“死”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那么些人围拢起来喝采！他会不会有一天也坐在那么一乘骡车上呢？他不敢想下去了。他脊梁上早已流下冰凉的一条。他赶紧去摸脑后的脖颈。

从那以后，妇人每天都亲自接送他了，而且是绕着僻静的地方走。但有什么用呢！对于这么一个感官易受激震的孩子，什么也不是宁静的。为图抄近，他们得穿过喇嘛庙。大殿前那对铁狮成为他的好友了。还有，唱经楼里悠忽送来的号筒声，沉痛得怕人。随了那个，更有尖锐的胡笳颤颤如山羊鸣。然后一簇戴帚扫帽披黄袈裟的喇嘛便由殿门走了出来。他有时独自去庙里拾松子。他屈下腰，一壁拾一壁默想着。一个表舅舅恶作剧地唤他做“小眼睛”，他撅起嘴来走开了。他最恨人在他身上挑毛病。大年初一去舅母家拜年，竹蓝袄青马褂穿得满整齐，想露露脸。偏偏一打帘子那傻二姑娘就尖锐地喊了一声：“哟，怎这么黑呵！”登时他脸红涨，抹头就折回家去，从那以后，他再不肯进那家门了。如今他看上的那铁狮子的大眼睛。他立志把自己眼球也“练”成那么大他相信他能。于是每走过那禅院，他必得伫立瞪着那只狮子，弄得妇人以为他发了疯。

出了喇嘛庙便是褡裢坑了。绕过那片为严冬削成乌黑枯骨的垂柳就该进那蜿蜒迤迳的九道湾。这条左曲右折的胡同简直是条母亲的委屈心肠，那么凄凉，那么忧郁，两边那么重重为厚墙所堵障。那个私塾所在的尼姑庵恰巧就座落这九道湾的末梢。

进了这个幽谷，孩子除了妈妈一张愁苦的脸以外，再没有可看的了。路是这样窄，他紧紧地贴靠着妇人身子。他时刻担心墙缝里会跳出个毛毛神，抓住他的额领。细碎的脚步，拖着一大一小两条影子，每转一个弯，孩子都抬头看一下。好像光明便在前面，只有熟悉路途的妇人知道那依然是幽寂的路径。直到朱红色的墙露了面，妇人才停下脚步。墙里送出一阵嗡嗡地唱诵声，一条条幼稚的嗓子直是在作着尖锐的比赛。妇人叮咛着“听话学乖”一些话，才眼看那生气虎虎的小动物跳跳钻钻地奔向庵门跑去了，随跑还随回过头来看那遥遥招着手的妇人。

但是上了石阶，孩子的头却低低垂了下来。

白衣庵是一座明代敕建的旧庙，自从康熙年间一位善人重修了一番后，两百年便不曾有谁给添过一块瓦片。时间是个固执东西。风雨更不留情。如今，除了一座大雄宝殿因为梁柱坚固，还勉强算作整齐之外，白衣庵实在应划在破庙之列了。经堂的屋角透了天，禅堂的格窗也裂了个缝，初一十五任你罄敲多响，也还是那几只棕色芦鸽感伤地环着屋脊那麒麟角盘旋，啾啾地诉说着世间的炎凉。就在这荒凉庙宇的后跨院，一间黑暗霉湿的房子里有一个带玳瑁近视镜的老学究，用三寸木板和一副狠心肠，教育着三十六个徒众了。

乐子上了最后一层石阶，腿便软下来了。瞧瞧妈。她是用着多么热切的手势，（而且一定还泪光晶莹地）催他进去呀！他踌躇，想扑过来；但最终还是扭转头去，夹紧了书包，一咬牙迈过了那高高的门坎。

走过经堂，他听到轻悠的钟响，和着一片清脆沁骨的诵经声。他垫起脚跟，看到佛堂前蒲团上跪了四五个尼姑，打着扪心，正唱着“自归依法”的诵赞呢。他注视到靠木鱼跪着的一个小尼姑，很小，很爱羞怯，也很可怜。这时她正披了袈裟捏着一串素珠，对着一本经卷歌唱了。他对着那细嫩的手指出神。

突然从后伸来一只小手，他脸一阵烧热，回过头来，却是一个回同学伴。

“羞不羞，老师瞅见你了。”

这个学名宗禄的乐子可着了慌。他吐了吐舌头，提心吊胆地闪进月门去了。边走边问那个面色白皙的回回。

“嗨，德成德成，你是不是谎我？”

德成尽跟在后面咯咯地笑。

跨院里的塾房为三五条子嗓子吵嚷得直成了一个蜜蜂巢，只是没有原野蜂巢那么明朗的阳光，而且这里不是嗡嗡，是尖锐的喊嚷。天气是这样冷，嚷嚷也许可以代替了哆嗦。况且嚷得轻微了也会供给那三寸夏楚高举的机会呢。

乐子擦着门框溜进了黑屋子。他眼前一阵发暗。他先在“大成先师至圣孔子”的牌位前作了揖，然后，回过身来给老师作。

书包拱到半空，他看出今天老师神气的不对来了，那个永远由眼镜底下看人的塾师这时竟对他咬起牙来。黄澄澄的关东鼻烟敷满了他上唇的那片髭鬚。他提着丈长的烟袋，恶狠狠地瞪着这不屑的学生。

乐子有些莫名其妙。他向老黄瓜伸伸舌头，那机灵孩子如同没看见似地仍照常扯着喉咙唱他的“上论语”。于是他只好穿过那一排排石灰砌成的桌位，走到紧后边黑黑角落里，在贴着他名字的座位上落坐了。

石灰凳冰得他直想跺脚。他不敢。乍由一个光亮地方走进，他什么也看

不清。但“自古人生在世”他是背熟了的。他打开书包摊平那本破烂的“六言杂字”，便如一只小车轮似地混进这个大合唱了。为了讨老师的好，他几乎把吃乳的气力都使了出来。可是任凭他怎么粗脖子红筋地喊，那声音终于还是为周围的波涛吞蚀了去。

忽然劈地一声，塾师吃净了一袋烟，就把板子向桌上一拍，跟着坐在石凳边缘的班长被“差下了”。他走近乐子的座前，满脸煞气地叫：

“宗禄，老师找你背书。”

孩子的心开始跳起来了。他怀了一肚恐怖的预感站了起来，夹着那本“杂字”，畏畏缩缩地跟上前去。旁边的小喉咙虽仍出力地喊着，一道道担心或解恨的眼线却全射到他身上了。连壁上那幅蜡墨拓像上的孔圣人也只那么爱莫能助地挺立着。

孩子烂熟的是“杂字”，然而塾师却要他背那刚买来的“学而”。孩子面对着白墙而立。墙上肿起一层层松软的垩粉，这时一条钱龙正在上面爬动，颤动着双须，向着一个渺茫的地方赶路。

当他正在望着那小生物出神的时候，后腰上一条板子嗖地抽来了。他吓了一跳，随后才感到扎肉的疼痛。他的手即刻本能地背了过去掩蔽，但跟踪而来的板子却连那掩蔽者也一并遭了击打。

似乎触着了手背的骨节，孩子咧着嘴锐声哭了。直觉地他似乎明白这不比妈妈的手，木板后面缺乏那么一颗柔软的心。有的，却是一腔“什么时候你才交钱”的愤恨。

一声吆喝，孩子被派到一个墙角罚跪了。双膝屈下，隔着泪河他依稀看到壁上一张红宣纸的条子：

“今日老师寿辰，诸生送礼，多少各本良心。交礼后，每名赏炸酱面一碗。”

朦胧间，他小心坎似乎悟过来了。积欠束修的他又欠了一个人情。

孩子到家，炕上木箱底那仅存的一副玉手镯今夜已睡在四牌楼一个高柜面的铺子里了。那是一个黑铺子，一个阎王铺子。为了进那门坎的多是想用自己一点最宝贵的什件换上几吊钱，他们是用了比施粥厂的厨子还凶恶的脸色打量每个主顾。然后灭着血心估上一个难堪的价钱。他知道那钱不是配药便是买粮食。他用白眼肉不屑地瞥了那玉镯一眼，然后由鼻子里哼了声“化石的货，给写三钱五吧！”妇人泪汪汪地看着那副宝贝，上面似还辉煌着她前半生幸福的光泽，苦苦地央求着，十两银子的东西——而且是怎样的纪念品——四钱银子便为那个尖下巴的人捧到后库去了。把那草率到无从认识的当单交给妇人时，那神气直是：嘿，看你拿什么赎！

乐子撅着小嘴，书包往桌上一丢便愁眉不展地奔向妇人。他不想哭，然而眼泪淌了下来。在湿地上跪了许久的他，这时才感到膝盖的酸痛来了。

和一件仅存的心爱宝贝永别，那种难受是颇持久的，然而妇人却还是有些可以告慰：

“乐子，瞧，猜是什么？”妇人孩子气地把隐起的手绢包露了一个犄角。

“糖——妈，糖我也吃不下，老师今天——”

妇人即刻更得意了。

“是又为了学费吗？瞧，”两包铜子平躺在手绢包里了。“把这个交他，看他再打我孩子！”

孩子仰起脸来。他有些不懂他妈妈了。她成为一个神仙。她真地竟变出

这么些。

“可是妈——老师的生日呢？”

“什么生日？”妇人惊愕了。空中突然似又有一只手伸来，眼看手绢里的钱便被抢去了。然而母子两个却一起面对着那手，莫知所措。

第二天早晨，九道湾里又走着老小两条孤零的影子了。那妇人随走随低头看看手里提的瘦小蒲包。红的字号纸下，睡着二十块青梅山楂的花糕。那是一件很微薄的寿礼，然而一路上妇人都默默盘算着：摆在妯娌房里的东西自然动不得，正是深冬，棉被又总得留着盖呢。

孩子牵了妇人的手，四只脚羞怯怯地迈进塾房门坎。道了一个万福，妇人托付起来了：

“自从您兄弟去世，剩下我们娘儿俩个——您多栽培这个孩子，他笨，又淘气，您尽管打——”突然，妇人说不下去了。

放在桌边那个瘦小可怜的蒲包，赢得的只是那吸着鼻烟的塾师一阵森阴的冷笑。

廿五年五月四日，上海

（原载 1936 年 6 月《文学月刊》第 1 卷第 1 期）

梦之谷

序幕

谁曾在红日升到中天时分，仍呆坐在白石阶上，用回忆的手捕捉半夜那个朦胧的梦呢？谁又痴得竟还在梦境里胡乱摸索？

我爱凝看罩满尘埃的楠木桌上，露出微微平滑的印迹，那上面，堆起一座珊瑚盆景逝去了的形影。我更喜欢一道枯涸了的小河，凭着颓圯的桥栏，寻找昔日的涓涓水波。

许久了，为着一个踏实生活，我时刻捆绑这些闲不住脚的回想。“止步罢！”我严厉地命令着它，一个更响朗的声音在命令着我。

固执的船呢，乘着南海仲夏的温煦而清爽的风，鼓动着钢铁心脏，它笔直地奔那个方向航去了。

我又看见了海上的月亮，为顽皮的波涛扯长又挤扁，弯弯曲曲抖在水面如银穗。我又看见了海鸥展开那雪白的翅膀，啾啾低语，不知诉说的是些世纪的忧郁还是喜悦。我又看见如刚收割完毕的田野那样辽阔无垠的海了，是夏天，腥咸的气息特别浓烈。

夜间，我揉着惺忪的眼睛，钻出窄小舱门，甲板上正穿梭着透骨的凉风。深蓝天空瞥闪着点点星颗——桅杆上的标灯竟也混进了天界。过厦门时，我把灯塔错当成了一颗“大贼星”。

倚着那饱经风雨的桅杆，我陷入了一个清醒又糊涂的沙滩，我拔不出回忆的脚。

五年前，不也是眼前这片蓊郁滚黑如万顷煤苗的海上：一个初秋的夜晚，黑而且厚的云彩密匝匝压在头上，浪涛咆哮着，黑的海向我齧着雪白的贪婪牙齿。我孑然立在一艘北航的船上，握了铁栏，看着面前那翻滚着的煤块，念起四天来那些温存，那些残酷，我如一个受尽委屈的孩子般，对着面前无慈的“大地之母”咧开嘴了，嘴角登时淌进酸而且咸的泪。我用舌尖舐着，喉咙哽噎像塞了石块。这时，一个诱惑，不，一只巨大的手捏起了我的每一根头发。空虚抓住了我，穿透了心的痛苦抓住了我。一瞬间，我的心竟为“跃下去”还是“活下来”的格斗所扯裂。在寂杳无人的甲板上，我急速地来回踱着。心像是把决定的责任推托给脚。脚也不敢作主。它尽摸着黑来回踱着踱着。黑的天，随了隆隆震响，倏忽闪起血红的火光，红光里还爬满白的条纹，灿烂如另一世界的门窗。我的心哪，也成了一片冒着红光的黑天，震响，闪警，而且炽热地燃烧。

忽然，冰凉沉甸的雨点接连砸在我发热的头上了。顷刻之间，黑的天空里刷刷挂起水的帘帘。我的头，我的脚，和支在甲板上的我那小帆布床，统统湿透了。更可惜的，是我那只宝贝小箱。

没有了踌躇，没有了推诿，我尽一个怀抱所能抢的抱到甲板上的厕所里去，在那钢板的低矮房顶下，倾听着细碎敲响，我安安分分地度了一夜。

想起年少时的荒唐，谁能忍住不笑呢。看，那颗“大贼星”又向我夹着讽刺的眉眼了。莫这样吧，我不后悔。青春原是一枚酸杏，一阵疟疾，一匹来自天上的瀑布。它莽撞，迷茫，生命也敢当作箭矢。是浪费，然而是多么庄严的浪费呵。

三昼夜的航程，船终于进了港。舱面上，商人忙着收拾他们的席篓箱桶，

女人动手打扮起身边的孩子，重游故地的我，这时需要的却是镇定起自己那颗悸跳得失了常态的心。

眼前，第一个迎迓者自然是马寺岛的玲珑房子，白的石阶由顶巅迤迤曲折直达山脚的海。这时，水面愈见狭窄了，而且早已丢了它一路的碧蓝。颜色由土绿而姜黄起来。但是像大石块般向着船身堆来的浪涛已看不到了，油平温柔的水上，还飘扬着许多片斜剪的白帆，颠簸着，喊嚷着，向前浮去。小汽船哗哗扫着水，撒娇地冲钻。舢板便像蜗牛一样凭了船家臂力缓缓地爬。天边有黑的煤烟野猪似地紧紧追赶着绵羊形状的白色云朵。南岸，衬了跑着猪羊的晴朗天空，正是一脉相连的巉峦，而且我还认出那座中峰突起作扇面形状的蜈蚣岭来了。峰巅虽算不得高峨，但险峻暗昧得却有些像泰初的洪荒。遥遥布在北岸的，正是一片现代文明：齐剪的绿丛，耸矗的建筑，烟囱，水塔，岭东的唯一商埠。

是示威呢，还是为奋兴三天来不曾见到陆地的旅客，我们的船悠长地吼啸了一声；随着，对岸山谷响起了清脆辽远的回应，沉痛有如一个中年人的叹息。

我再也奈不住了。我的心房为当前景色而涨大。（我相信我的嘴是阔张着的），我扑近船栏，运输缆索钢锚的起重机辘辘地震响了，那直像是绞起我的神经。躺在我面前的江不是依然那么默默地向着大海滚滚注流吗？当年，它载过我不会再有了的欢欣；也载过一颗粉碎了的心。除了天晴天阴，它却永是那么淡漠宽大。如今，它仍是毫无表情地迎接着这个伤感的老友了。

“不仁的自然呵！”我几乎想这样向它嚷，向它抗议了，但冷酷的江像是不暇顾睬我，一个漂在它上面的渺小生物，江水却正忙着以同样的沉默推动着惯走南北洋的大火轮，和七尺小舢板。——那些小舢板上谁知载的又是什么颜色的心情！只要人年轻，血管跳得欢，那种甜蜜的苦恼终归是少不掉的。呵，五年前——

五年是一个悠长的日子，我来不及盘算。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哪里嚶嚶钻出这么个尖细声音？即刻，这串字落在记忆里一条丝手绢上面去了。）

我又看见了高踞着的海关大钟，那个曾经凭了它那缓慢指针拨动过我的心弦的魔怪。（也是个无愁的家伙！）我甚而看到码头上熙熙攘攘的，巴望由这只轮船捞碗饭吃的人们了，宽边的笠帽下，个个睁大了一双饥饿的眼睛直直鹄立着。但我不敢多向南岸瞭一眼。照临在高高一轮黄澄刺目的太阳之下，不正是我的梦之谷吗？我直可以凭冥想去抚摸那巉岩上的青苔了……

（不吧，如果青苔上发见了一个并坐的痕迹——）

我无法抑制地陷入了一种痛苦的回忆。我想起当那丛山峦为月色染成银灰色的时候。

猛然，水上有一只铁钩向我鼻尖砍来。我急忙闪开了身，钩子搭住了船栏。跟着，一只颠簸在飞浪里的小船站着五六条栗色脊梁的汉子，吃力地红涨了脸，肩头各背了草鞋和扁担，顺序沿了钩下的竹竿猴子般向甲板爬来。青的筋，和紫色的肉纹鼓起蠕动着，历历可数。

我肃然躲在一旁，（正如我的回忆即刻退闪一样。）守着他们怎样采了毛毛虫的姿势拱着腰，怎样咧着嘴抓那最后的一把。当那只毛茸茸的腿迈过铁栏时，成功的愉快焕然照在他们的脸上了。然后，咂着舌头，把肩上的草鞋卸下，套在跣赤着的脚上，走向舱面“作生意”去了。

当我认出最后的一个是位年纪足有五六十的老者（可是同样的愉快布满他那皱纹的汗涔涔的脸）时，我在大自然的面前俯首

“哎呀哩？”（阔别五年的熟稔声音又听到了。而且第一个人是他！）老者喘着气迈过铁栏，也许为了我太过注视他了，才张开牙齿残缺的口，问我要不要他替我背行李。他掬了一脸笑来兜我这笔小生意。

（“老伯伯，我带来的行李是谁也负不动的呀！”我暗自这样说。）

然而，我对他招了手。

这时，船身已如螃蟹似地横着移动了。我顾不得看抛锚的壮观，顾不得耳边老脚行的絮絮，却尽倚了船栏，呆呆地向着码头呆望。我只觉得我和眼前那片陆地是一瞬间，一寸寸地贴近了，那片土地似还是软滩滩的充满了温情的，向我层层拥来。隔在码头与船身之间，时刻缩窄着的水都咯咯地为这想不到的重聚而笑了。我怎能奈得住！

摘下白盔，我狂热地向岸上挥动着，汗珠簌簌地滴了下来。

船算是贴了岸。

——阿烟，阿烟——

人丛中，钻出一个声音，一个熟稔而又生疏了的名字，并有一块白手绢迎着我的视线挥来。

我还辨认得出一个人来了，一个穿了整齐西装的青年，仰了头，向我嚷着。

我即刻张了双臂向他大声招呼着！他撑了把黑绸汗伞，遮在伞荫下笑嘻嘻立着的一位妇人正是他的母亲，在一种广泛的意义上，也可说是我的母亲了。

（呵，他们真地来接了，我们又在这船与岸之间看见了。）

她热情地向我扬着臂嚷着：

“王来宗套团勒！”（我们来船头看你吧！）

恶作剧的船，过于谨慎的船主呵，单单在这神经绷紧的际，像是有意拓延这紧张局面，却不快快放下扶梯，把我们打发上岸，尽害我们一边俯身，一边仰首，焦灼地嚷着“寒暄。”彼此看得见五官，却数不清各人脸上的皱纹。

这时，一个性急或事急的旅客，竟攀了船栏，冒险跃到码头上去了。

——乡土的魅力呵，勇敢的游子。

心下赞扬着那个急性人，我也奈不住了，把行李嘱托给老者，自己想先跃了下去——

一条腿还不曾迈过去，“母亲”早已连声嚷着“埋哪！”（不要呵）制止了。

为了顺从一位多年不见的长者，我又缩回了腿，用一个滑稽演员或顽童的表情逗她笑得向她儿子的肩头倚来。

扶梯终于在众人争先恐后的拥挤下，为十个壮汉哼咳地抬到路口筑成一座“回家”的桥，我和老者平分了两件小行李，匆匆抢上了岸。

脚踏到陆地，我才觉出点眩晕。是神经的亢奋呢，还是太阳晒的我浑身发起烧来？

“呵，五年了，整整，不，差十多天五年了！”我和庆云互相抓紧了手，无限感慨地唏嘘着，一面端详着彼此的面庞，像是想试着由那上面读出点什么似的。个子细长，颧骨微高的他，先后做了丈夫和爸爸，却还是那么从容

安详。虽是暑天，黑领结依然打得很紧，规规矩矩，永远把生活当成一门刻板功课。

“阿烟，阿烟，路上风大吗？你热了吧？”母亲为我殷殷地擦着额间的汗，并把她手里的汗伞举到我的头上，替我遮掩太阳。“阿云接到你的快信喜欢得不像样子。他举着信在楼下就嚷，‘阿娘，阿娘，烟哥要来了。’我真不信，可是，我为你祈祷了神，保佑你一路上平安。我也为你买下芋头了，叫阿云的妻给你煮芋粥。你还记得吗，你爱吃的——”

她絮絮地说着。老实说，我没有听得完全，虽然我点着头。我只想倒在她的怀里，一个曾承受并抚着过我的悲哀的地方。我不只是头晕，到这时我才明白有一个苗条影子我始终不曾忘掉。我尽向四下张望。

（是不是在这个码头，我丢掉她的呢？）

还是庆云雇好了车，一把将我推上车去的。一看，我那两件行李已分卧在他们脚下了。

这时，一只干瘦的手由我车篷后面伸来。

啊哟，老伯伯，对不住，我竟忘记了。我尽顾背负我另外的行李，也重得很呢。

付了脚力钱，我便坐在一辆破旧然而飞快的洋车上，又在一条溢满了波罗蜜香的海滨奔驰了。车把头上是拴了一只小铃铛（在没有骆驼队走过的南国，车夫只求省喉咙，对这种设备是不大忌讳的。）人群愈簇密，他摇得愈响。于是使得一条很窄的街上，喧哗热闹有如一窝蜜蜂。

码头上正挤着卖烟卷的，卖白果的。孩子用脑皮顶了一盘香蕉和新上市的杨桃向着苦力兜卖，肩伏如一串放逐到西伯利亚的流犯，脖梗上各压了一口袋米，由高大的栈房喘着气向着码头扛去。

拐过临海的邮政局，我又听见清脆的木屐声了，且看到一对对红润的健康脚。

你信不信，我还是初次看见女人的脚，而且，这么白嫩，这么美！

胡扯，胡扯，胡扯！不准你摸！

真的，北方女人把脚裹成粽子，用比苇叶还厚的布。

以后见你这种男人时，我也得用厚布裹起来了。

（于是，我们挤在一边咯咯憨笑起来。）

“阿烟，阿烟，”声音来得有点像儿时母亲的叫魂，马杓邦邦敲在门扇上。我猛然由甜馨的幻象里堕下，茫然地打了个寒噤。

回过头去，母亲正望空指着前面街角一座小白楼，楼窗敞开，似乎还有一个少妇向我们招手，抱在她怀里的婴孩，也在向我们扬着小胳膊。

五年的日子庆云没白度，他经营出一个白色的家了。

好容易爬上了那又窄又陡的楼梯，一露头，一个妇人正在楼口微笑地迎接着我们。我直觉地知道她是云的妻，正如她预先知道来客是谁一样。虽是初面，两年前他们结婚时的照片我是看过的。但如今立在我眼前的，却是蜕了少女那层嫩壳，变成一个干练的母亲见过面后，她慌忙地把叫着“爸”的孩子交给庆云，一直跑进闷热的厨房里去了，很久时候，锅杓的响声代替了她的存在。

坐在桌边，我冒着汗吃起那热腾腾然而是我梦想许久了的芋粥，环绕我的是火团似的一家。庆云脸上浮满了微笑，逗着他那小芸，菜摆满了那张红木小圆桌，亏了他们记得我喜欢的那些土物，朱色的海蟹呀，蚝呀，绿得透

明的豆荚呀，都重新和我见面了。这个盛宴对我不啻一课五年前在这岛上流浪生活的温习。

云抱了孩子，很满足地述说着他的按部就班的“五年”。凭了日夜的攻读和一封洋人的荐书，他终于考进了海关的内勤班。桌边的无线电，墙上挂的曼德琳，和母亲夸说的他最近得了一份储蓄会的小彩，这些统统说明了他已有了个丰衣足食的收入。每天他去海关很忠实地办六小时的公，回家，在老小的欢笑中，他闲逸地弹起“小夜曲”。看着桌边他那一堆流行电影歌谱，我第一次懂了爵士音乐在现代的必然性。

“吃吧，阿烟，多多的！”母亲这样催着。

为了那么多只眼睛在巴望着我，我侧过头来特别细腻地咀嚼了，我甚能觉出那片青菜，那片肉正和那颗牙齿磨擦着。这么嚼着，我发见平日那种“狼吞”起码抹杀了一半味道，丢失的也许正是那种近于神韵的精华。

看我吃得这么有趣，母亲高兴了。她随手为我指点着：这米粉是沙丘来的，名气很大呵，这是本地土产，这腊鸭是岷由省城寄来的——

“岷？”我把筷箸悬在那盘腊鸭上面，愕然地自语着。

“是呀，岷，你忘记她了吗？”云有些逗弄可又像是抱不平地提醒着我。其实，这是不必需的。我哪里会忘记一个那么完全那么好的女人！而且人家还对我那么体贴过。由母亲忙自壁上摘下来的像片，我认出她依然是那么庄重，端正，令人看了油然起敬。虽然在省城里读书穿着比以前时髦多了，且还热情地把手搭在身畔一个女同学的肩上，但夹在那么多一簇女子中，还掩不住她严肃的心性。

“她还差两年就在岭南毕业了。”母亲的眼睛里焕发了希望的光采。虽然不是她亲生的，这却是她培养起来最得意的一株小树。“你比她高三级，对不？看，你们全快成博士了，你记得你给她起的外号吗？女博士！女博士暑假贪着和同学去连江开夏令会，也不回家看看姑姑了！我想——”她真地看看我，又仰了头去想。“如果她知道你忽然跳来，她一定会赶回来的——。”

和以前一样，我又有些窘住了。我低下了头。

“真的，烟哥这回来是因公还是来玩玩？”云打着他的显然很进步了的国语问我，也许是为岔开她母亲的话。他告诉我，如果是玩的话，这地方已比从前阔多了。为了和沿海另一个商埠的中山公园拼赛考究而发的“公园建设奖券”已卖到第十几期了。马路也比从前宽大，而且，一家新开的百货公司还以九层建筑打破七层的固有记录呢。每天必有许多人挤着去坐那电梯。

我为他说得有些茫然了，我的心似乎没有着落。四天来，我是整个地为过去那影子所吞没了，我没有旅人的好奇，遥遥地时刻似有回忆的轻盈而频繁的足音在召唤我。

“你还没有忘了一个人？”云看出我的呆痴神气，这样脱口指破了。曾参与其事的他，有理由抽这个结论。他的母亲却急忙对他做了个“勿哩”的眼色，弄得那个娶过才一年的云嫂倒茫然纳起闷来。我只在嘴角皱出一个无意义的微笑。

五年来，连我自己也不相信我还记得那个人了。她的像貌对我已朦胧如黎明的一片失了澄黄光芒的白色弯月。而且，在这日子中，我又见过并接近过多少灿烂的太阳了，无论在哪方面，光芒原都足以把那影子照净的，然而只要太阳一沉落，那面淡淡的弯月似乎从没有移动，又远远地挂在那里了，惨白正如我最后看见她时的面色。

人的心果如一面摄影的胶版吗？初恋纵使一瞬，而且是盲茫的一瞬，却永恒地镌上了一道影子。

我耳边好像感到热的呼吸，呵，也许她又在山谷里打着唿哨了。

只有我听得见的唿哨呀。

于是，我又戴上白盔，站起身来。

“勒克底告？”（你去哪里）母亲挽住了我的手。由她眼睛里，我读出慈祥的关切。她想知道我许多事情，我明白，刚下船到家就跑，对她自是不大说得下去。

“有点东西送给卢校长，是朋友托的，说是一到马上送去。”这样说着，并随便由箱里取了个包袱，我匆匆下楼了。

她还扶着楼梯口，频频嘱咐我早点回来。

呵，我又欺骗了这个好心肠的人。

夹了包袱，站在关前码头的石阶上，我好像站在现实的“后门”槛了。器嚷在背后的，是一个经过五年“建设”，面目已新了的繁荣市埠，我的心却跨过脚下喷卷着白花的江，轻踩着蜈蚣岭的萦纡曲径，以缠绵欲绝的情绪，徘徊在那梦之谷了。

擦着江面吹来的微风拂着我的衣襟，拂着我的脸。时间和空间在我心里钻动如一只篆蜗，旋旋转转令人不摸头尾。

“人就应该被天地这么戏弄着吗？”我想这样嚷了出来，但有什么用呢，如果头上的天依然那么蓝着，滔滔的江水闪着灿烂的阳光依然向东流着，人，无论老幼男女，航在海上的，走在陆地上的，为了生存依然各司其业地活着！

我终于迈上了一只舢板，稍稍迟疑一下，还是坐在船中腰那块为两个人预备的椅垫上了。

又是五年前了，唉，为什么“现在”对我反离得遥远了呢！眼前明明是晴朗好天气，除了船头老妇人摇橹时有些波动，船可说是平稳地托在大地的掌心里了。然而我的心却响往于五年前在暴风雨下一次的过海，倒也正是面前这片水上。

天落着雨，海咆哮着。我撑了把伞，孤零零地立在岸上。海滨静寂湿淋得如一条朽木，只有一只舢板很可怜地靠着码头，周身为浪涛击得东西摇摆，不能自持，连系在木柱上的缆绳都吱吱作响。我踏着水，走近前去，压着伞上和篷顶哗哗的雨声嚷着：“喂，渡海不渡？多给钱！”我连连喊了三声，棕篷里才扎出一只脑袋。雨水压不住我的希望，我即刻高了兴。

“这般天气渡不得呵！”他对我还嚷着。

我不甘心。我知道那瓶药对她多么重要，我索性跃身跳上了那湿淋淋的船板。

“钱多给，随你便，还不成？”

“不是那样讲法。这海我渡了三十多年，我比你知它。”“不行，我事情急！”我甚而跺起脚来。

也许是那数目，也许是我那恳切的固执撼动了他的心。终于他还是哆哆嗦嗦地解下了船缆，用一种“等下你看”的赌咒神气，揉着那通红的酒糟鼻子看了我一眼，才冒着高耸凶猛的浪峦冲去。浪涛如豺狼似地，起初在篷外呼啸着，终是钻进舱里来了。船身不止颠簸，有时直立得几乎翻了底。

我吓得呼吸都不能，双手紧握了般篷的木架，心里却连连念诵着那药的名字，如一符咒。风呼呼地上下铲着船身，浪头迎面砸来像巨拳。隔了船篷

缝隙，看见时有贪热闹的鱼儿，在纷纷雨点的水面上盘旋，任脊背承受那种细碎击打。

“它们也是爱着哪。”紧张的心还冒了个感触，恍惚地。

这时船已航到海中心，浪是愈滚愈凶。

“你会溺水吗？”那双手紧紧勒了帆绳，正支配着我的生命去处的船主扬声问我。

我惨白地摇着头，心下却暗暗自慰着：

“但是我会死呢。”

我没有死，五年后，我又坐在这舢板上，孤身一人来这儿凭吊。想起这个，我黯然笑了。

江，如所有的江河，脾气暴躁起来虽汹势滔滔，但像当前这种温柔晴朗，也即刻讨人喜爱。

这时，一只金甲虫似的电船杜杜叫着，由我们船旁驰过，尾巴冒着白烟，一迳开往上流去了。虽然仅是个小家伙，也在水面压出左右两道不浅的波浪，害得我们这只和附近的小船遭受一阵颤动。

“一定是开潮阳的。”望了它的雄劲背影，和水尽头的一带远山，（那里，等我有个五年的故事讲给你。）我心里暗自咕叽着。

其实，我是思想着那突如其来的波动。

我仰头茫然地看看寥廓的蓝天，天边正游了一程鳞形的白云。我不明白这些和我究竟有什么关系。

“先生，”摇着橹的船家喊我。“是靠码头还是靠鲤鱼石呵？”

这么快！呃，我的眼前已遮蔽一丛扇形的青山了。卧在沙滩上的鲤鱼石我也看到了，我忘不了它的。还有，那些油绿的鸡爪蓝。

“靠码头吧！”我答应了他，因为鲤鱼石太偏东了，我是要沿了海滨走一程，而且，总归得由它身畔经过的。

我又攀着小钢梯，登上这伸入海水的窄长码头了。在我，这直是梦境的码头呵！我为一种沉重思想压得肩背都有些酸痛了，看看照在沙滩上自己的黑影，心里溢出一一种无从描述的感慨。

我举目四瞩，广漠的沙滩上面，露着潮水退落时的斑纹，迎着阳光，颗颗卵石闪亮如星星。一只漏了底的划子翻朝了天，几个补船匠正提了油桶，骑在船底上修补着。作为海关洋职员住宅的杏黄色洋楼仍然幽静森严如一座帝王行宫，上了巨锁的铁门里，我猜一定还卧了那只长耳狼犬，楼顶上飘荡着那面大英国旗。

蜈蚣岭也依然环抱着江作扇面形，正如应景的年画，眼前这扇面上画的正是五年前我的一场梦。即使有一天我坐了监，囚在一座漆黑的地窟里，我也仍能背诵，甚而嗅到这扇面上的每个存在。如今，我便是投身在这扇面里，摸着扇上的一石一木，凭吊着我的那个破灭了的梦。

仅仅那小钢梯，我便可以摹出至少三幅悲喜不同的图画。我永不能忘记梯下的浪涛曾怎样在她脚前翻滚如一匹白毛的雄狮，海风吹拂着她那飘飘然的发丝，鬓角下面便露出那块红痣来了，上面我不知曾烙了多少热烈的印子。她扬高了臂，对我不停地摇。小船上的我摇手以外，还尽担心她脚下那匹白毛狮子，直到一只停泊在海心的庞大火轮残酷地割断了我们的视线——

我转过身来，立在那只破船旁边，看油匠用粗大刷子耐性地填抹着船底的漏缝。

（我究竟是不是一只破漏了的船呢？）

这样践踏着自己的影子，我又缓缓向蜈蚣山脚移步了。担肩的赤脚汉子，提了竹篮渡海的老婆婆，还有三五成群的男女学生，各挟了颜色鲜艳夺目的游泳衣，擦着我的肩头，说说笑笑向着码头走去了。我没有留心他们，正如他们不会注意到这样一个挟了个糊涂包袱，踽踽独行的我，一个在现实中暂时僵死过去了的回忆者。但冥冥中，我却嗅到衰老，劳动，贫穷，青春，各种不同的味道，散布在他们的谈笑中。

码头窄路的尽头便是海滨了。我沿了那洋灰的堤，默默向前走着。我头热得有些发昏了，我想赶到山谷去歇歇脚。

迎头，拦住我的去路的，正是那棵硕大的苦奈树，在“情窦”上，它对我不啻亚当的“智慧树”。在它凉沁的遮荫下，我学会了怎样幸福，如今，正像悟了禅的释迦，我明白原来它同时也教给了我怎样苦恼。这个对往事毫无记忆的师傅，却依然摇摆着那簇厚而且油绿的阔叶，如一个野蛮妇人那么地炫耀着她浑身的装饰。

我以莫可奈何的心情凑近前去，伸手探摸它那粗壮树干，我们当年的“独柱”。

呵，我摸到什么了！一窝蒲虫寄生在树干一片挖深了的地方。也许借了回忆，我竟一眼认出那是一片手刻的字迹来了，而且是两个人的名字呢。那个“燕”字似乎已为野禽啄得看不清，早已成为蒲虫的大厦了，下面那个“盈”字也只残缺地留下一点痕迹了。我回过身去想找什么把它填上，终于又不忍拆毁蒲虫的家。它们也需要一个栖身的地方呵，让它们就在那块枯死的痕迹上生存着罢。

呵，青春期的“海誓山盟”！一棵木本植物比那个长寿多多了。我带些羞愧望着那棵苦奈树。它仿佛讽刺地依然轻摆着油绿的阔叶，但是我没有勇气坐下来。我索性把那只包袱背在肩头了，这样我才像一个虔诚的朝香者，负了一肩伤感的祭品，向着梦之谷踱去了。

一阵沉滞而隆大的鸣声发自道旁几块没有了屋顶的残墙，我记起五年前坐在山顶上，她曾指了山脚这片废址告诉我，说这是廿年前一阵暴风雨留下的痕迹。她用手和灵活的眉眼比着，说顷刻之间，飓风袭来，雷鸣浪吼，连海里停泊的轮船都倾覆了，直像天地末日，海滨近千居民和整片建筑尽数卷到海里去了，这还是仅余的残迹哪。

这时，两个赤着脚，把裤管高高挽起的孩子正用竹竿垂在残墙角的乱草里，似在钓着什么，神色极为专注。当我蹑着脚凑近前去时，那个大点的便对我扬了一个制止的手势，并低声告我——“蛙！”

——廿年前风雨害了人，五年前她害了我，你们干么一定又要下手害这蛙呢，这仲夏夜里少不得的乐器！

这样对自己嚅囁着，我又向前踱去了。

我走到了鲤鱼石的跟前。这在海里拱腰突起的巨大怪石，一向是被我想成一只雄健的猛兽的，如今却像一个垂暮的老人那么瘫卧着了。

为了怕遇到熟人，搅了我这场昼梦，我不走山门正道，却沿了山脚转向玉塘。看哪，眼前什么也不曾变：壮实的榕树还那么忠厚地掬着长须，马鞍树则嘘着淡粉小髯，把宽大的影子铺在碎石小道上，阴凉得使人直不信身在南国。残破的山墙上顽皮地露着嫣红的凌霄花，时有不知名的野禽，翘趾在橄榄树的桠枝间，啾啾地絮说着澳大利亚风光的回忆。嶙峋的断石，斑驳地

嵌了经年的苔藓，苍老得和树干的颜色没有了界限。松鼠警闪着贼亮的眼睛，四处蹿跳，蚯蚓则沿了石缝缓缓穿走。道旁山沟，流春涓涓泉水，且有笋皮椰壳一类垃圾，顺流而下。这是来自上面，五年前我举过一阵教鞭的地方呵。

这么溯源地思索着，我向上拔着脚。我忽而看到妇女师范的后院了。

如果落雨，那片芭蕉林还那么有旋律地响吗？

当芭蕉叶响时，还有人淌下两行孤儿的热泪来吗？

呵，苦命的傻孩子，自以为离开我便幸福，但愿五年来，是幸福着哪。

又走近大道了，前面木屐碰在山道上的清脆声音响亮地传来了，我甚而看见了几个穿着竹标褂青裙的影子了，还是穿着那种制服呀。我急忙穿过一丛木瓜树，转身走进了一片芭蕉地。踏着那松软的土岗，遥遥地我望到了玉塘，池面闪亮如一面水银镜。我又想起五年前那些黄昏，我坐在水滨为一个女孩子吹口琴的事，觉得好笑起来。那宗时刻不离身的玲珑乐器，五年来我不但不再染指，且竟成为我最讨厌的声音了。说是“趣味低”，其实，如果那个高兴听的人再把腿双双垂在池畔上坡上，鼓起红红的嘴巴说“呐，吹一个呀，你吹个 Long Long Ago 我听”时，我准备把我的嘴巴吹破了的。

Do you remember the path where we met ,

long , long ago , long , long ago .

Ah , yes , you told me you ne ' er would forget ,

long , long ago , long ago——

五年前，这歌曾经是怎样一个密誓呵，如今，口琴虽在箱底生了锈，可比那些密誓长寿多多了！

芭蕉地近旁是校产之一的果树园了。我又嗅着了柠檬香，且看棕树槟榔树高高插入蓝天如把万年伞了。倾听着树叶的哗哗响动，我忆起哥西马尼园的夜晚。是不是一个十字架已扛在我的背上了呢？承受着记忆和感伤的折磨，我是，在赎偿着少年时代一笔荒唐浪漫的孽债哪。

沿了玉塘，那个在我幼时想象中的雷梦湖（月色下泛着三角形的雪白帆船），我登上了崎岖的山路。炽热的太阳照得我发昏，然而我歇不下腿来。只有昏晕着我能缚住回忆的脚，迈出肉脚呵。进到荫凉，即刻歌声，唢哨，低语，什么都随着涌起来了。我带的包袱很小，我还有一程辽远的路。我咬住牙，一面擦着额间的汗珠，一面仰首望着山顶，我要爬到那里。为了什么呢？我得把自己累成一滩没有了记忆的泥。

于是，红涨了脸，跳着山沟里的乱石，我走进了梦之谷。临海的那面壁立着峻峭的山石，拳出种种奇怪姿样。许多块我是分外熟识的，我还记得土人叫它们的名字。许多年来我奇怪着：为什么石头都有生成板平的，就方便地铺在脚下，任人无怜惜地践踏，形状奇特的蛤蟆石便悬在山腰，常年有人迢迢地到它跟前去抚摸，它却昂然不理呢？我默默地咒咀着天地这个悬殊。

南边是一片依了山洼形势种的稻田，绿的稻叶上绉出粼粼的波纹。一阵细锐的声音扭扭传来，田塍一架水车上面，正有三四少女以极融契的旋律舞蹈着她们的赤脚。太阳照红了她们的脸如朵朵熟菊。我没有留心她们哼着的歌调，也忘记听她们脚下是不是有池水绞起震响如细碎银块。我的心是整个

LongLongAgo：很久很久以前。是这段英文歌的歌名。

这段英文歌的意思是：你还记得我们相遇的那条小路/很久，很久以前/是啊，你说你永远不会忘记/很久，很久以前。

地为她们那印在稻田上的影子摄去了。——唉，又是五年前的事了，我们挽着臂，并肩立在田旁，正是对着那双影子出神！风轻拂着稻叶，水畦里映着天心碎云，多么合谐的一幅图案呵！还说如果拍了下来一定成世界摄影杰作呢，于是我们信手掷着石卵，听山谷里鞭梢那么尖锐的回音，斟酌起那杰作的题名来了。

永远不能完成了的杰作呵！

听哪，是谁以这么低哑沉痛的鸣声诉说着我的悲哀呢？山坡上正有一只长犄角大水牯，垂搭着粗壮脖颈，蹒跚地向山脚青草肥沃地方踱着。我好像看见了这畜牲一对呆板沉滞的充满了忧郁的眼睛，那是我的眼睛。即刻，我又听到邻山也那么悲壮地鸣叫起来，摸不清是谷音还是它的同类。

我尽自低垂了头，沿了山道默默走着。汗珠坠到山石上，如朵朵残花。蒲公英一类野草在我的裤管上扎满了荆棘。我走近一座坟墓，靠着那经历多年风雨生了古绿苔痕的墓石，坐了下来。我的心空得如张白纸，又乱得像一团茧。我以茫然的心情读着埋年的墓迹。默念着“显考”的陈旧字迹，我俯身拔着裤管上的荆棘。

怎样拔出我心上更多的荆棘呢！

硕大的木棉摆着肥润的叶。它那鱼灰色的粗壮树干，配和着盛开的红花，永使我想到儿时玩耍的“贡象”，灰色的魁梧身躯上，缀了点点红绸彩。在山中那么些草木中，它和那棵苦奈树最为我钟爱。因之，它也有机缘看见，或者说掩护过我们许多次的幽会。

然而，我不能在这种地方继续停留下去了。回忆已把我永远疾迅跳动的心滞缓了，枯老了，像是生命已到了迟暮，正如那向着西方远山沉落去的太阳。墓地的死寂氛围，这人生的归宿，几乎要把我整个赶入另一世界。我拾起包袱，掸掸衣襟的土，向前移步了。

于是，在纾闷的牛鸣和那像是唱着俚曲的水车声中，我沿着山坡，一直奔向山顶走来。越过蛤蟆石，我终于望到顶峰了，那揽有一片江山景色的尖尖地方。当我用力抓着那块鳄鱼石下的一把七星草，狠力一按，钻出头来时，呵！江豁然展在我的面前了，灰蓝如一个银色的梦。后山脚是一片嫩绿的稻田，几只棕黄色的水牯正低了脖颈，啃着山坡上的青草。

入骨的疲倦哪！回忆的灰烬这时果然灭净了。我凝看那块庞大黑石，愕呆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用无神的眸子瞅着自己的亲手足，一种异样的陌生隔离了我们。我不承认是它，然而却踌躇良久，才靠着边坐下去。

为什么坐呢！凉爽可以消暑，也可以扇起残余的灰烬呀！空间的高峻供给一个伤感者的却是过去的时间的鸟瞰。我好像吸着一鼻古怪气息。看哪，五年前生活的路牌，不是全昭然摆在眼前了么：这块密丛丛的海滨是我初次登岸的码头，（这时似乎正靠着一只野鸡货船。）那片绿绿地方是我生平第一遭邂逅了一个美丽的梦的山谷——从那时起，我懂得了世上还有幸福。然而刚一懂得，我便被幸福无慈地遗弃了。不正是沿了这条银亮亮的江水，我狼狽地追寻一个失了踪的灵魂吗？

是的，我终于找到了她，在一个微雨凄迷的黄昏。我一把抓住的是一具依然美丽，虽然苍白青瘦了的骷髅——然而那灵魂却一去不返了。但我还不放手，我牢牢地抓住那骷髅，抚摸它，疼爱它，依如往日在梦之谷里。

一个转身，便是在那块密丛丛的地方，你看见了吗？连那骷髅竟也永远地离开我了。

于是，沿了浩荡的生命河流，我又追寻着梦了。

——一个沉默的旅伴

七年前，一个微雨凄迷的清早，我握紧一个好心肠人的食指，像一匹爬行于骆驼脊背上的蚂蚁，为一只轮船载到这个辽远的“海角”来了。

船进港后，沉痛地长啸一声，那像是替我的过去做了一个爽快的叹息。伏在船栏上，我呼吸到清新的“海味”了，有点腥，有点咸，也有点沁凉得使我愉快。我看见海边成帮的渔船，桅竿尖头迎风高高挑起一面面小红旗。也看见了两岸那片朦胧的陆地，绿的树丛，灰色的屋脊，依稀像是还有生物在蠕动着。

怀了莫大热望，我使用面前这点简单的原料织起一个新奇绮丽的梦了。躺在我脚前的，将是怎样一份生涯呢？这里也有凶狠的毒手么？我茫然地顺着甲板上那些伸出来的手臂，遥遥看到了一个市区的设备：水塔，高楼，火警瞭望台。终于船奔向一座有着钟楼的硕大建筑物驶去了。

“渊，快到了吗？”我仰起头来问身边的旅伴：那个好心肠人。兴奋使我碎嘴了，明明看到眼前的一片，却多余地麻烦他来肯定这个已然的事实。

“哼——”多么冷淡的回答呵！一路，在他脸上我寻不到喜悦。如今，船漂到他家的门槛，他那两道浓重的眉毛，反而更紧蹙了些。南方初冬的风微凉地吹着我们。个子魁伟的他，这时迎风呆立着，向着远山发怔，面容有似古代塑像那般庄严肃穆。

我缩回头去，咬住嘴唇，深深地后悔起适才过分的兴味。我想着在上海候船时他的焦躁，我想着由古城上车的前夜，他那么大一个人竟把自己用被厚厚包起，我坐在床沿上，守着桌上那份恶作剧的电报。我没敢打开，却尽自莫明其妙地听着他抽噎。直到黄昏，他睁大红肿的眼睛问我：“同他们拼你还不是时候。我带你走干不干？他说你投错了胎有理。贫非罪，贫可得受罪。你想法混到南洋，那里有许多人发财。有了钱，你再看看世界的颜色。”他的话即刻打动了。我点了一个茫然的头，然而七天后，我便由海棠叶的尾漂到这块梢部了。

“对你，这趟路，也许是个光明的将来；对我，却多半是过去了！”

他把脸深深地埋在大氅领里，这样吞吞吐吐地嚅囁着。我没有听懂，但由他那呆呆的眼神，我已领到一股沉重的感觉。我明白对一个沮丧的人，没有比另一个人的愉快再残酷的了。当前，于我那且还是负义呢。

船贴近码头了，我们为许多衣服上缝了字号的旅馆招来人包围起来，他们都吉里古鲁说着我全然不懂的语言，各个用极热烈的声调，指点着举在手里的那张印了旅馆图象的彩色广告，直到朋友不加选择地接过其中的一张，其余的才似甘心又似失望地闭住了嘴，掉身奔向别的旅客去了。

随了那个穿着黑坎肩的汉子，我们沿着一道木桥，走上码头。我脚下很轻很轻地踏着这块“新大陆”——我生命里的新大陆呵！轻得像是试探着握一个陌生人的手。这就是那个辽远的地方了吗？我几乎不相信！然而我嗅到的“街香”里再没有了熟稔的果食如栗子白菽。我抖抖身上的蓝大褂，拙笨得多么和这海港的明朗风光不和谐呵？更给我以热带感觉的是身上的棉袄穿不住了。

下了码头，那个穿黑坎肩的向远处打了一个呼哨，一部备就的敞篷马车

就冲开人群，踱到我们面前了。他恭谨地开开车门，对朋友吉里古鲁说了一“串”话后，就扣上车门，返身向轮船的方向奔去

马车是沿着海滨前进。金属的马蹄细碎而有节奏地踩着湿淋淋的石子路，敲出清脆又稍带些忧郁的响声，我的脸上也染着细碎的雨点了。海滨这时正挤着许多赤脚张着油纸伞的人，黑的伞幌动如一片浮萍，浮萍下面是一片生命的喧哗：尖锐的争吵，和皮肉小鼓般清脆的木屐声。我兴奋得恨不伸出胳膊向他们嚷：

——喂，热带的同类，一个由沙漠来的人到了！

然而记起身边那个沉默的旅伴，我尽全力捺住那想扬起的眉毛，想开花的嘴角，欢喜如一群热毛毛虫在我浑身爬动。我却只屏了急促的呼吸，稳稳坐在那里。我只被动地任海滨那片生命的喧哗势如破竹地通过我的心灵，任外在的“现象”如手指，拨动我这只溢满了回响的“多弦琴”。

侧过脸去，我望到弥漫在海上那片残余的晨雾了，朦胧的灰色里，隔海还隐隐露出一带黑乌乌的山影。抬头，比阴翳的天空更闷人的，是那个坐在我前面高踞着的御者。他那挺直的腰身，和披在上面的那件棕毛蓑衣的暗影都怎样像命运一般地占据着一个不易移动的位置呵！

我有些战栗了。一阵冷风，对于面前这黑影我起了近于神话的联想。

鞭梢一抽，马车拐进一条很窄而且回折的弄同里去了。一倏忽，又走进一条街。马蹄渐渐缓慢下来，在一座小楼前面，它索性戛然而停了下来。

我们下了马车，走进那个“奉贤旅社”去了。

多么湫窄的楼梯呵，而且潮阴阴的真是怕人。我只抓紧了那个粗竹筒的扶梯，几乎是闭着眼睛踩着脚下的木板。

朋友进了房，点完行李，连把脸都顾不得擦：

“我的家还在乡下，我去打个长途电话就来。”

这样说着，他便扣上帽子，仓促地走出去了。我追到门槛，却只能替他数那窄小阴暗的楼梯，听他登登踏着沉重的脚步，直到连脚步声都没有了，寂寞便如个妖魔一闪身钻进了我的心。

坐在那个铺了红毡子的床沿上，面对着窗外一片阴天，我开始感到怅惘了。我的头忽然眩晕，在陆地上我却患起“海病”来了。更糟的，那个被我痛咒咀过的“家乡”，这时却以一片高厚黑黑的古城角楼的魑影涌现在我的记忆中了。忘记了那三双掐我弱小脖颈的大手，忘记了那封被胖罗锤拆开了的信，忘记了一切委屈愤怒，我的心为一腔酸酸的乡思糊住了。眼角且有一滩热泪淌了下来。我轻摀着自己的额。“真地就想了家吗？”不，不，我只是有一颗没着落的心，我走进了一个太陌生的世界。

忽然，门呀地开了，拐拐地踱进的是我那个沉默的旅伴。这时他可不再沉默了。他用双手捧着脸，随了呜呜的声音，有大颗的泪簌簌地顺着他指节缝坠下。

他一头倒在那块红毡上，我的手摸着的已是一条颤抖着的身子了。

没出息呵，本来是想慰抚他的，或者至少问问他的遭遇到底是什么，我却倚了他硕大的身躯，用眼泪染湿了他的衣裳。

（也许是因为在船上太贪看海了吧，我哭着哭着，竟睡熟了。记不清曾梦了些什么，醒来我却在一床有些鸦片气味的水绿色绸被下面发见了自己。）

朋友像一个多愁的慈母，这时正坐在床头守着我。

我忘记了身子是躺在地球那一角，我只看到窗外的天色已经昏暗下来。

天似乎晴过，太阳却落下去了。

朋友拉着我的手，抽咽着说：

“我也是没有妈的孩子了！”

二那只委屈的笛

和许多人一样，我也有过一些不能遗忘的夜晚。我忘不掉十二年前送母亲棺材入穴的归途，我忘不掉那挤塞了十八个囚犯的碎砖炕。在那些夜晚里，我都不曾合眼，然而盘桓在我心里的，辛酸也罢，恐怖也罢，都是很单纯的情绪。惟有七年前我在这港口度的初夜，一样没有宁贴，翻腾在我心里的却是个复杂而且朦胧的东西。多少岭东的同学向我夸誉过他们“音乐的故乡”，如今，我信这话了。然而为这样一个夜晚，“音乐”是多么杀风景的装饰呵！约摸上灯辰光，那只永远吹不断的笛声便开始了。像一个爬行的妖怪，起初声音很低，呜呜咽咽似一个受气媳妇在厨间暗吞着泪泡。

（那时候，朋友正在打点着行李。他一壁整理箱子，一壁用手掌迎托淌落下来的泪。本来接得电话他要马上走的然而西去的小火轮早八点便开出去了，那还是正当我们入港的时候。傍晚他四下雇船，谁也不应这买卖，只好挨到明天。）

这时，窗下还不时过着小贩，喊着吉里古鲁不可知的叫卖，声音嘎哑得正如这初冬的阴天。

然而那只笛子由呜咽里似乎勾起更多的委屈了。我不知道吹笛人到底揣了什么心思，或有着怎样一份身世；然而他的指节却如秋叶那么抖擞起来了，低低诉着一些时候，突然又似嚎啕地扬高了起来。

那声音，通过黑夜，通过一街细雨，落到我们这阴暗的房，阴暗的心里，却像一只“愁鸟”在四壁展翅盘旋。

朋友用臂肘支着那泪迹斑斑的头，对着灯光发怔。也许这时借着那廿五烛光，他看到穿着宝蓝缎寿衣，仰卧在荷花寿枕上的亡母的一个纽绊，把他送出村庄，这时她却只能僵僵无言地躺在那里了。

（那只笛子伴了我们可怕的想象，凄怆得多么像葬乐呵？）

怔着怔着，突然他狠狠地在自己膝头上捶了一拳：

“只差两天就看见了！天哪！”

我试着想劝他。想了半天，才挤出这么一句：

“我也没有了妈，这么十多年，不是也过得好好的吗——”

然而没等我说完，他的眼睛便冒起愤怒来了。

我赶忙收住了话脚。

也许是为了安慰我罢，他又说起明天他走后为我打算的话了。说是为我介绍一个本地的朋友，“一个老实人”，他担保着，那人将帮我搬到一个不用出钱的地方住，直到他奔丧回来的时候。

“没有多久。”他几次重复着。

不知道是谁为首，总之这样谈着谈着，过后我们都厌倦了坐的姿势，便和衣倒在床上。而且，功夫不大，便有茶房走近门缝，侧耳听听声息，电门随着由外面扭闭了。

（那笛声来路毕竟不光明，趁了黑暗，它呜呜咽咽地绕进帐子来了。）

我们便各自抱了一只枕头，那噩梦的轮轴，开始了一个精神上不安宁的

行旅。

我没法记出朋友那夜的经历，虽然我几次听到他抽搐着肩膀，“妈呀，差两天哪，”地呜咽着；至于我自己，却像一具风箱，骑着生活的门槛，攸忽溜到过去，攸忽又向那个渺茫的未来探首。

十天来的事，变幻得比一个梦还不可信。十一天前的下午三点钟，我还是坐在课室里一个安分的学生，突然门缝出现了一个脑袋，个个同学都好奇地巴望，他独独对我招手。立在胖校长面前，看着那芝加哥福特汽车厂培植出来的“教育家”，握了我才写给朋友（便是睡在我身旁这个朋友）的信，狰狞地笑着：

“你骂耶稣圣诞，你骂我，你，你多有良心呵！嘿嘿，这信是你写的，没错儿了吧！这回可是真凭实据了？”

“但是——但是校长写信是自由……”

“自由？嘿嘿嘿！你配自由？嘿嘿嘿，苦孩子，你投错了胎啦！”

那阵刺骨的冷笑，我没有一天会忘记。他那得意地垂在嘴角的一脸肥肉，他那两只鼠样细小的眼，凑起来简直是阴险的化身。

这个影子的浮现使我更没法安神了。我发起抖来，随了他，像魔鬼的队伍，许多可怕的影子全涌现出来了。那曹麻子的高隆颧骨，马猴那颗闪亮的金牙，都像三观庙的恶狼神向我咧开了血口。

“啊——”

我脱口喊了出来。这可惊动了身边那个为悲痛折磨着的旅伴。他胡拉翻过身来，嘎着嗓问：

“怎么啦？”并伸出胳膊，用他那厚大的然而母性的手轻拍着我。

我很不安。他是刚丢了那个拍过他的人呀。于是，我摆开他的手。扯着谎：

“没什么。我做了个噩梦。我梦见许多条狼，老虎，鳄鱼什么的，全向我咬。”

“好好睡吧！”他替我掖了掖被角。

忽然，我们两人全怔住了。那只笛不知哪来的委屈，还在隐隐呜咽着哪，我不信自己的耳朵。

“是笛吗？你听。”

他无助地向我点点头。

我们相顾无限叹息，便又各自“回营”了，那个噩梦的营！

怎么好，一闭眼，那三观庙的恶狼神又恢复了原位。那个肥胖家伙这时正嚷着：“你想自由，干么不请个长假？”那个马猴嘻皮笑脸地说：“我就是校规！”

于是依着他们的暗示，我就真地请了“长假。”在黄土把古城的天空扮成《启示录》的“末日”那个下午，我央告着爬上了一辆蓝色的长途汽车，在一座皇宫的建筑丛中，寻到了这个好心肠人。我们商议找党部，找报馆“评理”。然而，多难的日子，那通电报来了——不可想象地可笑，是它，一通友人“母病”的急电，把我由那饿狗村里放逐了出来。

水呀，汪洋银亮的水影在我脑中涌现出来了。是白河？黄河？扬子江？黑水洋？我分不清。反正那以后我看见了大江大海，而且我也飘荡在那上面了，我的身躯连同我的命运。我不知道“南洋”有多远！愈远愈好。躺在那里，我心窝里便觉得出海的咆哮，冲撞。嫉妒得除了它自己，什么也不许想

没有了鼠样的眼，没有了金牙，我信赖地卧在这宽旷的摇篮里，飘荡着，飘荡着，直到——

“喂，喂！”我背上感到一阵推撼。睁开了眼，朋友试提着小皮包，已做成要走的局势了。

我恍恍惚惚地跳下床来。到这时候我才明白这唯一的旅伴过一会也将没影没踪了。

我抓住他，我央求他。然而他实在不能带我到丧棚里去。这时候，一个着灰色中山服戴了近视镜的人走进房来了。经朋友介绍，这便是替他陪伴我的“新朋友”，和朋友中学时代同窗的那个“老实人”。

立在江边码头，我同这个“新朋友”把那好心肠人送上了一只拥挤不堪的小火轮。

又是一声长啸，只是尖细得似孩子的啼哭，小火轮移动了，它载着那个奔丧的孝子，航向上流一片如画的远山去了，然而那将是怎样悲惨的一幅图画呵！

三呵，绵柔的乡土

于是，怀了一腔说不出的寂寞，我同这老实人无言地走了回来。起初，他对我吉里古鲁说了一“串”话，把我说得茫然。我只如个小傻子向他摇头。我实在听不懂也猜不出他的意思。堆满大虾大鱼的菜市是拥挤且腥臭不堪的，为了赶路回旅馆，我们索性不再费力“通款”了。

难为他，在那么些曲曲折折的窄巷里盘绕，也没迷失方向。明白在语言不通的地方失路的苦，我紧紧地跟踪着这个新朋友。有时我甚而故意地走着他的脚印，心里还顽皮地想着幼时行路踩人脚后跟的事。我看着他那残旧的皮鞋底怎样翻起，看着他那灰色的裤管，也看着他那不很高的身材。虽说年纪到不了三十，他的腰已有些向前探了。连上他那过于厚的近视镜，我断定这是个书呆子。

在那窄隘的弄同里，我看到了多少奇怪的东西。满街响彻着清脆的木屐，红红木屐上是健康的大脚鸭。各种清新刺鼻的气味，鲜明刺目的颜色，全在两旁铺摊上陈列着哪。那朱红色毛茸茸的特别香，我叫不出名字来。我认得的，有应盛在锦匣里的黄黄桂圆，然而这里多得堆成了山。还有像和尚吹的笙那么大的冬笋，还有一家卖油纸伞的。都是门面很小的铺子，门前常有抽水烟的店家坐着谈天。

远远地，我为一块金煌煌的店牌吸引住了。我的眼睛可靠吗？上面那两个字不是“北京”吗？我高兴了。或者说，我为那熟稔的字勾引起的乡思而难过了。我的心蹦蹦跳了起来。我不顾新朋友的耻笑，越过他的肩膀，紧步凑前去。眼睛不曾骗哄我，但下面却是“彩蛋”两个字。像是探望一位乡亲，我索性迈上了门坎。

“吉里古鲁”一个脸红红样子很粗的店家向我说了那串腔调一样的话。

我自自然不懂。只怔头怔脑地走了进去。我俯身看见许多漆了“北京彩蛋”的大箩筐，里面放着的正是隆福寺摆着的松花鸭蛋。

平素厌食松花的我，这时却不自禁地伸手去摸摸那涂满泥土和麦壳的圆蛋了。

粗心还是冲动呢，我竟嘎吧捏下一块泥土来。我忘情地掐着它搓在指肚间，有一种绵软温柔的感觉。

（还是家乡的土哪，我愉快得像是见了亲人。）

当我正出神玩味着那片泥土时，厉声的咆哮在我耳边响起了。那个店家瞪大了眼，向我吉里古鲁地嚷。他的胖得像一条毛毛虫的手指一直向我鼻梁冲来。然后，又把胳膊盘在胸膛前，撇着嘴岔，对我横眉竖眼。

这时，那个新朋友也迈进门坎了。他用着很温雅的声音同他吉里古鲁地理论。那个粗嗓子人还是不依不饶。他的手像鹞鹰翅膀般摆动着，打着各种手势，真是声色俱厉。

新朋友看着我，也吉里古鲁说了一串活。我摸不清该做些什么，更不知道已经做了些什么，惹得那个店家那么粗声大气地。

忽然，我记起那块店牌来了。我想这店里也许有个北京乡亲吧，也许这个吉里古鲁的汉子便是呢，他把我错当成了本地人。于是，壮了壮胆子，我结结巴巴地问：

“掌柜的，我是北京人。”这样说着，还负责地指了指自己的胸口。

事情更糟了。随了我的话，店家的眼瞪得更大更圆了，这回那闪烁的光里似还含有不少好奇。他威胁地向我凑近，腰弯弯地，握了拳头，像是遇了什么应该提防的东西。

到这地步，我才感到了害怕。我锐声地嚷了出来，向那新朋友身边奔去。我的心疾速地跳动着。我相信我的脸也红涨得够受。

新朋友用臂围着我，并且向那个店家吉里古鲁地解释着。

我偷偷回过回头来。呵，他的拳头缩回去了，腰也直了起来，在那张狰狞的脸上，我看到了一片释然的笑容。

新朋友由衣袋里掏出几个铜镲，于是，那只被我捏过的松花蛋又归到我手里了。

我感激地握着它，那一团绵柔的亲切的乡土，继续走着那陌生的路了。

四我的贵干呢？

这以后的日子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叙述了。在给恂的信里，我记得曾这样写过：

你知道怎样的残废人最惨吗？我告诉你，五官中，没有比耳朵和嘴再宝贵的了。没有它们，你的生活里便没有了别人的存在，你自己也不再能混到同类的生活里去。你看见了别人吉里古鲁地嘴动，你将摸不清说的是什么——也许你自己便是话的主题；你有一腔话要表现，大至你的抱负，小至‘吃饭’‘点灯’，你干嚷，没人懂你。到那时候，你将觉得自己还不如一匹鸚鵡！

然而，你相信吗？如今我便已丢失了这‘两宗宝’！多么伤心的事！在你眼中，我尽管是一个‘不成问题的人’，且是同胞；这里，在四周那些奇异目光的注射下，真不知道我究竟成了怎样的古怪东西！

……

去南洋吗？我恨不得展翅飞回来啊！

不是封建，你莫笑我，火车头，也没有‘家’可想；我是丢失了一个每人随身必携的工具，那恰是一纸凭据，一把交往的钥匙——

那天回到旅馆，承新朋友的招护，我又上了一乘洋车，拐弯抹角搬进了另一幢铺户模样的楼房。

车夫把我那份小行李提到门里，我们便也跟了进去。一进门，靠着楼梯是一张八仙桌，贴墙供着一座神龛，上面积着厚厚的尘土。主人似乎没在家。当我们正在张望的时候，灶间里摇摇地踱出一个年纪在五十开外的老人，细长的身材，然而驼了背，夹在肩膀之间是一张瘦瘦的脸，由他系的那条油裙，我算定这是厨师傅。

新朋友吉里古鲁一介绍，老厨师“呵”地嘘了口气，很好奇地向我凑近，歪着那爬满皱纹的脸仔细端详我。在他那对深陷的眼睛里，我倒寻不出什么恶意来，然而我又为他过分的好心而不安起来了。他把双臂抱在胸前，高拱着，颏下灰白的胡须随着颤抖，虔诚得似见了什么下界的神仙。

“呵，皇帝——北京”他的食指哆哆嗦嗦地向上直伸着，嘴里热烈然而糊涂地说了这么四个字，跟着就连声咳呛起来。一边咳呛，一边还把手指向上直伸着。我没敢确定是这四个字，但是说时，他指指自己的胸膛，似乎不胜感叹。

然后，他赶忙用那油裙擦擦八仙桌旁的太师椅，用枯瘦的手指比画着，让我坐下。

多么宝贵的发现呵！八仙桌上摆着一块干枯的砚台，旁边还横放着一管笔。

言语不通，人性毕竟还有吻合处。当我怀着莫大贪婪看着那管笔时，新朋友也正对着它出神哪。

仰起头来。我们相顾会心地笑了。

于是，他向那老厨师吉里古鲁地说了一串话，一叠茶叶纸铺在桌边了。看光景还是老厨师逐日积攒下来的。

新朋友在砚台上倒了几滴茶水，便提起笔来，一边思索一边写。写完又很审慎地用笔尖点着句，沿了字行重念一遍，才双手递给我。

他用很恭整的字写着：

“我名叫陈日新，揭阳人氏。

足下驾临敝乡，有何贵干？

有事请吩咐小弟可也。”

多么有趣的事，我们在纸上通款了。即刻，我感到一只温暖的友谊的手向我伸来。我毫不踌躇地接过笔。

然而，怎么说呢？“贵干！”我忽然为这个恭维话提醒了。不是“贵干”，是靠什么吃饭呀！对着那张气味清馨的茶叶纸，我托了腮，发起愁来。

我的踌躇使那个老厨师不安了。他慌忙跑上楼去，（到这时候，我才发觉他是光着脚鸭的，）腾腾地又跑下来。他手里握着几张洁白的洋宣纸，气喘喘地捧到我面前。

呵，老厨师，我不是嫌弃那纸呵，我为自己面前的日子难过了。不能辜负他的好意，我只得写了。

然而我写些什么呢？我告诉他是为罗锤狠手放逐出来的？我告诉他还怀了一个掘金梦，想挣大把钱，雇马猴舐鞋底？我临空着笔管，继续发着怔。

有了，我摹仿了新朋友的口气：

“小弟此行系任意漂泊，无定向。

诸事尚祈仁兄多多照拂。”

仰起头来，那老厨师抱着肘在笑哪。他是耻笑我这“小五义”的笔法呢，还是高兴我使用了他的纸呢？我摸不清。

于是，我把它也双手递过去。

新朋友看到第一行，眉宇间似乎很纳闷。然而看完后，他双手捧着那纸，很谦逊地向我欠了欠身。

我自然也还了一次。

不想我们这交谈的方式使老厨师发生兴味了。他向那新朋友吉里古鲁地说了一串，新朋友随听随点头，过后就拈起笔来写着：

“此人幼年曾因充差役到过贵处北京，惜留不久即返潮。”

待我读完，老厨师又用手势补充着，夸耀着。比画前清戴的顶翎，（我险些误成羊犄角！）比画那时穿的厚长靴子，一面伸着大拇指，一面嘴里还说着“光绪”“太后”，这些一定都是在他脑里积蓄埋藏了几十年的旧话了。他的枯瘦的脸为着奋亢，竟有些红润。

（好个为回忆营养着的人！）

随同那份小行李，我们上楼了。又是很窄狭而且阴暗的楼梯，登登响着细碎的脚步。

也许还是为优待吧，我是被安插在三楼。二楼虽放了两张空床，却没有人住。

老厨师很体贴地为我铺好了床，想是离不开身，又慌忙下楼去

在全楼这是最畅亮的一间房子，为了靠南面还有一道很窄的露台，上面横竖挂了几根竹竿，砖砌的栏杆上还有两盆兰形的花草，狼狈得像是从来没人经管过。

新朋友向我吉里古鲁，我还是听不懂。

他四周寻索。除了墙上长了锈盖满了尘土，不知哪年哪月停住不走的一座老式挂钟，和靠屋角一盏洋油灯外，这里纸笔可没那么便当了。

搔了搔脖颈，他便对我尽力阔张开嘴巴，又用手做成向嘴里扒东西的样子。

这回我会了意，因为我肚子也实在有些饿了。

这时，楼梯一阵响动，老厨师端着一盘热腾腾的东西上楼来了：一盆稀饭，倒有七八碟颜色新鲜的小菜陪伴着。

那稀饭不但果了腹，并且成为两个哑吧朋友的信使了。当做墨汁，我们用那稀汁在小圆桌上写了许多字。

“府上有何人？”他划。

“无。”我划。

他仰起头来，凝视着我。在他那深厚的近视镜里，我寻见了一种直呆狐疑的眼神。

这个回答也许太干脆了，然而我没有更好的解释。

沉默忽然使我们察觉一个悲惨。想想看，这么空的一座楼，空得除了老厨师的咳呛外什么声音都没有；两个“朋友”竟使用这种拙笨的方法谈着“心事”。多么滑稽的事呵！

这时，像泛滥成灾的江河，那个“无”字，笔道已模糊得看不清了。在那团亮光里面，我看见了五年来人间种种面影。我心坎上且还时刻蹦跳着一个令我发虚汗的问题：

——我的贵干呢？

幸好他没再问我这个，只用筷箸在桌上划着：

“我去教课，明早来。”

于是，扶了房门，数着登登的震响，我又送走了一个熟稔的背影。

又送走了一个呵！

什么都终归要离弃我的：母亲走了，朋友走了；幸福走了，磨难也走了。如今，我是陷入一个可怕的空虚中了！我没有了喜乐，也不知道怎样苦恼了。我脚下踏的像是白茫茫一片云雾，然而我却怀着神仙所永不会有的纠缠。我想恂，我想什刹海，我想澄……它们却都像一簇彩色的轻气球，那么轻佻，那么辽远得可望而不可及。我竟连罗锤，马猴那些狰狞的脸和他们的苛虐都想念起来了，苛虐还使我不忘记自己的存在呵！

如今，我竟连自己的存在全忘记了！

我想嚷，空楼上面是那座仅装了过去时间的“沉钟”，空楼下面只有那个老厨师，他拿我当做了“皇帝”！他们都顾不了我。

哎，我的贵干呵，我来到人间的贵干又是些什么呢？

五干烧着的灯心

鲁滨孙虽然漂流到一片荒凉地方，他身边还有个善体人意的礼拜五作伴，还有一只狗两匹猫，还有一座荒岛供他施展万物之灵的本领。十天里，我尝到了他的荒凉，却只是一片无用武之地的荒凉呵！

想想看这种日子：住在一个多雨的地带，雨中又有吹不尽的笛声。楼很大，很空，空得除了自己的孤魂，壁上那座“沉钟”，便是楼下那个近于幽灵的老厨师了。一到下午，我就得坐近窗口，数着窗下撑油纸伞穿木屐的行人，盼着黄昏。黄昏盼来了，湿湿的马路上映出一街灯影。笛声吹起，登登登，老厨师把稀饭也端了上来。这个幽灵，驼了背，吉里古鲁指手划脚向我说一阵，也许说的是厨房里闹老鼠，也许说他幼年怎么进京，反正我所能做的只是茫然地计数他脸上的皱纹。等他说完结，就又咳呛着，摇摇晃晃地下楼去了。剩下我，含着一腔不知名的感觉，吞食那不知名的菜蔬。

直到灰色的黄昏也走了，夜却如个大脚婆一步踏进了街巷，踏进了窗口，踏进了我十八岁欢蹦乱跳的心。生命里的夜晚呵！没有灯，没有星，黑压压里只闪亮着一簇狰狞的眼睛。

眼睛下面还有一双双毒手哪！

老厨师端上来一盏擦亮灯罩灌满了油的洋灯，照例他又得吉里古鲁一阵，才撤了残碟残碗，随走还随咳呛着，登登下楼。我料到放下家伙，他得先跑出去买两口吸去了，一条靠了鸦片延长着的命！

对着那变幻无穷的金黄黄的灯苗，我又发起怔来。我守着那小小灯苗钻出了铁帽，铁帽下面的灯心便滋滋地响。从小我便喜对灯苗上边悬在半空的那块黄黄的神秘亮光出神。我不知道它是个梦，还是古今哲人的理想。摘下灯罩，它不存在。然而在灯罩里，它那不着边际的位置比灯苗还惹人思想。

由于夜夜守了这盏灯，我学得能辨认灯心的老少了一根年青的灯心冒出的灯苗强梁而且莽撞，残老的便萎萎缩缩。

然而纵使灯心年青，没有了油的润养，灯苗冒不出来呵！

——不幸的年青的灯心呵！

这样叹息着，我渐渐打起哈欠来了。在那蒙了泪的眼珠里，时有恐怖的

幻象出现。一切吓人的事照例都发生在这样空的楼里，一切恶魔也照例扑奔生活走入绝途的人。我记起了陆判，记起了当巫婆的姑母，记起小时在城墙上看见的缢死鬼。我甚而疑那个老厨师也是个什么妖精了。

然而坐到三更我还得躺下。点了灯怕壁上的幢幢黑影，吹了灯黑影索性扑到身边来了。躺在那里，我翻来覆去地在床上滚，直到什么时候，昏头昏脑地便睡着了。梦这个，梦那个，心成了一本点名册；不定梦到什么，一身冷汗，给吓醒了。

睁开眼，天还没明，房里黑乌乌中又有些灰色。于是，只好直直仰卧在那里，让壁上那只沉钟守着，耐心地等待天明。

天明了，便爬了起来，坐近窗口，窗外是一方灰色的天，下面响彻一街清脆的木屐。谁都有东西占着手，单独我坐在窗口，托了腮，等待着天黑——

什么时候走运，那新朋友腾腾跑来看一回，灰的天像是突然打了个灿烂的露水闪，我即刻感着了同类的存在。我迎他进来，扯住他的衣角，拍着他的肩膀，使用手脚所有的姿势来克服这咫尺天涯的距离，到末了也只换得一串吉里古鲁，一阵啧啧呀呀。然而便是那样，我也感受些生人气的温暖呵！

但命定的孤独，连这点温暖也不得停留。啧啧一阵，他又得推开袖口看看腕上的手表。忽然，他抓起了帽子，神色张皇地向房门走去了。

我明白，除了送走他，没有别的可做。

就送走了他。

立在门槛上。我估计起自己在人世的位置了。恍惚间我看到人间一道可怕的鸿沟：有事干的和手脚赋闲的原来迥乎是两种人！海盗也罢，知府也罢，一种人活着愉快，一种人时刻苦闷；一种人无情得健康，一种人多情得病态。闲着的也还不同，有衣食不愁的纨绔儿，还可以提笼架鸟；有朝不保夕的穷小子。穷小子也还不同，有四肢齐全的，还可以四下寻食，沿门乞讨；有五官残废，又聋又哑

呵，我们是两种人呵！

这时，（我咬了咬牙，）如果有人雇我当刽子手我也干。只要手脚动，我将抄起大刀，狠狠向那脖颈砍去。

然而我这时砍的却是一根干烧着的灯心呵！

六我沿街推销着自己

这样熬了十天，熬尽一根年青灯心所有的耐性。

在第十天的黄昏，楼梯又登登响起来了。我仿佛由那声音里直觉到一点亲热。脚步很重，时间的节拍也很熟稔。

忽然，我把一个多日的想望硬当成了现实。我离开窗口，一直跑到房门，拉开门就嚷：

“渊，是你吗？”

（声音震得空楼起了隆大的回响。）

然而不止回响呵，那个好心肠朋友就真地顺着楼梯向上蹒跚地走着哪。不可信的奇迹呀！

我跳，我蹦，我一跃便跃到他跟前。捉住他那只厚大的戴了手套的手，把它由肩后扛到臂膀上。一直扛到房里。

进了房，我扶他坐近窗口。

我看见了哟，一片灰色的天，衬了一张满面愁容的脸，颓唐，疲倦，他像一只中了箭的麋鹿。

我急忙收敛起我的狂欢。

“给我一个枕头罢。”

他走向床铺，这样吩咐我。

又是一个“悲喜交集”的夜晚呵！喜只揣在我心里。然而喜什么呢？听听朋友的口锋，他不久便得北返了。而且

——我再也不想回到这里来了。

卧在床上，为了失母他这样咒诅着他的生身之地，这怪不得他。这咒诅却使我茫然了。

如今，我又想他不回来的好了。回来他便永远去了。从此，我的惊讶我的希望也永远去了。以后听见登登楼梯震响，再也没有这种奇迹给我遇到。

第二天清早，新朋友也赶了来。

这次他的神情不同了。没有了那不停歇的频繁手势，他像一个揭开盖的音乐匣子，吉里古鲁的谈话把这楼的空洞即刻镇压住了。我才恍然他原是这样一个人，语言隔膜使他显得冷酷的。

我摸不清他们在谈些什么。当朋友用怜悯的神色向我苦笑时，我猜想是说我这几天悲惨得可笑的经历吧。沉默中，我也陷入回想了。

“还去南洋吗？”朋友突然问我。

我很坚绝地摇了摇头。

“那么，”显然他是在计划着此后的事情。“跟我回北京吗？”他定睛看着我。

（我怕他已在耻笑我的懦弱了，一个自命到处漂泊，愈远愈好的人！）

唉，北京，多么可垂涎的一个诱惑呵！这话直如一只火箭，把我一弓射回了那个残酷但是熟稔的古城。我恍然似乎又下了西车站，走进了水门关。我走下站台，只要一喊“东长安街”，即刻就有许多车夫用能懂的乡音向我索价，——然而想想旅途上吐给朋友的那些“雄志”，这真是最没骨头没脸皮的打算了。

我抓紧了拳头，横住心说：

“如果这里有办法，我就不走。”

话说得像是很硬，其实够无赖的了。

谁应替我想办法呢？我是怀了一个掘金梦迢迢奔来的，像那个遥望对山顶巅金色窗户的孩子一样，我以为远方必有财富待人采取。我一点不知道走到哪里财富也有人霸占住。我不知道朋友回乡前便已替我托了許多人，说是小书记，店铺记账，教员，什么都好。然而像我这样“高不成低不就”的庸常人材，本地闲手有的是。一说是个年纪十八岁的外江佬，“老板”们连眼皮都没抬便摇了摇头。

到今日，我才明白一个无技能的人多么比破铜烂铁还不值钱了。你尽管拍着胸脯自称顶天立地的好汉，尽管有人尊敬你，甚而疼爱你，立在一具冷酷的算盘前面，除非把自己证明给对方是块有用途的“货”，饭碗便永临不到你。

几天来可忙坏了那好心肠的朋友了。生平做事负责的他，满心想在北返以前为我安插个妥当地方。（其实不这样，我也只好哑哑地把自己喂给大鲨

鱼。)他先带我到一家衣店,走出来时,我身上已穿上很轻松很阔气的呢袍了,颇像个体面人家。蓝大褂和那件过重的棉袄是用一张报纸包起,挟在腋下。被遗弃的一束“过去”呵!

这以后,我们便开始了“巡游”。衬着街上的热带植物如棕榈槟榔,我追想起十九世纪的黑奴生意。不同的,如今是我自己沿街推销着,没人给价呵。

每天早晨,我喝过稀饭,便穿上那件阔气衣裳,坐在床沿耐性地等着。我寻思昨天那个抽水烟的人为什么看着我不住地摇头。我摹想着今天将遇到怎样的主顾。

这样乱想着,楼梯登登登响了,朋友来了。他一边替我整整衣服,一边骂着我马虎。有时嫌我没把脸洗干净,甚而母亲似地用浸湿的羊肚手巾擦拭我的脖颈。觉得一切妥贴了时,我们便出去了。

我们穿过许多条街,才走到一个“也许”有饭碗可求的地方:一家报馆,或他一个熟人的家里。照例那人向我通身投射一阵检视的目光,很仔细地盘问一番学历年龄——这一切,都由朋友吉里古鲁地应对着。我呢,照着预先商量的,从始至终只用一种同时表现驯顺,和蔼,勤快诸美德的相貌,静静地坐在一旁,微笑着,像一个极听使唤的小伙子。

这样“推销”着,那个拥有饭碗的人站起身来了。(我知道话谈到这里又算完事了。)这时,遇到诚实手,便皱着眉毛用极惋惜的神情看着我,也许还很好意地拍着我的肩膀,表示实在“爱莫能助”。

如果是一位较圆滑的呢,那人一定嘻嘻哈哈地满口应承。然而又一点不透出“留用”的话。他用嘻哈的脸容把我们逐出了门槛外。

我赶紧深深地给他鞠一个大躬。

然而,当我直起腰节来时,那人连同他的嘻笑早去得无踪迹了。

七双关的诉告

老天爷真是饿不死瞎家雀,一个哑子还有他的傻运气。这运气来得那么突兀,那么巧,我简直不知道该怎样解说你才肯信了。一天早晨,那新朋友气喘喘地跑来了。一进门,便对朋友吉里古鲁说了一阵,朋友很固执地向他摇着头。但是那新朋友还不甘心,他用手势作着哀求的样子。

我茫然地站在一旁,有趣地看着他们。我想他们中间也许是有着借贷一类的私事,然而那情形又绝不像借贷。我有充足理由说我这个好心肠朋友是世间一个最慷慨的人。要不,可是为什么呢?伴了他们不息的争执,我在一旁纳闷着,猜度着。

我耐不住了,便插嘴问朋友:

“究竟为的什么事呀——”

话说完,可又脸红起来了。

然而我猜错了。新朋友是受他们那个母校教务长的委托,来请朋友去朝会里演讲的。朋友一定不肯去,说是心情不好,而且也没什么可说的。新朋友像是屈着节节手指为他数落着可讲的题目。我自然听不懂。朋友忽然掉过身来对我说:

“瞧,他要我讲‘北京的风光’。眼前有北京人在这里,要我讲,真是!”

朋友对我说的话引起了邀请者的注意。看他那种楞楞的神情想来也是听

不懂，但他扬声对朋友吉里古鲁着了。

“他想请你演讲北京呢！”朋友近于诙谐地对我说，为了他自己也不打算真地去讲什么。

我却有些认真了。

“在哪里呢？”我有我的一把小算盘。恍惚间我似乎看见了一只饭碗的影子。

朋友的话在我心上放了怎样一把柴火呵！也许是为了对于母校的一种骄傲，他告诉我是在对岸一座岛上，楼房都是大理石砌成的。天晴时，隔着海看见山坡上一片白色的建筑，还有一座高耸棕色小钟楼的，便是他和知识最初接近的地方了。

“对，你应该走一趟，也许会逢上个机会。听说新教务长是刚由北京毕业回来的。”他这样乐观地鼓励着我，及后甚而带点担心地逗弄起我来了。“从前我们上学时是分校哪，现在男女学生都合在一起了。你上台张得开嘴吗？”

话说得我低下了头。我没言语。“男女”对我没多大兴趣。我缺的是一个吃饭地方。给我个地方，我甘心削了发——

不，我还要好好做点事。

这样在肚里嘟囔着，那新朋友却跑过来，连连拍着我的肩膀，并把挑起的大拇指凑向我的鼻尖，说着一串大概是表示鼓励的话。朋友又满口答应为我作回翻译。

——然而我讲些什么呢？

我不敢大声问出来，一个失业者懂得饭碗的影子是怎样娇脆的。我把担忧留给自己，我怕又惊走了它。

于是，我们约好第二天早晨一同过海，去探望他们那座大理石的母校。

想想看，又是怎样一个奋兴的夜晚呵！我刚一躺下，胸脯就似乎铺就了一份笔墨，由“各位初次见面的朋友”那句打起腹稿了——

我不觉得我曾像往日那样“踏实”地睡过，为“起晚了”的念头惊醒来时，屋里却还黑得看不见伸出的手指。然而我不敢睡了。朦胧间，我摹想着数小时以后，渡过大海，怎样攀登那大理石的台阶。我摹想着大理石房子里装的是怎样的“各位初次见面的朋友”。使我怔忡不宁的，是对了他们，我该讲些什么好，一个看过两本“演讲术”然而依旧害羞口吃的人！

那只掩住瓶口的大手仿佛慢慢撤去了似的，黑暗裂开缝，壁上那只“沉钟”依稀露出点轮廓了。过一下，远处索性传来野外布谷鸟的断续呼应，和车轮滚在地上的隆隆响声了。

我把天盼亮了容易，我可没有胆量把身边的朋友唤醒过来。为了安插一个哑吧的飘零者，他成天在外面奔走着，为着一碗残饭，他对人说尽了好话。如今，守着这好心肠人的平稳的呼吸，微蹙的浓眉，紧紧闭住的眼睛，我忍心把他推醒了吗？

蹑着脚尖，我跳下床来。在桌边，我摸到朋友那只贵重的自来水笔。我还由他信笺本里扯下一张纸，趁着窗口送进的一片微弱的晨光，我拟起演讲的草稿。

“各位初次见面的朋友，”我在纸端写着。

“你们见过会说话的哑吧吗？我就是个。”

这一句我很得意。只是它来得太荒唐些。我不是来吓吓人的。我记起“演

讲术”上的“口气”和“层次”来了。于是，我在第一句下面又加上很俗然而很习惯的一句：“今天，在这样远的一个地方同诸位见面，觉得十分荣幸！”

这个又太俗了。而且，这个“远”的观念只有我自己才觉得呵！多少年来安然生活在那大理石房子里面的听众，他们从什么地方感到这空间的距离呢？有语病！

于是，我又统统涂掉，还不放心，索然沿着折叠痕迹将这句俗套裁了下来，另外写：

“我曾经也是和你们一样会讲话的人。三个礼拜前，我还能同人谈天。然而过了浦口，江南风物使我成为傻子，（上海令我头晕。）上了轮船，在粤籍的茶房面前我便失掉使唤的方便了。登了岸，我就成为一个十足的哑子了。”写到这里，我似乎听到一阵响朗的笑声。我很生气。细一辨识，原来是窗下过路人的木屐声。

我继续写：

“你们不该笑。想想看，还有比这个再凄惨的吗？”

果然脚步声踱远了。然而又一阵清脆的木屐声踱过来。

“和你们一样，我也是一个爱谈‘主义’爱论‘政策’的青年。然而如今我明白摆在我们眼前的还有许多非做不可的事。这些事，保守也罢，革命也罢，我们横竖得做。

“没渡过长江时，我以为中国瞎子太多了，如今，我才知道长江以南的问题是又瞎又哑！”

.....”

“又瞎又哑！”我捶着桌子，竟失口喊出来了。

我终于还是把朋友吵醒了。

放下了纸笔，我凑近床头。

“睡吧，早呢。”我为他掖了掖被。他需要多一点休息。然而他坐起身了。他揉着眼睛，还问我是给谁写信，那么勤快。呵。预备讲稿，把他笑坏了。他赶忙跳下床来，用为哈欠打嘎哑了的嗓子朗读我的讲稿。

我几乎是捧着心看着他的脸色。

“你看成吗？”我巴望地问他。

“成是成，”他沉吟了一阵。“可不大像演讲。如果让我起个题目，我叫它：哑子的诉告。其实，哼，你去这趟不也是：失业者的诉告吗？”

“你是说，”我很为兴奋，“用一篇演讲，我能诉告两件事吗？”“自然，”他用指节梳着乱发，满口应承着。“你把哑子的苦诉好了，也许饭碗也便来了。”

于是，挽挽袖口，我回到桌边完成那篇双关的诉告去了。

八我遇见了主顾

洋车拐过海关大楼的犄角后，我们又和那片大海照面了。（朋友告诉我，在这里它叫江。）这便是十几天前，我隔了马车窗口窥见朦胧苍茫的一片。如今，在蔚蓝爽朗的天空下，清晨的海如一个受着亲族宠爱的周岁婴儿，胸脯上累累坠坠挂满了金属簪饰，响亮而且闪烁。阳光揭去了蒙在海面的雾绡，对岸那片蓊郁嵯峨的丛峰也历历可见了。山坡上，温煦的晨曦正徜徉在一片洁白的建筑上，清晰爽目如颗颗晶石，真是只有神话里才会有的景色。

“那就是了吗？”我立在海滨小码头的石阶上，隔着那闪亮胸脯巴望着那片洁白建筑，心为过分的喜悦和耐不住的焦急煎灼着。我等待一个热烈而且肯定的回答。

呃，他的头点得多么淡漠！（他正忙着同撑舢板的人讲渡海价钱哪。）我恨不得一步跨过这三四哩阔的海面。唉，我几乎无赖到想一脚横躺在那大理石台阶上，用胳膊抱紧了自己，如一个行脚乞僧那么阖上眼嚷：

——你们赶吧！踢我，打我，骂我，反正我也不走了。凭什么你们地方这么好看？求求你们随便派我点苦活做。在一个美到这般的不毛之地，苦活也是乐的呵！

忽然腋下有一只手猛地伸来。我吓一大跳。我几乎由岸上栽了下来。掉过身来，一只价钱讲妥的舢板已经由许多只挤在一起的舢板中钻出来，横在小码头的石阶前面了。舢板底下有飞溅的波涛冲刷着石阶，船家一手把着浆，一手搀扶登船的客人。

临到我了，他照样把那只青筋高凸的胳膊向我伸出。船身摇摇摆摆。我刚一迈步，船的边缘又滑开去了。我几乎失足落下水去。抬头一看，面前正是一片汪洋，尽管是“江”，它总是直通太平洋的大海呵。想到这个，我又畏缩起来。

“那么泄气，你硬跳！”坐在舱里的朋友替我着急了，在船家那张紫红的脸上，我且看出一个长年凭力气和自然搏斗的人对文弱书生的嗤笑了。

那片大理石的建筑在我眼前晃着了。我咬咬牙。抓紧那只毛毛的大手，一步竟跳上了舢板。

我跳得是那么坚决，突猛，船几乎为我跳翻了底。

一个人的胆小，成为大家的累赘了。

一阵吉里古鲁，赤脚立在船头的妇人在排分参差挤在一起的舢板了，像埃及人过红海那样，转瞬就分出一条水路。船在两边嫉妒的目送下，朝着南岸丛岭处划去了。

看情形船家一定是夫妇俩，男人站着，腰部，一仰一仰地摇着浆，一种吃力，溅水，木桨在轴环上滑动的尖锐声音搅在一起。妇人坐在船尾，腋下挟住舵把，手里正摆弄着系在桅杆上的几根小绳。

划出不远，忽然，妇人把手里的小绳一抖擻，一阵风，一声拍拍声响，兴奋呵，像烟火花盆来得那么迅速惊人，桅杆头刷拉垂下一面灰色布帆了，疏疏朗朗还补了不少块布绽，且即刻就为风涨得鼓鼓的，海上的阳光也跟着落在上面。

船身偏斜了，有时伸手竟可以触着海面。我想摸摸这灿烂胸脯上的簪饰，走近了时却都变成了腥咸的水。我一把把捞着水，面前却永是一片闪亮。天空像伸出一只巨手，由后面推来，舢板在海面滑过，嗖嗖地响。妇人俯头专注地望着那布帆，且时刻提防着左右。她似乎在追踪着那风，却又像在躲闪着。好一双狡猾能干的手呵！

随了船家巧妙的摆布，我们的船滑过一顷顷的波峰，这中间，多少次我失声叫了出来，船却又跨过波峰，溜下去了。终于，它泊在一道小钢梯下。

握了钢梯的扶手，我们登上了那细长的码头。

那时我还没注意到蜈蚣岭形势怎样酷似一张扇面，山脚前都有着一些什么。我的眼有些发直，它死死盯住了山腰那片白色建筑。拥在它脚前的海是那么汹涌好怒，围抱着它三面的山峰又那么苍郁敦厚。

走到码头的尽头，我们又沿着那夹在山和海之间一条修长的石道走了。在我左手，隔着一片泊了许多只轮船的海，是那个热闹的商埠，隐隐好像还有市廛的器声擦着绚烂的海面传来。巍巍横在我面前的，却是那么高大一座黑黑影壁，遮住半块蓝天。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走进了一个“山口”。从此，路便都是向上，而且曲折的了。石板缝像是生了霉，密密嵌满着青苔，我们一声不响地走着，脚下发出一种稍嘎哑的声音。山道两旁是直钻向蓝色天空的树丛。粗壮的，苗条的，都是很悦目然而陌生的植物。

朋友，如果每人一生准他有一件可骄傲的幸运时，我将毫不踌躇地想这个踏上了大理石台阶的日子当成我的豪诞了。一切来得那么突然，又像是安排得那么必然似地。当我沿了那白石台阶，走上那座雄伟的礼堂时，我才开始记起那份讲词来。

由一个小绿门，教务长引我们一行三人登了礼堂的讲台。台上放了三排椅子，稀稀疏疏坐了几个教员模样的人。

呵，那么些人！坐在那个硬巴巴的椅子上，我的心开始跳了。而且还有许多条颜色鲜明的披肩呢，许多块油亮亮的头发晃在台下，我的心跳得更厉害了。我试着张嘴，我的嘴唇忽然颤抖起来。更糟的，是这颤抖传染到我的腿部了。

从这时一直到朋友招呼我走上台口，我不知道有些什么经过。我只听台口那个年近四十却穿了学生装的人双手扶着台口那张小书桌，对着台下的脑袋吉里古鲁，然后，唿啦一声，大家站起来了，唱了，鞠躬了，坐下了，又吉里古鲁了。

这中间，我心里都在盘算着我的演讲，且倾全力滤出那要命的战栗。我试用了许多方法：我使劲掐自己的膝盖，没有驱走战栗，我的收获是一阵新的痉挛。我赶忙撒开手，又窒息了呼吸，希望那颗忽然活跃起来的心，能借这“封锁”收敛一下行迹。它没有，它像一只青蛙那么地跳蹦起来。

当我这样处治着自己的时候，忽然台口那个人向我和朋友深深鞠躬了，随着是一阵掌声，响得白石梁柱间起了一种爆炸的回响。

朋友即刻立起身来。我也茫然地立了起来。

（腿，你要命鬼呵！你可颤个什么呢？）

我们又踱到台口。那里，有几百只几千只的黑眼珠，有一阵震耳的掌声在等待我们呢。

我们各立在台口那书桌的一端，对了那些油亮的头发，油亮的眼睛，我摸不清怎样开口了。

我咳呛了一声。

朋友急了。他低声说：

“快说呀，你说，我翻译。”

我看了看他，一脸焦急，一个给我当了“翻译”的人。忽然，我查觉了一个无比的悲惨了，我事前没想象得出的。我几乎是用哭泣的声音说了：

“各位朋友：今天我本预备了点话在这里说，如今，我的喉咙梗噎了。我的心苦痛了。想想看，我，（指指胸膛）一个中国人，站在这里对诸位，（照一般方式，用平伸的手向台下抹个圆周。）一样是中国人讲话，却需要他，（又指指好心肠的朋友，他一脸惊愕，不知我要干些什么。）也是中国人来作翻译。请想想罢，这是怎样一个悲惨的事实！今天，我不是来演说。

我没有可说的了。我是来给诸位表演我痛心的事实……”

我刚要接着滔滔说下去，朋友迎头开口了。

他把我的话翻成吉里古鲁。听了很好笑，然而那时我可笑不出来。我且亲眼看到我的话把台下那些笑嘻嘻的脸变得严肃些了，大理石的房顶下，盖着大理石般的静穆。

于是，我掏出黑早写的那大纲，平铺在桌上，按照那线索，然而加添了许多力量壮些的话，在又一片震耳的鼓掌声下，我完成了那双关的诉告。

那天，我的神经多么像一把仙琴，不需手指的拨动，它便铮铮响了，激越，悲凄，我几乎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在白石梁柱间缭绕，直像那寻父的丁郎，受了什么神祇传授过似地。

而且我的幸运也真有点像丁郎。他的夯歌不但安慰了那些汗流浃背的瓦匠，终于还寻到了生身父，那个无情无义的杜景隆！当前呢，对于台下那些学生，他们是看到一个永难忘怀的表演，我却也摸到一片碗缘了。

那碗缘可不是自己露出的呵！

散了朝会，我们随同台口那位主席（如今才知道是校长）和几位教员由小门走出。一路上大家都很热烈地同我谈话，那教务长首先用粤音颇重的国语告诉我，他在北京上过四年大学。另一个穿洋装，个子细高的告诉我，他由巴黎回国时，走西伯利亚，也经过北京，可惜没能多呆。连根本没去过北京的，都结结巴巴想告诉我北京是多么可羡慕，然而，我知道他们说不出。

五年前，周口店一发见“北京人”的遗骸，我就为这个名字引起一段可笑的回忆，那是我们由那台后小门踱出来时，那么密匝匝一群男女学生堵在那里了，他们垫起脚跟，引伸了脖颈，巴望我这个黝黑的放逐出来的“北京人”。

走近了招待室，校长张开他那闪亮着两颗金牙的嘴，说了一句大概是：

“北京话太好听了。”我心里倒默默难过起来。他们并不是喜欢我，或我那演词，一切他们的兴奋都是为着他们生命中一种辽远的憧憬。我沾了故乡的光。他们的话和那老厨师的究竟有什么分别呢？

然而朋友却为我意外的成功欢喜了。他很会攫住机会的尾巴。当教务长搜括着他的字汇，斯斯文文地问我：“先生来敝处有什么贵干呢？”时，朋友马上用吉里古鲁的话对校长和那教务长说了一大阵，陪了一脸悬托的笑容。我猜到他说些什么了，因为即刻我的全身为另一种目光扫过，冷了些，踌躇了些，声音也低了些。那一脸世故的校长像是在沉吟着。

我马上检察一下自己周身有没有得意忘形的地方。我把手臂垂下，双搭着的腿放平了，人显得更规矩，驯顺，而且乖觉了，因为推销了多日，我今天才遇到一个肯考虑一下的主顾。

事情自然很不小。他们到另一间房里商谈去了，留下朋友同我，在那间招待室里踱步。

这是一间很小然而很整洁的房子。白白的壁上，悬挂着女生的刺绣的成绩，男生赛球获锦标的照像，以及一幅民国八年时大总统题字的横匾。

然而这房子对我却是一个放在隆福寺地摊上待售的鸟笼，我在等候那个捉我走的人。我端详壁上凤凰的刺绣，那幅全校师生的合影，但我的眼睛时刻都盯着房门。每一个脚步声都会使我的心悸跳起来。朋友也背着手，装做欣赏一张水彩图。然而每次我听到脚步声回头时，我们总得惨然打一个照面。

房门外真地有脚步声了，这次只有校长和教务长走进来。

朋友赶紧迎上前去，我又规规矩矩地变成一件货物。校长先说学校预算早定好了，本来不能在学年中间聘人的。大家既是熟人，而且国语又这么好听，打算由别的用项里拨点钱，自然不能多……总之，他说是教初中共六班，每班甲乙丙三组，每周卅六小时，月薪廿五块，问我答应不。

其实，朋友明白我是除了点头称谢别无办法的，然而他还要问我怎么想。

如果是这时，即使怎样高兴，为了一点身分的尊严，我也许会装做考虑一番。然而那时我知道这个世界还不多，十八岁的心还腾腾冒着无遮掩的火。我即刻，而且很感激，很知足地鞠了个躬。我没听清楚那工作和报酬的数目，我也不急于知道，铺满我脑里的是一片汪洋蓝蓝的海，一簇洁白的建筑。在那建筑里，我还占有一席之地。

我们又沿了那细长码头，登上一只回程的舢板。船家用桨向那小钢梯上一按，吃地一声，舢板顺着波涛向那灿烂的胸脯滑去了。中午的阳光在海上跳着热性的舞蹈。微吹着的风，摇簸着的波浪，都像在对一个握到饭碗的人贺喜。回过头来，那片洁白建筑依然躺在蜈蚣岭的山坡上。

我正不知道怎样谢谢好心肠的朋友呢，他却先向我道“劳驾”了。

九梦里的景色

三天后，送朋友上了一只开往上海的轮船，我也跳上了一只舢板。陪在我身边的是一小卷行李，和一份寂寞的心情。负了它们，我又沿着那窄长码头，迤迤的山路，攀登了大理石的台阶。

一份填得满满的功课表领到手里后，一个瘦瘦的校役肩起那行李卷，带我走进另一座白色楼房。楼又是空旷得怕人。我们踩楼梯的声音都有着东东回响。

当我正担心又将度“看空楼”的日子时，在楼梯拐角处遇到了那由巴黎经西伯利亚回国的细长个子。他嘴里衔了一把烟斗，吸着腮抽着，腋下还挟着一本洋书，看样子是出门去。然而遇见了我，这个北京人，他微笑地说了句什么。大概他早已知道这件事，掉转身来，又陪我们上楼。

沿了一条走廊都是单房间。隔了玻璃窗，我睁大了眼巴望着，不知道哪一间将是我的家。

走到二号房门前，细长同事停脚了。他向那校役吉里古鲁一阵，然后，用手势让我进去，他便仓仓忙忙地走了。

随着那行李卷，我走进了这房间。

房里有书架，有一扇关闭着的门，有皮箱，有蚊帐，甚而被褥，并不是间空房。只是在那蚊帐对面，又新搭了一张空床，床头还放了张书桌。瘦瘦校役便把那行李放在那床上，抹着汗，向我吉里古鲁一阵，也匆忙下楼去了。

时间和空间果真是两个永存的实体吗？我时常怀疑这个。虽然小小年纪，我便已过了许多空白的日子，眼前，我又茫然得忘记了存在，尽倚着行李卷，对了那扇门，呆呆发愣。我没跳出圈外，想象几天来所憧憬的地方，如今自己就真地站在那里了，扇面形的山坡上，一座白色的房子里。我也没钻进眼前的一切安排，看看窗外走廊下究竟是怎样一番景色。我像是陷入了沉思，然而如一只缩着脚趾，翘首呆呆立在荷洲上的鹭鸶，只是一个沉思的姿势而已。没有欣赏，也没有分析，内外是一片绝缘孤立的空白。

这空白的边缘为一阵皮鞋声踏破了。走进房来的，是那位曾经在北京读

过书的教务长。这时才知道他姓袁，年纪不到三十，个子不高，然而西装穿得整整齐齐，精神得像披了胃甲。

“很对不起呀！”他这样说着，两排白白的牙齿使他的笑特别显得愉快，他搓着手，像是很不安的样子。“本应该有个邦（房）给你，Toolate 明天就开贺（学）了。我们住在一起，I hope you will teach me some mandarin 罢。呵，北京 How I love the place！”

好像有意勾引我的乡思他这么唏嘘着不大好懂的国语里又掺杂了一些流利的洋文。

于是，他屈下身来，热心地帮我解行李卷的绳子。我把那三件东拼西凑的被褥抱到空床上。当那条染了许多块臭虫血迹的破被絮打开了时，望着这陌生的同房，我脸红涨着。我后悔不曾让那好心肠的朋友同我换被子。

然而，多奇怪呵，他并不曾为那血迹吓走，也没马上对我变了颜色，像马猴那样。他直像是没看见那“污点”，还耐心地帮我叠好了被，罩上朋友临上船时买给我的白布单。

诸事妥贴了，他问我饿了没有。早饭是开过去好久了，午饭还差两个钟头。我摇摇头。

“你愿意看看这地哼（方）吗？”

恐怕我听不懂，他又用英文重问一遍，我想散散步不想。

这是一个动人的提议。窗外是一片多么诱人的景色呵。想想看，我不曾躺在白石阶上无赖，今晚，我的头也将枕在这山坡上了，静听着山脚的波涛！

我们走出房门，走廊下，一片绿色草坪铺在我们的眼前了。草坪两端各有一个足球门，似是一个荒废了的角逐场。这草坪的尽头有一道竹篱，便算是学校的门槛。隔了竹篱的空隙，隐隐透出一道小桥，桥下是由海滨通山谷的便径。桥那面，细长修整的白石阶直通高处一座四方的白色小楼，同事告我那是校长的住宅。比这白楼更靠近海滨的，说是一个妇女师范，和一座医院，一个小学堂，都是岛上教会的产业。

“And that tower, you see!”指着由山谷底下拔起的一座高耸尖尖峨特式的钟楼，说那是华南很有名的教堂，也是最富足的。

比这更远些，也更模糊了的，便是海了罢。在凹势的山谷里，它浅浅地露了一牙灰绿，有时还浮过轮船的桅竿。黑的煤烟，如一簇乌鸦，在天空展翅飘飞着。

看尽视线里每个角落，同事又走向房去。他推开那扇关闭着的门，外间原来还有一间兼充客厅的书房。和这面一样，房前也是一道走廊。

我们又扶在这边的木栅上了。

这面，除了一些渔民的草庐，没有文明设备，景色全为自然霸占了。

巍然站在我们眼前（或说头上）的山峰，看来并不高峻，然而它却雕就一种怕人的形状。顶峰峭嶙的黝黑怪石，高插入天际，像是什么巨兽的爪牙。日光的阴阳面在山坡上投了斑驳的暗影，阳光照得山腰几座大理石的十字架

Toolate：太迟了。

I hope you will teach me some mandarin：我希望你教我国语。

How I love the place：我多么向往的地方。

And that tower, you see!：你看，那座塔！

发出晶莹的闪光。几头水牯低着头，在那片墓地里寻着食，固执得像在掘发什么生命的残余。黄灰的水牯蠕动在黄灰的山坡上，生命果真属于土吗？

然而山麓一座果园里却堆满了煊赫的颜色，近处还有一个红衣小孩，携了只竹篮，沿着田塍跑着，小小影子也在田畦里跳动着。稻田似刚刚割过，闪亮的田畦里，一束束的禾捆整齐地排列着，有如现代团体操的阵容。

忽然，在一道篱笆拐角，这小生命消失了，我的心似还能感觉着他肥小脚鸭的拍拍跳动。

同事使用他那合璧的语言告诉我这果园的历史，怎样由学校教员投资买下片山地，怎样经营，先试种芭蕉，怎样利益无穷的话，我却尽对着山谷里那道篱笆发愣。

一阵震耳的梆子声响敲来。山谷里起了连珠的清脆回应。

“嫁崩勒。”朋友拍着我肩膀，他估量这句话我懂得，还是老厨师教我的。然而一只猫狗对于喂食时，主人的音容不是也能记住吗？

我一面走，还恋恋地回头。我恍恍惚惚记起这好像是那个梦里的景色。

十一个幼稚的疑窦

在饭厅里，我遇到了更多的同事。

那是一张宽大的圆桌，桌面很高，凳子很矮，身材小小的我，坐下来多少是不大舒服的。

我挨着袁君坐下了，扶着那颇高的桌沿，呆呆尽向远处巴望。那红衣小孩的影子似还在跑着。饭厅是一栋长长的房子，这时因为还未开课，梁柱间一排排为学生预备的方桌小凳都还空着。房顶很高，窗户没完全敞开，屋内又很黑，连盘箸碰动都震得出一种阴森的声响。

教员还没到齐。同桌的大概都是兼负行政责任的人。时常挽着绿绸袖上，指甲留得很长而且很脏的数学教员兼会计。留学巴黎的同事兼管图书室。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年近五十，留着长长胡须，一副温善面容的长者。我猜想他一定是位文弱秀才，他却打得一手好太极拳。我猜想他教的一定是国文，他却只教公民和国术。

国文教员坐在我右邻哪，圆肥的脸闪亮得快冒了油，两撇黑黑髭髯上面，那两块肥胖黑红的肉，那双凶恶眼睛却像屠户。自从我坐下，他没睬我，尽同身边一位穿童子军装的同事咬耳朵。

忽然，菜吃得差不多了，他碰碰我一下肘，他滔滔发起议论了。他一边说一边比方。说四十年前他就到过北京，他向我絮絮地背诵着《潮州志》，也不知道从哪朝起，我只听到不少声“韩文公”，一直说下去。我只好放下箸，静静地聆教。虽然利利罗罗什么也听不懂，脑袋可还不住地点，并且看着承受着那白亮滚圆的唾沫星子如“龙戏珠”似地由他嘴角喷出，有时落在我的碗里，有时我的脸上。

我正在默默惊讶这人的博学善记，惊讶他诲人的热情呢，说到“民国以来”，突然他放低了声音，捏着下颏，皱了皱眉峰，详察地问我：

“你先生今年高寿了？”

问得多么突如其来呵！

“我——我今年十八岁。”

这样说完，我感觉四周有点奇怪。我环视一下，那么些张陪笑着的脸，

那屠户扬声笑得几乎翻倒。空大的饭厅里起了一阵尖峭的应响。

我还要伸手去扶那博学的屠户呢，我看到留学巴黎的同事的脸，看到身边袁君的脸了，长长，惨白，严闭着嘴唇，对那屠户蓄着一种不可忍又不敢惹的愤慨。

回到房里。我不知该怎么好了。

袁君忙着去办公室排课程。他只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

“Never mind about him. 他是本校第一班毕业生，也是最老的教员，快廿五年了。他还帮外国人翻《圣经》呢，校长也不敢说他什么。他以为这里只有他配教国语。Now, you come, naturally he 'll be jealous. 但是你教你的，他不会 harm 你。放心吧，Bye—bye！”

他匆匆走出房门去了。

望着他那去远的背影，我又感到一种倚赖的空虚。又是一个有母亲柔肠的朋友！这一生，我到处逢着凶恶，善良在我眼前又总不绝迹。罗锤，马猴，曹麻子，三双利爪想攫住我咬个稀烂，渊，那好心肠人一把将我救脱出来。如今，想想看，我逢到这么好一个同屋！

扶着走廊的木栅，我遥望着山脚那片闪亮着的海。我有一种疑问在心里焦灼着，澎湃着：这里，大理石台阶上也有着丑恶在吗。为什么浩荡澄碧的海水竟不能冲刷人间的污秽呢？

然而，七年后才知道这是多么幼稚的一个疑窦了。欧战，那血腥的洪水，又冲刷了些什么呢？

十一两个夜会

当我正坐下来给渊写信时，那瘦瘦校役轻敲了下门，赤着脚板蹒跚地走进来了。他像是有些害怕我，哆哆嗦嗦地把两张“通知单”铺在我眼前。

尽管他吉里古鲁，这回我可以读上面的字了。第一张是通知今晚在校长住宅开本学期首次教务会议。廿多个名字里面，我只在末尾寻到了一个熟稔的，我摹仿地在下面也签了个“知”字。

另一张不知是什么人令堂的七秩大寿，只知那人“……在校服务已历廿五年，……德高望重，诲人不倦……同人拟合送围屏一套，寿席全堂，由同事自由分摊……”下面是发起人，那个领头写了卅元的一定是校长，其余数目多寡不等。

我写多少呢？校役愈吉里古鲁地催我，我心愈乱。这人我没见过，更不要说他的妈。而且，统共我有的是廿五块，我还得交饭钱，还得做件春天的大褂，还得买把伞……终于，我很羞惭地写上了个最低数目：伍元。

晚上我随了袁君和住在“象山堂”的同事们同去赴教务会议。

走出楼门，山谷里已有一片如水的柔和月色铺在地上了。楼前那片草坪这时斑驳地印了竹篱的暗影。遥望校长那华丽住宅，通身洁白，那轮几乎圆了的月亮刚好斜斜挂在屋角。

Nevermindabout him：莫要在意。

Now, you come, naturally he 'll be jealous：现在你来了，他当然难免吃点醋。

harm：伤害。

Bye—bye：回头见。

我默默地走在众人后面，窃听着脚步沙沙地响，偷看那图书馆员细长的身腰，衔在嘴角的烟斗滋滋冒着烟。（昨天才晓得，他的绰号叫“巴黎”。）他们吉里古鲁地畅谈，他们笑，我只默默地等待山谷里送回的返响，有人的朗笑，也有海的朗笑，通过那么透明的月色，在银白的夜空中震荡着。

一个恨透了“教务会议”的我，这专事开除学生以泄教员私忿的卑污法庭，如今已登上那华丽住宅的台阶了。

按过一阵电铃，那校长同他那雍容温蔼的太太微笑地出来迎接我们。跟着，我们走进一间华贵的客厅，在那里，已经有很多同事等待着了。有坐在沙发上谈天的，翻弄着茶几上画报的。随了袁君，我也在那黑亮亮的钢琴旁坐下了。

在这间舒适堂皇的客厅里，首次的教务会议举行了。恕我不能记述这晚上任何经过，除了校长唤过一次我的名字，许多人对我鼓起掌来。我向四下环顾，除了靠近钢琴的几个同桌吃饭的人以外，全是陌生的面孔，西装的，长褂的，原来还有三个女同事。然而却找不到一个年纪和我仿佛的。但连作主席的校长都在鼓掌哪，鼓得我莫名其妙，尽傻坐在那里，茫茫地看着他们。

还是袁君由身后推了我一把。我站了起来，向他们鞠了一躬。红涨着脸又坐下了。然后，他们继续吉里古鲁。

忽然，大家举手了。显然，这是在“表决”什么。然而是什么呢？我一点也摸不清。但全屋像竹林，胳膊全高高地举起来了，只有我的座位缺一块。我感到一种窘迫。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我不甘心当“笋”。终于，我也举起了手。

第二天早晨，袁君颊下涂满胰皂，用一只剃刀刮着脸时，我问他昨晚的事。他在镜子里笑着朝我说：

“我们在通过上学年的账目报告，校长问还有疑问没有，没有就举手。”

上年的账目！上年这时候我不是在万里外的故乡，安安分分地做着一个小学生吗？谁想得到我会混到这里！

“今天晚上有酒席吃，知道吗？”

袁君用手帕擦着下颏，回过头来问我。

我记起昨午的事了。我没敢提我写了五元，我只吞吞吐吐地说：

“今晚我不想去。”

“But why？你不愿意同大家多认识一下？”

“我——”忽然，我发见我穿着的那件大褂前襟着了许多油垢，斑斑澜澜，非常恶心。

“我还没有做衣服。这衣服见不得人。”

“衣服不要紧呀！我有。等我拿给你。今晚上你不能不去。你去了以后环境对你好些——”

这样说着，他好像怀有很深的含意，然而我听不懂。我心下是在盘算着另外一件事。除了那年患病疾借过仲平一副套裤，我没有过好衣服穿，可也没向人借过。如今，我为难了。我拧着油垢的衣角，心里把这事当成升天落地一件大事衡称着，犹豫着。

然而吃过午饭，袁君便翻腾起箱笼了。他真慷慨，四件丝质长褂全摆在床头，任我自己挑。

终于，我还是落了地。我挑了一件藏青的。

沿着山谷里洒着月光的小径，我们曲曲折折地走了许久路。身上穿的那

件大褂似乎认主人，我的小身子管不住它，走着走着总要绊跟头。袁君可还热心地指点我，那教堂尖楼旁边的小楼是小学校，筑在面海山坡上的白楼是医院，那座隐在薄薄树丛里，透出一片灯光的杏黄色楼房，淡而朦胧正像天空那面月亮的，是女子师范。我没注意那秀致的建筑，也不曾倾听楼窗口泻出的铿铿琴音和女孩子的嘻笑。我爱钻出墙缘的芭蕉叶，那么阔大，蓊郁，苍黑色的叶掌上还染着稀疏月光。

走到一座双门紧闭的平房前，忽然，他紧紧握了我的手，低声问我：

“You fear ghost？”

鬼？我不信，然而我怕。我的心已经砰砰跳了。

袁君指着那严闭着的门告诉我，这是“安息堂”。医院中垂毙的病人都放在这里，一面可以防止传染，又便于牧师祝福和装殓。

好一道鬼门关！

绕过一个山脚，终于，我们走到了那个张宴祝寿的地方。

这时，席已摆齐了，桌面上还插了明晃晃的一对大寿烛。坐在上首的是一位扶了拐杖，满头银发的老太太，然而我更关心的是他那位“诲人不倦”的儿子。

我找到他了。我没想到是他！我周身即刻打了个冷战。我怕他再那么朗声大笑。我想趁此对他解释我没意思夺他教国语的权威，混完一学期，我准卷铺盖。

他没大声笑，可也没搭理我。张罗这桌那桌，向着众人作揖，他真是个大忙人。

坐在桌角，我默默难过着。我一眼眼追踪着他，然而他不给我解说的机会。我只能坐在那里，面着一桌陌生的菜发怔。

桌上的客人举箸相让了，让到我这个犄角，那些双筷箸像是停得特别久，筷箸一端还通着两只怀疑的眼睛，凝视着。

忽然，我的身子像是坐在柴火堆上，那件不驯顺的大褂冒出了许多条虫子，咬我，螫我，惩罚我。

他们看的是我这件藏青大褂哟。

虽然他们积德，只是看看，并没说破这羞耻，我却吃了一顿囚食，生硬，辛辣，噙着两眼窝的热泪，在幽暗的山谷中，摸索着走向宿舍。

十二最初的一课

放下早餐的筷箸，我的心开始蹦跳了。想象不出半小时后，我将被安置到怎样种情境里，甚而不知道第一句话该说些什么好。我们下了楼梯，走出“象山堂”时，预备铃便铛铛地打了。这声音唤起的是一种伤感的回忆。袁君挟了一卷文件走在前面，跟着他，带了一本教科书，我重新爬上那段石阶。

上课铃也打了，然而袁君还没来。他是把我寄存在教员休息室里，答应领我去课堂的。

休息室这时还空无一人。我怔怔地走进去。壁上悬了许多像框，然而我看中了一幅画着“早晨的海景”，一副活的绘画，那是窗口。

我索性推开玻璃窗，毫无隔阂地同江把晤了，它还是那么奢侈，对我

闪着一胸脯的金簪饰。这时，正有一只轮船开进了港。我想起渊来。默默地央求着这船，作作善事，还是把我载回去吧。

门訇地推开，许多夹着书册的同事走了进来。教书对这些人大概已不生疏，连这开课的日子，他们脸上也还是说说笑笑，没挂一点紧张情绪。

“轮子又转了，这回你也拖上了。”巴黎拔出嘴角的烟斗，笑嘻嘻地拍着我的肩头。

“这位是从北京来的吗？”一个脸庞黄肿像个老太婆的人凑近我。人虽然才四十左右，行动迟缓得已有些像老年人了。他腋下还夹了个很大的皮包，胖胖恰如他的脸。

“是的。”我规规矩矩地向他鞠了个半躬。

真糟，我竟说不出第二句话来，还是巴黎插在中间介绍。

“这位是洪牧师。在这里教‘人生哲学’。”

我赶忙又鞠了个躬。

这位哲学家刚凑近我，像是有点话要说，袁君进来了。

“快点，学生在等你哪。”

呃，我心跳了许多天，临阵却这样突兀。

“好，我们以后有机会谈吧。”那哲学家对我点点头。真像是精于巫术，他的微笑充满了神秘意味。

袁君把房门推开，忽拉一声，安坐在椅上的许多学生都很整齐地站起来了。唯其整齐，那声音更为怕人。

还有，那情境呢！那么些只眼睛在我身上滴溜溜地转，站在前排的，还有一片颜色妍丽夺目的披肩。

袁君执意让我先走进去。在门槛处踌躇了好半天，终于，我低了头，提起有些颤抖的腿，登上那比地板稍高一层的讲台。

待我刚一上讲台，不知是否袁君做的暗号，学生们忽拉落坐了。又是那么齐整，声音那么震响。

我虽听不懂袁君说些什么，但我明白他是在介绍我，因为学生们一边听他的讲话，一边向我身上“参考”着。待他话讲完，便对我示意地点个头，走出去了。

随着他的关门声，课堂各犄角都起了啁啁啾啾的私语，偶尔还有由鼻孔里漏出的嘻笑。

受课的学生坐在台下，我却垂了头，对着铺在桌上的教科书注视起来。我是在想着该怎样开口。

“诸位对这门功课不可太奢望。”我仰起头，可是眼睛却跳了一大步，越过了那些披肩，像一只飞近树梢的饥禽，我想栖落在随便哪个男生身上。然而披肩后面又都是年纪很大，理应同我调换地位的人。我只好悬空着视线，茫然地，不知是对墙壁还是挂图说：“这门功课可以很不重要，也可以很重要，当做功课，就不重要了。然而想想民族的前途，能够这么散漫下去吗？——”

我低落下视线，我的话除了一片茫然的苦笑，并没引起一丝兴趣。我很生气自己。也很生气他们。我大声向台下问：

“你们听懂我的话没有？”

我开始向课堂四角寻觅一个“知音”了，我寻到的是一张张嘻笑的，惊愕的，甚而怒视的脸。

忽然，我记起教书匠的一宗法宝来，我在黑板槽里找粉笔。

摸了一手粉屑，我也没找到半根。

这回，坐在前排的一个女生似乎会意了，她半直起身子来，用活灵灵的眼睛帮我找。

“粉笔有没有？”我对男生问。

他们不睬我。

“Chalk! Is the reany Chalk?” 我大声嚷。

好灵的符咒呵，即刻坐在边上的一个男生跑了出去。那个半直着身子的女生也站起来，很热心地帮我找。在她的书桌抽屉里，她居然找到了一根。她微笑地递给我，过后可又回过头去向班友吐舌头。

为什么不大大气气地接过来呢，我的脸偏烧得那么红涨，手尽往回缩。终于还是在桌边摸到了它。

多巧，那个男生也捧着一匣粉笔回来了，他该多失望呵。然而他没白去。他替我带来一本空白的点名簿。

多少年来，这蛇纹簿子害我开夜车，挨手板，又吸引我趁老师翻动时偷看它一眼，如今，我却居然也熬上了这么一只。我即刻决定不让它用神秘陷害人。

我把簿子递给那个勇敢的女生。又在黑板上写：

“请在此簿内写上各人姓名。”

这蛇纹簿子便在嘻笑声中传递起来了。

站在台上，我不知该做些什么好。为了前排那片披肩，我不敢走下来。我只背了手躲在黑板一角，如一棵枯树般僵直地伫立着。然而枯树里面还有一颗乱蹦乱跳的心哪。我的腿发痒，又潜意识地移动起来。

我搜索着还有点什么该做的事。我在墙上那行字旁边又写了教科书的名字和出版者，并注明从速购备的话。

没等簿子签完，铃摇了。课堂里又忽拉一声，齐整地站了起来，向我这个小教员很可笑地鞠了个躬。一阵椅子移动的震响，学生都离座了，随向门外泻去，随走还回头斜眼看着我。

一个男生把簿子还给了我，也慌慌忙忙跑了出去。

翻开那蛇纹簿子，花格里填的尽是曲折如蝌蚪，盘弯如波纹的名字，个个像都怀满了一肚鬼胎。

十三一只狐狸

开学没几天，又一张通知单送来了，这回是学生会筹办的迎新会，我的名字被列在新教员里面。

送单的人，还是那瘦瘦的校役，现在才知道他叫阿笛。阿笛后面可还跟着一个人，一个女生，第一堂那递我粉笔的陈素娟。十天来，在三百多个学生当中，使我记得又使我害怕的，她是一个。永远穿了颜色顶鲜艳的衣裳，在已经过于白皙了的脸上还敷上一层铅粉。什么她都跑到前头，张牙舞爪地，从没一点羞涩。这种女孩照例聪明，而且勇敢；然而她把聪敏当成摆设，在一个容易受窘的小教员面前，她像是特别勇敢了。她一点不知道她那颗闪亮

“Chalk! IsthereanyChalk?”：粉笔！有粉笔吗？

的金牙教我多难过。

天哪，这时她站到我书桌前面了。

“先生，请你帮点忙。”虽然说着一种陌生的语言，她神色却坦然自若。

（这句话发音虽不准确，总还是我十天的成绩呢，我是一半用着甄别自己教书成绩的心情倾听着。）

“先生，你说，可以吗？”

（字是咬真了，腔调可有些像洋人。）

——帮忙？我只有四个“五元”了。

不等我追问，她先凑近桌边，拿起支在墨盒上的一管笔，一面说着一面刷刷地写。

她写她是“新旧联欢大会”游艺股的股长。她的使命不止要我去，还得在台上干点什么，用她的话就是“表演”。

一个哑吧教员不是天天在表演吗，为什么还要他现再大的丑！不，我摇头。我告诉她什么都不会。

她满脸的不服气，不信任，两只永远在旋转着的眼珠子开始向我周身，我的床，我的箱子上搜查了。

“哪，先生，这是什么？”她在我肘边开着的抽屉里发掘了一把口琴。她牢牢地指着它，像是找见了什么赃证。

“先生，好了吧！”她在那小本子上写字了。我对她说不成，我不会吹，而且，我也不要吹。

她却在门边对我做了一个怪脸，咯登登地跳着下楼了，嘴里还凯旋地吹着呼哨。

晚上，我问袁君该怎么办好。他的看法是能吹，最好吹吹。学生也是惹不得的。

联欢会那晚，我还是空手去赴会的。

一进礼堂，远远便看见一张拥挤不堪的秩序单贴在台口。我眼感到一阵眩晕。跟着，一个招待员便把我们领在被欢迎的席上去了。

我听到那个主席吉里古鲁地致了一番词，校长也演了一番说。作为开台戏的，是国乐“潇湘雨”。那缠绵欲绝的二胡已够使一个飘零者起身世的感怀了，更何堪那只竹笛委委屈屈地呜咽。我想起了渊，想起那个老厨师，还有那只“沉钟”。

随后是“舞蹈。”虹一般的紫色弧光一放，一个飘着粉纱舞裳，头上用绿绸扎着蝴蝶结的女孩，脚尖轻盈地踩着琴声，一步步向着台口跳了，随跳，随还细声唱着。待跳近了时，我才认出来：不是陈素娟可是谁！

我悠闲地享受着，终于，主席用不纯正的国语喊出我的名字了，而且，说不清是好意恶意，礼堂哄起一阵特别隆大的掌声。

我红涨着脸，对主席张开两只空空的手。

掌声更响了，而且，一起一落有如捶打。

坐在“旧人”席上的袁君还跑了过来，硬把我由座位上搀扶起来。

当我告诉他口琴没带来时，站在旁边的陈素娟很负责地自荐着：

“先生，我去拿给你。”

她一转身，跑出去了。过一会，她气喘喘地把口琴捧到我面前，满脸是狡猾的顽皮。

我走上了台。自从那次“双关的诉告”，我这是第二次登台，这回，我

的腿更颤抖了，Over There 吹到 Chorus 时，我的舌头竟不受使，把一串复音都连到一起，好容易才结束了那个 671。我溻着一头汗跑下台来。在台阶上还几乎绊了一交。我听到台下一阵朗笑，我赶紧跑回座位。

底下还有许多节目：那位历史教员在台上推了足足半小时的太极，永远翘着臂肘，屈着腰身，环着一个“枯燥”的轴心在台上旋转。好容易，他胳膊劈开了，打了个弯，用一个英武的姿势结束了这磨人耐性的节目。随后有哑剧，有体育教员的耍印度棒，熄灭了电灯，用两个火团耍出那么些花样，火焰呼呼地响。若不是闻着浓郁的火酒味，真如做了场原始丛莽的梦。

这以后，便是压轴戏了，演的是“湖上的悲剧”。扮女鬼的又是那位一时闲不住脚的陈素娟。这回，因为读过剧本，我不怕吉里古鲁了。我反而在偷偷用原本台词对照着本地土语。我恍惚地学会了睡觉是“乌哥”，没有是“勃”。

茶点端上来，我以为心情可以松弛了，再坐一会便可以散会。谁想还有箭矢乱放的“余兴”呢。坐在后排的许多学生嚷着要我唱京调。吵得太厉害，袁君还认真地跑过来，劝我能唱的话，不妨多少唱两句。

为什么还不饶我呵！我吐出嘴里的半块蛋糕，低声告诉他，我实在不会。六岁上进过一回戏馆子，听的好像是“荡湖船。”台上那娘子飞眼大概没飞匀，台下茶壶板凳也一起飞起来了。我幸而还是为那个领我看戏的亲戚由窗口抱出，回到家里，荡湖船害我病了两个多月。从此，许多年来，听见锣鼓我就害怕。

然而那种一起一落的掌声又像一块没结没完的牛皮癣粘在我的耳边，我的背上了。我很生气，忍耐了许久，终于站了起来。我用最坚决的声音说：

“我不会唱京剧。虽然我自小住在北京，梅兰芳是男人还是女人，我到现在还摸不清——”

我的声音有些结巴，结巴里一定还带了不少愤怒。袁君这回体谅了我。他自动站起来，替我向众人翻译。

坐在后排的学生还以为我在说诙谐话，他们看不见我的愤恨，竟又提出新的办法：要我吹“落花流水”，并举陈素娟跳舞。

这是一个太不规矩的提议了，我几乎不相信当着许多教员坐在那里时，竟有人敢这样提议。

然而更使我不相信的，陈素娟竟真地像一只狐狸般溜到后台去，很快地换上一件豆青色的纱裳。站在台上等待我了。

我赌气要退席。我红涨着脸对袁君哀求。

那些吃着点心的小姐少爷们可称心了。他们快把巴掌拍碎了，有人还东东趺起脚。

这时，那个作主席的学生应观众的催促跑到我座位来了。他指着台上那豆青的狐狸精，要我给她一个台阶，好走下来。

我的头昏涨得快爆炸了，然而我还得站起来。我并没离开座位。我几乎是阖着眼吹的 OrientalDance。

吹完之后，我揣起口琴便向外走。同事们和主席都跑过来拦。我却梗了

OverThere：在远方。

Chorus：合唱曲。

OrientalDance：东方之舞。

脖颈，在男女学生的讪笑声中，不顾一切地冲了出来。

逃出热噪的礼堂，初冬的夜空即刻把我围抱起来了，呵，微凉而且漆黑，天空寂寞地钩着半牙下弦月，淡漠而且无心，点点星光向我调笑地眨着眼。

我暗自数点海上的桅灯，一层层地迈着眼下的石阶。阶下的山谷，苍茫黑洞如一大陷阱。

楼窗口这时又写出一片青春狂欢的笑声，我却仓惶地逃回了象山堂。

十四罗锤的世界

迎新会开完，我得到两种不同的报应。

那个“德高望重诲人不倦”的屠户开始向各方宣传我的少年浮躁了，同事中间甚而交换起我和那个陈素娟有了什么暗昧的谣言。这个冤屈使我多少顿饭没法吃饱，我怀疑起同桌上交头接耳的吉里古鲁，像一条条无名的毒蛇，他们的畅谈噬着我的心。

同时，那个陈素娟却认定了我是个老实人。她尽管热心公事，却什么都找到我的头上。“先生，你真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给我们做一首级歌吧！”“先生，请在我这 Album 上面写几句话，随便什么都好的！”天天这样用种种肉麻的话语和事情折磨着我，除了上课铃以外，什么像是也轰不走她。

来的时候，总还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把很俗气的花，（配着她那件俗气的衣裳！）硬拔去我书桌花瓶里的陈花，真像个小主妇似地，还大模大样地喊阿笛替我换水。

阿笛那傻家伙，还愣愣地看着我，我只能报之以无助的惨笑。

直闹到袁君一进房来，便耸着鼻尖不住地嗅，还会意地斜睨着我。房里弥漫着一种俗腻的脂粉气味。

“你那位高足又来了吧！”

袁君侧过头来，调侃地问我。

我实在忍不住了。我抓住了他的手。我哀求他。告诉他我年纪还小，而且，我一点也不喜欢陈素娟。求他帮帮我，或者不准她来，或者替我洗干净这个冤枉。

“唉，不就是你有冤枉！”他似有所感触地晃着脑袋。“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不，一个隐痛吧。许多同事在说着我同本校另一个女教员要好，甚而说我们开过房间。你准知道我夜夜睡在这里吧，然而我的冤枉谁替我洗呢？”

“我替你洗。”

听了他的话，我很生气。我一点不迟疑地这样答应。

然而谁信得过我这样一个毛孩子，一个小哑吧呢！

这时，我忘记了自己的“隐痛”，却呆呆地站在那里，为这个好同房抱起屈来。

一向，我都是恨着罗锤马猴，认定他们是人中仅有的败类，如今，才知道这个世界，即使走到天边外，吐着毒舌舌头，长了恶兽爪牙的人也遍地都是。这些人别无所好，造谣栽赃是他们的消遣，陷害人是他们的娱乐。

我不再咒诅罗锤了，这个世界原是为他所霸占。

十五天籁团的投胎

教书这营生一向在我想原是没出息的。我永不能忘记故乡“警察训练所”里教英文的那个老亲戚。论资格，他从光绪年间高等学堂一毕业就上了任，在全国警察界中他至少有一万个高足。每个都是尽一个月功夫，由A教到Z，然后，像涂了层油漆的灯柱，便派遣出去，直直站到风雨中了。一年到头，他由A而Z，循环一如天时。只要不被辞散，他靠准可以教到生命的Z。

这味道正如窗外立在草坪上的那个体育教员。由早晨八点我就守着他，如一个驿站的邮差，换马不换人，他一直站在那里：高中二学生上操了，他嚷一阵“少息，立正，看齐，”然后，学生站队了。他跟在队后，“一——一——一，二，一”地数着，身子虽不移动，脚尖还得机械地一点一点着。高中二的伸够了懒腰，回课堂上历史去了，初中三的又站成队列。他又得那么“一——一——一，二，一”地数，由早到晚，直像冬日小巷里一个叫卖的贩子。

然而，对于教书我的兴趣竟远溢出我的预算。仅仅念过一本“教育学”的我，却时常钻在图书室的书库里，巴黎递了我本“爱弥儿”，我一气看完了，那书使我受了很大激动。我尤其折服设计教学法，也喜爱泰戈尔那个露天学校，在中国，我还羡慕晓庄。

于是，在我的班上，我尽了所有的心力使它不成为一个班。我的“勺女一□万”同“一——一——一，二，一”还不一样是叫卖！即使为了我自己，我也得使这门功课变变模样。

首先，我用说教式的讲义在学生心中点起一把火。每天下课我便跑到教务科那间窄小的印刷室里，嗅着令人脑晕的油墨，伏在那蜡板上，发了疯似地写。我举出所有的实例，彩蛋店的误会，新朋友和我的隔膜，说明方言的该铲除，为了文化，为了民族，也为了每一个人。如果这古老民族还想存在下去，一个标准的统一的言语是一条不须选择的正路。

每天，随了这样一张说教的讲义，我还分给他们一两张歌谱。我知道的调子并不多，凡我倾心过的调子，甚而幼时黄昏里时常听到的一阵晚号声，我都附给它一条新时代的灵魂，配上了铲除方言推进国语的词句。有时，半为展览国语音节的美妙，半为抒发我的乡思，还把一些故乡的俚曲搬进课堂来。听那么些只喉咙，合唱着缭绕在我梦境里的声调，他们解除了“上班之苦”，我感受的比那个还要多些。

然而在我这教室隔壁的那位教员也感受了。他向校长去抱怨。讽刺地问我教的是国语还是音乐。

幸而我有个当教务长的同房。他虽不能替我堵别人的嘴，却私下鼓励我抓紧自己的理想。

我的说教不曾落空。学生中间在酝酿着一个国语团体了，而且，感人最深的是，这酝酿却先在低班的学生中萌芽。跑来征询我意思的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口有点结巴，并且第一月国语分数是不及格。

“先生，你。你打泽尼（你说怎么样？）”

这原是我的“设计教学”一点果实呵。我拍着他的小肩头，满口答应他，将把课余所有的时间都捧给这个团体。

于是，在十几个热心的孩子们兴奋的包围下，我们尽一个夜晚拟就一份草章。这是一个用赤子之心组成的团体，它应该叫做“天籁团”。

小胳膊一举，于是，我们便有了一个天籁团。
那以后，我的说教和俚曲也就都搬出了课堂。

十六梦的黎明

只有礼拜三早晨八点那堂，我那张填得满满的功课表陷空了一格。像 Browning 一首诗里那个意大利女工，珍爱着她一年一度的“歇日”，我是老早就为这个早晨盘算好的。一小时不允许我爬到蛤蟆山顶，只好到海滨看渔人把半截身子插入潮退落的海滩，在鸡爪兰丛中寻觅着蛤蜊。且喜一个人爬上那直伸入海里石块堆成的一道长堤，堤的两边海涛怒啸着，我也放开胸膛朗笑。我羡慕明末沅江舟上那个“楚辞”读者，随读随哭，读完洩满了泪痕的一页，便扯下丢入江心。忘记了自己，也忘记了天地，一种近于颠狂的畅快代替了一切。

然而我却没福气那样放诞。我只能立在堤端，叉着腰，深深吸几口海上微咸可是清凉的空气，吐出一个教书匠的闷郁。海上这时正有一帮渔船，乘着顺风向港外航去。张开他们的网，凭运气和力气赚取一家的用度。渔船银灰的帆饱饱地鼓着，向着那金亮亮的地方飘。新生的太阳，像在海里洗了个澡。涤净昨天黄昏的那层晦暗，把东方半个晴蓝天空都烘染成浅紫。仰头，杀风趣呵，蓝蓝天空却浮游着一块诡密的云彩，一块乌云，镶着灰白残缺的边缘。

算计下课的铃快打了，我便煞着逍遥的脚步，仓惶地向回走。无论哪里，学生总是天底下最喧闹的生物。当这山上的中学，师范，小学，甚而幼稚园的校门都严严实实的时候，山道上除了几个提着竹篮渡海的乡人，这时安静得可以听见树丛间鸟儿翅膀拍动的声音。后山稻田里还常有一对对唠骚的布谷鸟，用哀凄的声调互相酬答着，说不清是啼哭，还是恋慕。

走过那座杏黄色的楼房时，我又听见一阵铿铿的琴声。弹的人大概是初学，在训练着指节的柔韧，来回总奏着一个调子，正像墙里的芭蕉叶那么不厌重复地摆动着。

无意中，我却为那单调的琴声捉住了。我的脚步迟缓下来。我踩着那高低抑扬的音键，直好像那声音由我脚尖冒出的一样。

踩到邻近那家小学校门旁，我忽然听得一阵嚤嚤的啜泣声。我的脚步紊乱了，音键也随之溜跑。我向四下寻视。一个穿着花格衣服的女孩正伏在那爬满青苔的墙角呜咽着，肩上长长垂着两条扯得很狼狈的辫子，委屈地啜泣着，小小肩头不住在抽动。

我赶忙凑近去，把手轻轻放在孩子的肩头上。

她并不抬起头来看看，两只肩头尽拼命摆脱着，呜咽里且渐杂入了尖锐的哭声。

“为了什么呀，姑娘？”我问她问得多可笑！多荒唐。我忘记了自己哑吧的身份。孩子仰起泪痕狼藉的脸，直直地望我一眼。她为我的说话吓得索性嚎啕痛哭起来了。一面哭，还一面跑开，躲避着我。

这时，山道上走路的人竟以为我欺负了这孩子，听到那尖锐的哭喊，三五个人由山谷里跑来，围着我，并吉里古鲁地斥咄我。话我虽不懂，那卑夷

责难的神情我却能领悟。

这时，小学校楼窗已堵满了许多只小脑袋，一个教员模样的女人很着慌地跑出校门来，我想走开，然而在那情形下，走开不但要吃亏山里乡人的拳头，而且也不是妥当的事。我应把孩子交给这个教员。

“……我看她哭了，我拍了她的肩……”我不知该怎么说好。直像是做了什么错事，我低着头，向她解释着。

然而她哪里懂我！懂，她便不会仍怒冲冲地瞪着我，不依不饶

她屈下腰去，吉里古鲁地问那个女孩，女孩却一味撒娇地哭。

人愈围愈多了。杂在人群里还有几个穿竹灰上身黑裙的女学生。我先以为是由我那个学校来的，心一跳；她们胸脯上还挂了个“师范”的徽章。

忽然，我想起那个老办法来。

“你们有笔没有？”我一面说，一面比划着。

这时，人丛中闪出一个挂着师范徽章的女学生来。她挤近那个女孩，摸摸她的额部，掉过身来，很关切地端详着我。

“你先生是哪里来的哪？”

呵，渊走以后，我这是第一次听见一声乡土话，那么柔和，那么美！话说得虽然严肃些，然而那长长睫毛下的一对大大黑眸子里却并不含一丝敌意。

“我……我从北京来。在——”这时，我指指山上那片大理石楼房，可是我注目的却是她那油黑的头发，嵌在那椭圆面靥上的一对秀丽如水的眼睛。我奇怪这岛上怎么居然由天空降下这样一个“知音”，然而我不能先盘问这些。我得告诉她是在那个学校教书。适才，我是去海滨散步，我逢到这个女孩……

她听后，又向那小学教员翻译一遍，并抚着孩子，说了一些话。虽然也是我不懂的话，却不那么吉里古鲁地刺耳了。

孩子这时大概也哭倦了。她用胖胖的小手揉着眼睛，向那教员诉说着，并对那师范女生频频点头。

“我们明白了，不怨您。”那女生居然能使用这个艰深的“您”字，我可吃惊不小。“孩子淘气，和同学吵的架。也不是外人，她爸爸也在贵校教书。唉，不怪谁，只怪话不通！真对不起您了。”

这样说完，还向我彬彬有礼地点一下首。用手拨开垂到前额的一缕头发，便挽着另外同伴的臂，向那座杏黄色的楼房里走去了。

望着那苗条的背影，我呆得真像做了一个梦，那么空虚，又那么实在；我不愿醒过来，可是我已忘了那梦的内容。我心下央求她回一下头，用她的影子提示一个端倪给我。

她左肩一个女生还连连好奇的回着头，她却像是后悔适才的“善举”，很敏捷，很急性地闪进了师范学校的大门。

明白了这事原委，山里的乡人用着慨叹的神情逐渐散去了。那孩子也为她的教员重新领回小学校。只丢下我，木然站在那幽僻的山道上，望着那杏黄色的楼房出神。

那钢琴还在锵锵地奏着，单调得令人生气。

我正奇怪那弹琴人的耐性呢，一阵海上刮来的风，墙里的芭蕉叶却向我讥讽地摇摆起来。

梦从这个早晨，便由我生命的地平线上嗷嗷升起了，灿烂像火焰。不该

的是我忽视了中天那抹阴云，它辽远，缓纾，终于却那么惨酷而不可拒。

回到校里，这奇遇成为我手边最好的说教佐料了，然而讲到怎样解的围，我喉间总有些阻梗；眼神带些踌躇。我珍惜那个苗条影了。

十七我躺在白布单下

“告诉你在广东非有蚊帐不成，你不听！Now，怎么好！热得厉害吗？头还疼吗？夜里冷，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袁君一手扞着我的前额，一手端了杯开水，絮絮地抱怨我。他的声音使我想到地下的母亲。

帐子我不是没想买呵！我问了好几家百货公司，没一家索价比五元再便宜些，然而廿五块在我手里早变成很小的数目了，小到买不起半个帐子。于是，在他面前我只能装成一头固执的小牛，硬说嫌帐子太闷，像个蚕茧似的，我睡不惯。

“你们北方人真奇怪。我不懂。”

结果，袁君拗我不过，他只能叹息出这样一个不以为然的结论。

再呢，不曾发过疟疾的我，也从没想到那蚊虫，声音细小，身躯细小，竟会替我带来这么重的磨难。

半夜，像是谁在我头上击了一掌，我醒来，发见一条颤抖着的身子，哆嗦得牙关也交碰起来。我先以为是中了什么疯，然而我却清清楚楚。我觉得出这房子为黑暗填得满满的，我甚而听得见对面床上袁君平匀的呼吸，然而我不能转动。我的腿脚，我的手都成为不可靠的肢体了，我几乎连被角都抓不紧。

抓紧了又有什么用处，这寒冷是由五脏里冒出的。我像是走进了一座冰窖，环围我的却是大大一整块漆黑的冰，把我也冻在中间。

这样哆嗦着，身上所有的气力全哆嗦干净了，我的手垂落下来，人摔倒在枕头上。喘嘘着，还哼出一声实在耐不住的呻吟。即刻，我听到对面袁君的床咯吱地响了，我赶紧用所有的忍耐制止着自己的呻吟。

我闷出一头汗，一身汗。由冰窖里擲出来，我又被推进一只蒸笼。

这样挣扎着，辗转着，想到家乡，想到临终时的母亲，于是，也想到死。

好容易，我把天熬亮了。然而我周身已烧成炭条，我觉得红得都透明了。

谢谢这一杯水，浇微了我五脏里的旺冒着的火焰。一夜，我干渴着，我爬不起来。乡思和惧怕不是水，是油，愈浇烧得越旺。

好了，我舒坦多了。我的眼皮松松地像窗帘那么落下。

醒来，我的腕部是握在那个外国校医的手里。他把一只温度表插进我的嘴里，待脉候完，拔出那玻璃管，迎窗看看水银柱跑了多么高。他沉吟了片刻，一面擦着那玻璃管，一面对袁君说：

“He should stay in the hospital for a couple of days，”

下午，我便真地躺在一张白布单下面了，寂静的房里，溢满医院里必有的一种药味，嗅着它，使人想起消毒，想起“卫生”，也想起自己这回“可真病了”。

我不知道竟有那么些人关怀着我。袁君牺牲了他每日必睡的午觉，替我送来两封友人的信。（他算计那一定能安慰我。）陈素娟和另外两个女生也赶了来，除了照例那束俗气的花以外，还用一只精致的小竹篮提来四只黄澄

澄的柠檬。

只有这回，我没讨厌她。不是她把声音放低了些，是一个人躺在那死沉沉的地方，脖梗整天磨着枕头，我太寂寞了。我盼着有个生人影子，无论谁，我都会让到床头来，连那屠夫，或者罗锤——

呃，可不，一个患病的人耐性更少了。罗锤连他那拙胖的影子我都不要想。

我仰卧在白布单下。对着天花板呆呆地盼着，盼着。楼梯上每阵脚步声我都不放过，并且都一一冥想成我的客人。孤寂的心愈迎愈远了。竟连窗下，山道上行人的脚步声都揽在算盘里了。

一种极矛盾极模糊的情绪蟠据着我。我空虚得希望全世界的同类都从我床头走过一遭。同时，却又隐隐觉得我的需要并不这么大，这么空洞，这么渺茫。能够填上我那空白的只要一个影子，一个苗条的影子哟。

我好像听到一声铿铿的钢琴声——

然而永远大声地逗留在我的窗下，缭绕在我耳边的，还只是江的浪涛，啃着海滨的乱石，也啃着我那颗空寂的心。

听，有人叩门了。是真的吗？我已经上了无数次的当。我怀疑地翘起头来。

房门徐徐地，像是自己扭开了，一个年纪在四十左右的妇人轻手轻脚地走进门口。她一手提了把黑绸伞和一只书袋，一边腋下夹了本黑皮厚书。

“先生，我可以进来吗？”她低声地问我，脚像是等待我的应诺便要迈了进来。

我不会拒绝谁的呵，请进来吧。

她把黑伞靠到墙角，捧了那本厚书走近床来。她用不很纯正的国语告诉我，她是这岛上教堂的女传道士，（多么使我头痛的营生！）听说中学里有一个由远地来的年纪最轻的教员病了，特意来望看望看。问我究竟是不是那个教员。

这样婆婆妈妈地说着，随手还擦着额间的汗珠。难为她，为了看望一个陌生的孩子，她得在太阳光下跑一大段山道。

然而，随着她把那本厚书举到我的枕边了，并且问我有没有领过洗。

呵，为什么我还离不开这可怕的厚书！十年来，我日夜都守着它，然而不是出诸我的甘愿。每一个恶棍捧起这厚书时都会说那么一套假仁假义，那厚书似乎只是使别人更柔和，那恶棍自己下手时好更便当省事。

面前，我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拒绝她。我只要摇头，示意我不是那个年轻教员，示意我心里不好受，她一定便知趣地走出去的。

但是我太寂寞了。而且，在那厚书边缘上，我突然发见了这样一只手：修长的指甲，修长的骨节，背面鼓起青青的筋脉，并且，唉，多巧，青筋交叉的地方，还有着一块黑痣。一只操劳过度的手，一只母亲的手呵。

一种痛苦的回忆驱逐了我的厌恶心情。我想起我的母亲，也有这样的手，为了她唯一的孩子，操劳着，操劳着，终于病了，弱了，咽气了。我同这只手最后的一瞥，还是在六年前，那个入殓的黄昏。从那以后，我再找不到那手了。不想在这辽远的岛上，我又找见了它。我仰起头来，我的眼睛逢着一张仁慈的脸。

为什么拒斥这负了一囊母爱的妇人呢？不！莫问我领没领过洗，我年纪轻，我漂泊，我早没有了一个亲人。进来吧，丢下那本厚书。不必传道，你

不比我熟。还是为我哼一只催眠曲罢。呵，看窗外海涛已在伴奏着了——她走了，答应明天还来。临走，还那么体贴地替我掖了掖被角。

十八另一个梦的黎明

明明是疾病开了恩，松了手，由那白色囚牢里把我释放出来，离医院的时候我却还隐隐有着凯旋的感觉。它冻我，烫我，可终归没把我拖进那个无底的黑洞里去呀。

“先生，扶着我，不怕的。”

我是为七八个天籁团小团员护送出院的。靠近我左边的一个拱起他的小肩头，不服气自己年幼，仰起那溢满负责神气的小脸，像一个大人家似地自荐着。

刚穿好衣服迈下床来时，原觉得身子壮得可以一气爬上蜈蚣岭，然而没下完一层楼梯，腿部便有些不支了，头也许因为躺得过久，也觉发晕了。幸而有这么些好心的小友，扶了他们，靠了他们，一拐一拐地走上了山道。

多少天我的脚没踩着阳光了，黄亮亮，我恨不粘在那上面。阳光温煦地照着一张张天真的脸。

他们告诉我许多校里的新闻。说那个教人生哲学的牧师请假坐日本什么丸船去上海了。他的女儿不久便要出嫁，嫁给一个很阔很阔的台湾人。他去上海是置办奁妆的。

“哪，”一个孩子指着山谷里一丛棕榈树，树叶隙间还透出几根木架，这时，砰砰震响，似正在动着什么土木工程。“这房子便是那台湾女婿盖给他的。”

底下他们又乱杂地猜度着这个台湾人的职业。小小心坎上似乎都有老大的不服气。

我们低了头，默默地走着。

另外一个学生告诉我那张天籁团宣言贴出去后，许多同学暗地里都在说着闲话，说那句“竖起国语统一的纛旗，征服方言的恶魔，”是对本乡人一种明目张胆的侮辱。有人主张另外发一个“方言应铲除，但广东话须拥护”的宣言，反抗天籁团，反抗我们的运动。后来这宣言没出成，但我们那张被撕了好几只窟窿。

可是乐观的孩子也插了嘴。告诉我许多人要求报名参加，高中三的也有，连校外都有人打听。问我应不应该让他们进来。

海风吹着他们的发际。一阵清凉的苏醒，我猛然作起一个遥远的梦来。

为什么不把这个岛作为一个神圣运动的发祥地呢！有这么些颗火热的心，这么些只不畏缩的手，还愁什么？

于是，一到学校，我就集齐了那十几个基本团员。在奋亢的一小时内，我们决定了暂时招募五十个新团员，以校内同学为限。我们也决定了此后的活跃。

什么活跃也离不开钱，因此，我们先得“愁”财源。有了钱，不要多，只要有一百块，能做的事情便太多了。我们要购买国语的书籍，捐赠本校图书室，并还可以编一本“国语手册”，广送岛上所有的学生，还想铸一只“天籁银杯”，将本校逐年国语演说会比赛优胜者的姓名镌刻在上面。如果这神通广大的一百块钱还没花光，我们想尽所有的钱，把我们制定的国语标语铸

在铁牌上面，钉在校里每棵树上，也挂在每间课室里。如果可以多制一些，还可以钉在蜈蚣岭上行人必经的山道上……

我们十几个人这样梦着，焕发了一脸的热望，然而一醒过来，才发觉每人各有两只空空的手。

（这时，钱却在世界上那些幸福者的手里滚流着，或者生着锈：八十块一双漆皮鞋，五十万一笔公债，钱方便得像生在嘴里。一百块虽能作这么些事，然而我们没有。）

于是，我们开始又做起寻金梦来。

为什么我们不能演戏！唱我们的国语歌，演我们的国语戏，教山上的人们也知道国语是怎样美妙的声音，又是怎样容易学的东西！教人知道我们不仅是作梦，我们这个梦是可以变成实在的，而且，如果要国家向稳固处走，住在这海棠叶上的人向团结处走，这个梦就必须变成实在。

这以后，一个月的工夫，我们天天都集在一起，为这个梦辛苦地铺砌着道路。

十九有了女主角

剧本是决定了，然而新团员里却没几个演员。我们自己另编的那个宣传戏“会说话的哑吧”还好演，柴霍甫的“求婚”却是出口齿上很吃力的戏。陈素娟虽然几次自荐着，说她向来会吵架的，她一定把娜妲丽亚做得好好的，但是为了那“一百元”好梦的前程，为了一个可喜的印象，我不能轻易答应。我只能把她安排到那宣传戏里。

许多人知道我们在排戏了，然而我们还没有女主角。

又是一个礼拜三的早晨，我照例到海滨去散步。走过那片芭蕉墙下，我忽然有了一个憬悟，一个念头。我赌誓这念头不是自私的。为了那个戏，我不信能再找到一个更合适的演员。这是两个绝然不同的梦，立在墙下，我关心的还是怎样开成了这个游艺会，使它收到理想的效果……

在岛上，我这是第一次轻狂：我向那杏黄楼房探了探头。这时，芭蕉树下，正有一簇姑娘坐在地上，每人专注地捧了本书读着。

我赶紧缩回了头。我的心不知道为什么竟蹦跳起来了，像是闯下了什么大祸。

一路上，我想着该怎样向团员提这件事。更焦灼的，是怎样把她请过来。

我先分别找到几个比较熟稔的团员，说明如果校外有合适的角色，为了把戏演成，我们也得邀。我问他们可认识有谁，只要能说国语，肯帮忙我们。

肯帮忙的很多，能说国语的他们却想不出一个。一两句粤腔国语还好办，那样一大套俏皮泼辣的对话，在这岛上？他们一齐摇头。

我提了一个。我问他们可知道女子师范里有一个国语说得同我一样的？

“她叫什么名字，先生？”一个学生问我。

对我，这是怎样犀利的一个问题！我答不出。我很羞愧地补全了上次的故事，告诉他们那个围后来是怎样解成的。说完了，或者说“供”完了，我带着囚犯的心情环视他们。

他们并没有责我一句，脸上也不带半点不悦。他们反而高起兴来，一个急性的学生竟要即刻去寻找这个“娜妲丽亚”，我们的救星。

我拦住了他。告他这寻找的事应该委托女同学方便些。

不必烦，陈素娟又得跑到前面。她张牙舞爪地说她有个表姊在女子师范，她扬言非听听这人的国语怎样“同先生一样好。”

这一天，我像是驾驭着两匹奔腾的马，又像把着两道水闸：两个不同的梦，我知道不是一个，也不应该是，然而一停下手，它们便向一处并。于是，我尽所有的理性把它们排开。我警告自己，责斥自己，辱骂自己，一个公私分不清的小人，然而，一转眼，它们就又合了股。

到下午，陈素娟得意扬扬地跑上楼来了。她一定觉得这回可做了件使我高兴的事。一进门，她就摆着脑袋，说巧死了，巧死了。

“先生，你猜她姓什么？你猜吧！”

她蓄意不良地指了我的鼻尖。

我有点不耐烦。不管她姓什么，我要知道的是她肯不肯演戏。陈，林，黄，司徒，我敷衍地猜了一堆粤籍的姓氏。

“都不对。先生姓什么，她也姓什么。”

她嘻嘻地笑了。

我惊愕地站了起来。眼睛直呆呆地，嘴里可还不相信地说着“哪里会，哪里会。”

底下她又告我这位姑娘的名字，叫盈。说怪不得她会说法语，她爷爷是北京人，光绪年间随了镇压汉军的绿营驻扎岭南，随后娶了本地女子落的户。

跟着，她也说了许多闲话。说这姑娘的父亲是当地一个出名的荒唐鬼。干的是医生，却时常坐监狱。这姑娘读书也不知道是谁供给，反正每礼拜六，必有一个男子接她。那人有三十多岁了，说是她的表哥，

“……可是，哼，谁知道是表什么！”

陈素娟又在卖弄她的聪明了。这个报告使我对那苗条影子更关心了，（同我一模一样，也是条可怜虫！）然而我更“应当关心”的却不是这个。

“我问你，素娟，戏呢，她肯演吗？”

这顽皮东西，她向我摇头。

我奈不住了。一种责任心，挟着另一种什么，迫着我要求陈素娟领我去见这位固执的姑娘。

起初，陈素娟还不大肯。她说我也劝不成。她表姊跟她同班，怎么央求，她也不干。看样子，也许真有困难。

“……我看，也许就是那个男人作怪……”

陈素娟像是捏着一把钢针，轻轻在我心坎上戳了那么一下，她一点也不知道这有多残忍。

由于过分的坚持，她和另外两个团员还是带着那个剧本，陪我走进了女子师范的会客室。

我一腔的正直，公义，和牢固的自信，一路上嘟囔着国语也是件民族大业，她不能不帮忙。然而迈进了大门，我踌躇了。我开始发觉自己是干着怎样冒昧而且冒险的一件事。我缩回了脚步，想抹回头去。

但是太晚了。陈素娟早领头跑了进去。

和另外那两个团员对坐在会客室里，守候着时，我估算了许多可能的结果。我算计，这位姑娘也许根本不见。也许见了，一看是我，红着脸抹头又走回去。即使见了，那个“表姊”还说不动，我一个陌生人成吗？

从度起漂泊的日子，我经历了许多回难关，我可没尝过这难受滋味。

楼梯响了。我的心跳了。门推开，三个女子迈了进来，其中，却只有一

个一步跨进了我的心坎。

显然眼前一切和她所预期的不同。望见我，突然她满身的活泼凝固住了。胸脯像是提起一口气来，却填在那里，许久没放下。长长睫毛下，是怎样一对美到令人生畏的大眼睛哟。

我不敢再看她了，我很不自然地掉转向陈素娟。

“这位便是我们的先生，不用介绍了，同你是本族呀！”她对那姑娘说着，另外，又介绍了密斯凌，她的表姊，一套运动家的短装裹着一个棕色皮肤的小胖子。然后，她又吉利古鲁了两句什么，大家才落坐。

果然是陈素娟没讲明白。她只告她演戏，却没有提一点天籁团的话。

相反的，我是由这组织说起。不，简直是由我自己渡过长江的遭遇说起。告她怎样深切地感受到这个极严重的问题。目前这组织虽然很小，而且都是孩子，却不是胡闹。它可以发生点好作用。救国不是个名词，得从手边的事做起。

末后，我央求到她，说这善举成败她能替我们决定。为了钱，为了宣传，我们都需要演这次戏，我们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了。

她像是为我说动了，因为当我讲到语言隔膜的苦处时，她那两道淡眉便微微蹙起来，听到我为了彩蛋同店铺吵嘴时，她甚而轻轻叹了口气，（很轻很轻地，可是瞒不过那时候的我。）跟着，我也看见了不曾见过的那么洁白齐整的两排牙齿，藏在那么俊小但是已不红润的嘴唇里！

等我说完，她一点不旁顾地向我点了头。

“我不会做戏，可是您的话我听了太受感动了。我试试看吧。”这时，她才侧过头来问陈素娟：

“什么时候排演呢？”

我赶快由身边那个团员的手里拿过“求婚”的油印剧本，捧给她。

她欠欠身，接过去了。

于是，我们这个喜剧便有了女主角。

从此，在另外一出悲剧里，也有了女主角呵！

二 我睡在蚕茧里

领到月薪，我对于蚊帐的固执即刻融解了。告诉袁君我今晚便也像他一样卧到蚕茧里时，他很快慰地嘱我最好再买点金鸡纳霜，并发挥一大套理论，说用人力抗自然是原始的野蛮办法，在科学昌明的时代，应当让药物去抗。

我哪里甘心野蛮，贫穷和愚蠢原是紧邻呵。

多少日子我没摸到这样沉甸甸的一笔款子了。我领到手，先用纸将膳费，裁缝债，洗衣债，分别包起，摆在床下那只柳包里，然后，才揣了一笔可骄傲的数目，走下山去。

拐过鲤鱼石，我看见电船在突突地响。为了电船只需八个镗便可渡海，我拼命跟了许多人追赶。但还没跑到码头，那急性子的硬壳虫已开了，尾巴后突突冒着白烟。

当我正立在码头上，悔恨不曾走快了些时，幸灾乐祸的舢板却向我大兜生意了。他们只有靠电船漏下点什么，才有饭吃。

起初，我很生气。如果先花两毫舢板钱，我的蚊帐也许又买不成了。

我抹过头来，赌气向回走。

呵，一个熟人。还是一脸那么母性的笑容。仍然拄了那把黑汗伞，提着那只布袋，迎风立在那里。

“你也没赶上船吧？”她凑近来问我。“那天我又去医院看你，知道你出了院。完全好了吗？得小心着身体……”

这样说着，她约我同她合乘一只舢板。她这时也是过海去想买点东西。我们互相搀扶着落了船。

嘎吱吱地，我们漂在海上了。天空是晴朗的，海自然也不至使性子。只偶尔荡过一阵愉快的小风，吹着海，也吹着这位和善妇人的鬓发。

如今，我已知道她姓梁，岛上没有人不知道一位热心的梁师母的，慈祥，能干，什么公益事情永远跑到前面。

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她竟夸我：

“你真会教书，我的儿子回到家里，把你教的那些歌唱给我们，讲给我们，国语真是好东西。我们家已经开始彼此讲国语了。”

然后，她又向我说领洗的话。我赶紧给截住了。我问她的国语哪里学的，为什么在这岛上许多人一个字不会说，又有人说得很好呢？

她的笑容里，这时似乎隐隐透出一种凄惨的回忆。她像是不肯说，可终于还是告诉我：

“我的丈夫是个医生。（他已经死了快七年。）他在河南，徐州都治过病。他带着我……”

我想止住她。我隐隐听出一些咽哽来。这话像是使她更苍老，然而说到末尾，我却在她发灰的鬓发里，看见了一个少妇的侧影。她告诉我他们怎样跑到江苏北部，她丈夫从黑热症手里夺回不下几百条命，终于，黑热症却把他俘掳了去。

“……从那以后，我就继续了他的事情。我不会医病，可是，天父他什么都会治……”

她又重新蹈入了那个旧圈套。

然后，她又问我几个弟兄，父亲是干什么的。一般，问到这上面我总得撒一阵谎的。我顺口溜出行三或者行四，为“家父”编造一个不高不低的职业，并为“大哥”指定个机关，为“二哥”派个大学，才将问的人敷衍开去。这谎我撒来只隐隐觉得世界对不起我，却并不怀犯罪的感觉。我只不愿意听那个浸在幸福里的人像看马戏一般地惊叫一声，然后，又盘问我是怎样活下来的，直好像没有万贯家私养不活一个人似的。

但是，眼前问我的人，她自己却也有个悲惨的故事。她不曾隐瞒我便也告诉了她一个悲惨故事。

听了以后，她果然不曾惊呼。只轻轻地拍着我的肩头，安慰着说：

“你的母亲既然那么和善，她早已经升了天……”

我即刻仰起头来。晴蓝的天空，这时，正有几只海鸥在环着一只银灰色军舰盘飞着，朱红的喙，雪白的翅膀和肚皮，啾啾地叫出了细碎娇嫩的声音，像是埋怨那长了满身骷髅黑眼的军舰，又像是对着海吐诉着什么。

嘎悠悠地，我们的舢板已靠了岸。我们互相搀扶着登上那石级，海关的大钟刚好九点。

多亏我逢到这位热心的梁太太。她丢下自己的事，先帮我的忙。我一点也不知道百货公司标了价目的东西还可以讲价的。而且，那些把黑蝴蝶领结系得整整齐齐的店员哪里是作生意呵！他们招呼每一个漂亮女人，且伏在柜

台上絮絮谈天，像是在谈着情话。难为梁太太硬把一个拖来了，在他老大不耐烦的眼光下，我买到了那只“蚕茧”。

于是，梁太太才买起自己的东西。我看她耐性地在一堆羊毛线里检挑着，终于，才买了两撮古铜色的。然后，又去鞋袜部买长统丝袜。

忽然，她给我出了一个难答的题目。

立在那挤满了时髦男女的化妆部前面，她问我，可是像是问着自己：

“……你看给岷买点什么好！她那么不爱打扮。不然，就容易多了。”

我问她岷是谁。

她告诉我是她一个内侄女，自小由她养起来的，现在正学看护。

“下礼拜三是她的生日。唉，多快，这孩子长得有多快！”

既然向我要主意，我问她这位姑娘不要打扮，可喜好什么呀？她为我描绘起来了：（她的话为许多由肩头走过的人们所注意。）

“她是个规矩极了的女孩。每天下了班，到家脱下白大褂就帮我做饭，洗衣服。给她大哥缝缝补补。她就有一样消遣，她好弹琴，还好打毛衣。唉，可真是个好孩子，晚上还在我床头讲书。给我讲《天路历程》，讲《启示录》，直到我听着睡去，她才不讲了。你说，先生，我不得给她买点心爱的东西？你说，凭这个性情，买点什么好？……”

她仰起头来看我，真好像我是个行家，我只好向四下里望，“海味部”“铜器部”，忽然，我看到了“文具部”。一个好女孩照例爱文具的。

于是，她买了一支悬在胸襟上的钢笔，小巧而且精致的。她自己先套在脖颈上试试看，只一瞬，她的有了皱纹的脸上焕发了少女的欣笑。

然而当我知道这支笔的代价是她半个月的辛苦的结果时，她虽高兴兴，我却有些后悔了。

归途，在舢板上她执意请我去她家吃午饭。起先，我是不肯冒昧叨扰的，终于，我为她母性的爱所动，而且，到校也已没的可吃，便真地答应去了。

我们沿着那迤迤曲折的十八盘，绕到了她的家，是靠近山脚的两层小楼，虽望不到海，玉塘却就在咫尺。

她让我先进去，自己却用土音喊着。

随着，楼窗有人向下探头，“阿娘，阿娘”地叫着，咚咚地跑下楼梯来了。“这就是我的儿子，庆云。”她介绍着，呵，我一点也没料到这竟是我在班上读书的一个孩子，而且是天籁团的一个团员。身材同我一般高矮，穿着黄色制服，脸膛黑得结实。平日在班上是最规矩的学生。

“岷哪，岷哪！”

梁太太向后楼灶间里喊着。黑黑的灶间里，这时稳庄重地走出一位姑娘，腰间还系了一条白围裙，显然是在作着饭。

“这是云的先生，”梁太太这样介绍着，随后，这姑娘对我鞠了个半躬。我怯怯地还了礼。我没敢看她。

等坐下吃饭的时候，我看见她了。由她，我明白了许多形容好女人字眼的含意：她有一双“贤慧”的手，那是细长的，弹过许多柔和音乐，也做过许多善事的手。一对“温柔”然而“端正”的眼睛。黑黑的富沉思的眸子位于眼睛的偏上部分，好像一半映照着人间，另一半却还逗留在一个比人间更神圣的世界。她的眉毛修长而且微蹙，搭上她那稍高颧骨，令人觉得一种精神的重量在镇压着她的少女时代的愉快。她很少说话，却不像是在生气，通身都只是一种严肃圣洁到不容人存半点褻渎的思想。听说她姑母买了那支钢

笔的话，她忙用土音说了两句什么，像是抱怨，然而被抱怨的又像是她自己。永远反省着的一条灵魂呵。

有多少日子了，我不曾在“家”的屋顶下吃饭。在一个很小而且不阔气的家里，饭吃得分外香呢。

梁太太频频为我夹菜，随吃还随问我：

“看，我们岷做得好不好？”

我说都好，其实，我最爱的，还是那碗芋粥。甜菜总易勾引起几时的回想。

我吃得饱饱的，就告了辞。我下午还有两堂课。他们一家把我送到山道的路口，还频频叮咛我“常来”。

晚上，我便也睡在那只珠纱的蚕茧里，荒唐地织起绮丽的梦了。一只蚕茧，却像是蠕动着两三只蛹。

二一幸福的幕掀起了

为了就合上课时间，有时娜姐丽亚来我们这里，有时我们也跑到师范的会客室里，省得让我们的客角走那么远的山路。十天的排演，虽说不上好，却也很不容易了。我得把那剧本逐字注了音，并还标出平上去入的声阶来。仅仅把台词念清了，这功夫就得陪上几升汗。那个口齿拙笨的洛莫夫，他怎么也不会说“沃乐微”，一说到这里他就嘿嘿地笑起来了。这样一来，把那不但句句说得清白，而且充分地表现出娜姐丽亚的泼辣凶悍神气的女主角可给窘住了。

我责斥他，央求他，好不容易，洛莫夫争“沃乐微草地是我的”时，他不再嘿嘿笑了，于是，游艺会的广告便贴了出去。

最后的两天，我们便“彩排”了。对于一切排戏的人，排到这时候永是最奋亢的。而且，戏以外，许多想不到的问题也陆续临到了。丘布珂夫要一顶帽子，得给他找；娜姐丽亚的衣服是费了好大周折，终于还是靠了袁君的帮忙，借到英文女教员的一件鹅黄色的晚服。

看看我们的娜姐丽亚吧，她换好衣服还低声问我“可以了吗”，天下还有比她再漂亮的女人吗！本来为上浅下深的制服切成两段的苗条身条。如今穿上了那楚楚服饰，微露着一牙莹白胸脯，显得多么飘逸娉婷呵。她简直不应该作这小气女人的面色，这明明是朱丽叶的化身了。

然而再看看她的表情，觉得演戏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了。她是那么会装样子，我一面心下预支着舞台上成功的欣喜，一面却隐隐在发愁地问着自己：一个会装戏的女人，对于她灵魂中的真挚究竟有没有损失呢。

这问题，到今天，我更回答不出了。

一半是团员们利用师生那点微妙关系四下推销！一半是反映了各方对我们的同情，到上演那天早晨，印就的三百张票仅仅剩下五十多张了。不但校内，山道上各“关口”都贴了广告，天籁团真像一位新生的太子那么挂在人们的嘴边。看情形，那笔神通广大的数目是有了把握，而且也许还多了些。那五十张票便分赠给各演员了。分到我手的那两张，我差阿笛即刻送给了梁太太，请她带着那位岷小姐来看戏。

事情还有这么巧的么，天能这么不公平么！就在演戏的那个下午，我一开箱子，发见我那只三只纸包不见了！我的膳费，我的裁缝债，我的面孔呵！

我眼睛急得昏花了。我正在跺着脚，陈素娟跳跳蹦蹦地跑来了。她催我去看最后一次排演，说舞台位置有地方弄不清楚了。

我咬住牙根，同她下了楼。

在楼梯上，我碰到了袁君。没等我告诉他丢钱的事，他很着急地说他的表不见了。他还以为我们演戏的人借去了。

我告诉他我的遭遇，他很有把握地说有办法，放心，有办法，便仓仓惶惶地走了。

他说有办法，我一点不知道明天该怎样对付那个厨房管账的，明天成了那么黑洞，那么渺茫，我简直不敢想了。我发咒得把这晚的戏演好，让那不可知的明日来任意摆布罢。

我正在着急，前台送信来，说外边有人找我。我慌忙地奔到会场门口，原来是梁太太母女来了。她不知道今晚我多忙，却要我陪她们一道坐。我为她们找了个离台很近的座位，连一句应酬也没顾得说，就匆匆地跑回后台去了。

“你忙得厉害呵！”迎面有一大一小影子，我几乎撞到他们怀里。我抬头，是巴黎，仍然安详地吧哒着他那只烟斗。紧紧贴靠着他的，是一个打扮得极好看的女孩，油亮的头发上还栖着只红绒绳结的蝴蝶扣。

我忽然觉得那小脸蛋很熟，像是在哪里见过似的。孩子像是也认出我来了。她吓得要哭。

“不怕，不怕，这是伯伯呀！”巴黎拍着她！并硬按着她的头向我鞠躬。

呵，我记起来了。这不是山道上那个受委屈的孩子？我握握她的小手，对巴黎说了声“抱歉”，便蹿回后台去了。开会词是我拟的，由发起天籁的那个小孩去致。我虽然身在幕后看团员们安排着道具，我的耳朵却伸到幕外面。听，这岛上已有了新的语言啦，而且，是这样一个刚十三岁的小孩说出的呢。

报告完了，我听到一阵隆大的响声。

随着，五个团员肃然地登了台，唱的是儿时大姐教我的一只歌：

说了一个一，道了一个一，
什么开花在水里？
这朵鲜花瞒不了我哟（摆手介）咦呀哟
莲蓬开花在水里，咦呀哟——

在那乱哄哄的台上，我却勾起黑黑屋檐下，飞着黑黑檐末虎的回忆。我坐在台阶上，大姐拍着我。天，谁想到十多年后，这歌却跑得这么辽远呵！

第一出戏上演了。陈素娟果然是演戏的老手，然而她的好处仅是在胆子大而已。她出台出得那样不在乎，演时又不惜加点花样把台下逗得轰然大笑。她的声音很尖，也很脆，但是不美。有时，还说忘了，搀上些粤语。幸而幕后有提词人，她刚一说土音，那人赶紧就咳嗽一声，于是，她赶忙归了辙。

快临到“求婚”了。我跑到后台去。莫洛夫在刷着他的长靴子，娜妲丽亚正在梳着她的头发。

“先生，快该上台了吧？”她回过头来问我。

我多么想摸摸她那柔而且黑的头发，然而我得压住这想头。

“时候到了。你快点吧。”我广泛地对大伙说，然后又凑近了她一些，

叮哼着：“你知道，今晚上这些人里你最会，也最重要。卖钱是小事，你得教台下的人爱国语，迷上它——”

忽然，我查觉自己失了口。我的话突然一止住，她的脸反倒泛红了。她羞怯地看了我一眼，像是对我起了什么疑心。

我转过身去，想粉饰我的过错。等我再凑近她时，她已不再那么自然大方地听我望我了。她低下了头去，镜子里照出她一对垂视着眼睛：没有了水灵灵的黑亮眸子，长长睫毛却描成两道修长的弯，很细，很小，然而弯得很俊美，像是泊着无限心思。

我还没留心到她鬓额上插的一朵白色的野花呢，并不香，却小得很玲珑。我这个粗心的导演！非要这么样才能点缀出村姑的模样呵！

“就要登台了。”我低声向她说。

她仰起头来。睫毛掀起了。修长的弯不见了，黑黑眸子里却焕发出一种粲然的光采。我不能再多注视一眼了。

“求婚”的幕拉开了。我们的娜姐丽亚姗姗地出了台。为浅蓝顶帷滤过的灯光洒在那鹅黄色的腰身上，那嫣红的脸上；她走得那么美，扭得那么妩媚，使她那清脆的声音更其动人了。

当她把眼睛瞪得圆圆的，指着那个洛莫夫气愤地嚷着：“沃乐野的草地是我们的”时，我第一次看到了那么美丽的愤怒。莫洛夫难道是块石头吗，还是他存心要看这美丽的愤怒，故意逗她生气呢？为什么他那么牛一样地懂得爱惜草地，却不懂得爱一个希有的美貌少女呢！

然而及至她抚着胸，半阖了惺忪的眼，微笑着，沉醉地叹息出“我……我也真幸福呵”时，我相信那幸福已传染我的全身，全心灵台上的幕徐徐垂落。

在我心里，幸福的幕却徐徐掀起了。

那晚上，卸了装的娜姐丽亚是为我们几个团员伴送回去的。

没有月，只有微小的星光，山谷黑得很。我们个个高兴得不知说些什么好了。尽听山道上散场后回家的观众在途上嘈杂的议论着。

我一声不响地走在她后面。用我那只电筒为她照明了每块乱石，每个拐角。那灯光紧紧追赶着她轻盈的脚步，很敏捷，而且，一点也不紊乱。走不久，我还把电筒举高些。光圈穿过黑空，照出前面一片苍茫朦胧的路。本来是很熟稔的地方，在黑夜里，在一个幸福的黑夜里，似乎全都改变了相貌，潜伏着一种流体的感觉。

山沟里，这时钻出一只黑白花的狗。她吓了一跳。我赶到她身旁。那狗善意地嗅了嗅我，却又遁入黑暗里去了。

她很感激地向我笑了笑。

我是一直把她送到师范学校门口，才吞吞吐吐地告诉她：你演得真好呵！天籁团感谢你。我感谢你。

芭蕉林由我眼里抢去了那个美丽影子。

回到宿舍，隔窗我看见袁君正在严厉地盘问着三四个学生。我很莫名其妙。我几乎是舞蹈着进去的。

一进门，袁君就对我说：

“人抓到了。你知道吗？”

人？人已经送给芭蕉园了。哪里还有人呵！我问他在干什么。

他看我这种漠不关心的洒脱神气，似乎很不高兴。他指指三个人中间，

一个身量矮矮，年纪也就十二三岁的孩子，告诉我偷东西的学生已经抓到了。刚才上面开游艺会时，他又溜进来，给在隔壁埋伏着的阿笛捉到了。另外两个是他的同房。

这时我才看到这孩子的脸已哭成泪人了，是在我班上总喜欢坐在犄角的一个学生。听见袁君对我讲，他咕咚便跪在我脚前：

“先生，救我，先生，我不敢了。”

小声音在这黑夜里嚷着，如果我今夜不是胸脯里填满了幸福，这凄惨我一定受不住。然而如今，我却很坦然，很慷慨地搀了他起来，像抱一只小绵羊似的，柔声地告诉他：

“好了，不要紧。我饶你的——”

话没说完，袁君向我不答应了。他用英语大声责我今晚是不是发了疯，钱可以不在乎，校规哪里能随便放松。况且这孩子家里很阔，父亲是科长，什么也不愁，称得起一个小财主，为什么他还得偷。这是个教育问题。

“You ha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educational problems, here is one!”

呵，教育问题，校规，我什么都想不到了。今夜，正如他所说，我是疯了。我手里虽无分文，我却有万贯富户的阔绰，豪爽，我还有比他们更多的幸福呢。

太幸福了时，人会变得浮躁了。在我身上，这时寻不出一丝的老成。我想唱，我想嚷，终于，我丢下了房里的“夜审”，走出门槛了。

我推开房门，走到廊外，满天星斗向我眨着嫉妒的眼睛了。

我很不宁静地站在那里，像是在黑压压的山谷里寻觅着什么。

寻觅什么呢？

一个远了淡了的影子，清静穆穆的夜空里，一声鹅黄色的叹息呵。

二二淋湿了的心

演戏的收支账目公布了：除了一笔可观的数目，我们还听到不少可感的好话。许多人向我们索取歌谱了，更多的人要求参加这个小团体。想不到国语在这岛上将要成为一种时髦了。我又兴奋，又担忧。

会开过第二天，团员中便酝酿着“庆功”“联欢”的茶会。如果我自己那点钱没被那孩子偷去花光，我这时应毫不踌躇地请一回客。然而我手里的四块钱还是由那孩子袋里挖出的余赃。它够买什么呢？因此，我只好等待这个酝酿的自生自长。

在一种胜利的心情下，这样事情照例不难推进的。首先，大家都感到了突然的寂寞。戏排着，排着，演了，也就是散了。像退伍兵一样，重聚还可以温习一下当日可喜的记忆。

于是，演戏的第三天，我们的茶会便在师范的芭蕉林里举行了，除了那位客角，大家都是主人。

那晚上，天气是颇奇怪的。当我们吃过晚饭，由校里集齐出发的时候，黑黑天空里还闪着几点星光。甚而我们在那软软黑黑的草地上落了坐时，除了一点微凉，我们没觉出什么。我一点也摸不清那雨是从哪里来的。而且不

是雨，很像檐水，那么散漫稀疏地滴着，不把人赶进房里，却使你犹犹豫豫，终于还是留恋地坐在那里承受着，忽然鼻尖上一滴，忽然眼皮上一滴，沉甸甸而且冰凉的雨珠。

我们一行团员足有四五十人，说说笑笑地走进了师范的大门。前面领道的自然是陈素娟喽，难为阿笛，他肩上一边担着一屉屉的点心，一边是几十只茶碗，我暗自想到鹅笼酒海来。

我们刚一走进去，娜姐丽亚和密司凌已经在迎接我们了。今天，我们的女主角又仍然穿上了她原旧那件制服，只是鬓额上还插着那两朵白色野花。

说是让我们到会客室里坐，天黑得这么幽静，还有比坐在芭蕉丛里，由叶隙间仰看灿烂星空更美的事吗？

不，我首先提议要个露天会场。

于是，我们便为黑的芭蕉叶，黑的夜空覆盖着了，彼此看不见五官，只看见一簇灰白影子，蠕动着，摸索着。大地的儿女呵。

杏黄色楼房里，谁端出两只烛台来，端的人影子幢幢晃在草地上，愈显得苗条了。走进来，才看出是我们的娜姐丽亚。烛光照耀出的微笑愈显得灿烂了。

这晚上，我们嚼着糖果。放肆地做了许多有趣的事，有时甚而是因为傻，才有趣呵！有人讲笑话，有人拉手提琴，随了那熟稔的调子，我们奈不住地合唱了起来。我们唱遍了所有美国流行的小曲。在教会学校里，那永是最熟稔最可喜的。唱到 Santa Lucia 时，脑袋还跟着音阶左右摆着。终于在一片响朗的笑声中结束了一阵愉快的歌唱。

多可惜呵，今夜我们什么都不缺，我们就缺一把野火。天雨不答应，芭蕉林的主人也不答应。野火也可以说是有的，可不准我们拨动。天空的闪，是自然的无声火柴呀，每亮一回，我就可偷个机会寻找一下，我在一柄宽大的芭蕉叶下找到了她，坐在凌的旁边。

一段口技之后，该是游戏了。领首的自然是陈素娟。她宣布这办法：大家举一个人出来做猫。他可以随便跪在那人面前，号叫三声，坐着的人须用手轻抚这猫的皮毛（头发）三遍，抚一遍，嘴里还得说一遍：

“小猫咪，
不要叫呵！”

说的时候不许笑。一笑，便算输了。自己就得出来当猫。

大家嚷着赞成，可又故意装着说不会做，请素娟自己先做一回看。

她一点也不推辞。而且，咕咚一声，便猛然跪在身边一个人面前了。我看不清那人是谁，只听到一声极懊丧的叫声，如一只闭在笼里的饿猫，还没叫完，坐着的人便笑出声来了。

那个人为陈素娟硬拖了出来，正是素娟的表姊。她也不加选择地跪到另一个人面前。这回我不必看，是我始终留心着的一个人呵。

“咪~~噢”地叫了。声音拖得很冗长，且还为频频坠落的雨点打出颤微来。

这回，该娜姐丽亚了。她跪了三个人，也许是因为她的声音里，温柔和善的成分太多了些，每个人都抚着她的头发，很从容地说着，“小猫咪，不要叫呵！”

终于，不知她看清楚了，还是盲目地撞，她跪到我的面前了。能是真的吗？那朵白色野花不香，她的头发却有一种愉快的气芬。还有她嫩白的脖颈

呵，也低垂在我胸前，等待我的抚摸。南国女儿的大胆可窘住了一个来自礼义之邦的鲁男子！

她叫了，是那样委婉，那样细润的咪咪。我的手在她纤柔的头发上轻梳着。幸福如果是电，我的全身欢跃得将要炸裂了。

我不曾说出什么，因为我想说的，我说不出呀。我一任她咪咪着，我用手背为她遮住雨珠，手心拭着她浸湿了了的头发。

“先生没说，得认输！”有人嚷着宣判了。另外又有人替我辩护，说也并没笑呵。

我的惩罚不是当猫，却要我做一只唱歌的鸟。他们还要学一只新的“京曲”。这样为人怂恿着，我只好唱了。我唱的是在北方极流行的一只过继母日子的孩子思念生母的歌：“小白菜”。我一点不知道为什么唱了它。我那是最高兴的时候呵！雨打芭蕉在诗里一向是诱人感伤悲戚的，那晚上，却为一颗欢跳的心伴奏了。我直起身来。天上这时连一颗星子的踪迹也没有，冰凉的雨点落得也更勤了些。无边的黑暗太空里，攸忽撕开闪亮的裂缝。我唱了，我的声音可直颤抖：

“小白菜呵，地里黄呵，
三岁四岁，没了娘。
有心跟着爹爹过哟，
不想爹爹娶后娘。
娶了后娘，三年整呵，
有了弟弟，比我强。
弟弟吃面，我喝汤呀，
拿起筷儿来——泪汪汪。
桃花开了杏花落落，
我想亲娘谁知道？
亲娘想我一阵风，
我想亲娘在梦中。（哽咽）
人家都说黄连苦呵，
我比黄连苦三分。
白日上山去放牛，
晚上下山歇五更。
白日听着咽咽叫哟，
晚上听着山水流。
有心跟着山水走
又怕山水——（哽咽）
不回头呵！～～”

我刚唱完，静寂的空气突然为掌声撞破了。陈素娟大拍着手，笑着嚷着：“先生再唱一遍罢！”

她这欢喜心境对我来得太突兀了，更突兀的是

“呵呀，哭什么？先生。别唱了吧，这里有人哭了。”

凌劝着身边那个人。

我赶忙跑过去。不是别人，是娜姐丽亚哭了。她隐在芭蕉叶下面呜咽着

哪。

呃，我的歌哪配赚取那么宝贝的泪呵。我忘了身分，不自禁地拍着她的肩头。雨点坠着，天空刷着的闪电映出垂挂在她额上晶莹的泪。我的手湿了，有雨珠，也有她的泪珠呵！

忽然，她挣脱出我的手臂，草地上掠过一白影子，她很快地跑进杏黄楼房里去了。

我不能自持地追上台阶去，没等我闯进去，她却已上楼梯了。

我托付凌，（不知我一个陌生人，有什么理由这样托付一个同她熟稔多了的同窗！）请她马上回去，陪伴她，安慰她。

凌也是一脸的莫明其妙。她匆匆地也追上楼梯去了。

我们的联欢会便落得这样一个不欢的结束。

走到校门，我全身已都淋透了。

“明天再开一回，先生赞成不？”陈素娟在女生宿舍门前这样无心肝地问我。

我没睬她。

我怀了一颗淋湿了的心，辛酸地踱回象山堂去。

二三初次的隐秘

雷闪在天空闹腾了一夜。我的心也随着由窗口投进来的闪亮和隆隆声翻着滚。在昏沉中，我估算着明天将是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然而醒来，一夜雷闪却把污浊的天空洗涤成一片悦目的晴蓝。

天晴了，我的心却依然沉沉地阴着，没法放晴。

当我烦闷得恨不把自己撕成一叠碎片，抛到海里去时，袁君却告诉我说，外间又有我的闲话了。然而想不到的，是他们还认定我同陈素娟中间有了什么，说她一天打扮得比一天妖艳，总往我房里跑。

我为这冤枉气红了脸。

袁君安慰我说，放心，至少他不相信。不怪别的，只怪我年轻。在这个学校里，我们两个是最年轻的，他还是娶了家室的人哪，（为了完成大学教育，他屈服了家庭的强迫，和一个陌生女子匹配了。）外面尚且说他同另外那个女同事的闲话，更何况一个完全具备了新郎候选条件的小伙子呢。

“总而言之，这个社会混帐！”他更激昂地说。“师生为什么就爱不得！我们这里那个教生理卫生的就娶了学生。当时许多人攻击他们，现在他们过得不是很好么。我们广东真古怪，新起来顶新，守旧起来也顶旧！”

他这席话拔除了一个新扎根的，可还拔不掉那个根深蒂固的烦恼。说是根深蒂固，却又渺茫得没有头绪；而且，像一个家传户诵的诗剧里所写的，是一种“甜馨的烦恼”。

一个那么随口哼着的曲调，由于浸着了珍贵的晶莹泪珠，竟也引起我的感怀来了，像一个着了魔的魔术师。我想着自己的母亲，也惦念着昨晚那个哭母亲的姑娘。我知道她有一个坏蛋的爸爸，却不知道她有没有母亲。

我还有一个念念不忘的担虑，我怕她生了我的气。向天赌誓，我不会使用一只歌引逗别人悲哀的，何况不是“别人”，是她呢！

于是，下了最后一堂，我踩着散铺在微湿的山道上金黄色的夕阳，向着那杏黄色的楼踱去了。隐在棕榕树丛中，那楼房的颜色也如一道闪，在我心上攸忽地掠着。我好像借着那一瞬强烈的光芒。窥见了一个灿烂世界，然而只是一瞬呵，一切终又为云翳掩盖起来。

我走进了那芭蕉园，我叩了门，她走出来了。

呵，正像今早黎明，我揉着睡眼，揉出窗外那片晴蓝一样，立在我面前的苗条影子又是那么活泼，那么微笑的了。而且，微笑里，且焕发着一种罕见的光辉，照耀着我整个的心灵。

随着，我的心也豁然放了晴。

原本是来慰问她，向她道歉的，当前，这不但杀风趣，而且是蠢笨的举动了。

不同于往回，我说话的声音没那么理直气壮了，很低，很颤微，她的水灵的眼睛也四下旁顾着，一有人走出来，便羞涩地向犄角处躲闪。

活了十八年，这是我初次的隐秘呵，第一次我想藏躲到人间以外，在太空中，用自己的一颗心温暖着另外的一颗；第一次我急于知道一个人，也急于把自己捧给她。

我的心跳。藏躲不只是为了恐惧，冥冥中，我似乎意识到这是一件必须藏躲的事了。

我很冒昧地邀她出来走走。我这提议是很犹豫地说出的，因为这回我是悬了空，我没有了另外的梯子。我是用一颗赤里的心来接近她了。可是，她用来接待我的，似乎也是另外一种心情。她对这提议只惊讶了一下，便默默地向外移步了。

走出芭蕉园时，太阳早已沉落到后山去了，微湿的山道上，阴凉凉地充溢着热带植物特有的清香气味。是仲春季候，马鞍树开始结起绒球，道旁的“番 茄 投”也由菜心伸出新生的胳膊。看见山道旁木瓜树上已钉上了蓝地白字的标语铁牌，我们骄傲地笑了。

拐过师范学校的篱墙，漪涟的玉塘横在我们脚前了。衬着那蓊郁的山石，塘里这时浮满了天空的朱霞。一丛穿制服的孩子们，正在放着一只锥形的帆船。那一尺见长的玩具，漂在塘面，任海风东西吹着，用它的雪白影子支配着那么些只眼睛。

纵使是个好玩耍的人，我的心，这时是属于另一只雪白影子的。

为了不愿惊动这些蹲在陆地上的航手，我们踏着参差的乱石，绕过那怕人的“安息堂”，终于，我们走到了果树园。“累了吧！”我看出她脸有些红涨。

“不，”可是她却随手摘了一片木瓜叶，频频扇着那泛红了的脸靥。树叶的影子在她身上印上斑斓的条纹。

我轻轻扶了她。坐在果树园松软的土坡上。这是一个极幽美的地势。山环抱着我们，谷口外银亮着一片黄昏的海。连玉塘我们都清楚地看得见，那三角帆船就飘在我们脚下，然而我们却深深隐在果树的叶丛里，嗅着柠檬橄榄浓烈的混合的香味。

我读过许多恋爱故事，正如许多人读过泅泳术。如今，我不止走到海滨，我早已深深沉在海底了，然而我还不知应怎样呼吸，甚而怎样分水。我尽坐在那里，就地搓着脚下的土。我有话说，而且，我还看出她也有，然而我不会起始那第一句。

寻不出新的话来，我终于说出本来准备的了。

“昨天晚上，我对不起你！”

“番 茄 投”：英文 potato 的音译，即番薯。——编者

“怎么，你唱得太好了。是我不好。”这是她第一次删去了“先生”的篱笆。她偏过头去了。在她耳轮下面，我发现一块红痣，上面还覆着一束丝穗般的鬓发。

“不，我应该唱别的。”忽然，我又赶快改了口。“可是，我实在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呀？”她转过头来，睁大眼睛问我。

“不知道会害你哭哇！”

“不了，昨晚我也想过，哭也没用！是命！”

唉，该死，我又把她的喜悦驱逐走了。这时，在她脸上，我见的是一股狠了心的表情。像争草地时候的娜姐丽亚，她咬住牙了，眼睛茫然地望着辽远的方向，尽摇着头。虽然还是一个少女，她目光里却带出饱经世故的谪达神情了。我害怕她那样看。我冒然地捉住她的白嫩温软的手。

“你说是命，怎么会呢？”

“怎么会？”她像是生气我这么蠢笨。她缩回了手。她掉过脸来。“哪辈子造孽，修了个……唉，不说下去了……”

“不行，你说，你说——”我抓紧了她的手。

“修了个坏爸爸……”她低下头去了。

“我知道这个。”

“你知道？你怎么知道？”她仰起头来，惊愕了。显然地，她是不愿人知道呵。我又后悔起来。

“不，你说罢。我不知道。我愿意知道得多一些。”

“知道了有什么用！”她把我当成一个纨绔子弟，像是鄙夷着我了。“我用不到人知道！你大概不很明白一个苦命人的心理——”

“我？你以为我的命甜吗？你以为我在可怜你？多大一个错误！”……

她睁大了黑黑眼睛。她几乎不信我的话。那么巧，一个爸爸荒唐，后娘狠毒，另一个却是个净光净，一无所有的人了。

她不再疑心我了。她告诉我许多气人的事。她一点也想不到会成为一个师范学生。照她后娘的意思，十二三岁上如果不卖给人贩子，也该在婢女的名分上。等待着小星的美缺了。这时，她也承认“命”这东西是能凭人力改动的了。她在小学校里遭到了那个刘校董，一个乐善好施的地方绅士。

“……我明知道这走到头也是个坑，我没处可走了。”

这以后，我们交替地说着各人埋在地下的母亲。我说她的母亲一定美极了。她告诉我小时候常常看见爸爸酒醉后用粗大棍子打她的妈，终于，她舍下独生女儿，自己超脱了。不出十天，一个泼妇就进了门。

天色很晚了。海上一片苍茫里，亮着点点渔火。天上闪烁着贼眉贼眼的星子。远处，我听到自习课的铃声。

我把她搀扶起来。乱石在黄昏里变为很险峻的了，我像是很当然地挽了她光润沁凉的胳膊，爬下果树园的土坡。走过“安息堂”时，我的心一样在跳，但我还得给身边的人壮胆。她本能地贴近了我些，一个命运相同的人呵。

走到师范墙角，她忽然挣脱了我的手。她低声说一起走不便当了，得分开。

“那么，明天呢？”我重新抓住她的手，问她。

“明天还见吗？”她故意用假装的冷漠给我点痛苦尝。

“怎么不见，我们天天得见了。”我认真地着急起来。我不愿她在我面前成为一个好戏子。

“你不能来。你知道，你来学校对我不大便当。你明白吗？”这是说，明天和过去所有的天已经判然不同了呵！

“那么……？”其实，我一点也不明白。我的思路为过多的欢喜堵住了。

“你等我的信。我们不能在学校见面了。许多人已经注了意。刘校董如果知道了会不答应的——”

这话说完，一转身，她便消失在无边的黑暗里了。

我木然地站在那里，倾听着她轻盈的脚步，一直听到她把门推开，又关上，才恍然若失地踏上我自己的路。

刘校董！这影子和罗锤子合了股。

在漆黑的山道上，我摸索着。

一道灿烂的闪光永远跟踪着一块尴尬的黑云吗？

黑暗中，我感到一个胖家伙，向我伸出毛茸茸的手了。

应该是最快乐的日子，我却揣了一颗沉重的心，踱回了象山堂。

二四镀了银的日子

这一夜，我的梦中出现了许多角色。醒来，能记起的只有那个胖大的刘校董。

早晨，当我挟了书本走进课室时，向例由那个喉咙宏亮的男生喊“——”于是，坐在前排的陈素娟由座位上跃起得比谁都快，而且腿部还在桌下跳跳蹦蹦，直像这是个体操堂。

然而，今天不了。当全堂学生应声站起来时，陈素娟却伏在桌边，哽咽起来。四十五分钟她露给我的都只是那段也涂了铅粉的脖颈，还有，就是不时痉挛着的肩头。

起先，我还以为是同别人打了架，我走到她桌边，用先生的职分教她诉说；然而这样做，只不过使课室里多添些哭声，落不到什么收场。而且，我察觉出四下讪笑着的怪脸了。我只得走向讲台，继续做我分内的事。

下完课，我闷闷不乐地走向宿舍时候，在楼梯拐角处碰到了一个穿花格袄的小女孩。她背着一只草绿色书袋，正在很吃力地攀着一层层的梯级。走近一看，还不又是巴黎的女儿。

“克底告？”我向这小孩使用我的五句潮州语之一了。

小孩子抬起头来望望我，像是在记忆里搜索着什么。这回，她果然没有吓得哭出来。她很乖觉地由书袋里取出一封纤小的信来。

“先桑，席勒盖呀席？”她张着小嘴，憨真地等待我告诉她，我是不是那个收信人。

席（是）呀，孩子，席哩。如果一个字曾经一瞬间在我通身燃起幸福的火，这个“盈托”的“盈”字便是那第一次的第一个字了。我什么也顾不得了，我忘了身边那孩子，我忘了适才的霉气，甚而忘了下一堂还有功课。我就着楼梯上窗口那点光亮，读完那简短而且潦草的信。是说：

“同命的人，太阳落时，在玉塘东墓园等罢。”

呵，同命的人！我狂喜得把那小女孩高高举了起来，紧紧抱在怀里，在她耳边连连道着谢。

没有等太阳落，我便早已绕过玉塘。山我是跑得很熟了，我可还弄不清哪块是墓园。如骑在骆驼峰背上那三个博士，我眼前也闪着一颗指示方向的明亮的星。走过果树园时，树丛里正有一个老园丁，屈着腰身，一面咳嗽一面修剪着枝叶。我深怕惊动了。我用脚尖轻轻踩着软土。悄悄走过去了。横在我面前的，又是一片油汪汪的稻田。初生的嫩绿稻叶，被晚风扫出柔和的波纹。沿着曲折的山路，我终于望见山坡上的一座石碣。穿过一段蓬蓬的乱草，我走近了那座茔墓。

不像故乡的墓园，没有参天的古松，也没有万字花墙。这是不是那个墓园呢？我踌躇不决。我向四下探寻。矗立在石碣后面的是一株硕大的树，灰白的树干上，稀疏地伸出厚阔的叶。和这山上许多树一样，对我，它也是陌生的。晴蓝的天，这时为黄昏蒙了层灰，又为残阳渲染了层丹红，随成为深紫了。山脚下，夹在对山之间的是一道涧溪，沿着大地的肋骨，淙淙地流向玉塘去。

立在那石碣旁，我焦急而且迷茫。我不知道她指的是不是这块地方，我奇怪她还来不来。

忽然，拍地一声，谁向我脚前投了块石子。我直起身来。稻田旁一块苍黑巨石后边响出一阵笑声。

我拔腿追了过去。捉住了那双圆润的胳膊，她咯咯笑得直不起腰来了。

“为什么来得这样晚？”

“你看！”她回过头来，指着江上朦胧的远山。“我是月亮。太阳不落，我出不来。”

“那我可当不成太阳了。”我撅起嘴来说。可还挽了她的臂，向石碣走。“当太阳总碰不到月亮。我当星星好吗？我时刻伴随着你。”

“要是有云彩呢？”快走到石碣跟前，她顽皮地问我。

“要是有云彩——”我忽然由趣谈跳进现实里去了。我竟木然地站在那里，抓住她的肩膀，楞楞地看着她。

“没有云彩的！”她装作毫不在乎地坐了下去。

“要是有云彩，月亮和星星用我们所有的光燃烧它，冲出来。”我望着远天渐渐乌暗下来的紫色，咬着牙说。

我们的眼光碰到一起时，两个又都笑了。笑里可各自还潜隐着悲哀。

（这潜隐着的感觉存在于我们每回的会见。）

于是，我们便携着手，像一切恋爱传奇所描写的，徜徉在梦之谷里了。

那是一节短短日子，然而我们却侥幸备全了一切恋爱故事应有的道具：两个月里，天空星子嵌得似乎特别密，还时有殒落的流星在蓝空滑出美丽的线条。四五月里，山中花开得正旺，月亮也像是分外银亮，那棵木棉（如今，我知道了它的名字。）也高兴得常摇出金属的笑声。当我们在月下，把两双脚一齐垂到山谷的潭水里时，沁凉之外，我们通身像是镀了一层银。日子也因之镀了银。我们拳伸着脚指，互相替洗着，为了搔痒，又咯咯地笑着。

在镀了银的日子里，除礼拜五的天籁团集会，黄昏时候没有人能在人间找到我了。吃过晚饭，我就把那只口琴揣到裤袋里，奔向梦之谷跑来。

你听，我现在还会吹那个口哨哪，嘘——呼。那是我们的暗号呵。（我们准备有一天在森林或夜雾里迷失了路时，使用它来呼应的。）不会吹口哨的她，听了那个便像是一只破了翅的蟋蟀，由唇边挤出一声短促的应声。

然后，我们抱到一起了，她用唇在我耳边轻轻啾出一种尖锐如针的细声，

宛如黎明时夜莺的啼啭。

“看看，你快成一只箭垛了！”

我低头发觉她腿上打满了蒲公英针刺。赶紧屈下腰去，为她由那圆润的腿袜上一一拔去。拔到脚踝时她又会咯咯地笑着，把我推开了。

“太痒了，替我剩几枝吧。我是一只受了伤的小鹿。”

于是，我们，小鹿同我，便开始寻访起满山的生物了。她喜欢采集红而且圆得像灯笼的一种“毒果”，每每为了一只被荆棘密密围护着的毒果把手刺破了。也爱一种无名的野草，在黄昏里，吐出莹白如雪的沫泡。疲倦了时，便坐下听我的口琴。

我的最大嗜好是搬运巨块石头，就山坡滚下，一直看它跳到卷着雄狮白毛的海里去。噗咚一声，白的水花激高了，巨石消失在浪涛里了。它带走我心上的一块疣累，一个障碍，返过身来，我畅快地笑了。

“你为什么丢那个？”她好奇地问我。

“我丢的是刘校董。你看，他走了，沉底了；不，冲出港外面去了——”我们挽着臂，望着一只刚开进口的红色商船。

“看，‘金马’来了。”她嚷着。

“什么‘金马’呀？”在她黑黑眸子里，我看见了一道神秘的光辉。

“你不知道‘金马’？它是去南洋最大的船。”她很认真地告诉我，好像这事实是不容轻忽的。临了，她叹了口气说，什么时候她毕了业，她就要坐这“金马”去南洋了。她要挣很多很多的钱，双倍地还那个刘校董。

这时，我情不自禁地泄露给她一个噩梦，我不放心着那个刘校董。

“傻孩子！”她迎头拦住我，像一个大母亲似地。“亏了你还自称比阔人懂得这世界，你还是不行。我比你更有把握——”

这把握说起来不大好听，她明说是在敷衍他。刘校董年纪快四十，已是三四个孩子的爸爸了，家庭的纠缠使他不敢做越轨的想头。“他阔得没有办法，我穷的没办法。他帮我有限，而且，我一毕业就还他。他要利息，我还他利息。没这机会，我不是还得受那继母的气吗？”

为了证明她这把握，她还滔滔地告诉我，在这个校董以前，对她“不存好心”的早有人了。那个教童子军的看上她体格好，跑得快，要带她上海去，说是去专习体育。那个校长屡次把她叫到办公室，说些没头没脑的话，她全推却了。

“咱们是因为同命，我也不是个容易动情的人，你别误会。”她很郑重地对我说。她说尽五年内，两个人分途充实着自己。她劝我安心读书，等待着“那一天”。只要是向上，只要使她逃出愚蠢的泥沟，她什么机会也利用。“也许，有一天我为了念书当了回临时妓女，你还要我不？为了念书！为了我们的那一天。”

“不，”我毫不迟疑地摇了摇头。

“我的心可还是你的呀！”她大声地提醒着我。

“也不。”

“所以，男人比女人迂腐，比女人……”

“别说了，我生气了。”我堵住她那张狂诞的嘴。“不是男女，是一点骨气。身子和心离不开。我不赞成你那么想——”

终于，她为我说服了。她说是骗我玩的。她还是要我放心，她孤身一个扎挣了六七年，一文不白地念到师范，她用不着我担心。我说的是一回到北

平就想法赚钱。只要不出卖良心，我要赚多多的钱，寄给她。要她早些摆脱那个刘校董。

随着，我们作起荒唐的梦了。

我们并坐在覆了湿湿青苔的山坡上，也像那些传奇里描写的一样，说着种种昧于世故的傻话。我们梦着有一天我们阔了的时候，把两人母亲的棺材运到一起。埋在蜈蚣岭朝着海的那面。每天黎明，晨曦当作一份最新鲜的祭品。我们梦着去荒海里看守灯塔，孤零零地，终日有狂涛在窗下闹腾，它可就是跳不进来。

当我告诉她陈素娟哭的事情时，她说这个人真没道理。她还跑到她表姊凌那里闹一阵了。

“凌怎么说呢？”

“你知道，凌真是个老实人。”她又很得意地显着自己的狡猾，我隐隐感到了难过。“她告诉素娟说，咱们走不出朋友的圈子，因为咱们同姓。”

“这怎么讲？”我不解了。

“广东的风俗，同姓不能结婚。绝对地！”

“结了呢？”我一半探听她的话。

“结了？结了同族不答应。有时还许发生械斗。”

古怪的地方！风俗可以超越人性吗？凌可真是老实人了。

“那咱们不是冤家吗？”我焦急地问她。

“怎么？同姓不好吗？以后谁也不用再改。而且，现在不是成为我们的遮拦了吗？谁也不信我们会好的，只因为他们不许我们好。”她很惬意地讥笑着“他们”了，我也由她的话里又领取了一重允诺。

这时，一只海鸥像是要换换口味，竟掠过海面，飞向山过来了。在我们面前，它展览着那朱红尖锐的喙，和银白的翅膀，它飞得那样飘逸自在，翅膀扇动一下，可以支持许久。直到快要坠落时，才又轻轻扇动一下。那么安详，含蓄，而且友爱的飞禽呵。归途，为了怕被人碰见，我们时常分开手，一个走前山，一个走后山。都说夜间这山里有狼，有毒蛇。我们却各有一颗青春的满不在乎的心。

二五幸福的糖衣

春假在学年里如果是一道界栅，它本身兼有了苦恼和喜悦。七天里头，山谷里听不到铃声，课室里没有了点名声，这轻松，趁着慵懒的春天，便已经是无上快乐了。再何况楼梯角上粉绿纸张还贴着去揭阳，去潮州的旅行呢？然而，想想看，把这七天游荡完了，回到笼来不久，考课表便贴在墙上，贴在每个人紧蹙着的眉峰上了。师生阵线拉开，戏剧的时辰即刻来到了。眼看就要斗法，就要火拼：一边的矛专攻袭冷门，一边的盾是死板的记忆。

对于我，一个握了矛的，春假的威胁不是分数战场的将临，却是离别，也是一道逃不脱的生之关呵。

多少天来，在刘校董那只大手外，我们心里又出现了一只较小较无形，然而却一样使我们害怕的手，那是生老病死的伴奏：离别。我们开始觉悟梦终究是梦，少一个铜板也买不到船票的。一齐走是只适于坐在月下说说的妄想，分开呢，我们各怀了无限的担虑。

“如果你丢了我，我就像你滚大石头那样，滚到海里去。”她指了指山脚，

半认真半吓唬地告诉我。

“你要丢我呢？”我顽皮地反问。我看见了一汪眼泪，可又不淌下来，只把那对秀丽眼睛罩得晶晶发亮。

“同命的人，谁也不丢谁的。”她抓紧了我的手，向我怀里扎了。

那以后，我们发誓谁也不许再提，再想那道关。预支悲哀是傻事。任那道关自己到来吧。我们尽乐观地想着以后的事：想着我能考中哪个学校，并且寻到一个职业，完成了大学教育。那时，她的师范也毕了业，我们就不再需要为着读书向人低首了。

潮州的旅行她原极怂恿我去的，她像是很不在乎地劝我，（她时常在我面前充“大人。”）说是既来到这辽远地方，眼看就要走了，又不知哪天来，这岭东的西湖八景不可错过。

然而一个贪玩的人能贪到这样无心肝吗？韩退之也不过是一个官迷很浓，勇于卫道的文人，我用不着去拜他的祠堂。许多学生回来向我夸说府城御赐的石牌坊怎样多，韩江的水怎样赤红，然而七天来，我却徜徉于自己用梦砌成的那个窄小而辽阔的世界里，舐着了幸福的糖衣——从那以后，甜蜜的感觉便成为我记忆中的遗迹了。

春假以前，山谷住满着学生时，这山像是一只蛤蟆，喧哗而且不息地蹦来蹦去。学生旅行去了，山也如一座抽去了柴的釜灶，山石还那么苍褐，树还是那么绿，什么都依旧，单只缺了一点生命的“闹意”。

对于一个没有梦的人，这凄凉情况将是不可忍受的，然而在我们，那却是个无比的方便。

在舐着糖衣的日子里，我不知道什么是“春困”。总是天还没有亮，（有时亮的是月色，）我便醒了。而且一醒，我便得爬起来。洗漱完毕，便扑奔那杏黄色的小楼了。“嘘——呼”的口哨很微弱，然而却有把握唤出一个等待我的人。

于是，我们挽了臂，徜徉在铺满冷清清树荫的山道上了。海滨这时正有人在水松丛里摸索着蛤蜊，岸上还晒着一片苧麻。当我们走到墓园那面朝东的山坡上时，太阳却抢先升起了，海上射出万顷炫目的光彩。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七天中的一天。

我们隐身在那株苦奈树下，她靠了我，我又靠了树干地那么半躺着，诵着 Omar Khayyam 和 Shelley 的诗，也诵着一本卷了边的“苏辛词”。直像那些都是专为我们而写成的。如果有人把我们当时那姿势神情塑了下来，提个“懒”字，我管保谁也不至摇头；然而懒的不是我们，是整个的宇宙呵！

云彩好动吗？只要俯首看看海上那一块块的黑影，懒得直像是凝固在上面一般。水面虽有一圈圈推展开去的纹波，然而推展本身便是一种被动的慵懒。听，稻田上那嘎悠悠的水车声，沉痛的牛鸣，都像是对工作在抗议，埋怨着哪。

我们并肩坐在那里，念一会诗，指了天发着誓，说一阵年青人的傻话，并用一柄小刀把傻话镌在苦奈树干上。偶尔情不自禁，还得用四片嘴唇凑成一件傻事。“呵，我活得醉了——”这样，一直醉到太阳西沉，满天熊熊地烧起红红火焰。

Omar Khayyam：鲁拜。

Shelley：雪莱。

这时，如果有月色，我们也许还在梦之谷里流连，也许雇一只小舢板。

“克底告呀？”船家问。

我茫然不知所答。盈转了转眼珠，敷衍地告诉他：

“去那条军舰。”

船家脸上似乎不大相信。我们去军舰作什么。

其实，我们只是要紧紧地挤在那仅容两人的座垫上，任海上的晚风在我们耳边，身边呼啸着。她倚在我怀里，我们又双双卧在大地的怀里了，飘荡着，飘荡着——船穿过苍茫的海面，贴近了军舰。

是一条很庞大的家伙呢，灰色的舰身已为黄昏浸成黑黑的了，这时，船尾正吹着一只号角，调子很纾缓，很冗长，有点像进击着舰底的波浪，一起一伏的。

我无意地数着那灰色蠢物究竟生了多少只骷髅眼睛，她数着桅樯上容易和星星混在一起的灯。

忽然，甲板上有人用古怪的言语吆呼我们了，似还对我们摆着“速去”的手。

向舰尾一看，一面红日旗帜正在晚风里飘扬着。那些残酷无情的骷髅眼睛是睁向我们的呵！

然而为了使“糖衣”无缝，我什么也不曾说。

（幸福有时是制造出的，也有时是掩盖成的；像所有恋爱着的男女，我们是只能睁开一只眼睛，而且是昂了头向着天空呵。）我们还是很愉快地回到岛上。把她送进芭蕉园去，我一个人又吹着凯旋的呼哨回去了。

二六戏剧的时辰到了

“先生，都考些什么呀？少考一点吧！”

“先生，我可以及格吗？”

“慈悲我们一些吧，先生！”

走到课室，走到操场，几天来只要碰见学生，就必听着这样哀求的声音。我虽然屡次说着不会为难他们半点，甚而明白地告诉他们我是个反对考试，反对分数的人，然而他们过去像是上了太多的当，我的话一点也不能消除他们的忧虑。连我的一些团员都骤然失掉了对国语本身的信念，终日为分数发起愁来。直像是还没上战场，先已受了重伤，阵亡了一般。

早晨，窗外顽固地落着雨。我正在一面擦皮鞋，一面惘然地回忆着几天来两个人为十五天后的离别而预支了眼泪的傻事时，巴黎的女孩红涨着小脸蛋，披了满身的雨珠跑进来了。

“泽呢眉？”我以为她又受了年长同学的欺侮，我赶紧捉着她的肥圆小手，为她掸着头发上的雨水。她手里握的是一只颜色熟稔的信封。

“勒盖，席呀席？”她仰起脸来问我。

盈的字迹！我顾不得什么了。我扯开那微湿的信封。多巧，多不幸呵，在这已够苦恼的当儿，她病倒了。由那临上医院前，匆忙写成的歪斜的笔画，我想象得出她的身子是烧成多么烫。

我马上把脚伸到揩了一半油的鞋里，我顾不得看雨雾里的山和海，我一口气跑到信上写着的医院。

慌慌张张地踏进了那幢素洁静穆的楼房，门里横着的几排粗劣椅子上，

稀疏地坐了一些颈上缠着白布带的病客。“消毒”的空气，荡漾着药的气息。经那个喊号码的白衣护士的指引，我上了楼。

“我要看一个刚住院的病人，一个师范的学生。”我向着“护士处”那个窗洞这么嚷着。

我的声音惊扰了房角一个正在洗涤着刀剪的护士。她猛然地回过头来。她一双“贤慧”的眼睛，闪烁出惊奇的光辉。然后，像是抑制了一种情绪，又很安详地走到窗口。她向我笑了一下，那笑我认得，是超乎职分的，但那是庄严的笑。

白制服包藏不住什么。我认出来岷姑娘了。多走运呵，我遇到了熟人。我重复地告诉她那个人的名字。

“请随我来吧！”她推开窗口旁那个便门，走出来了。

我顾不得说什么看什么。我两眼直直地跟了她，一个端正，安详，素洁的影子。

“先生，就在这个房间里。”她有礼貌地站在门旁，让我进去。

到这时候，我才记起该道一声谢。她很守职地说，如果需要她做什么时，就不要客气。

在白的围屏后面，我摸到一张烧得红红的脸，鬓下那块红印这时已烧成了紫色。只一夜功夫，人已为来源莫测的疾病磨成这么消瘦孱弱了。

看见一个熟人走近，她很费力地掀开疲惫的眼皮。她嘎声呼着我的名字，这以后，她还想说点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

我紧紧地握了帽沿，立在床头，守着裹在白布单里的那瘦小身子发怔。

过好久，她又睁眼了。她示意要我坐下。

“还烧吗？”我轻轻坐在床沿上，伸手抚摸她的前额，一只青春的小火盆。

“唉，我病的太——不是时候了！”她颓丧地叹息着。

我低声问她想吃什么吗？她摇头。问她到底哪里痛，她也摇头。她只由白布单下面伸出一只滚烫的手来，那手即刻握在我的手里了。默默坐在那里，我觉得出那疾速的脉息。

在我的脉管里，也起了相谐的反应。

这时，一个看护妇蹑手蹑脚地走进来，说一个姓刘的先生要见她。

哦，这话不啻是一针吗啡。她又睁开眼了，大得怕人。

“走吧，你，快点。”她抽出手来，惊慌失措地赶我。

我还莫名其妙呢！突然，外边有了囊囊的脚步声，随之，她因过分亢奋，虚弱地倒下了。

我忽然悟出这客人的来头了。我要等在那里。我握紧了拳头。

然而她那苍白的脸上，是怎样一副焦急惊惶的神情呵！她通身的肌肉好像都在不安地悸跳着了。

终于，我还是捏着帽沿，退出房来。

在门槛，我撞着了一个肥胖家伙，年纪虽已近四十，宝蓝的西服还扎了条鲜红的领带。最可厌莫如那一身刺鼻的香水。

我的不屑的眼光触着了一张臃肿的脸，小小胡髭上面是一对细小，三角形，怒冲冲的眼睛。

我们肩擦肩地走过了。门外，像是来接纳我似地，站着岷姑娘。

哼，我不服气。我怎么这样懦弱，让那肥胖家伙安然进去。我为什么不

在那张臃肿的脸上批打几下，打出包在那皮肤里的一滩脓水！

“不参观我们的工作吗？”岷姑娘像是看透我在生着气，她竟破例地张罗我了。

丢了一个愤恨的眼色，我随她走到“配剂间”“试验室”去了。对于那些药瓶机械，我一点看的心情也没有。我想告诉她，我爱一个人，又唾弃另一个人。然而她是那样安详地导引着我，还连连向我解说。在她的温和的声音里，我得到了一种“补偿”。

第二天，盈的烧退下不少去了，因而，我的脾气也爆发起来。

“是学校报告他的哟，因为履历表上他是我的监护人，他们自然得把他找来呀！”

然而我还是坐在那里，撅了嘴，不依不饶的。我要她同那人马上断绝，要她……

“傻子，断绝了他，下年谁交我的学费？而且，拿什么还他呀！又忘了我们在山坡上的话了吗？”

我问她那数目，她说不清，但六七百总有的吧。

从那以后，我的生命里添了另一个仇敌，到如今，我也还一面切齿地恨着它，又朝夕挨着它无情的鞭笞。那是金钱，一个万古的妖魔呵。

十五天里，我忙着许多事。我得在蜡板上写考题。看试卷，算分数；还得为天籟团办理工作结束，选举下年的职员，赓续这神圣工作此后的运动。然而占去我过半时间的，还是穿梭般出入那个素洁静穆地方。有时盈想吃水果或需要什么时，我还得渡海去置办。即使在暴风雨的日子，也非要弄到她手边才甘心的。

终于，那个命定的戏剧时辰到了：

我在最后一份卷子上划了分数，我在休业礼师生合照上留了影子。天籟团还开了一个欢送会。本说是在师范芭蕉园里，终于，那片糖果皮屑是丢在本校面海的一间客室里了。

——我这怎么能走！

——怎么不能走！看，我不是很健壮了吗？（她伸出瘦细的胳膊，还握了小拳头给我看。）而且，下年既打算升学，你错过了北京的考期怎么成呀！听我的，挑一只快船。放心我——

——我顶不放心的就是你！

——告诉你过了，我不是一个容易动情的人。别看我往来的人多，我心里有数！

——别人心里也有数。

——让他有数去，反正盈是你的。谁也抢不了去。

——真的吗？（我伏在她胸脯上，逼视着她。）

——谎你早晚一天我——

——不许赌誓，（我用手堵住了她的嘴。）我信你不谎我，成了吧！

于是，我们抱在一起了。我们颊贴着颊，又半阖着眼睛，说了许多使老年人发笑的不达世务的傻话。分别时，我要她答应我不来送行。我哀求她不。初愈的身子是不适于走山道的。为了心的平安，为什么不省却这个戏剧的场面呢！

相持了许久，终于我占了上风，她答应我扶了门槛道别。

那天下午，梁太太遣她的儿子庆云喊我来了。那位好心的妇人请我晚上

过去吃夜饭，说无论如何也得去，我只得答应了。

这晚上，那小楼里还挂起两只圣诞节时用剩的红灯笼，灯笼下是一张张嫣红真挚的脸。梁太太一面指点着那碗岷姑娘亲手煮的芋粥，一面盘问我同医院里那个女学生的关系。这话不但窘住了我，也窘住了另外一个人。梁太太是那样不惮烦厌地关心着这件事，直逼得对面那个红涨了脸的姑娘拦着：“阿姑，不要打听人的私事吧，今晚我们是给人钱行的。”话这样才转了题。

第二天，多承袁君好意，船票买好了，而且替我找到一个同船的旅伴。托他买的菠萝也办齐了，另外还添上了他的一份厚礼：桔油，椰子，和一包柚皮糖。私人方面，他是极赞同我升学的，但在临行又郑重地表明学校当局希望我在稍优的待遇下留任的好意。

趁阿笛为我捆铺盖，几个留校未走的学生们帮我系网篮时，我跑到医院去了。

我最后地握住了那双熟稔的手，最后地亲了那对秀美眼睛。我答应了回去后天写信，答应了在北京好好念书，答应了耐心，等候，和信赖。

这时，她由枕底下拿出一块手帕，递给了我。这是她时常掖在月白制服上的一条丝手帕，如今，她用钢笔歪歪斜斜地写上了几行字，是《苏辛词》里，我们一同赞赏的一节：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为什么单挑这么悲惨的？我责备她，心下感到了一些不吉利。而且，在手帕的一面，还缝进了一束头发呢！莫非这是生诀死别吗？

我无言地把它塞进衣袋里。我什么也不要她答应，就只不要扶病来送我。

她不甘愿地答应了。就立在那小楼的窗口，向走在山道上的我招手。

当我随了阿笛下山赶船时，远远看见山谷里走来一个穿着月白色女生制服的影子，一跛一跛地，像是气力不支，却又不住地向我们招着手，朝这边疯狂地奔着。

突然，我认出这个影子了。一个失约，不听话的影子呀！

我抛下阿笛，撒开腿扑奔过去。在一棵苦奈树下，我迎着她。我一把抓住了她的汗湿而且微颤着的臂膀。

“你为什么这样不守信用呀！瞧，我能放心你什么呢，这么任性！”

我扶着她，在一块露出地面的树根上，坐下了。

她喘嘘着，她的脸苍白得可怕了。她茫然地听着我的抱怨。过好久，她才缓过气来。她颤声地说：

“我在窗口里望着你，望着你，突然，你转了弯，你不见了。我怕你永远不见了！”

“你为什么胡怕乱怕的呢！”我责备着她，却又把她拢到怀里。

这时，阿笛担着行李走近了。大概是看见了我们的亲昵，他在稍远的地方停下来。

“船也许快开了，而且，坐统舱得早占地方。你走吧！”她清醒了。她脱开我的臂膀，神情声调又恢复了平日怕人的世故老练。

“你呢？”

“我跑到玉塘的山口，看你这只大船。”

当天下午，上船后不很久，锣就敲了。舱里又黑又臭，然而我却尽如一囚奴似地由那圆小窗口巴望，我的眼睛周遍地巡逻着蜈蚣岭的山坡，寻找一个月白色的影子。

二七那只大炉子

为了节省盘缠，我的归程是极不舒服的。九天来，包围我的都是肮脏，卑鄙，粗犷，和残暴。然而我的脚终于踏进了古城，生我育我又放逐了我的故乡。

“还是这么穷地跑回来！”渊一看见我，就有点生气。

“还是穷。”

“有没有赌？广东到处是赌窟。”

“你说银牌？我没进去过。”

“呀，你恋爱了。”忽然，他用食指戳我胸脯一下。

“你怎么知道？”我有些发慌。我这是刚进门呀。

“你眼睛发直，总皱着眉，心神不定，举动比从前更不稳庄……”他宣布了我的一大套罪证。

我低下头来。我试着步告诉他盈是怎样好的一个女子，怎样好的。然而他听了却只固执地摇着头。

“穷人还恋爱！你这是做梦，你犯了罪，你知道吗？你这是存心毁自己！……”

他一点不顾我的感觉，这样无慈地浇完一阵冷水后，慢慢又吐给我一个亲自经历的悲惨故事，结果那口齿伶俐的女人是舍了清贫的爱人，成为局长的小星。“你的好，我那个可也不是坏女人呀！我没说这女人坏，是有钱的男人太坏了，而女人又太软弱。”

“你弄错了。”我赶紧趁势辩护。“人和人不都一样，木料还有软硬呢。我这女孩是顶硬的。她不容易动情。是我们的命太一样了。

她……”

“不用说，”他拦住我。“木头有软硬，可全经不住火烧。社会是只大炉子。”“你这是轻视女人。”我反攻了。“社会如果是个大炉子，男人还不是一样被烧！为什么单单烧女人？”

“为什么单单烧女人？嘿嘿，为什么！”渊转过脸去，冷嘲地笑了。忽然，他厉声说：“因为在这世界里，最穷，最没本领，最需要靠人的是女人！你爱她，好，你有办法给她吗？照你所说的故事，这女人明明就不是……”

“你不能，不能胡说她。她是我所有的一切。”

“好了，好了，我什么也不再说了。做你的梦去吧。你也不用跟我再提。”

呀，我们离别了快一年。为什么一见面就先吵呢？我这个耿直朋友直把脸都气白了！我不能再开口，我只好任他自行舒散了那股怒气，我屈下腰去摆弄菠萝和椰子了。

当我发见坚壳的椰子安然无恙，菠萝却已烂得不成样子时，我心里更觉得软硬的分别是存在的了。我默祷着盈的灵魂是椰子。我相信她是。

第二天，我骑着车，在马路上遇到罗锤子他们。出我意料地，马猴还很亲热地招呼我，要我到学校里坐坐。

“听说你在南洋发了大财，真有你的！干么还骑车？”他像是为讨我欢喜，那么说着。肥胖的罗锤子也有着悦人的笑容了。

忽然，我明白为什么他们变样了。我索性将错就错地回他：“钱没赚多少，总算不白走一趟吧。等我有百八十万，才敢登母校的门坎。”

“哎，别这么说话呀！”他又凑近了些。“这总是你的母校哇。放心，你那本日记，我一半天亲自给你送过来。”

这样，我们分了手。

一个礼拜之后，马猴果然来找我了，而且带来那本和我分别了三年的日记。是它，刺伤了那群人的心，为我招来一身祸。性命留223住，人却尝到了流离放逐的苦。看见了它，我即刻就伸手去夺。

“慢点，我同你商量点事。”马猴近于哀求地说。

“什么呢？”

“你这一本日记是我们几个学校当局的克林德碑！”说着，他把那日记如一座石碑似地立起来了，“学生日记”四个金字已剥落得看不清了，但我还看得出自己描画的“MyLife, 1928”几个印体字。“你骂得太狠了。我求你，把描写圣诞节给洋人请安的那一页撕去！”

“你要是还我呢，我谢谢。不然，你可以带回去。我不能撕。”

“带回去！”他大为惊讶。“我老远跑来，我要不是诚心诚意……说实话，我们都后悔当初对你那个样子了。你一走，我们就全后悔了。现在，我们对学生和善极了，不信，你打听打听看。”

“我没这功夫。日记你还不还吧。”

“还，还，还，哪能不还！”他急忙把它交给我，眼里可还流溢着一种不甘心的神情。

这一天，为了装扮一个南洋回国的富贾，我由渊衣袋里掏了一把钱，请这个和善的使者去一个顶阔的地方吃饭。他随吃随说着后悔当初的话。

临走时，还紧紧地握了我的手说：

“现在，我十分了解你了。我相信他们也全了解你。”

送走了这个十分了解我的人，我回到房来对渊说：

“你说那只大炉子，对了。可是我还不信它烧的只是女人。”

二八“那一天”

回到古城后的事，是属于另一故事的。那是一个永不会吐露的故事了。这里，容我继续这个快说完了的故事。

很简单地说，是我这个人糊涂，不会算计。一年前，我想着南洋是个财旺的地方，我空着两只手回来。满想着回来后一面念书，一面还找个阔事情，把一个苦命的女孩子由那胖家伙手里救出，回来后，我穷得无以自饱，还累了那好心肠的朋友。

这中间，我自然同那个辽远地方频繁地交换着音讯。我的每一封信都装得满满的，很忠实地告诉她：我的每日琐细生活，借贷又碰了谁的钉子，新近读了什么好书，昨晚做个什么梦，梦见玉塘，梦见苦奈树，也梦见了“那一天”。我要她为着“那一天”吃苦。

然而有什么用！除了两次把借到的一笔小款子封进去外，我的信寄到她手边时，都只不过是一种情感的装饰，一纸幻想银行的支票。而她的信里，我读到的尽是悲惨的呼吁！

在这风波屡起的一年里，我们的遭际是无法计数的。暑假，我们还如一切恋人那么通着信，从九月以后，天地就开始变了色。

肥胖的校董自从在医院撞到我，他对盈的态度骤然变了。他开始不放心她。为了不知道我已离开那个岛，回到万里外的故乡，他还强迫她转学到九十里地外的一个师范，打算这样便可以隔绝了那个闯入者。

“其实，我心下很感谢这个调动。你走了，我还有心去玉塘吗？我甚而不愿看见海了。这里景物又全不同了，不是个港埠，是一个遍地古迹的府城，学校是在山麓，前临韩江。我天天看着由此开向梅县和闽南的船。我想看见你。

“……你来信时小心点吧，记住，我已不是个自由人了。他是这里顶有势力的人。谁全惹不起他。他派了许多人监视着我。最卖力气的是那个该死的训育主任。别人可以告假去汕头，单独我，他不准。……傻东西，人才不在那儿呢！……”

一个坏蛋向来是精细的。当我们这样庆幸着这错误时，那肥胖家伙早由她寄信的住址侦查出来了。照信上说，是有一天，正上课的时候，他赶来了。校役把她叫出课室，她垂立在严峻的校董面前。

“说实话，这个是谁？”校董气冲冲地问。

信是握在他手里了，他居然无根据地断定收信人便是上次他在医院撞见的那个。

照信里说。盈当时很镇定。告诉他是一个“本族”。请他放心，本族人往来，是不会有什麼差池的。

“噢，原来这样，那好办了。”他不追既往地走开了。

盈还以为骗过他了呢，偷偷在信里告我，阔人大半都是蠢货，她骄傲她的应付裕如。

于是，我们又相安无事地各抱一角生活着，思恋着，等待着灿烂的“那一天”。

那一天终于到了，是在快放暑假的时候，那肥胖校董向盈当面提出了一个可怕的要求：他要和她订婚。他承认家里有个老婆，然而那算不得恋爱。并且要她放心的是同居了以后，不会有涉讼的事。他是当地党部的执委，和地面上全有往来。他甚而把他全部的资产开列出来了，那是个吓人的数目：他开着当铺，钱店，汽车公司，也办着两所小学。她答应呢，便成为这一切的女主人，不呢，他可以另外开一张单子。数目比起来小得可怜，然而对我们却仍是一个注销不了的威胁。

在这封写了“送信人恳速投递，”的快信的末尾，她向我要主意

“……我甚而后悔受这几年的教育了。有什么用呢，只有今天给自己招来这祸害。我不要你回答我。你也是穷光蛋；我只要你教给我如何回答他。他逼我逼得紧哟！而且那个训育主任，他有什么脸来劝诱我！今早我气不过了。我骂了他。他嘻皮笑脸地走了，还告我等下看看他的厉害。随他去吧，还能弄死我！死了倒好呵！如果不是逢到了你，又有了你，我已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

收到这信的我，是深深陷入火狱里了。对着那封信，我呆得一句话也说

不出来。我想，然而脑子乱哄哄如蜂巢。我抓了信，奔到渊那里。我不会说了，我把信交他看。

“明白了吧。你要女人，你得拍出钱来！”他很泰然地把信还给我了。这么重大一件事，只当做他以前论断的一个铁证，无足惊讶。

“不行，你得帮我想，帮我凑，帮我救出她来。”我向他嚷。我急得快哭了。

“没有钱，想有什么用！救出她来？你怎么养活她呀！把一棵草由臭水沟里移到干石头上就算救了吗？”

“这是动比喻的时候吗？”我正色地责备他。“我拿你当作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我才求你。你不管算了。你别胡比乱比。”

我一赌气，把门訇地一摔，走出去了。

我没法坐下，然而我又站不住。悲剧可以在任何时间变成过去式的。我捺不住了。我一口气奔到电报局。我浪费了一叠电报稿纸，涂来涂去，我还是打了“严拒”两个字。

然后，我狼狈地串破朋友的门。我不能告诉他们事情的原委，我只能无头无尾地说，我用钱，愈多愈好，愈快愈好。有一件要命的事发生了。求你们帮我这一把。

这一天，我看见了许许多种脸相，我借到了大洋伍元。227

握了这笔可感的然而毫无用处的款子，我垂头丧气地踱回了家。

晚上，渊来了。他脸上还是那么冷冰冰的。一进门，问我借到了多少。我掏出来给他看，嘴里抱怨着世态炎凉的话。

他交给我五十块钱。而且告诉我，这钱是由一个我刚碰完壁的地方挪来的，距我辞出还不到十分钟。

明明我应先感谢这好心的朋友，握着那钱，我却气得目瞪口呆了。我不相信人会这样狠。

“你不该怪朋友。”渊对我当前真是设计教学了。“人家不知道你的用项，随你多么急，人家也不能借呀！大家都以为你发了疯。而且，我借，我有家产。每月有人汇钱给我。你借，你凭什么还？”

我不再同他辩了。反正遇到钱的事，我就得认输。

渊走后，我写信了。写到：“七百五十元，先还他五十五元还不成吗？告诉他，我们还有人在。七百块钱不出七年总会还清”的时候，我的笔忽然软了，由我指节间滑掉了。

我这笨货，这就不是情感的装饰了吗？

附了汇票的信寄出一个月多了，这一个月对我可是最煎灼的。门外那骑脚踏车的信差都厌烦我了。即使船期不一定赶巧，一个月的日子总是太长了。我开始做起许多噩梦：我梦到载了那封信的船触了暗礁，然而这礁石一晃又变成了那肥胖校董，拖了盈的头发，“交出来”“交出来”地那么嚷着，捶打着。打死了呢，还是嫁了呢，我不敢往下想。

终于，我还记得，那是九月十五的早晨，那骑脚踏车的邮差拍我的门了。

“这个是你寄的吗？”他举着一封“原件退回”的信问我。

我失魂地接了过来。那正是一个月前我那封附了钱的信。在封皮背面，有学校教务处的一个图章：

“此生已斥革，去处不明。”

呵，去处不明，这能是真的吗？一个月白的影子，就这样容易地陷入那

无底的黑洞了么？

二九感伤的行旅

当天下午，我由三个朋友和一个老太婆手里，凑了一百块钱，就收拾起一只小皮箱，开始了这感伤的行旅。

“你现在干的是一件傻透了的事，”渊直到车站还这样说。“然而，我不拦阻你。我知道拦也拦不住。也许这回你送了命，也许你胜利着回来。可是没有钱，你记住，胜利也得失败。”

汽笛响了。我没心再听他的世态悲观论，我惨然地握了他的手。

对于一个满怀悲哀的人，世间上没有比火车再投契的知音了。在它那悲壮雄伟的轮轴节奏上，你可以自由地编排任何心句。一年前，我初次随渊南行的时候，车刚离开东站，那“康康古康”对我是“再见罗锤”，“混帐罗锤”的咒诅。这样默诵着，我的拳头就捏紧了。及至车过蚌埠，我看到江南的明媚风光时，我的怨气也如炊烟一般向稻田里逐渐消散了。我忘了他们，那轮声也即刻变为“拼命前进”“创造自己”的安慰了。

如今，那“康康古康”又谱成为“盈你等着”“胖子等着”“拼个死活”了。

这样默诵着，天交晌午，车一气跑到了塘沽。

那列直达码头的小火车是给头等舱客坐的。我衣袋里揣着的是张统舱票——五块多钱就可以混到上海。

黄昏六点钟分，船开出港口了。我提了那小皮箱，由船尾望着姜黄色的渤海上，那向西方沉落着的夕阳，心下溢出一种无名的悒郁。

那晚上，我的头便抵着甲板上一只风筒，在星夜的花被下睡觉横竖躺在我四周的，是当日石友三的旧部。他们在冀南图谋不轨，吃了败仗。如今，虽保持着军人的粗野，却没有了肩章和威风，一个个垂头丧气着，被遣散回籍。他们絮絮直谈到半夜。躺在那里，我听着种种残酷的回忆。

次日，船到了烟台，甲板上成为临时的小市集了。

我买了几只苹果，也买了一份当地的报。

这是怎样一个难忘的日子呵！那天是九月十九日。我打开了报纸，大字的标题告诉我，昨天当我对了渤海晚霞出神的时候，那条蚕食着我们的蛀虫又蠕动了。海棠叶的东北角被它一口咬了去。

甲板上噪杂地往来着客贩。夹在人丛中，我竟不自禁地淌下泪来了。我是走入国破人亡的地步了呵。

船进了吴淞口，我第一次看见国际军舰的大检阅，但是在我们的喉咙，我们的海口上。有日本的庞大无比的航空母舰，英国阴险的潜水艇，美国漂亮的巡洋舰。灰色的舰身，长满了黑黑炮眼。挂了中国旗的小炮舰，直像儿童玩具般地泊在黄浦江边，似乎是用自己的弱小陪衬着人家的强梁。

下了船，我即刻跑到一家船票局。运气还好，明天恰巧有一只南航的野鸡船。我用六块钱买到一张统舱票，就在这大商埠的街上徜徉了。

黄昏，我沿了那条直通江边的马路，怅惘地踱着。在我头上，血红色的天空里纵横扫射着许多道妖魔般的光芒。光芒下，且有衣服褴褛的孩子尖声嚷着：“夜报哇，夜报哇。”

虽然前面还有着辉煌的灯光，我无心再走了。我折回了身。

走到江边，我发见那妖魔光芒的来源了。是那些泊在黄浦江面的军舰，放射着镇压“物主”的探照灯，示威地向天空吐着狞恶的舌头。

甲板上，这时起重机正伸着它的细长胳膊，捏取岸上积囤的货物。隆大的铁索声，一直继续到天将明的时候。

我很疲倦，然而声音那样间断不断，我只能直躺在那木板上，硬闭住眼睛。

突然，我的臂膀为人捉住了，一阵廉价的脂粉味钻进我鼻头。睁眼一看，是个女人。我一把推开她，吆喝她，我惊叫起来。我的蠢笨举动只为我招来水手和茶房的一片笑谑。那可怜的雏妓，立在一旁，还嘻嘻地傻笑着。

及至船开出了港，我才知道票上写着“备饭”只是白米饭，连一颗盐粒也没有。满心想节省着那百元作回程“两人”的盘费，连一个罐头也没舍得买，我是尽可能地苦着自己。然而四天三夜的航程，望着茫茫大海，嚼着那苍白无味的米饭，和一肚无边无际的烦恼，那滋味是邻于一个囚犯的。

第四天的早上，船长啸一声，我终于又看见了那安然无恙的海关大钟，和矗立在对岸的蜈蚣岭了。

我向码头饥饿地巴望。我寻找的，是那个月白的影子。

三 我扑了空

上岸以后，我才发觉自己做了一件怎样荒唐的事。

我提了那只小皮箱，茫然如呆地站在十字街口。虽是初秋的早晨，南国的马路两旁树木还没带一点肃杀气象。陌生的人们，拖着木屐，不断地由我面前走过。清脆的木履声敲得我心发颤。有的也许奇异地抛我这外乡人一个冷冷眼色，但都漠不关心地继续他们的方向。

我就真地鹄立在这里，计算这小商埠的人口吗？我也甘心呀，但如果她根本不住在这里呢？第一次带我去找她的有陈素娟，这回有谁积德做我的向导呢！

我心下有些怨恨那失踪的人了，为什么不给我个信。但是，我又怕她已失掉写信的自由了。呵，我直要对这个小商埠嚷了：你把她藏在哪儿了呢？还给我这生命里仅有的吧。

这时，我记起了那新朋友。如果有他在这里！然而我临走，慌张得竟顾不得向渊打听他的住址。我什么全忘记了。我甚而记不起已经四天没公平地对待自己的肚子了。如今，舌头为白饭淡涩得已失却了味觉，肚里却空成竹筒。这骤然的发觉几乎害我瘫倒在街头。

走出饭馆，我决定还是渡海到对岸较熟的那岛上去吧。眼前，我需要线索，在这热闹地方，我却连一个人也不认得。

用生硬的土音，我在海关前雇妥一只舢板。

想不到的古怪安排，我又回到这岛上来了。我的心比一年前被放逐时空洞，更狼狈。到这时，我才恍然明白渡海的不该了。是要用那些熟稔的景物折磨自己吗？还是要向那棵苦奈树控诉？

九月的日子，正是学校的春天。新的知识生命一簇簇地插秧，萌芽了。然而遍贴了国难标语的山道上看不见奔跑哗笑的学生了。

我走到师范门口。那校役还认得出我来。他还以为我找盈，说早离开了，我告他是找凌女士。

还是那样胖胖的，富男子风。看她由芭蕉园里跑出，我没有心情同她说寒暄话，直截地问她可曾听说盈的什么消息。

“真冤枉，她怎样会开除了！同学传她的谣言多极了。我也摸不清她去什么地方。我认得她家，我马上去打听。”她很负责而且热心地答应了我。

我问她要不要我同她去，她想了想，说：“最好不。”她要我晚六点来看她。

时候还不到晌午，这日子可不好过。我没有胆量进那芭蕉园，没有胆子穿过玉塘，看着我们的梦之谷。

终于，我沿着山道旁的小径，找到梁太太的家。

我不敢确定这就是那地方。我站在门外踟躇着。这时，楼上正有人弹着风琴，隐隐似还有谁低声唱着，声音安详幽静有如修道院的禅诵。

这是圣地呵！我举起手来要拍门。然而又缩了回去。我应该扰乱人家的安宁幸福吗？

当我抹身要走的时候，迎面，一个撑了黑伞的妇人笑嘻嘻地走来了。她脚步很匆忙，及至看见我，却忽然惊讶地站住了。

“什么时候来的呀！怎么不先写封信来呢？”

说着，她关上了黑伞，很亲热地把我拉进门去。

刚迈过门槛，她就大声向楼上嚷：

“岷，岷，快看谁来了。”

楼上的风琴嘎然停住了，窗口推开，随了袅袅余音露出岷姑娘来。我仰头，第一次，在她庄严的脸上我看到亢奋的神情。

“好极了。早上我煮饭时候，我不知怎么，多煮了一碗米。我好像觉得今天一定有点喜事，果然你来了。”

梁太太满脸是母亲的慈和。我又围坐在那溢满了欢笑的小圆桌上，偷尝一瞬家庭的幸福了。

饭后，我顾不得听庆云新学会的曼德琳，提了小箱子，抹头就要走。

“你去哪里呀？”梁太太莫名其妙地问我。到这时，她还没摸清我此来的动机。

“我？我不去哪里，我就是得走。”不知该怎样回答她好，我脚停在楼梯口，尽向门外张望。

她跑过来，一把夺过我的小皮箱，一只母亲的手握着我的臂膀。她把我拖上楼去。岷放下风琴，穿了白制服上班去了，庆云故意躲在楼下。看出我有点奇怪，也不再弹那只曼德琳了，他摊开一本书在读着。

“先告诉我，你是来干什么呢？”上了楼，她就直截地问我。她似乎识出一些影子了，她的眼睛闪着母性的温柔的光。“是不是又回来教书？”

“不，不是教书。”

“那么——”她在猜测着，然而，又不敢说出似地。

“我来寻找一个人。”我背过身去了，墙上，正挂了岷的一副半身像，那一刻，朦胧中似乎变成了一帧圣母的像，周身放射着圣灵的光芒。

“一个女人，是不是？”她凑近了些，亲切地问我。

“你怎么知道？”我掉过身来，郑重地问她。

“而且，是那回演戏的，对吗？”她自己在点着头了。

“谁告诉你的？谁呀？”我焦急地央求她了。

她扶我靠窗坐下。说先是听岷由医院里回来说的，现在，这事情成为这

岛上一件很普遍的传说了，不知道究竟是谁说的。

然后，她又告诉我许多听到的话，说是人都在替我可惜着。说那个叫盈的女孩子，一向名誉就不好，乱用男人家的钱，用了钱，自然就规矩不了。

我不服。我替她辩说着。是她命生得苦。她自己又要强。她要念书，她不得已。

“你先别着急，”她像是不愿听我的辩解。“我已经年纪很老了，我不肯看着你吃亏。依我说，你玩玩就回去念书。你在本地可认识谁？我认识的人都还可靠。没有一个不说这女孩坏的。而且，你知道她同一个男人已经——”

“不要说了，不要说！”我大声向她嚷。“没有的事。我不是本地人，可是我知道她。梁太太，我不愿意你这么说她。我不高兴。”这时，躲在楼下的庆云以为我们吵了嘴，他慌忙跑上楼来了。

“好，好，”梁太太缩回身子，脸上可还没一点愠容，只很惋惜似地叹着气。

“请原谅我。”我觉出自己的卤莽了。“这不是件平常的事，我不能不着急。你别多心。”

“是为你好呵，我多什么心？”这样说着，她还为我倒了一杯冷开水。要我好好休息一下。

我等不到六点了。我把那杯水灌下去后，就要出去。我的小箱子为梁太太扣留了。她要我回来吃饭，就歇在这里，晚上好好睡个觉。

到师范，校役说凌还没回来。我就沿着僻静的校墙，一直踱到那细长码头。站在那里，我向海上搜寻。我眼里盼着凌，心下却盼着另外一个影子。

我看着电船一班班地望我脚前开向对岸去。我看着天边的秋云，凝聚而又分散。我把一个炽热的太阳直盼得没有了光芒。无力地向西方坠去，才看见凌一个人坐着舢板回来。

“唉，她爹也正在找她呢。”被我搀上码头，凌捶着手，失望地说。“一个礼拜前，她忽然由潮州回一趟家。那以后，就没有她的影子了。这怪孩子，她这时准不在这里了。跟她爹说要上南洋——”“她难道走了吗？哎呀！”我急得几乎昏倒。

“不会的。不会的。她走不成。”凌直安慰我。风吹着她鬓角的头发，这时，她对我慈悲如一尊观土音。“等我明天再去打听，她不应该这样待你的。我找到她也不答应。”

把这爽直热诚的背影送进芭蕉园，我颓丧地踱回梁家去了。那晚上，是我失母以来，第一次可耻地把枕头哭湿。

醒来，正像幼时母亲一样，梁太太坐在床头，抚慰着我了。

三一坑大灯笼小

早晨，我没顾得吃完那碗芋粥，就跑出去了。

临走，梁太太不放心，还喊了自己的儿子陪伴我。

这回，我坚持同凌一起寻找了。我们渡过海，到那小商埠，走遍了盈的每一个熟人的家里，没有人知道她的行踪。

我决定到潮州那个师范去一趟。从那里她开除的，教员或同学间总有点痕迹。虽说只九十里的火车，我不肯再缠着凌姑娘了。我谢了她，可又缠上

了庆云。他也自告奋勇，说去年春假曾去旅行过，他也弄不清这回是怎样古怪的一种旅行。

真惭愧，在这辽远地方住过半年，这还是初次窥见一点广东内地的风光，只可惜我揣的是一颗煎灼的心。天阴着，车窗外，闪着一片蔗田和竹林集成的广漠丛莽，上面还飘着柔和轻淡的炊烟，远山下，一簇拉纤人在河堤上蠕动着，我们看不见江水，却看见一只巨大的灰帆，衬了广漠的天空，缓纾地在陆地上移动着。淡蓝的天重重地负在苦力的脊背上，低压得像是永也翻不过身来。色彩单纯，线条单纯，怎样一幅动人的剪影呵。

车到潮州，我们雇了人力车在这古老的府城里穿行着。节烈碑，德政碑在道旁树立如岗警，许多住宅门前还悬着御赐的“尚书第”匾额，漆皮早已剥落了，当年那点派头还可以想见。但我没心看那个。我们的车停在一座小山的脚前。一切就真地全像盈信里所说的，韩江横在山前如朱带，跨过一段船桥，便是韩退之的祠堂。

我们一气攀到山顶上。在一座教堂前面，几个男女学生正支了画架在写生。

庆云用本地话同他们打听。提起盈的名字，真好像我们带来什么罪过，他们一齐返过身来看我们，神情里含了不少鄙夷，冷笑。

好性子的庆云还是低心下气地问他们。后来，算是一个女生吉里古鲁说了一大阵。庆云翻给我说：她开除的那天，一个姓刘的来接她的，说是在石埔开的那个小学正缺国语教员。那以后，可就再没听到什么了。

听到是姓刘的，我愈发焦灼了。其实，我早就知道盈的命是玩弄在他手掌里的。

我们抹头就跑。一气赶上了最末一班车，折回到那小商埠。下了车，天已黑了。我还摸不清石埔在哪里，但我要马上去。天黑也好，路远也好，我得连夜赶路，找到她。

庆云尽所有力量拦我，劝我先回他家。拘于一点师生关系，他扭我不过。他想来想去，还是陪我走到码头。指了苍茫的江说，去石埔先要渡江到那片渔火地方，那是潮阳。然后还有一百里。他领我去船票局，这回我被说服了。我不会溺水，船要明早九点才开。

那晚上，刚好岷值夜班。梁太太使用一个母亲所有的动人语言劝制我了。她说自己不是个顽固人。年青人恋爱她不反对，但那个女子得是正当的。（说到这里，她害怕地吞了口唾沫。）她认为我此去是太危险了，一个人地语言全生疏的外乡人，撞一个本地的富痞；万一他下了狠手，“你妈妈可只留你这么个儿子。”说到这儿，她隔着一汪泪水凝看着庆云。

这回，我不曾生她的气。然而我不能就这么折回的。我告诉她劝一点用处没有。明天，我不能拖了庆云陪我冒险了。如果真想帮我忙，我求她替我出个主意。

终于，她找来邻居为人雇短工的一个老妪，年纪已五十开外，赤了那双脚，咕咕喳喳，说是人可极忠实可靠。她是潮阳人，可以领道，且可防范别的意外。

早晨，我们先渡海，赶到去潮阳的码头搭那班早船。

江这时还浮着朦胧的晨雾，江水和天色没有了分界。像是“母子”一般，我搀扶着这陌生的老妪，登上这只拥挤不堪的船。

茫然的心情使我忘记一天的经过了。总之，这老妪是一个很多嘴的。她

一路问着我同那女人的关系，怎样认识的呀，是不是想作亲昵。我尽倚着船栏，对汪洋无际的江水出着神。

好容易我们登了岸。她又领我上了一列小如玩具的火车，笛声像是打了个闷噎，然后，就蚯蚓般地穿过油绿的稻田同蔗林了。

车停在练江岸上，我们又上了摆渡。着了干土，天已近暮。我们上了一辆残旧不堪的长途汽车。

傍晚时分，我们在石埔镇下了车。我叫那老姬去问路局，石埔可有个姓刘的办的小学校。一个卖票员很熟谙地指着远处一片白房子，看看我，似有点怀疑。

我们仓匆地踏着田塍，扑向那地方去。是一座祠堂，古旧的有排场的建筑，前面躺了一个大水塘，无声地飞着各色蜻蜓。台阶两旁的长石似为孩子滑得太勤，中间已陷凹了，但却光润地闪着亮。祠堂的横匾安然挂在那里，只是门上又挂了一面私立进德小学的木牌。

站在台阶下，我犹豫起来。她能够真地被囚在这偏僻荒凉地方？而且，寻觅了那么些时日，就真地这么容易找到了吗？我很慎重地拾上祠堂的石阶，叩了一下门。

这时，里面蹒跚地走出一个老家丁。

那老姬同他说了一阵话，大概说：我是来找一个姑娘的，一个本来在潮州师范念书的。

老家丁用一对已为时光磨钝了的眼睛上下打量了我一阵，又同那老姬吉里古鲁了一阵，才咳嗽了这么一声，慢吞斯理地进去了。

那么她真地在这里了？我高兴，感激地恨不抱住那老姬。呀，一个多月，天阴着，人苦着；枯槁的生命里断绝了仅有的一点营养，这一瞬，我又瞥见了一丝光亮。

我没心参观学校的设施。我只记得穿过一段幽暗的走廊，我便被带进一间细格窗棂的屋前了。

能够是盈吗？这么瘦得怕人，苍白的脸，对我们发着愕。她蜷伏在黑黑屋角的一张竹床上。蓬乱的头发扎了一条手帕。伸在床沿的手，这时还夹了一支纸烟。

“盈，盈，是我来了。”我扑到床沿。

显然那老家丁没听清楚，她惊讶得挺起身子，本能地丢下指节间的烟蒂。

“是你吗？”她怀疑地望着我，不住摇头。

“是我。怎么不是！我没变呀。”

“是我变了，我变了。”她转过头去，颧骨的侧面起着痉挛。“可是，你干什么跑来！这地方是你来的吗？”突然，她用很严峻的声音向我嚷：“你给我走！”

呃，她是着了魔，还是疯了？我返身向房里望，这昏暗的屋子我没看见别的，却只见桌上有一群大小药瓶闪着光。不，我死也不走呵。我咬了嘴唇，对她摇头。

“好，你明天走，成不成？”她又逼我答应了，这回我可不再傻了。等候！现在已没的等候了。我尽所有气力睁大了眼，眈眈地瞪着她。

突然，她的壁垒溃败下来。她无力地倒在枕上了，肩头一起一伏地抽动。

我紧紧扶了她。听她抽噎着告诉我：“我照你的电报办了。我拒绝了他。”可是，那校董要她再想一阵，别后悔。她说不。好，第三天，她就无故地被

开除了，而且说党部也对她注了意。校董却在开除那天，亲身来接她。待她好极了。说帮她帮到底，说她名誉不好，就接到这个地方来。于是，她病了，他服侍得好好的。

她声音很低，随说，随向窗棂窥望。这时，夜早把一切染黑了。

“为什么不点灯呵？”我想用这话平舒她的亢奋情绪。

“告诉你，我恨灯了。天若是黑遍了，灯也点不亮。”她装得很淡漠地说，突然，声调又转入悲怆。“你呀，你就是我的一盏灯，然而你不是太阳。世界上没有太阳了，我索性把你丢到路旁。”

“你不能丢我。你忘掉过去的事了吗？”我正色地斥责她。

“我恨不能忘干净才好。那些不过是灯笼上的装饰，不中用！”

“那么，你是有了新的光亮了吗？”我眼里跳出一个负情的女人。

“没有，我赌誓没有。”她为自己截然辩护着。“我是说，我命里该走黑路，我不再要灯笼了。灯笼经不住风吹。吹灭了，连你也得黑下去了。”

“可是，我甘心倾愿呵。我们不是常爱走黑道吗？走一辈子黑道多美！”

“傻子，你还在鼓里哪！山里的黑道可不比人世的黑道。那可一点也不美。而且，我已经走上了，我脱不开！”

“什么？”我抓住她的肩头，很粗野地问她。

“没什么。”她叹了口气。“你走一天了，也该吃点东西。”

“我不是来吃东西的。你先得告诉我。”

“你不吃，那个老太婆也陪你挨饿吗？”她很通世故地看我一眼，蓬乱着头发，迈下床来，如一个小母亲似地跑到门槛，招呼用人去了。

“你先别招待，你逃不开。反正你得告诉我。”我重新又捉到她的手。一双滚热癯瘦的手。

“告诉你什么呀？”

“你跟不跟我走？”

“走？”这个字吓她一跳。她先是惊讶，过后眼里似乎真地闪出点光辉。“去哪里呢？”

“去北京。”

“去北京——我倒没想到。”她玩着我胸前的领带，像是陷入一种可喜的沉吟。终于，还是摇着头。“北京有灯笼可也得有坑。贫穷的坑，烦恼的坑，病的坑……而且，坑是大的，灯笼小，我去干么？去吹灭你这盏灯？不，你好好念书。你是男人，你逃得开。你还有好日子在前头。”

“你呢？你是把我们分开了吗？”我气冲冲地说。

“不是分开。我已不是自己的了。我只求不累了你。”

“你这真是胡说，自甘堕落！”

“你冤枉人！”她又带些呜咽了。“我自甘堕落，那我也没有今天了。我命苦，生在穷人家，我不该巴望念书，我应该给一个苦力当老婆。哎，堕落。是的，堕落。现在我明白了，不自然的向上其实也就是堕落呀！我堕落了，你别再认得我好吗？”

“不，不，盈，是我说错了。”我这没出息的病又犯了，看见女人的眼泪，我由雷公即刻变为豆腐。我轻抚着她，一个为人世变得那样冷酷的人。

“你没有堕落，没有。你跟我走，好不好？我们一起走黑道。”

突然，直像没听到我的话，她跃到房门口，喊进一个鬼头鬼脑的女仆来。于是，一盏洋油灯点上了，这昏暗房子的各角顿时都闪起光来。古老的

墙上，很不相称地钉了些法国裸女照片，桌上挤在大大小小的药瓶中，是一些香水胭脂，和一滩水果的皮屑。凌乱的竹床上，陈着一份丝质的藕荷色新被，总之，一切都和这女主人的本来面目不衬。

“都是他买的。”察觉了我的诧异，她还以为这是个得体的解释呢！

“他？他是谁？”我逼审她。

“你没有理由对我这样！”她申斥我，过后，又缓和了些说，“你现在就是坐在他家里，你还大声嚷什么！”

说着，她随手由桌上拈起一支纸烟，被我劈手夺过来了。她合起掌来，毫不在意地寻找第二件事来占据她的手。这回她由枕下抽出一张本地的小型报，指了一段给我看。

我不屑地接了过来。我从来不爱看这种以造谣来娱人骗钱的小报的，我没留心看。但及至我读到她的名字时，我才开始觉出这张小报的分量。那篇趣闻是用着一种又臭又酸的笔调，记载着盈由潮州革退后，同某绅士开房间的事。末尾可又说“某绅士热心兴学，想今后女士所学当有用武之地矣”的讽刺话。

“这个是真的吗？”我冷了面孔问她。

“真的！哼哼！”她看见我可怕的阴郁的神情，忙把报夺过来，装做若无其事地说，“若是真的还拿给你看吗，傻子！”

这锋利的回答，堵住了我的嘴。

到晚上，那个绅士校董果然来了，可不正是在我在医院里撞着的那个肥胖家伙！这时不知在哪里吃了一阵酒，醉醺醺地，满脸烧得通红。看到我，他愕然地止了步。

盈不等我们动手，就迎头缓冲着：

“这是刘校长，这是我的表兄，才由我们老家来，特意看我病的。”

“那么，”胖家伙用眼睛搜查着我，也像是搜查着他自己的注意。“请坐吧。”

于是，我们摆开了一个极窘的局面。我的每一粒细胞都在准备着扑了上去，掐住他的喉咙。然而盈却用极大的平静和礼貌捆绑了我。为了调节空气，她不惜唱起独角戏地说着许多不切时宜的话，告诉他我的学校，又告诉我这校长“也热心提倡国语”一类的话。

“我要带她走。”我忍不住了。我这样理直气壮地“通知”他。他为我这“通知”吓一大跳，他先瞪起眼睛，过后，又装出校长的口吻，厉声回说：

“不成。我们这里只靠她一个人教国语。她走不开。”

“要是她死了呢？”我硬硬地驳斥他，驳得他直起身来了。

“你不能胡说。有合同在，我们照合同说话好了——”

这时，盈真像是表妹似地吩咐我，“不许你说话！”然后，用土话（他们又改说省城话了！）说了一阵，我一点也没听懂，但那胖家伙听懂了。他像是握到了相当把握，抛了个赌气神色，自动走出去了。

盈送出他去，回过身，第一句话就是：

“你真是发了疯。你这么闹，我就走得成了吗？你知道他有多少壮丁，多少杆枪？连你坐的长途汽车全是他开办的。”

“所以你就舍不得走了。对吗？”我几乎要啐她一口唾沫。

“我就舍不得走了，你怎么样吧！”她掉过脸去了。

“我？我走。现在就走。”我一手推门，另一只手却失了自由。我看到

了阔别经年的两行泪，沿着那削瘦的颧骨，簌簌垂落下来了。

“盈，盈，我们不该再闹气了。”我伏贴地把她扶到床边。她的肩头抽搐着，肚里像是有老大一片话，她说不出来。她只是哽咽着说“你干么来！”“你干么不早点来！”她哭了好一阵，还呜咽着说出对人生已没有了希望的悲观话，最后，到底为我央求得活了心。她答应明天去同那校长好好商量去。

这晚上，她一定要把她的床让我睡，她自己是睡到一个女同事的房里。

我睡不下。半夜，我爬了起来，我疯狂地撕裂了桌上散块的胭脂，还狠狠打碎了一瓶香水。那下贱的液体，在黑暗中，汨汨地由破口淌流着。强烈的麝香作践着这古老的祠堂。

三二一个荒诞的夜

早晨，还居然给我端来一碗粥，我不要一个长于招待的敌人。我推开它，先动手硬替她收拾行李了。

当她揉着眼睛走进来时，她为我的卤莽所惊；她的全部产业已装进了一只藤箱和一只网篮里了，那些化妆品和成匣的丝袜被我丢在地上，狼狈地追悼着她过去那段丑陋的奢华。

我牢牢抱了她的胳膊，央求她，趁早晨就赶路，永远地离开石埔，这土豪的巢窝，到一个新地方，凭四只无拘无束的手，穷也好，苦也好，争取一份自由的生活。

盈呵，（我几乎是流着泪叫她，）你真忘了我们在山谷里做的梦了吗？你想过十年以后没有？你尽顾眼前一点安定不成哟！

我也不等她说什么，我动手了。直像是附了什么邪气，从来不是负重的手，一口气就把那网篮扛在肩头了，手还去提那箱子。老妪也伸手帮我了。

“就走！”我严厉地命令着。

“不能，你这是胡来。得把话说清楚呵！”

“话到哪天说得清楚！”我用身子，箱子，和眼睛硬把她推了出来。我们走过游廊，走过课室，窗纸里似乎有人在刷着牙，听到我肩头上的吱吱声，腾腾跑出来了，然而看到我凶猛神气，没人敢过来拦。

我们走出了那门，我狠狠吐了口唾沫。祠堂前那小水塘，这时印着一团团微紫的晨云，这可咒诅的小镇是座落在一片广袤无际的田野中间。东方，新生的太阳似正在挣脱着翳云的掩遮，向地面探首。

忘记了肩上的分量，我就硬逼着她向前走。盈一边随了我走，一边却尽担惊地回头看。她似乎不信一根顽强的铁练竟能这样轻易地脱得开，然而心里又像是愿意脱开。

当我们快走到汽车站时，后面有人追赶来了，随跑，随朝我们嚷着。

我刚要把网篮往车厢里塞，那卖票人看见后面追赶着的人了，他拦住我们。

这时，盈吓得脸变了色，眼里对我似有着抱怨的神情。他们像是都认识她，卖票人还很恭敬地向她搭讪着，她没心酬答，尽央求我先放她回去一趟，她算定我们是走不开的。

一个赤脚汉子气喘喘地赶来了。他劈手就来夺我手里的箱子，我忍不住，我揍了他一个嘴巴。原来司机卖票同他吃的是一个阎王的饭，于是，我为他们包围起来了，晃着粗大的拳头。

我不服地扑过去，刚动手，盈嚷了，那些家伙对她像是很怕，即刻就缩回了手。

她对他们先吉里古鲁一阵，大意是她不走，不必为这事打架，然后，对我求着：

“不成，你先走吧。不然，全都走不成了。”

“胡说，你呢？”

“我明天一准就来。东西你带去，放在我姨家吧。你等我。我马上跟校长说去。”

“不，我跟你一起回去。”

“什么事我自会调动，你一去可全糟了。你为什么还不放心我？”

终于，她给我写下了亲戚的住址，在那个伙计的监视下，她又折回去了。我告诉她，明天见不着她，我一定马上再跑来的。

我按照她那纸条找到了她的姨母，一个细长身子，满脸雀斑的妇人，住在一家鲜果店的二楼。我用结结巴巴的潮州话交代了这两件行李，却无从交代我自己。

第二天早上，到十点钟还没见她来。我耐不住了。一个人奔到汽船码头，跨过江，我又来到了潮阳。

当我正在那铁窗洞口买车票时，几个童子军模样的学生问我是不是由石埔来的？我看见了他们胸前的徽章，问他们认不认识盈，他们说正是校长派他们四下寻找的，她昨天下午就离开那里了。

听完这话，我连票也顾不得退，我搭原船赶回那小商埠，一气奔到那鲜果店。

脸色苍白的盈早已在那里了。在街上，我就看见她托了腮，呆呆地坐在窗口张望。她逃出来总该是为我了，但看见了我又不大动声色，只简单地告诉我辞呈已递上去了，今晚借地方商量，还不知道走得开不。

黄昏，我们还出去散了一阵步。她叫我抱了那姨的混身很龌龊的孩子，我们沿了海滨走着。这时，泊在江的渔船正吃着晚饭，一家老老小小都赤着脚围蹲在甲板上，分食着小桌上的几碗菜，看到这种朴质幸福的生活，真无法不羡慕。

“什么时候我们也有一只船……”

她一路也没有话说。听到这个，只冷冷地看了我一眼，心里像有着另外的心思。

我们走到一节很荒凉的沙滩，便折回来了。她陪我走到那鲜果店门口，一定要我把孩子抱进去，她独自去赴那个会。我不干。我怕她吃那伙人的亏，坚持要跟她去。

不管她肯不肯，把孩子送上楼，由小皮箱里抽出电筒就跑着追上她了。她起初同我发脾气，过后又说了许多甜言蜜语骗我回去。她甚至答应明天就跟我走，只要我这时回去。

她哄不成我，也拗不过我，终于，我们是一道走进那个“会议”的地方。

房里这时已有五六个人在等待了，一个个雄纠纠地望着我。随后，那个刘校长来了，大约就开会了吧。而且并不是“商量”，是一齐向着盈再三劝诱着。他们说的是我根本不懂的省城话，但直像冥冥中有谁点化了我，我听得那诱惑威胁的语调，每人说一遍，还用谄媚的眼斜睨着那个胖家伙。

当盈一边说，一边顺手接过旁边一个人递来的纸烟衔在嘴边要燃时，我

实在忍不住了，我一把给拔了下来，撅成两半。

房里哗然了，那递烟的人用潮语问我是她的什么人，盈不等我，先回答说是“表哥”。这时，一个矮小狡猾的同伙咬住那校长的耳朵咕哝一阵，就鬼鬼祟祟地出去了。

过一下，走进一个年在五十开外的老头来，肥扁的脸，喷着浓郁的酒气。

他一走进来，第一个受惊的是盈。她站了起来，发急地问：

“爹，你来干什么？”

那老头晃晃悠悠地凑近了一张竹椅，咕咚坐下来，用发亮而迟钝的眼神向四下望望，然后对自己嘬嚅着，舌头不大灵活地：

“谁要来，都是你惹的事！快说，我还得走。”

那矮子指了我，问盈可有这么一个表哥吗，由北平来接她的？

呃，有这么狠的一着，我没算到。我眼看要四面楚歌地被逐出去，我无助地望着这酩酊大醉的老人，通身冒着虚汗。

“唉，让我走吧。她的事我向来不管。”

这是怎样可感的回答呵！我凯旋地望了盈。

“不行！”那矮子又把他扶坐下：“你说，认得这人吗？”

老人不耐烦地抬起惺忪眼皮来，瞥瞥我，又瞅瞅他的女儿，然后转过身来，向那翘了脖颈的矮子点了头。

呵，感谢那杯酒，更感谢这老人呵！我直想跪到他面前，告诉他，我要好生待他的女儿，使她在一个穷人身上找到快乐。然而我不曾跪下，他也早已不耐烦地站起来了。

这回是我和盈把他搀了出去，为他雇妥一辆去“戒烟馆”的车。

——我们的爸爸呀！

我捉了盈的手，一种亲热之情油然而生，我很想趁此走开了，但她却一迳又跑回那个地方去。

会散了，我硬挽了她的臂往外走，我不准她再睬他们一眼，然而还没走下台阶，那胖家伙很暴躁地喊她了，她即刻怯怯地脱了我的手，奔回那房里去。

哪里是散会，是把我撵出来呀，如今，他们低声商量着了。

立在门外的我，耐性也是有限的呀。在那数尺长的石阶上，我来回踱着如一辛勤的警察，且时用手电筒的光芒向房里探视。

好容易，她走出来了，然而也并不招呼我。她一直往外走。我明明是受了极大的侮辱，在我的卑劣的敌人面前。我不服。我再气也没有。我追在她后面。我实在忍不下去了，我狠狠地骂了她，一个下流的女人，一个当着敌人出卖了爱人的贱货。把我给当成了狗。狗！我由那么远跑来，是来当狗的吗？我逼问她，她不出声。

已经是夜半两点了，街灯闪着幽暗的光，马路睡得纹丝不动。警察对我们不安地注目起来。一男一女，半夜在街头吵嘴，一件社会新闻栏的好材料！

在一个小巷口，她拐弯了。

“你去哪里？”我粗暴地抓了她的手腕。这深更半夜，我愈发不识路了。她直像没我这么个人走在身边。

“去我自己的家。”她瞪了眼无情地回答我。

“不成。”我为她一路的沉默气炸了肺，“你拿我当成了狗，你得告诉我凭什么！你不能就这么走。”

“怎么不能！”她挣开我的手，很快地走。临到她门口，我抢到她前面，用肩头挡住她，戳了她的脸，嚷着：“你敢走，你敢，你个不要脸的女人！”到今日，我才明白我多么蠢笨，多么昏，（每一个神经质的人都有这样一个悲剧呀！）这晚上，我是用一种罕见的粗野帮助她决定了她此后的命运。为什么我不在那个胖家伙面前动力气呢，是下意识地为他那些雄纠纠的打手镇慑住呢，还是——唉，她也忍不住了。

“我不要脸，我不——”忽然，她瘫倒在门阶上，她呜咽了。“你凭什么管我！呜呜——我还不是你的妻。呜呜——亏了不是，跟你说吧，呜呜——我受不了你这个——你去吧。”

半分钟前，我还蛮横如一阎王债主呢，如今，即刻变为一个负债累累的可怜虫了。我声音低了，手软了；而且，多糟，腿也软了，我跪了下来。哀求她，刚才实在是我错了，我冤枉了她。我该死。我吮了她的泪，咸味顿时令我也哽咽起来了。告她我气的不是她，是那些欺凌她的恶棍，我以后不会待她坏的——

这时，深巷里响出一阵小锣声，一个卖鱼生粥的担子蹒跚地向我们这边走来，担子前面那盏灯在黑暗中神秘地摇撼着。

我喊住他，把盈挽了起来。这腥气的粥我一向是吃不惯的，这回我吃得竟很快乐。我抹着嘴巴，向她约合今晚就在街上过，我们头倚着头，在墙角睡，算是我们度苦日子的开头。

她怎样也不。她要回家。而且说地方很破，很窄，但要我也去。

我心里又生气她不接受我这个露宿的约合，我的固执病又犯了，我坚持自己过那么一夜。

她让到最后一次，也生了气，就不顾一切地叩了门。我赶忙闪在一旁。连头也没回，她闪进去了，门随着很踌躇地关上了。

这时，没有了人影，只有巷口那盏幽默的街灯陪伴着我。弄堂深，窄，而且黑，覆在上面的那一条天因而也窄隘无光了。望望那没星星的天，我唏嘘地吐了口气。

几日来身心的折磨，我实在惫倦了。我嫌地上脏，然而我的腰已支不住，于是，我就倒在地上，头倚着木板门，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三三最后的装饰

天刚亮的时候，我为响朗的车轮声吵醒了。一个卖苦力的朋友很怀疑地看看我，推着他那辆独轮车走过去了。

我爬起来。我的鞋，我的衣服统统微湿了，我才记起我有过一个荒诞的夜。对一个乞丐，这原是习以为常的，但在我一生中，却成为一个难忘的夜了。

替我开门的是一个中等身材样子很泼悍的妇人，我猜是盈的继母。她很不耐烦地把我放进来，向楼上一指。在我面前展开了盈的摇篮：一间又暗又脏的屋子，洋溢着窒人的鸦片和孩尿的混合味。家俱摆得凌乱极了，一些粗木凳之间还杂着一些曾经是很讲究的老式红木桌椅，看来可知道这是个败落下来的家。靠墙一只竹床上，一个光了屁股满身泥渍的孩子正伏在那里，歪了头，寂寞地摆弄着一盏还微有余烬的烟灯。

盈大概也是刚爬起来。在“家”里的盈是一般广东女孩一样，赤了脚鸭

满地跑着。这是远比那香水高贵的装饰，我欣幸我的盈还天真着。这两天她也够受了。她揉着眼睛，抱怨着我昨晚上不进来的话。

可是，我不白苦呵，她说洗完脸就陪我打听船期了。她决定跟我走，明白的盈，愈快愈好。事情结局得几乎使我不能相信。我想去握她的手，她用眼睛示意旁边那个妇人。在她脸上，竟都浮起一些隐微的笑容了。

我还想去拜谢那个陌生的老亲戚，这时，他正在房里打着响朗的鼾声。

出门，第一件事是办理船票。我们走到靠海关的一条窄而阴湿的街上。这里，全是吃旅客的生意，有换港币的，卖帆布床的，自然更多是船票局。我们携着手，朗声读着黑漆木板上的白灰字，都是一条条载客货飘游南北洋海的大鱼名字。再巧没有了，这天刚好有一只招商的泰顺轮由省城开来，直放上海。今天走得成已够美了，又还能坐中国船，直像一切有人为我们安排了，我马上买下船票。

当我问那店家官舱房间时，她插嘴问我来时是坐什么舱的，我告她是统舱。

“回去为什么要充阔气！你以为我受不得苦？”

我为她这话深深感动了。事实上，我袋里剩的钱连两个官舱票也买不起了，我是打算另行挪借的。统舱对女客总不大方便，我要她“肯”受苦，却尽可能地不让她受。终于，我还是定了房舱。

这时，她又同我争执着到船上去买。她不赞成先买，可又说不出理由。下午四点开船，哪有早上还不买票！

及至票买到手里时，她又问那店家还退得退不了。我很诧异她这问法，她没说什么，只很关心地嘱咐我把票收好。

急性的我，那即刻渡海去梁家取我那皮箱了。这时，她忽然变得缱绻多情了。她挽了我的臂说：

“才八点多，还早呢。你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你难道就没一点留恋？人分手像船沉了底，即使有浮上的一天，可也就剩壳了——”

听到这番凄怆的话，我的脚步改了方向，我们朝着中山公园的马路走来。我告她一点也不难过，世界终归是浮动的，只要有她在身边，证明有一个永久的，同什么诀别我都不伤心。

“这硬骨气我赞成。”她喝采了，然而是一种极沉抑的声音。“还应该一直硬到离开我也不伤心。其实，咳，一个女人究竟算得什么，做女人的有时反而想不出——”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感出她的话有着不祥的含意，我严厉地质问她。

“我这是说要你硬呀！今天是咱们的日子，你可不许又同我生气，知道吗？”

“好，不再生气了。”我向她破颜而笑了。

这时，我们已踱到中山公园的石牌坊前了。这公园是用彩券修成的，现在彩券已卖到第十几期了，园里这时除了一座革命烈士纪念碑外，尽是密翳的竹林，还没有什么建筑。园前临韩江口，背倚一脉韩山。石牌坊前是一道很窄的河，水上泊着许多只装了红菽木柴的船。沿河是一片贫民窟，破烂的草棚里，住了靠膂力吃饭的人家。

我们走进这尚逗留在半丛莽的园里，沿着草地，寻到面江的所在，靠了竹身坐下了。我身边没带着口琴，我的喉咙就要更费力了。

近海的竹荫特别凉。江水在我们眼前打着各种圈涡，一闪一闪地用银亮

的光眩着我们的眼睛。远处还有竹排潇洒地在江上飘浮，水面上又添了一个颤抖的影子。

“盈，”我紧握了她的手。“八天以后的事你想过吗？你见识见识住过十几个皇帝的城——”

“不说以后的事吧。你看那竹排哟，一阵大风会把它吹得不见了——”

“为什么？我们不是从前就爱靠了树做梦吗？”

“那是从前了，因为从前就是梦呵——你再说，我就生气。”她掉转身子去了。

“好，好，我不许说，你也不许生气。”

我伸手去搬她的身子，什么湿湿的坠落在我手背上了。

又怎么了呢？我始终像是坐在幸福的针毡上。不许我这个那个，然而没法不许我感到怀疑了。我盘问她。

“没什么，我太高兴了。”她把我的手指分开，一一抚摩着。“我想到几年后你的成功，我欢喜死了，我——”忽然，她的话竟为呜咽扼住了。

我把她拥在怀里，吮干了她的泪。下颏抵了她的肩胛，我对那万顷银流发起怔来。

她直起身来，催我该渡海去取行李了。

原说是走到中山路，就分手的，她又坚持非要把我送到码头。她替我雇好了舢舨，握了我的手，像是有着比爱更深长的叮嘱，很久很久才松开。又连连莫名其妙地告我“万事小心”。我告诉她不要再胡跑，最好先躺一躺，我一回来马上就落船了。

待舢舨划出很远时，她还向我这边嚷着什么，风吹得她的头发飘起来，我实在听不见她那嘎哑的话，我很轻易地漏掉了那最后的一句。然后，她便消失在码头上纷乱的人群里了。

到梁家时，梁太太还没回家，只剩岷一个人在厨间烧着菜。看见我，她慌张地走出来，说我可把“娘”急坏了。那个老嫗回来，始终也没说清所以然，只说在汽车站为一个壮汉劫了回去。她也弄不清我住在哪里。还托了人打听哪。她很亲热地说，娘留下话了，我如果回来，马上去医院喊她。她上楼换了衣服，匆匆地走出去了。

如今，是我一个人在守这幢用幸福和慈爱筑成的小楼了。我不知该干什么好。到这时，我已快二十天没洗澡了，我没有勇气去嗅自己的皮肤。每天由早到晚，毛细孔如潮水似地泛出一身臭汗，到夜里又混了泥污，浸了回去。趁这空，我打开小皮箱，拿出一套衣服。自己提了一木桶水，就隐在布幔后面，“冲”了一个广东澡。

当我正在哗哗冲着时，“娘”来了。她一进门就喊我。隔了布幔，我感愧交加地答应她。

这时，我有着一个浪子回家的感觉。我赶快擦干了身，换上新衣服后，通身有着久囚新释的爽快。

桌上，一碗芋粥已经在等待我了。庆云也下了班。他们一家三口围起我来。娘絮絮地盘问我这几天的事。庆云告我学校已有人知道我来了。并且有人撞见我抱了一个孩子，同盈在街上走。

“那么，你决定同她去了？”

“决定了，谁也改不了。”我先筑下了防御工事。

“我希望你们前途光明。你准我看看她，是不是？我想，她一定有许多

可爱的地方，不然你也不会这样。”

“当然呵！可是今天下午就落船，来不及了。再来时先带她来看娘好不好？”“我等不了再来。我同你一起过海，可以吗？”

于是，她同庆云来送行了。

吃完芋粥，我找一个单独机会，很羞惭地同她说出钱不够用了的话。她一点没踌躇，答应尽他们在邮局的储款借我。

这样，我们便动身了。岷因为得看家，她只能送我到门口。其实，是又跟了好远，直到通玉塘的一道小溪那里才说：

“我不能过桥了。我同你道喜。”

立在桥口的一端，她还频频向我招手，突然，她掉过身去了，脚步很稳，但又像很仓惶。呵，一个贤妻良母的背影。

登了岸，我们先去邮局取了钱。她一五一十地把两叠洋钱数进我的手掌。沉甸甸地，我有些不敢接，我不知该怎样还她，但嘴里可连说着到了就还。她又招呼庆云去买一篓柚子送我们船上吃，一共八只，但每人路上只准吃两只。为了我的原故，她把一个“坏女儿”也拢进她母性的怀里了。

快到盈家门时，我还告她等下我介绍时就说：“这是娘。”她还谦逊地说不敢当，然而在她眼里已流露出慈祥的光辉了。

我叩了门。开门的还是那冰面无情的妇人。

刚一上楼，就已听到呜呜的哭声了。我很诧异，是那个满面雀斑的姨。她抹着泪，拿起一叠信丢给我看。是盈的字，而且潦草得几乎认不得。一封给那个姨，一封给“父亲大人”，都是诀别的话。那封给我的是：

“我无法同你走，原谅我，我有万走不开的原因。今天灯笼上又添了点装饰，然而最后的了。见此信，你务必乘原船即刻离埠。如你心上还有我时，答应我这回。最后的一回了。一个女人不值一条命。盈”

呵，这是可能的吗？整个这一早晨，原来她都是在同我扮着戏！明明她早就狠心地打定这主意了。冒险与安逸，穷困和富裕，自由和奴隶，她徘徊了一昼夜，她终于挑选了那方便省事的路。她跳的正是那无底的深坑呵！

我眼神发花了。我胫骨软了。我脸颊上有些湿润。我想嚷，我想嚎陶大哭一场，然而我的喉咙哽塞了。我麻木得，空虚得，失了知觉。亏了这时，一只母亲的手扶住了我。

我听不见耳边所有的安慰。我没有了感官，我只捧了一颗为痛苦撕成稀烂了的心。我追赶吗？跑在我前头的，分明是一只巨大得怕人的火炉，熊熊地冒着血红的火焰。一个个，它贪婪地吞噬着。它吞走了一个青年仅有的光亮，它吞走了我的梦。

然而梦，生命的火炬，对另外一个人，这时却已成为装饰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上海

（原载 1937 年 3 月—1938 年 4 月《文丛》月刊第 1 卷第 1 至 6 号）

南德的暮秋

前奏

今年我到过三趟德国，恰巧逢上迥然不同的三个时期，看到的又是三个不同的地带。但走得最广，体验得最亲切的，莫如这第三遭了。因而引起的情绪，也最为复杂。

春三月，西线由法、德至荷、德边境的联军齐向东攻的时际，我正随了帕奇将军第七军浩浩荡荡的运输队，挤在一车车炸药箱和浮桥木料中，由东法越过萨尔河，经汉堡、凯撒劳顿，直向莱茵河挺进。那时我看到的是红土多林的莱茵河区，又是狼狈溃败中的德国。莱茵河的天蔚蓝得令人发愁。无边无际的大森林阴惨惨似是隐遁着千万冤魂。城镇化为废墟；田野里，断枝的树，无家可归的人们，闲荡着的军马和焚毁的飞机坦克，比比皆是。最难忘的是克隆斯塔德一家牛奶厂。所有的牛都为炮火解决了，只有一头黄牛仍顽强地孤零零立在栏内，四腿挺着劲。同行的人说，那牛虽然站着，却已死了。我从来不打赌，那回却不甘心，就冒了踏地雷的危险，走近那铜像般的动物。果然它已经死了，两只钝而挂血边的眼睛，仍垂视着卧在地上的同伴。我急忙用手帕堵起嘴来跑开了。

七月初旬，旧金山会议结束后，借着采访波茨坦会议，我看到屈膝后的德国。可是首都的柏林，是怎样的首都啊！桥梁断了，纪念碑东倒西歪，联军上峰忙着商量如何处治战败了的敌人，下面的官兵满城搜觅纪念品。德国人不分男女老少，有的提篮，有的推木车，大家都睁大了眼找吃的。我住在柏林西南郊近湖的蔡伦道夫。房东是个画家。坐在窗栏上，我望到一轮太阳坠入汪希湖。房东隔房弹起《月光曲》来，黑白音符与湖波不息地跳动，遥望着决定德国命运的无忧宫，我凭吊起这一欧洲首都。

今番三游德国，我走的恰是截然不同的地带：由哥德诞生地的法兰克福，经维尔茨堡而到囚禁着纳粹首要的纽伦堡。为了采访战败后德国人民的疾苦，我搭民用火车到的慕尼黑。不用说，挤得如沙丁鱼罐头。我走访了慕尼黑的古今遗迹，也身临了以活地狱闻名的达豪集中营。由慕尼黑南行，我进入了德国的杭州。巴伐利亚的湖区是全欧知名的。湖需要墙壁来助威。南德湖区的墙壁正是欧陆的脊背——阿尔卑斯山脉。几天后，借助高架铁索车，我索兴爬上了那脊背。终于沿了阿尔卑斯山脚，贴着意瑞边境，驰回大选中的巴黎。这趟看到的不是挨揍的德国，也不是正作大揖的德国，而是牢牢握在胜利者掌心的德国。德国的残余工业当赔偿瓜分了，德国的美丽山水，今日是劳军的犒赏。

十月七日凭吊莱茵河

是微雨的礼拜天。清早，我踏着湿淋淋的碎石子路散步。听到深沉悲壮的风琴声，原来那钟塔斜倒了的教堂里，有一幼童坐在凳上练习。教堂大门炸裂了，走人不妥，所以用石块堵了起来。墙上有指了地窖的白箭头，原是为避空袭用的。静穆中，杂有战争的回忆。

走过市政厅，天边已裂了道缝，云后现出一片蓝天。我兴奋得很。问着路，我向莱茵走来。是条碎石子砌成的路，两旁是一望无际的七叶树。金黄

的叶子，有的嬉戏在树上，沙沙作响，有的在路上旋滚着。偶有栗果嘎然爆裂，由树枝跃下。马路上，车子异常稀少，有也多是红十字会的车，或美军莱茵河游览车。便道上不少夹了圣书赴教堂的黑袍老妪。路是一行不断的起伏小丘，每走到丘顶，便可遥遥望到一眼莱茵河。岸上的郁郁松林和银亮亮的河面交相辉映。

走了将近三哩，来到了莱茵河。这回我不是走在重坦克冲锋部队后面，而是在悠闲心情下走来的。不同于今年三四月，莱茵河畔没有了漫天的硝烟，只有一片蓝天笼罩着。没有了辎重队冒着对岸机枪野炮在架桥偷渡，只有一个断腿的绿衣军人，扶了杖仰首望着飘在蓝天边一只白风筝。河岸上栽着柱形的柏树，齐整如普鲁士的队伍。这由中欧直伸入北海的河流，曾经是德国南北运输的动脉，每天都有轮船北航直到荷兰边境。如今码头荒废得只有海鸥在盘旋凭吊。那“只限搭乘一百九十人，请勿拥挤”的招牌充满了讽刺意味。河浪不时拍着多苔的岸边，哗哗作响。河身放射着灿烂银光。举目向河流弯曲处望去，可以看见远城在阳光下的剪影。当年士女络绎的江滨旅馆，大门也已生了锈。望江楼的走廊上，悬了美国红十字会的帜徽。

归途，在街角遇到一位穿棕色西服的中国朋友。起初我还不肯确定他的国籍，用“你好”试探一下，果然是位青田商人徐君，听说他住在善后总署的临时难民营里，便跟他到营里去参观了一下。

这是容有近八千难民的救济所。徐君在院中指给我看，说这座白楼住的是波兰难民，那座是希腊难民。窗口都晾着衣裳。大人打着排球，小孩子们在玩压板，孕妇坐在台阶上望着。各种语言嘈杂极了，有的在吵架，有的在患难中谈爱，真是一个热闹小世界。

徐君是在住满了南斯拉夫人的一座白楼里。他带我走进那黑黑的房屋，气味很浓，看床数，睡着大约男女十人。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媪正往面包上抹才发下的肉末，几个年轻的烧着开水。

我问那切着面包的青年：“铁托将军（左派）还是米海洛维支（右派）？”

他瞪大了眼睛，把刀剁了一下说：“当然铁托！”

正说着，一个年轻女人走进来借针线，她英、法文都会说，问起原来是比利时人。一九四一年纳粹把她哥哥拖来作苦工，她不放心的，硬跟了来。如今，哥哥打死了，她自己嫁了个美国兵，欢欢喜喜地说，不久就有船接她去俄亥俄州了。

青田朋友领完面包，他说走吧。我问他哪张床是他的。他把我拉开说，他并不住在这儿，每天来领一次干粮而已。出营，我们走到他寓所，上了三楼，他的房子比我伦敦的漂亮多了。他由果盘里拿下苹果非要我吃不可，并替我沏了龙井茶。朋友唯恐我替他生活担心，还打开衣柜，给我看他十几套西服并排挂着。但他有两桩苦衷：一是不能通家信，二是腰包里带着德国马克逾万（现行官价每四十马克合一英镑）但都不是联军发的军用马克，所以前途不保。

骑了徐君的自行车，我赶回旅馆。约好八点在城里见面，去看另外一位同胞，是在威城住了九年，不久要开中国饭馆的青田商人。

没出国之前，听到多少老留学生批评青田商人，说他们如何为国家出丑。但屡在法、比、德与这般漂泊全欧的中国“吉普赛人”接触后，我对青田商人只有脱帽致敬。他们代表了中国人的许多美德：勤劳乖巧，凭两只手一个脑袋吃饭，不靠天，也不靠本国的力量。他们以微本由家乡出发，有的曾步

行西伯利亚而到中欧，患难相助，踊跃捐输，凭的完全是一份聪明机智；赚钱之外，抱的还有一腔义气。但异于吉普赛人，他们有祖国，而且不忘祖国。

走进新油漆的门面，已经快晚上九点钟了，一位德国老媪还在油擦地板。墙上花花绿绿画着些亭台楼阁，中间有小桥流水，两旁画着一片垂杨柳。说是后天开张，要我参加，可惜后天早晨我得赴纽伦堡。这盛会只好眼睁睁错过了，但那欢畅情景，主人的殷勤，饭菜的可口，是不难想象的。

在青田商人处，见到两位德妇。一位是房东太太。青田商人九年不曾搬过家，欠房租她也不赶，纳粹秘密警察逼她逐“外国房客”，她也不理，如今她的善举得了好报：她受到了中国国旗的保护！另外一个较年轻的妇人也是房客，及至房子为联军轰炸了后，三人逃难，也在一道。她丈夫被征去打仗，至今音讯渺然。跟前还有一男一女。我问她对重建德国有什么想法，她说：“我娘家是开面包铺的，我丈夫也是开面包铺的。我自己的父亲没有别的孩子，所以将来我们把两家面包铺合并。”这答语乍听了自是驴唇不对马嘴，但却说明战败国的人民是只有顾自身家小的心了，一时无暇管国家命运。

问美占领军的治绩如何，两妇人都说：“太宽，对纳粹党人太宽。捉不尽，还多得很！”

十月八日战犯开审

经过纳粹十多年暴政，今日美国占领下的德国不啻是一庞大法庭。希特勒在各地都盖有强固的集中营，今日那些囚笼恰好用来关昨日的暴徒。但这法庭审案的性质，既非民事，又非刑事。历史和法律书上还从未听说过“战争罪犯”，他们犯的比国法更为严重，当初制订国际法的人似乎忘了替这种超级罪人规定下适当的惩罚。

照现有的法律，这些倒行逆施的恶徒似乎并未犯罪，然而事实上他们犯下的罪擢发难数。对待他们有两个办法：一是以野蛮对付野蛮，不审而杀。这办法联军当局大抵不赞成，因为既失去了大好的政治宣传机会，又必为未来史家所诃责。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开庭公审。如果走这条路，就得为罪犯准备辩护律师。如果律师想表现本身职业的技长，就得强词夺理地替纳粹匪徒辩护。这次英区审判比尔森暴行拖延了五十多天，英国律师的辩词几乎成为对国社党的歌颂，以致英国律师公会不得不发通知，劝英籍律师莫接受为纽伦堡纳粹战犯辩护的工作。

今晨在威城市政厅举行美区第一次的暴行审判。被告的六男一女，都是海德马精神病院的职员：一个主任，一个大夫，两个男护士，一个女护士，一个注册员，一个管抬埋的，他们的罪名是冒精神病院之名，以注射毒水残杀苏、波人四千四百名。

九点钟我同一批美、法、波籍记者及摄影员由绿林旅馆出发，到市政厅便看到一簇穿军服的人们在向二楼正中礼堂走去。礼堂台上已摆好了法官椅子六张，背后是一大幅美国旗。台下右边分三排，前排是被告律师（七人，四个穿长袍的德国律师，三个挂手枪、穿军服的美国律师）。后面坐的是被告七人，凶中带怕，再后面是德籍记者，台左边前排坐的是正副审官，后边是联军记者席。中间紧靠议台是速记官两人，各捧一速记器伫候，外有翻译官两人。旁听席中，紧前排自然是今天的贵宾：英、美、法、苏占领军的高级长官，英国最高法院院长朱韦贵族，及联合国战罪委员会主席莱特勋爵（是

联军到会人中，唯一穿便服的)。他们后面多是美军男女，红十字会成员，善后救济总署的服务员；再后面是纳粹爪牙下逋逃了的难民。但听众中，尤其在顶厢上，有不少德国人。

我坐在联军记者席上，数着旁边将军胸上的勋章，望着对面德籍律师圆而且亮的秃顶（他们还扎着极其漂亮的蝴蝶式白领花）。律师正与被告在耳语，摄影员挑选角度在拍照。镁光灯如闪电般一明一灭着，随着便是哗哗的撕纸声。无线电广播员在试着收音，一边叫着：“纽约。”美国丘八们嚼着口香糖，伸了脖颈望着那七名囚犯。全礼堂的人简直闹不清是在法庭还是在好莱坞，等导演来发“拍照”的口令了。只有对这六男一女，这却是逼真的。

准九点半，主席法官领了六位法官入堂（都是上校级），就座后，主审官（腰挂手枪，身材魁梧，宛如一足球队长）。起立宣布开审，然后律师在一旁起立，介绍被告。主审人与律师同时举右手宣誓。接着译官宣誓。审官问被告方面对审判人员有无质疑。最后台上法官站起，举右手宣誓：“在上帝面前，大公无私；审判结果，在公布以前绝不泄露。”于是，这雄辩会就告开始。辩题是六男一女是否有罪，审官旁征博引，证明他们罪名昭然，律师却要证明他们无罪。台上法官无表情地垂视着台下的激辩，偶尔插嘴维持一下秩序，新闻记者们在纸簿上刷刷写着，摄影员逼近拍着照，戎装旁听员嚼着口香糖（我至少看见一个打了盹）。唯有那六男一女却睁大了眼，用手心捧着耳朵倾听着。

审官（手枪在腰间哗唧唧响着）站起来控诉被告有意谋杀苏、波工人四千四百人。对方一上尉军级的年轻律师（手枪也在腰间响着）站起来，朗声反驳说：“本厅审判根本不合手续。因为第一，被告并未谋害美国人，照国际惯例，一国不能审他国人民。”他并引用美国法律某条，说：“只有涉及美国籍人民始能由美国开庭审判。”又说：“第二，苏联根本不是《日内瓦公约》签字国，因此无权受该约保障。”

审官站起来说：“第一，如果国际公法不能对四千四百人的谋杀案予以处治，则人类的悲剧真不堪设想。所幸，纸面的国际公法外，还有不成文法，譬如‘陆军战律’，美国也曾签字。该律明确禁止虐杀战囚。第二，贵律师说俄国不是《日内瓦公约》签字国。殊不知还有一九一七年的《海牙公约》，德、俄都是该条约的签字国。根据该约第四十六条，对战囚的性命、信仰，应予尊重。美国目前既为德国的占领国，自有权审判那些谋害美国的盟国人民的罪犯。”

律师站起来说：“听了贵审官的旁征博引，只感觉国际公法之不完全而已。贵审官根据道德立场提出控诉是很好的，但由司法立场看却很糟。被告既都非军人，对战囚的条律根本应用不上。”然后律师引用美国幽默杂志《纽约客》文字一段，大意谓今日战犯审判，毫无国际公法根据，因为要求个人替国家行为负责。

审官悻悻地说：“鄙人手边没有杂志可引，如有，也不屑在大庭广众下来引。”继而忽然厉声问被告：“承认有罪，还是反驳无罪？”（这关节最有意思，因为纽伦堡的审官或将有所折衷。英、美司法之特色是，在罪证未确定前，法庭须假设被告为无罪。这样就不必要地拖延时日。法、苏的司法制度就大大不同。纽伦堡是四国合审，因此审法必是两个传统的折衷。）

律师站起来顽强地代被告答辩说：“无罪。”

审官于是声明他将在本厅证明自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至德国投降为止，

纳粹党人曾送四千名以上苏、波妇孺壮男至该院，每批由数名至七十名。到达后，当晚注射茛菪胺及吗啡，数小时内即毙命，尸首运到地窖，然后每三四十人合葬一墓。本审官并将证明所有送来的苏、波工人，都未患神经病，而且该院根本没有医治神经病的设备。该院注册员，事后伪造诊治书，佯称有的住院十天，有的两周后而死，其实都于当晚谋害了。

以上控诉由速记官句句复读，译官句句翻译后，主席宣告休息了。

休息完后，审官先问被告听懂了翻译否，并且问他们要否自委译官。律师起来代答，说对现有译官表示满意。审官于是令译官分别坐在椅上，自述履历。两个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德国人，战前入美籍，后在美第七军战罪组专充译官，曾有一次以上之经验，英文也熟谙。审官听完对法官推荐，法官互相耳语了一下，然后表示首肯，于是审判继续进行。

休息之前争辩的大致是程序问题。之后，时间大抵都为第一证人占去了。她是个年约五十、瘦削棕发的妇人，灰蓝的眼睛藏了无限恐怖，身子在栗色袍子里哆嗦着。她名密娜索珂，由一九四一年起，到美军攻入为止，在海德玛神经病院服务，管的是叠床换被，后来口供里才露出她也管灌药丸，只是她否认预知药丸的作用。

底下便是审官问一句，证人答一句，偶尔律师站起来斥责审官不是在客观地诘问，而是把答词硬往证人嘴里放。审官强硬地辩护，说非这么问，审不出真相。台上的法官每次必出面制止，说律师的抗议不生效。于是又审下去：“如何知道有囚犯要到？”“看护命我备床十五具。”“什么时候到的？”“夜里十点、十一点左右。”“事后谁来查过？”“女护士胡芬。”

观众眼光都注意到尴尬的胡芬身上。七八个摄影员由各角落袭来。法官站起来，命审官随证人认明胡芬。审官（腰间手枪哗唧唧地响）同密娜索珂走过来。当她手指正伸出时，摄影员又忙起来了。审官对台上法官报告，证人认明那便是被告胡芬。

审讯继续进行下去：“运来的人是什么国籍？”“苏联、波兰人。”“然后有什么事发生？”“鲁多夫医生上楼去。”“病人是和衣还是脱衣而眠？”“和衣。”“后来呢？”“亨利·葛洛夫走进来。”“干吗？”“打注射针。”“打完以后病人有何现象？”“都死了。”“多久以后？”“一两小时。”“死的人当中有女人吗？”“十四个。”“有小孩吗？”“两个。”“几岁了？”“三四岁。”“小孩也被注射吗？”“是。”“死了以后怎么样？”“抬到地窖子里去。”“谁抬的？”“亨利·布鲁姆。”

观众又哗然蠕动起来。秃顶的布鲁姆在六男一女中成为注意的中心了。摄影员忙了起来。在镁光灯闪亮下，这凶相的脸变得更近紫色了。审官为了争回观众的注意，以最宏亮的嗓音问：“运到那房子里的病人，有活着出去的没有？”“没有。”

审官这时打开面前桌上的硬纸夹，拿出四张照片来，一张交给证人，一张呈递给台上的法官，一张传给坐在他背后的联军记者，一张放在律师桌上。照片上仅是一具医院帆布担架。审官问证人：“可认出照片上的东西？”密娜索珂用灰蓝的眼睛在照片上瞥了瞥，说：“没戴眼镜，看不出来。”审官朗声说：“你再看一看，看是不是医院用的担架。”密娜索珂仰首望了望审官，又望了望照片说：“是的。”

那边律师挺然站起来反驳说：“这种担架任何医院都有，焉能知道是原用的担架？”台上法官又互相耳语了一下，认可证人答语为满意。

这时，审官对律师说：“现在贵律师可以盘讯证人。”

上尉军级的年轻律师，挂着手枪，站起来，叉着腰，以闪烁的眼睛逼视既疲倦又战栗的灰眼棕发妇人，问：“老实说，那医院一共害死了多少人？”密娜索珂望了望审官，然后说：“我不记得了。”律师又问：“是一万吗？”“没有那么多。”“是五千吗？”“也不到。”

“是四万三千人！”观众后排一个德国青年站起来，以德语朗声嚷出。在场弹压的宪兵忙拥上去把他拖出来。摄影员又忙了起来，观众也都回过头去看一个披散了金黄头发的瘦长青年被拖了出去。（事后听说他的家人也是在被谋害者中。）

究竟德国人害德国人在不在审判范围之内呢？审官说：“不在，不然审不胜审。”（证人可吓得白了脸，因为她也灌过药片呀。）律师说：“审嘛，就得把全案调查得水落石出。”两方面争得各不相让，而时钟已过一点。

法官又耳语了一下，主席法官敲敲桌子，宣布休息，下午再审。

下午我却到未开张的中华楼，向青田朋友辞行去了。中华楼只隔一昼夜，已规模大具了，地板油漆完毕，椅子成排摆起。一个德妇正在浆洗桌布。那位老板忙去泡茶。（在百物俱缺的战败了的德国能喝到茶，这可真不容易！）

这时，一个黑黑脸的青年走进来了。青田老板亲热地扶了他的肩，告诉我这是个土耳其朋友。他的家在黑海边上，正当土、苏交界处。一九四二年他误给苏联征入军队，后来为德军俘虏，好受了阵虐待，后充苦力。青田朋友住的公寓为联军轰炸后，这个陌生的土耳其人跑来帮他们搬运残余家具，足足忙了三天三夜，从此成为患难之交了。我看见土耳其人手指上戴一金戒指，问他可结了婚？他说没有，是集中营里的难友临就死刑前偷偷留赠的。

十月十一日女裁缝自述

“中国先生，这是去慕尼黑的车站，没错儿。车迟到是常事，比不得以前，恢复了火车就已经好不容易啦。”（一个年在三十五岁上下，瘦长的脸，淡蓝色眼珠的女人，由人丛中抢着用德腔的英语回答我。）“我怎么会说英文的？不瞒先生说，我的未婚夫是个美国少校。在符腾堡和巴伐利亚省，英语在中学里是必修科，连希特勒都没改过。我吗？我是在纽伦堡开裁缝店的。我雇过十多个帮手。我同我母亲本来有一所大宅子，现在可全完了，炸得快光了。我们有过两个听差的，现在我得自己去买菜，有时候甚而自己去捡柴。如今德国可住不得啦。没人伺候，要什么没什么，我是决心上美国去了。可怜的德意志呀！啊，一直到开战那年八月，我还陪我母亲在冰岛的斯波林根避暑，轰的一声……”（在站台上仁立了一小时半的人们忽然沸腾起来了。清早由法兰克福出发的火车，喘着气居然到了纽伦堡站，好像是武汉撤退前的情景，人堆在人肩上，箱笼包裹也堆在人头上，齐向车门挤去。行李少、身腰细的，甚而猴子般爬上车窗去。我在车门处好不容易找到了个勉强能够容身的空隙，四下里看了看，女裁缝也挤上来了，是两个穿了绿色陆军服装的德国人由下面把她托上来的。她唇上长着密密的茸毛，齜着长短不齐的牙向我笑了笑，继续讲下去。）

“唉，真是受罪。我去慕尼黑干么？答应你不笑话我，先生，我是去找一位会相面的妇人。也许她被炸死了，也许她搬了家，但一九三八年我在纽伦堡罗森街住得好好的，她说，不出五年，我一定得搬家。我当时绝不相信。

后来，英、美轰炸机飞来了。果然，我的家炸着了，我搬到市方场去。她又预卜我将嫁一个说外国话的人。她真灵！我要找到她，问她，撒姆少校家里究竟有没有太太？我果真命里有运当俄克拉何马州的公民不？请想想看，我不知道撒姆少校家里究竟有些什么人，甚而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城里。俄克拉何马州大吗？我若是写给‘撒姆少校，俄克拉何马州邮政局长转’，你想他收得到吗？从一九三九年，我没爱过谁。我规规矩矩做我的裁缝买卖。我对男人寒了心。偏偏撒姆少校来了。哦，若是他这回骗了我，我再也不会爱谁了。我等他等到死。先生，你想他会骗我吗？他对我那么好，口口声声说他一定要娶我，并且说，如果美国政府不许我入境，他会投效善后救济总署来德国，一直等到我能同去美国。他不必这么满口答应的。他是战胜国的军人。他要什么我得给什么。我给了。先生，他的话会是假的吗？

“撒姆少校是三个月以前到我店铺来的。他说，他要买一架莱卡照相机。我说：‘我店铺只卖衣服，而且只卖女人衣服，而且连女人衣服也没的卖了。’他听了一声不响地就走出去了。他并不象另一个美国兵，在纽伦堡刚陷落时，用枪逼着我同他睡觉。撒姆少校同别的人全不一样，所以我追了出去。他正失望地走着。我说：‘少校，你留下个住址，如果有莱卡可买，我一定告诉你。’没几天，一个老主顾来我店铺。我托他打听到黑市的门路。不出十天，我问出了价码：一千支美国烟卷。我赶紧照住址去找少校。借了一辆旧自行车，我骑了五个小时，受了多少次美军宪兵的盘问，才到了少校兵营。一问，一位叫海尔曼的少校说撒姆出去了。等我一留话的时候，海尔曼睁大了眼睛说：‘真有莱卡。你给我买下吧！我另给你一百支香烟作酬劳。’我说不成。原是答应给撒姆少校的，不能骗他。正说着，撒姆少校刚好回来了。他先听我说骑了五个小时车来送信儿，他已经感激得很了。一听说我不收贿赂，他抓紧了我的手说：‘呕，你真是一个不平凡的女人，那么忠实！’他像小孩一般跳起来了。

“他带了香烟取莱卡的那天，便住在我那儿了。他抢着帮我洗家伙。他对我母亲说，俄克拉何马是怎样伟大的一个州，又转来问我：‘你想看看去吗？’我听了当时不信。可是有一天，他在我床底下拾到了一个军装纽扣。他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他逼问我：‘哪个军官到这儿来过？’我发誓说没有。除了他以外，六年来没有男人进过我的卧房。但是撒姆少校不答应。他咒着我，说一切都完了。我一半为了安慰他，就扯了扯他的领子，忽然发见一个纽子掉了。我指给他看。他服了。他像小孩子般跳起来说：‘我的天使，我的宝贝！这浑蛋仗已打完了，我们到俄克拉何马州开铺子去。’我说我愿意给他生一个模样像他的孩子。他听了一定不肯。他知道我已经三十六岁了，说生孩子一定对我危险。他才二十六岁。他为什么偏爱我，我可不明白。他说：在我以前，他有过一个波兰姑娘，才十九岁，天天要他买东买西。他说一有了我，谁也不要了。

“于是，我们互相坦白起来。我告诉他：‘一九三九年我有过一个男朋友。有一个晚上他送我回家。我刚下车，一个黑影钻进他汽车里去了。我发见他同时有三个女人。我和他吹了。’撒姆少校也说：‘我有过一个女朋友。有一回这个女朋友向我借汽车用。回来后，我在车上发见了男人呆过的痕迹。我问那女朋友：你同男人上得克萨斯州去了不是？女人否认，结果证据拿出来，我同她便吹了。我们俩都上过别人的当，绝不会彼此给当上的吧！’

“但是有一天，海尔曼少校遇见我，警告我说：‘撒姆少校家里是有太

太的。’我说：‘如果有，他会告诉我的。’海尔曼少校哈哈大笑说：‘所有当兵的都惯于撒谎。’我听了不信，可心里留下了一块疙瘩。一见了少校，我就说：‘所有当兵的都惯于撒谎。’少校忿忿地问我说的什么话。我告诉他以后，他说：‘你信不得海尔曼少校。他没摸着莱卡，还不死心呢。’

“可是，上礼拜五，撒姆少校突然到我店铺里，说他得马上回美国，连行李都得随后运。他跳进铺子里，狠狠吻了我一顿，便又跳出去了。我追不上他，赶紧借了辆自行车，骑到他兵营，他们说他已经上飞机场了。我问站岗的哨兵可知道撒姆少校家里有太太没有，他们不知道，然后又讥讽地反问我：‘他有没有，跟你有什么相干？’我向军官要他家乡的住址，他（大约是个中校）说美国人的住址不能随便给德国人。先生，你说撒姆少校会回来吗？他能是有了太太的人吗？我真盼着那位相面的太太还在慕尼黑，但是，如果她说，撒姆少校是结了婚的，我可怎么好呢？”

这时，火车穿过多森林的巴伐利亚平原，跨过了由匈、奥蜿蜒而来的多瑙河。天色已近黄昏。一个刚由俘虏营中释放出来的德国下士正在讲着笑话。（他的家在苏联占领区里，杳无音讯。）笑话大都是讽刺美国或苏联的。例如：苏联兵在德国见了手表便要。有一回一批难民到了。其中一个妇人戴了只极破的表，苏联哨兵捋起自己的袖子，露出一只金表来。他抱怨说，他的金表不走了，一定要跟妇人换。妇人把破而走的表交给他。走开几步，上了上弦，金表便走起来了。讽刺美国兵的有：一个人去见天神，问天神那一百万加仑的啤酒叫什么，天神说：“不过一滴而已。”于是那个人指了指千千万万干渴的群众说：“天神，请把一滴水分给这些人吧。”天神说：“你稍等一分钟！”

十月十二日暴徒发祥地

在慕尼黑车站旁专接待过路军人的华贵旅馆睡了一宵，才把纽伦堡到慕尼黑那段火车的疲劳歇过来。（女裁缝昨夜恐怕得找个防空壕去睡，她的诉说仍嗡嗡在耳。）早饭桌上遇到一个美国海军摄影员。他有吉普，后面还挂了辆拖车，内有干粮、汽油、帐篷。他刚由北欧旅行回来，很愿意有个旅伴。是加利福尼亚州人，所以同中国人尤其亲切。于是，就结了伴。我本打算行程由记者营订，但这位美国朋友的路程走的广，而且恰合我的理想：遍游美、法占领区，然后直趋巴黎，扑回伦敦。我未来几天的行程，便在喝着麦片粥、吃着熏鱼烤面包之际决定了。

慕尼黑是全德第四大城，被炸的惨状也恰与其身分相当。比起柏林，甚而纽伦堡来，还残存了一些古迹。这是当年巴伐利亚邦的首都，由十三世纪路易侯爵以还，尤其到了路德维希第二，历代帝王都苦心孤诣地装饰这跨在哀撒河两岸的古郡，吉普穿行狭窄的中古街巷，只要马路没为残砖堵住，每一拐弯都必有个人令人喟叹的建筑：市政府楼外雕满了人像，圣马可教堂代表着文艺复兴时代建筑的极峰，新式马路由古堡的洞门穿过，桥下是银链般的哀撒河。说现代轰炸能选择目标是瞎扯。市立图书馆和职业学校已炸得粉碎了，而希特勒聚党崛起的酒馆却仅受轻伤。

啤酒馆由街外看，酷似一不景气的堆栈。洋灰的门墙上写着“贝格·勃劳·凯勒”，生了锈的铁门紧闭着。由铁门空隙张望，只见三十多个战囚正在锯庭院的树，靠右角的一座楼已炸光了。看情形大半是烧光了的，几百只

铁椅烧焦压弯有如一堆黑面条。我们喊作工的战囚给打开门，停下车，先走到当年纳粹党的书记室去。那里，正有一簇德妇替美国红十字会做点心。就着杯咖啡吃了一块，觉得历史真是在开玩笑。隔壁纳粹党开大会的礼堂（一九四一年希特勒几乎被暗杀了的地方）如今已改装为美国式的体育馆，预备打室内排球用。正是在这里，希魔于一九二三年宣布了“国家革命”。纳粹党的正牌摇篮却是靠里头的大餐间。门内写着：“为巴伐利亚的义气与巴伐利亚的酒。”壁画依稀可见，地板却已糟蹋得不象样子了。我们绕道到贮藏啤酒的地窖里去。一架手摇的电梯上写着：“只限二百公斤，不准带人。”一个正在搬运啤酒桶的工人说，这啤酒馆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如今只好在别处另起炉灶了。

慕尼黑第二个政治“古”迹自然是一九三八年张伯伦和达拉第出卖盟友，在《慕尼黑协定》上签字的地方。心理学家说人类的记忆是有选择的。不知是有意无意，我们沿途向行人警察打听勃朗尼楼，他们不是摇头便东指西指。转了好半天，才转到一座大理石铺成的广大方场。方场两边都有巨大牌坊，壁上是拢起翅膀的鹰徽。一个行人指着远处一座希腊式建筑，我们便开车趋近。楼已炸光了，台阶上有个老年馆役在打瞌睡。他告诉我们这曾经是雕刻博物馆，是路德维希二世盖的。对面同样的建筑（也同样炸光了的）是绘画博物馆。于是我们踏了碎砖破瓦，逛起博物馆来。老人说，仅仅三颗炸弹，一切就在五分钟之内化为废墟。并指着门内一阶空洞说，他本人也差点儿与博物馆一样炸成碎片。他指着残堆里一片浮雕说：“这是希腊的。”那堆里又露出一片巴比伦的雕刻来。其实，我们脚下踩过的，不是大理石的臂腿，便是肩头首级。这不是好逛的地方，直好像在给全欧文明扫墓。

勃朗尼楼原来就在旁边。楼窗已大半炸破，楼身却还安在，顶上飘着美国国旗，说明它已被征用了。

但最使人触目惊心的是达豪集中营。达豪是慕尼黑以西五哩的一个村镇。德国遍地是集中营，不过达豪的规模最大，刑具最齐备，所以也比布痕瓦尔德及比尔森还要声名狼藉。另外使它著名的是因为国际舞台名角如法国前总理布鲁姆和达拉第，奥地利前总理舒斯尼格，以及反希特勒的德国牧师尼姆勒都曾在此作囚。所以天气虽不早了，我们仍决计一访这人间地狱的遗址。

由外表看，达豪是一安详和平的小村，平原四达，炊烟徐升，谁能相信在这小村镇中间藏有屠杀了千万无辜生灵的地狱呢？谁又能相信，同是人类，竟能残忍到这般地步呢？而曾几何时一当年掌屠刀的狱吏，谁又料到却成为今日的阶下囚呢？我一向不相信因果报应，但今番大战实不啻一本《太上感应篇》，只怕这本《圣书》仍是“待续”的。贪婪残忍并非希氏一人的专长。唯一可告慰的是中国有私刑，有暗杀，却幸而还没有这么大规模的杀人工厂，也默祝中国永远没有！

德国什么都大。柏林凯旋门以南的马路有点大而无当。希特勒的宴会厅容得千客人，而德国的集中营也得乘了汽车来参观。领我们参观的是一位曾囚此数载的波兰人，被折磨得人已无血色，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而眼睛总望着地下，端着肩，拱了腰；偶一抬头，眼色里蕴含着无数可怕的回忆。参观了这地方后的人，出来必做噩梦多日，对德国人必恨下几分。然而这里

被残害的，也以德国人为大多数。

除了卫兵住所外，集中营是分为两部，中以铁丝网隔开，网上有德文标牌：“此网通有三五瓦特电流，小心勿近！”网外又有河沟，沟上四角有瞭望台，窗口有探照灯及机枪哨。网右边是囚禁的地方，一排排的平房，如今囚了五千多纳粹党卫军及本狱原有的狱吏。这营里曾容过四五万人。我们站在岗坡上遥望，有的囚犯正赤了上身，坐在那里晒太阳，有的在看书。广场上有一簇在排队。卡车刚把他们由做苦工的地方载回来。广场中间有一堆红砖，旁边是一刚打地基的建筑物。说是美军正在督盖一座教堂，以感化在狱的暴徒。仅隔一道铁丝网，自由与囚禁泾渭分明。

可怕的是铁网左首的刑场。场外美军树一木牌，上书：“纳粹党徒在此谋杀二十八万无辜男女，请后人保存原状，以纪念受难者之英灵。”这牌子无疑地是为美占领军撤退后用的。我们先看原有小规模“焚身炉”，每炉可焚四五人，屋顶的烟囱可比旁边后盖的一排平屋的新焚身间的烟囱小多了。这新的更大的焚身间，共有四炉，每座同时可焚六尸，室内还有屠手的住室。出焚身间入小跨院，见沿墙都是狗笼，共十八个。纳粹党徒如遇囚犯不肯招供，便把顽强的囚犯带入跨院栏门以外，然后驱另外一批囚犯入院。启开狗笼，警笛一吹，十八条狼犬即向那名囚犯扑来，连撕带咬，四肢分扯，直到化为一摊肉泥为止。眼睁睁看到这情景的囚犯，回去后有的就会供出别的反希特勒的同志的姓名住址。

久闻毒瓦斯室之名，这里的也比别处规模为大。室外墙上写着“淋浴”，而天花板上还装有假的喷水莲蓬。毒瓦斯却从地板下面放出。墙上有玻璃小洞，是为执刑人由洞口观察室内动静的。洞外有黑板，标着瓦斯放止时间。据说受刑前，狱吏仅告囚犯说是享受淋浴，每人并发浴巾一条。在隔室，囚犯皆脱下衣服来，以为真是要洗淋浴，死者的衣服便是狱吏的酒钱了。每次可以杀二百人。死后由狱吏把尸首拖到另一“贮藏室”。毒瓦斯室墙上仍有浓厚的血迹，最高处我举臂不及，可见尸首的容量了。

另有吊打间，为了让参观人能够了解当时的情况，由曾在此囚禁的波兰人用蜡型雕刻出虐型的实状：都是脱得赤裸裸，有的双手捆起，由空悬吊，有的折腰受笞，惨得不忍卒睹。由吊打室入地窖，那里是尸灰贮藏室。沿墙是一只只麻袋。里面是麸子般的灰粉。另一角有一堆小花盆。原来狱吏另一敲竹杠的办法是人死之后，立即通知亲属，说如付三百马克，尸灰即可领回。其实尸灰还是由大口袋里随便抓的，不过对亲属终不失为一份安慰。剩下的尸灰便作肥田用了。这以外，还有枪毙的刑场，以及给囚犯注射病菌作试验的地方，真是令人发指。看到这个，使我感到即便为了提高一国的司法名声，为祖先，为子孙，为世界听闻，也不可取消特务，取消私刑，严禁私捕，改组各地所谓侦缉队或宪兵队，不使其成为虐杀无辜的机构。

出刑场，再隔铁网望到目前在押的纳粹，只觉得那些歹徒享着不配享的清福。

达豪村人还曾为这集中营抗议过呢，他们抗议尸烟有碍村人的健康！

沿慕尼黑西郊偏南行，我们走入完全不同的天地了。茫茫无际大森林的顶梢，是绛红的天。一牙新月正斜挂在阿尔卑斯雪山角上。又是一片牧歌的气氛了。阿尔卑斯山的村落里，有家犬清冷的嗥叫着。吉普随了南巴伐利亚的地形起伏着，沿着台根湖畔南下，驶到了临湖的第三记者营。对着暮霭中的湖、天、月，我自问：哪个是真的呢？是这永不干涸的湖水，这望朔循环

的月呢，还是残酷卑劣的人性？权势果真有魔力，能使人如此丧失本性吗？

晚饭是奥地利式的，盘子如颜料盒般分开，这儿一块烤牛肉，那儿一摊酸白菜。窗外是黑亮的湖水，站在桌旁的是提了白巾的蓝裙女侍，但我尝不出饮食的味道，净在不住地发愣。

达豪以后，观赏了五天阿尔卑斯山雪景，也仅仅使我不至于再做噩梦说呓语而已。

十月十三日由湖畔到山脚

在炫耀“文明”的大城市里，艺术是牢牢保存在博物院中，堂皇地陈列在展览会上的；但在这小地方，艺术却深深浸入生活。走进阿尔卑斯山上这座临台根湖的小村，到处洒着美。巴伐利亚省妇女不论多么穷，都必有件绣花衣裳。颜色配合得那么鲜明，图样设计得新颖可喜，常使过路人张望得失了神。这里并没有高楼大厦，但多么小的木屋，门窗必雕刻得精精致致，临街墙壁上必有幅图画，上面是蝌蚪形的字母。大部分图画出自《圣经》故事，但也有日常生活的描绘，类如滑雪会。小村里的土产，不是精巧可人的陶器，便是悦目的水彩画，这里的牛群，使我怀想北平的骆驼，眼皮也像那样搭拉着，项下是铜铃，声音清脆动人的铜铃。

对一个由英伦来的客人而言，早饭能吃到炸鸡蛋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但使我更倾心的却是窗外风景。饭厅三面都是玻璃窗，窗外便是欧洲的脊背阿尔卑斯山。使我感到神气的是能与这些雪顶的大家伙为邻。（大杀风景的是屋角一只无线电，在这般超逸的境界，放送着纽约夜总会的音乐。）阿尔卑斯山腰，这时正有一片薄雾，如白锦般横挂着。山腰是一片杉林，树叶都为暮秋染成金黄。

饭后我们出门逛湖。除了一只生了锈的坦克，战争不曾在这里留下更多的痕迹。家家檐下挂着串串腊肉，后园堆满了木柴。不像非要军用马克不可的慕尼黑，这里民用马克一样使用。村人和蔼而不阿谀，男男女女都戴着绿绒帽，白绸帽带上插着鹅羽。湖是葫芦形的。清澄的湖水由葫芦尖端注入一道小溪。黑白色的长耳羊，杂在马群中吃草，还有鸡鸭在它们脚下蹒跚着。偶有挤奶少女，提了重重的奶桶走过，插在发际的花朵直颤悠。孩子们大都穿了皮裤嘻笑着。湖边有一修道女徐徐走过。肃穆的黑袍上飘着阔边的白帽。

美国旅伴进铺子里买水彩木雕去了，我坐在吉普里，为一群顽童密密围了起来。金黄的柔发，碧蓝的眼珠，漆黑的前途！有的孩子想用过期的胶卷向我换烟卷，有的用父亲的铁十字奖章换口香糖。一辆美国宪兵的摩托车驰过，孩子忙把货物收回去。当孩子们吃到我由伦敦带来的巧克力糖时，他们的面部表情是无从形容的：又是狂喜，又是贪婪，又怕一下都吃完了，又停不住嘴！望了蔚蓝的天空，伸入天空那湖畔教堂的尖塔，我不禁为这一代的德国人叫起屈来。历代的野心家都从不为子孙着想一下。纵使什么罪都可赦，惟独这贻误后代的罪永不可赦！

为了申请进入法占领区的许可证，我们中午辞别了台根湖，向巴特特尔茨的美第三军总部开去。那里有法军联络员。第三军由欧陆攻进以来，即在巴顿将军领导之下，战绩可说是西线最出风头的。诺曼第僵战多时，首先突

1945年，巴顿将军因撞车受重伤，在德国海德堡逝世。

破的是巴顿。莱茵河畔两军对峙，首先渡河追袭的也是巴顿。在战争最紧张阶段，大家注目的总是这一铁军。报纸刊载的地图上，他这一军总排在箭头的尖端。巴顿回美时，纽约人发狂地欢迎这腰间挂着嵌有珍珠的手枪的虎将，艾森豪威尔将军把全德最美的巴伐利亚交他管辖。然而军人未必谙政治。上星期，巴顿高谈起政治。虎将说：“德国政党之门户歧异有如美国的共和党与民主党，何必铲除纳粹主义呢？”这句话使举世反纳粹的志士们为之震惊。原来这位虎将是以前足球队领队冲锋陷阵的精神打的胜仗，对战争性质毫无了解！于是全美新闻界哗然，而艾森豪威尔将军对自己这亲信军官也并未袒护。第二天，无声无臭的托斯可将军接管了第三军，而为了不忘名将的战绩，巴顿成为第十五军的军长了。这是个有军部而无军队的一军，其任务是编写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阶段的美军战史！

在巴特特尔茨办完手续后，又南折爬过一道不低的山。山坡上时有堆满了稻草的牛车，草堆上坐着头上挽了花帕的女郎，歌声在晴朗的空中荡漾着。由山坡下眺，一片银亮的湖田，边缘上镶着芦苇。阿尔卑斯的巉岩便踞立在我们的头上。接近了奥境，许多景物已不同了。蒜头式的教堂屋顶代表了尖塔，路旁每隔数步必有木雕的圣像，竖立在匣笼里，大约是虔心人许愿搭的，这儿的农村妇女喜欢把头发梳成辫子，然后环头盘起来。公路也沿了灰褐的峭岩迂回盘转着。松涛哗响着，忽如狂欢，忽如哀啸。

公路由半山腰折下。刚向台根湖道了别，吴深湖又闪亮在山脚了。火焰般的秋叶烘托着湖畔，灌入湖中的是一道明透的绿溪，羞羞答答地沿了一带幽林安详地溜过，绿溪旁，悬崖高耸，百丈飞瀑倾泄而下，山谷里纵横是牛栏，有的空着，有的有牲畜在吃草。牛铃偶尔打破深谷的寂寥。下山穿过一道长林，便到了阿尔卑斯山脚，德、奥交界的地方，就是因一九三六年召开奥林匹克冬季运动会而出名的加米施镇及帕滕基兴二村。

把行李放在市场旅馆后，便动手梳洗。照顾我们的是一位匈牙利难妇，矮矮胖胖的，穿着印花布裤子，又干净又温雅。她丈夫是匈军的军官，如今可还杳无音讯。饭是在对面驿站吃的。战前这是一个时髦场所。壁上不是木雕便是水彩，低矮的屋顶上，悬挂着闪亮的铜器。是行猎的地方，所以墙上也少不了长角的鹿头。房中间是瓷盖的大暖炉。喝着奥地利的红酒，欣赏着四壁的艺术品。

吃饱了饭才有心来玩赏四周的奇景。加米施村是在德、奥阿尔卑斯山最高峰格格斯比兹峰（约一万呎高）脚下，山那边便是奥地利。加村四面临山，仅在北面有两道关隘，一去慕尼黑，一去奥格斯堡。这时半轮淡月正由重岩叠岭丛中升起，把雪峰照得银亮发光。街上美兵和德女挽着臂呢喃着，杂在人群中的是甫下山的牛群。铃声叮铃响着。我们便随了铃声，向这山村中心荡去。

拐过街角，远远望到一座灯光明亮的门面，走近了一看，原来是军官红十字会的，里面有咖啡喝，又有土产纪念品可买。管理员是一个细高个儿，举止文雅的德国人。当炉女装扮得非常妖艳，而问起来才知道她身世非常凄惨。她的家人都在苏联区萨克森省，音讯渺无。休息室里，除了他们二人，只有一美兵在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看着纽约画报。

管理员看到我那美国旅伴的军级，赶忙凑过来，笑容可掬地问我们要点

心不。他搭讪着坐了下来，说是才从第三军的俘虏营里放出来的，因为会说英文，而且有招待的经验。说着，他由口袋里拿出一份推荐书给我们看。这是一位美国中校写的，大意是：“某某被俘后，因擅英语，在营中任通译，屡有可逃机会而未逃，故证明彼为人忠实，大可信任。”这个德国人又讨好地笑了笑，玩弄着秀长的指甲。问他怎样会有招待的经验，他说一直到开战前夕，他专在英、法大旅馆作服务员，像伦敦的多尔切斯特。（这时我同美国朋友交换了眼色：战前纳粹惯派密探赴英、法大旅馆，刺探要人行动和政治倾向。）问他为什么要回到德国来呢，他说是怕因国籍的缘故受监禁。问他回德国后怎么样，他聪明地说：“德国秘密警察因职业的关系，当然问我英、法的情况。但我一口咬定说，一概不知道。”后来呢？“后来他们征我入伍。穿上了制服好不舒服。我暗里盼着德国打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爱穿制服。德国如果胜了，我恐怕一辈子得穿制服下去。”

完全是一派鬼话！

正说着，一簇军官进来了，大约七八位，奇怪的是都穿着英国军服。他们在我们邻桌坐下了，自然互相打个招呼。看肩章，大都是上尉军级，其中两个是德语通译，领头的是一位胖大的上校，五十多岁，戴着黑边眼镜，不住地吧哒着烟斗。因为他们谈的大半是关于摄影零件，美国朋友便打起岔。话题逐渐触及各人的本届战争中“解放”的成绩。（“解放”在这里作“捞取”意。）上校喷着烟，抖搂起自家的成绩来。他说由诺曼第登陆到德国投降，他一共解放了十辆汽车，五十架各式的摄影机。（说时他指着身边一位少校问：“我送你的那架康台克斯照相机还好用吧？”）给他儿子解放了值百八十英镑的邮票，给太太解放了五百码绸子，和三四百码哗叽。等他说起他解放莱茵酒的瓶数时，我忍不住了。我说上次我在柏林军需处买的一瓶威士忌，舍不得喝，带回英国去，海关都硬给上了一镑的税。上校得意地笑了笑说，你们记者还没有专用机。于是他又坦率地谈起“过关术”了。他同行的下属们却替他不好意思起来。他们站起身，伸了伸懒腰，说：“该走了吧！”

他们喝完咖啡也出去了。原来数码以外就是普通美兵的红十字会。那可热闹多了。大厅中心可以跳舞，走廊上有小桌。可以坐下喝酒。沿墙有女人代修指甲，有艺术家给剪纸影，一律免费。今天在德国有两种人：一种人在背负着由政治愚盲而战败的枷锁，另一种人则在享受着胜利的甘果。

十月十六日阿山公路上

今天一睁眼，天晴晴的，心里却略感惆怅。离开一个美丽村舍令人愁，而从熟稔的美占领区进入陌生的法占领区，也不免有些嘀咕。吉普开到美军交通场后，我们把车肚囊灌满了油，另外还带上十几加仑。人人都提醒我们，别指望能向法当局讨到一滴油。

于是十点光景，我们向巴特特尔茨进发了。找到了第三军总部所在之地法占领区的联络官。我们取得了许可，预定的路线是：由德入奥，到德、奥争执多年的蒂罗尔省首邑因斯布鲁克，然后沿意、瑞边境再重入德境，跨过莱茵河，经阿尔萨斯直驱巴黎。这路线不但包括了欧洲风景的精华（沿了阿尔卑斯山脉的公路，观赏了大陆的巨川名湖后，又降至起伏的平原），并且可以看到三种不同的政治状态：美、法两占领区和劫后复兴的法国本土。这条线唯一的缺陷是油的来源。在美区一天，油很宽裕。入了法区，油源就困

难了。我们最终的决定是由奥入德区后，再折回美区添油，然后才向巴黎进发。

车呜呜地由巴伐利亚平原沿蜿蜒的公路向山脊爬去。山坡上时有牧童悠闲地仰卧在岩石上看云彩，任牲口在草上移动。半山遇到一位戴宽边白帽的修女，领了个黄发女童，见到吉普，她们赶快躲开。偶尔一辆坦克四脚朝天倒在山角。入了法军占领的奥境，第一个现象是车辆奇少。在美区，宪兵的轻便摩托车和吉普多得煞风景。入法境后，一路上穿过村落，看到的仅是不带枪的法国兵百无聊赖地跨坐在桥边上嘻笑。军衣多是美国发的。吉普的来源也一样。因此偶有辆吉普由对面驶来，非逼近是辨不出国籍的。但是越过山脊，走近法军事政府所在地因斯布鲁克时，占领的痕迹却遍地都是了。因城近郊的飞机场上虽像蜻蜓般仅停有四架小型战斗机，全场却都遍布法兰西三色旗。三色的屋顶，三色的机身，三色的旗杆上飘着胜利的三色旗。环着这机场是秋收后的农田阡陌。一望无际的点点禾捆都似向那风中的三色旗屈着膝。离希、莫二魔当年会集的伯伦内罗关隘仅二十余哩，据北意交通枢纽的因斯布鲁克城是拥有不少文化宝藏的，这回挨到了战争的鞭苔。德、奥、意、瑞的阿尔卑斯山作它的四壁，滚滚的因河、丝河如锦带般穿过它的腰间，因城却是满身伤痕。透了顶的教堂，坍塌的市政厅，火车站有如砖堆。到今天，店铺还多闭着门。涂满了三色徽，高悬着法、苏、英、美旗帜的军政府门前，有巴黎来的交通警察指挥着车辆行人。一位手指颤抖着的老妪，坐在街旁卖着黑麸面包。山上的中古堡垒，代表了祖先或历史，俯瞰着这一切。

游了一下伯伦内罗关隘，我们便折回阿尔卑斯山公路西行，直驱瑞士边境。长数百哩，穿过五国领土的阿山公路也可算是欧洲一项宏伟工程。白杨齐整地伫立道旁，梢尖笔直插入蓝天。公路恰夹在两山脉之间，多瑙河支流的因河委曲迤迳于山脚，倒映着雪峰坡上的红叶。公路一下越河到左岸，一下又跳回到右岸，但却不断与因河平行着。有时河身因山势的关系兜个圈子，像捉迷藏般，因河不见了：但转过了山角，它又闪亮在眼前了。山坡上，玉米长得很茂盛。一条窄轨的铁道也并排躺着。山窝里，一股炊烟上闪亮着蒜形的教堂圆顶。在山半腰，恰好俯瞰着山谷和平村落处，我们停下了车。吉普渴了，我们肚里也咕噜叫了起来。打开军用干粮（一听火腿，一包脆饼干，一块巧克力，一条口香糖，烟卷四支，手纸一叠）用碎石枯叶搭成炉灶，我们便对了雪峰幽林举行了野餐。

下山不久，我们突然驶入了一道幽谷。公路从两巨峰间的细缝里钻过。这从未见过阳光的窄谷是阴森吓人的。公路上敷着厚厚的冰，灰褐的山坡上没有一根草。坚硬，干枯，这幽谷唯一的点缀是一道蛇形小溪，它低声微语着。

出了山谷，前面展现出的活像一幅宋人墨迹。重叠的关山为一片云雾描出来远近三层，一道白烟横挂在最浓的一层。牧牛在温煦和睦的阳光中，抵着犄角。阿尔卑斯山谷的建筑也有它的特色：木舍的外墙是用白松树皮包起的，鳞形的树皮在阳光照耀下映出起伏的波纹。山谷的木桥上架有廊屋。窄隘的古村常有牛群堵着路口，得等扎了花巾的牧女替我们鞭开。是暮秋，正是北欧鸟群南迁的季候；天际常有飞禽结伴掠过。

四点左右，我们到了奥、德的边界费尔地克芝城。由于仍在法占领区，我们还得过一道漆着三色徽木栏的关。“拿出你们的旅行证来！”法哨兵粗鲁地嚷着。同行的军官用更粗鲁的声音回答：“美利坚！”（我听了很不舒

服。)没等我插嘴，那个法国哨兵早已在敬礼。

甘心也好，不甘心也好，巍峨的阿尔卑斯山越过瑞境南折，我们却沿了伯丹湖北去。湖的对岸便是康士坦斯，瑞士天堂的名城。湖大得可以行轮船。我在琢磨着究竟水上的国界怎样分法。离了巨山，觉得两肩松释下来。在这起伏的平原上，偶尔看见一些防御工事。在村里也可以遇到些戍兵。有法国兵，也有北非的摩尔人，穿着现代的绿色军装，头上却还扎着白布，腰间缠着红带。把守一座囚了意大利俘虏的集中营的是一簇安南兵。难道这些远离乡井、深入中欧的殖民地军队果真知道他们干的使命吗？

红块灰块的暮霭下，是一片葡萄园，有的架起，有的盘在地上像蛛网。太阳是在我们达到福利达沙芬时落的。六点，进了瑞温斯堡城，才知道美占领区已退到八十公里以北的乌鲁姆城。这时油针已落得好低，而车厢里的油仅够跨过莱茵河。

这么盘算着，忽然，一阵军号，我们的车被宪警挡住了。暮色苍茫中，只见街心圆场上，男女老少都挺直了腰，无精打采地面朝了圆场的中央。在这片德国领土上，一面三色旗沿了旗杆缓缓降下来。灰暗的天空笼罩着地面上灰色的人们，等到三色旗落了地，路人才又无精打采地散开。这充满了十九世纪狭隘国家主义色彩的举动莫非便是法国占领当局政策的骨髓？

沿街打听占领军办事处时，交通警察（德籍）告诫我们千万小心吉普。看明白了我们是一华一美，那胆大的德国警察由街心高台低下身来私语：“这群法国人什么都偷！”于是，找到了住所后，我们便请求法当局准许我们把车停在军用车房里。交涉办妥，我们便照地址开去。一个守卫兵打着手电筒为我们开了车房门。吉普；连同我们的行李，仅剩的汽油，仅剩的干粮（放在吉普后的拖车里）都算找到了安全栖所了。旅伴临走时还摸了摸拖车上的两道锁。

这依然保存着十一世纪城墙的古城街巷冷寂得可怕。西班牙旅馆的老板本来是柏林电车的司机。问起法国占领军的政绩，他只望了望妻女，把肩膀耸了耸，说：“打败了仗，还有什么好的！”正说着，四个法国人走进来了，老板忙着去张罗酒吧间，神色老大不安，又好像暗自庆幸着方才没说错了话。

（原载 1945 年 12 月重庆《大公报》）

矛盾交响曲

当我认真落笔画这幅“英格兰”时，我反不知怎么着好了。宇宙果真永远是阴阳两面，战争又具有放大作用。我知道在游览上我遭受着不少可憾的损失。但十三个月来，我观看着善与恶，忧与喜的交流，少年的激奋，中年的镇定，一个民族的灵魂各面，如走马灯般幌着，如怒潮般澎湃着。你问我英国好吗？伟大吗？不好吗？我答不出。这没有军舰吨数来得省事。而且，这是怎样一个时代！一只炸弹，十二世纪名教堂 Temple 钟楼顶上的天马 Pagasus 坠了地，一辆汽车可震上了屋顶。这是九月二十五的事。一个叫 JohnJa-cob 的男子盼着入伍，可是投效无门。他有的是个糊涂的母亲，糊涂到出生后把他注册为女性。妇人当时不过一阵疏忽，但她不久即下了黄泉，如今这遗孤找不到谁作证人，来改回原来的登记。一个裁缝店老板被主顾控告，但他制成值十三吉尼的衣服确实埋在炸毁的店里跑不出来。法院判主顾照付。过两天，那原告要求缓付，因为他的家也炸成了乱泥。

这是什么时代？这是英雄的时代。一座平民住宅眼看倒下来。十个壮汉用胳膊硬托住了三层楼，让救护队在瓦砾中抱扶老少。一个戏班子巡行了二千五百哩为军队作义务表演，回程汽车周围落着炸弹，演员们在车里洗着脸上的油粉。空袭既制止不了生育，产婆也戴起钢盔。第一批就是两万顶。一个绰号叫老爹的义勇救护员，上次大战他是炮兵，可全须全尾由法国凯旋而归。这回他反丢了只眼睛，是右眼，为了救他的邻舍。英雄不止属于七十高龄的老翁，某城防空壕里，就有一个四岁的管理员。萄京里斯本传说，载德国航空降落部队的飞机开到指定地带的上空，队员就齐集在飞机中腰，由队长高伸右臂嚷一声“希特勒万岁！”不等队员嚷出，脚下的木板早已撤去，黑天使便飘在半空了。

但这不仅是个英雄时代。征兵案在英国刚一提出，婚姻登记所门前就挤得水泄不通。两百八十二个男子要速成为“已婚人”，免被军役吞噬。这是什么时代？这是紧张的时代。苏格兰某城市议会有人提议瞎子既是耳朵特别聪，不能任他们在战争中闲。正好利用他们那官能敏捷探听来袭的敌机。孩子也不得白玩，他们既爱在林间打手棒，东岸某城的战时农产委员会就组织了一个“铲除麻雀团，”农家按只付酬金。北英国的篱笆树丛常满地滚着无人收检的羊毛。孩子们每检十五磅，即获一份饽饽钱。毛织业也就多一把原料。不久，全国三分之二的理发匠即将应征入伍，现有的理发匠正在把手艺传授给他们各个的媳妇。大批女理发师即将出现。妇女在这战争中，除了维持家小，还作着一切男人能做的事。地道车站的脚行，军用车的司机，以至开飞机，放高射炮。一个牙医生的太太，婚前在伦敦剧坛上很享有一番盛誉。市议会出示征求开垃圾车的司机，专收废铁碎骨或烂纸。她应了征。如今那名伶坐在车厢里了。谁都忙。坐落英国中部森林区的一个大修道院，有和尚六十名。地方偏僻得警报达不到，和尚们日夜在塔顶轮流守望敌机的来临。什么都忙。连威尔士靠近海岸的一条小河也忙起来。数十年来，除了春天的柳絮，秋天的枯叶外，连个玩具船都没航过的小河，警察忽在河畔贴起一张

Temple：教堂。

Pagasus：佩格萨斯。

JohnJacob：约翰·雅洛布。

告示：“此河今后严禁航船，违者重罚。”

但这不仅是个紧张时代。春间，巴次县还举行“防毒面具皇后”的竞选。泰晤士报上有读者提议说：上届大战，法境战壕上种的是红罂粟，白菊花，本届他主张马奇诺应遍种玫瑰，以示杀敌不忘自然美。即法国投降那晚上，六月二十三，无线电广播完这可怕的消息，由作家 J. Priestley 作时评。他第一句说，“昨天我看了个电影。”邓苟克撤退那晚，他追忆他曾乘过的一条“小白船”。情报部发言人 Harold Nicolson 广播向全国征捐书籍，以备军队阅读时说，未来的冬天，军营中势必无聊枯燥可怕。在群情喷腾中，身边还有着无限闲情。屋顶为炸弹揭开，屋主说，这可得揭破了个谜，原来冬天苍蝇藏在那儿。一个停车的空场落了个炸弹，弹炸了个大坑。次晨，有人把碎砖排齐，坑缘上栽了几棵绣球花，旁题“戈林花园”。闲情不难寻。昨天威尔士朋友还来信描写巴茂港的初秋，我们曾共看日落潮涨的山头。新近《泰晤士报》上还登了某贵族征求猎伴的新闻。《每日镜闻》(Daily Mirror)上，有人招领皮包一只，内有海军上校某巡阅南岸海防的报告，某港船只来踪去迹，还有电报密码等等。这招领使人对战争感觉顿然一松。谁相信这是紧张年月！

这是什么时代？这是富有的时代。铁路股券上涨，铜铁股票上涨。某公司开股东会，董事长侃侃演说（词登《泰晤士报》）：“吾人今日在此聚首，乃为胜利而作绝大牺牲，且甘心而欣然作此牺牲。言及大不列颠帝国，吾不禁欲引美议员毕德门之名句。彼云：生命仅为瞬息间事。如能为基督，为正义，为自由而早死数日，亦强胜偷安苟活。故今谨宣布，本年红利五厘计息。”真是一席慷慨演词。

但太子剧院前，一个耳聋的街头卖艺人，伺候门前排队买票的观客。警报鸣了，人们四散了。聋子还低首用帽子讨钱。一抬头，人不见了。他丧气地说，嘿，票买得可真快呀！自从陆军部宣布军官禁挂腰刀后，七十六高龄的瓦铁尔先生，英国仅存的制刀剑匠人，也将发生了面包问题。在战争中，你永远不知道什么将告缺乏。不久，价值三十五先令以上的结婚戒指将由市上失踪了。战时的戒指是划一的，愈窄小，新夫妇愈算爱国。但今天又发见一桩贫乏，生理试验室里用的蛙大告恐慌。孟哲士特大学动物学系主任说，对医学生，蛙的用处至广。最宜于研究心脏，肌肉，神经的构造。每年英国医学校的解剖室至少需要十五万只。去冬奇寒，杀死若干，如今大陆（法、比）来源又断，医学势受一大打击。

这是什么时代？这是仁慈慷慨的时代。伯明罕出了一个古怪善人，他沿着几条穷巷按户往信箱里投金镑票，一镑的，十先令的，分用橡皮筋缠起。吉姆街，阿思顿街即共投了百二十三镑，白灵顿社会服务所投了百十六镑，圣马丁教堂五十七镑。直到今天没有人能查出这善举的来源。布瑞斯陀一个老樵夫，每周末把工资中剩出的十先令交给红十字会，不等人追问姓氏，抹头就跑。一个伤感的老太婆，一九一八为了庆祝停战协定，买了一瓶香槟酒。二十多年来她不忍触那瓶塞，为了瓶上印着“此酒担保确为大战时在法 Rheim 酒窖中所酿，地距德战壕仅一英里”，但如今，这瓶宝贝酒，她捐给第二次

Priestley：普里斯特利。

Harold Nicolson：哈立德·尼科尔森。

Rheim：兰斯。

大战的红十字会拍卖了。在这仁慈的时代，不但人与人之间有着温暖，人对畜牲的爱怜也加倍往常。一个农夫硬要领着一匹栗色牡马进防空壕。警察和纠察员不准，这农夫哀求着：“她曾经是一匹好跑马，我起誓她是。她见过大场面。”人们围上来。警察态度益坚。这农夫的大粒热泪落了下来。“你们多不讲理，如果她要碰点歹运，我可怎么办呀！”还有一个六十五岁的老太婆，坚要住在东伦敦炸毁的残屋，楼顶透了天，窗户揭了盖。但她是百多只无家可归的猫儿们的寄母。同她一样，这些猫也留恋着它们成天爬的台阶，攀的屋角，它们熟识这条街的鼠洞。老太婆每晚特别升起火来，喂完了它们，就带它们烤火，一只只猫对了那红火焰出神，舐着周身瓦石的碎碴。遇有警报，她照例躲到层梯下，她的大批客人们也跟了来。清早，她的客人是五六十只无家可归的灰鸽。它们的家原是教堂，但教堂也一样成为瓦砾。

对于同类，对于小畜牲，人都变得如此仁慈。至亲的骨肉，恩爱的男女，自更要加重一分。多少母亲在轰炸下，把身子覆在她们儿女身上，情愿代为受难。在人岛拘留中的德、意籍侨民，每月一次准会见囚在女集中营的妻子。一个礼拜前，在作苦工之余，一个个便都采起野花来，预备在那甜美的一刹那奉献给所爱。前天泰晤士河里飘着一具男尸。捞上时肿胀的背上，还刺着“我爱娜拉”字样，和一颗用锁链缠起的心。

但这不仅是个仁慈时代。被炸出的房客正徬徨清冷街头时，房东还拉长了脸催付房租。爱丁堡一个印刷局老板，因为巨厦里收容了三对难童难母，竟起诉说有碍他独居的自由。而法学杂志警告塔桥一个仗义扶贫的地方官说，“只要合同未到期，无论房子全毁或半毁，房客须照付全租。如系每周合同，自可于周末辞租。否则法律与人情绝不能混为一谈。”

我不是说过吗，这是个矛盾的时代，你有什么话可说！比方，下面这案子你怎么判，去年开战前夕，三条德国船载了值一千万镑的英国货。货在伦敦保了险。三条船在海上被英海军包围，自动沉了两艘，第三条逃回德国。保险商究应否负赔偿责任？这案子到一年以后的今日还未有着落。案子明显到双方都不须证人，单由法官耗费唇舌。这案子的辩驳书已积逾五十万言。在罗马，古时用来囚基督徒（令与狮搏）的土牢，如今是法西斯民的防空洞了。希腊被侵前，英美考古学者刚发掘出一批古希腊文化的遗迹。战争爆发，考古老头儿们又赶把发掘出的玩艺儿埋回土里去了。

新闻纪事报上一个读者问：既然德国汽油奇缺，英国也乐得俭省，何如由德空军负责轰炸柏林，英国皇家空军自炸伦敦，以省往返海峡这一程的徒劳。这是所谓直线逻辑。另一个说，只怕希特勒不遵守信约。

在这矛盾的时代，与其说一个民族好或是坏，伟大还是刻薄，何如捕捉一点历史的垃圾。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原载1940年12月香港《大公报》）

血红的九月

一两种本能

大轰炸的次晨，我踏了满地的玻璃碎碴，往伦敦中心区巡礼。三四架救火车，还在向一古老巨厦射水，许多工匠，正在赶修马路旁损伤了的水道、煤气管。停放救护车的小巷里，防空义务队员正在挖掘尸首。圣翟尔教堂诗人弥尔敦墓上的石像，粉碎地倒在地上，圣保罗，这古老的圆拱建筑，平时皇后雕像脚下总徜徉着野鸽无数的，如今已被标为“危险地带”了。一只“时间弹”正落在它石阶前。我在那一方哩面积的银行区（英镑的堡垒）窄巷里徘徊，英格兰银行门前是一个丑陋的大洞，最讽刺莫如保险公司的门脸也为昨夜飞溅的钢铁穿个透天，斑斑的墙上，“火险”“寿险”的匾额还残留着，多富象征性的一个讽刺！这个世界，东保西保，可是谁也保不了自己的险！

瓦砾的紧邻，才树起钢骨的一座货仓，泥水匠又在操作了。另一家幸免的咖啡馆，女侍正屈了腰拭去门面上的灰尘。真是动人的英勇景象，破坏与建设，矛盾但又同是人类伟大的两大本能。

防空壕显然成为内政部的难题了。煞神没认真光临前，就是放了警报，壕里也仍是半空着，正如防毒面具还是少数人的随身装饰。没人相信卅字轰炸机会在这么古这么美的大城下毒手的，所以伦敦的“防空壕”，大半就是较大楼房的地窖，甚而第一层，比不上当日的南京，更不用说马德里。上礼拜晚报登出一个被炸巨厦的照片，一只弹穿透了九层楼，笔直到底。当局到今天还认为“深壕”没有必要，（南威尔士闲了成万的挖匠——矿工）但民众的想法显然不同。“安德生钢板”并不足为安乐窝。近十天来，守法的伦敦民众，不等擦黑（有的为抢地盘，甚而下午三点）即携妻抱子，买一站票到地下车隧道里过夜去了。一摊摊的毛毯上，爬着乳龄小团团，攀谈着手里打羊毛衣的妇人们。许多年轻的母亲，上次大战就是在隧道里保存下来的；但杂在里面，偶尔也有壮丁。

二屠杀前夕

战虽宣了一年挂零，对伦敦八百万市民，这半月还不能不说是场突来的噩梦。七号东伦敦大屠杀的前夕，我也还酣睡在这古城的好梦里。英国的天气虽是一年长秋，这颜色的深浅和月份终还是有关联的，没有栗子白薯，伦敦自有其初秋的衣裳。六号早晨，我坐地下车去海德公园，又穿到肯森吞花园，我踩了大半天的落叶，澄黄而脆响。园里清道夫正辛勤地耙着，每耙成一堆，即点把火，白烟带了牧草的气味在小树林间袅袅盘旋。贵妇人们的脖颈间已围起小狐狸了，她们随身不离的狗，在树根处嗅个不停。秋在四季里，是最富哲学意味的，风雅的工人也托了腮，对着树隙间银亮的巨象般的汽球发呆。蛇湖边长板凳上坐了一些落魄的大陆难民，望着湖面上悠闲漂着的野鸭出神。一长条法兰西面包，一个苹果，便解决了一顿早餐。

下午我还安闲地去地球戏院看红极一时的“雷岩”（ThunderRock），写的是两个司灯塔的美国青年的苦闷，实在是两种世界观的比衬。在第一幕里，那态度积极的终于往中国参加反侵略战争去了，另一个（主角，

Michael Redgrave 演) 在后两幕里受着心理的折磨。出现在台上的, 是九十年前湖上沉船中维亚那一家的鬼魂, 缠了他, 逼他恢复对世界的热忱。感人的那个爱上了他的女孩, 临回到鬼域前, 抱了他说: “我多么羡慕你这个活着的人! 你有权利生活, 有权利爱, 有权利斗争……”

但刚演到第二幕, 即隐隐听到外面放了警报。幕落下了, 剧场经理由幕缝微笑着出现, 深深打一躬后说, “请原谅我来打搅, 官家规定的, 真没办法。我在此报告外面正有警报, 观众如有人要往防空壕的, 请即刻退席。”纹丝不动的观众, 照例报之以一阵自信的愉快的笑声, 于是, 幕一拉, 世界又回到剧中去了。

看完戏, 在地下车站内候车时, 人丛中, 一个老太婆正在夸说她飞将军女婿的战迹; 扯住她手指的孙少爷不住地用尖声摹仿警报声, 尤其那煞尾的悠长叹息, 颇得神韵。

挤进车厢, 唯一的空座是一个中年妇人身边。我坐下不久, 她突然在我耳边说, “上帝祝福你!” 我莫名其妙, 就只好点头。她说, “你得说呀!” 红的眼睛, 我嗅出强烈的酒味了。我想站起, 但她把我盯得害怕起来。我只好敷衍地说, “上帝祝福你!” 她把手伸给我拉, 拖了大舌头说, “现在我已祝福了。”招得同车的大笑。她又说, “说, 上帝祝福天下的母亲们。”我这时既挪不开身。而心理已为她镇吓住了。我也不能否认对这妇人的同情, 我又说了。她又伸过手来, 大家也又笑了。她说, “我有三个儿子, 你信吗? 一个在海军, 两个在陆军。”她说, “我爱所有的人, 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比国人……我都爱。”我只有苦苦地点头。她说, “哼, 你一定没懂, 我再说, 我‘喜欢’一切人, 你懂了吧!”……幸好她早我一站下了车, 但似乎刚下车, 一阵纷乱, 她大约晕倒了。我的车也驰入黑洞洞的隧道去了。

三中古僧院

正吃晚饭时, 警报又响了。我住的 Hampstead 是伦敦地势最高的区域, 市中心的警报照例先鸣, 远听轻盈如牧童在牛背上试笛; 及后各区陆续响应, 越鸣越近, 有如教堂的大风琴; 但等我们紧旁的鸣起了, 那声音才唤起死的联想, 又是个象征的讽刺; 远东的, 西班牙的, 这回轮到伦敦了。

饭后上楼, 把灯关上, 推窗一看, 交叉了长臂般探照灯的黑空, 这时正飘下照明弹数枚, 徐缓灿烂, 宛如烟火, 把伦敦这古城罩上了层淡黄光辉。云端银亮闪光的是气球, 点点翘出的是教堂尖塔, 大伦敦幽静森凉, 如一中古僧院。还正欣赏这幅画呢, 冬冬, 高射炮动手了。地上一把粉红的光亮, 到黑空就是朵橘黄的花。照明弹这时愈降愈低, 也愈暗了, 终缩成如刚熄的烛捻; 随后又一阵光亮, 这回花是开在地上了, 而且带着巨猛的爆炸。再一刻, 地平上烘起微紫的光来, 一撮红的火焰随之由地上腾起, 火越腾越高, 而左近新的火苗又冒了出来。这片红光把东南方圣保罗的圆顶和 King's Cross 车站的尖塔都描画出来。起伏不定的火苗, 说明着地面救防的工作。第二天才知道这便是东伦敦平民区遭殃的一晚。先说死亡四百, 伤者数千,

Michael Redgrave: 迈克尔·瑞得格瑞尔。

Hampstead: 汉普斯特德。

King's Cross: 国王十字架。

后又估计是三百八，其中有五个是中国水手。

四地狱的夜晚

这是噩梦的开始。安全感的幻灭，普遍了全伦敦，贵族住宅区的南肯森吞，作家猬集的 Bloomsbury，和记者这半旷野的哈姆斯提草原，都掉了家伙。八号那天早上，房东太太费好大工夫才为我泡出半壶茶，煤气微得像个临终病人的呼吸。当晚是一个地狱般的夜晚，三次炸弹掉在附近，人几乎被震下床去。电灯不着了，房东太太在楼下嚷“快逃下来呀！”早上，住在离我仅五六分钟路的蒋、周二位来了。“全炸了，刚到楼下五分钟，倒霉了八家！”随后，鲍觉民夫妇也提了包袱狼狈地来了，说昨晚外面闹得正凶时，他们本还在玩牌，十点多刚上楼，突闻巨响，灯灭了，这时巡警急促地敲门，要他们快逃，限五分钟，说这条街中了时间弹。他们还好没脱衣服，邻居很多瑟缩在单薄的睡衣里。当晚被安插在一个学校里，席地打盹。清早官家还备了茶水面包。

我上 Haverstock Hill 街一看，家家铺伙都在扫门前的什么哪——不是落叶，是碎玻璃。下午同住的胡明理兄（伦敦中国银行）回来说，行里一个女打字员昨晚被炸死了，另一个还在失踪。死者的胞姐赴行里报领保险金时，突然警报又鸣，本来逞了劲的她，这时睁大了眼，歇斯提里地嚷起来，直等拖到地窖，她才哭出声来。

五牛津街的厄运

几天前的牛津街，还是伦敦市面繁荣的中心。为了十月一号消费税即将开征，稍有积蓄的中下阶级，莫不争买过冬物品。杂在大陆落魄者一张张愁苦的脸间，是一些笑容，腋下夹着大包小包的羊毛绳，胰皂等“存粮”，走路的姿态似表露出幸免者的满足神情。店铺也认真悬出醒目广告：“消费税即将开征，欲购各物从速。”我去买鞋，那售货员即劝我买一双敷余。鞋油、鞋带，买一件，省一笔。“先生，省货价三分之一的税哪！”我心里怪不舒服的，所有的战争，打前敌是穷人，抗枷也永是穷人！

但牛津街因此而繁荣起来却是实情。伦敦——或说全英最大的百货商店如 Band H, John Lewis, D.N. Evans 都在这街上。刚到伦敦就听说这条街右首（百货商店所在）房租比左首的多不止一倍。提起 Evans 朋友都说那是“要什么有什么的，由针线以至汽车、军火。”我打趣问，“棺材呢？”朋友坚持说也有。我羞怯地进去一次，底层就够大的了，我没敢上楼。

然而，这闹市上摆摊的也不少。去年干电池缺货时，路旁多卖电筒和面具匣子的，另外有以卖火柴或拉琴作幌子的乞丐。大轰炸开始后，牛津街并未冷清，它还添了许多别致的生意，一种是“算命先生”。一个自称“精神学家 Chakara 博士”的印度胖子，拉了黄绫道袍，在一家歇业了的店铺门垛内，用恒河的智慧为伦敦时髦妇女们详卜吉凶——且一准吉多凶少。戴大耳

Bloomsbury：布鲁姆斯伯里。

Haverstock Hill：海沃斯提克山。

Chakara：齐卡拉。

环的吉卜西巫婆坐在地上，夸说她洞知世界前后五百年。另一种生意是现实的——雕银业大约买卖不旺，几个雕匠摆摊，当场为人在铜牌银牌上雕刻姓名住址等，戴在身边虽有“家犬”之嫌，如果不幸炸死，认尸时却便当多了，所以照顾的人把摊子挤得水泄不通。

这条充满了生命的闹市，十七号夜晚遭到了惨运。十八号早上，登在报端的牛津街稀烂如“一·二八”战后的闸北，火在冒，救火车在激射。我赶去想抚摸一下它的伤痕，但已不准行人通过。上面提到的三家大公司，一家都未幸免。

但这厄运并不限于牛津街。

六阴险的玩艺

死亡的恐怖，是比死亡更为可怕。“时间弹”（TimeBomb）在这场屠杀里，是比毒瓦斯来得还要阴险。它也许掉在僻巷的垃圾里，也许是后园的榆树下，异于那种令人脊骨出汗的“呼哨弹”，它时常是人不知鬼不晓地落下。有人说是系在降落伞上，徐徐飘降如个天使——黑天使。也许记者执笔此刻身边就有一颗。昨天我们附近就先后有过七次“无来源的爆炸”，这晴天的雷，使人不得不怕，又无从怕起。上礼拜这种玩艺丢了不少，伦敦街道对我本来就是迷宫，那天到处都拦起绳来：“内有时间弹，行人止步。”书店街的 Charingcross 拦起了，外国饭馆区的 SohoSquare 也拦起了（包括顺东楼、上海楼等三家中国馆子。）昨天中华协会一带也过不去了。

征服这阴险家伙的是皇家工兵的胆略和精密，圣保罗大教堂便是 R.Davies 上尉和他五个助手保存下来的。

时间弹的恐怖，使我们这座百龄高寿的小楼的住客们也担虑起来，尤其我们住在顶层（三楼）的，每次这带一落弹，房子必大大打个冷战。前天去紧邻的一条街看被炸的一片房子，去看的多是附近街坊，只见个个不住地摇头，心下莫不生兔死狐悲之感。那以后，我们这位同当今首相是本家的房东邱吉尔太太就不准我们在楼上睡了。我们每人收拾了一只小提箱，检出衬衫、袜子、牙刷等日用品及各人心爱的小物件，手提箱成天放在门口，准备那“五分钟逃出”的通知来时带出。每天不等天黑，空中即动了手，如果不想到结果，凭声音只有令人想到除夕——特别是北平的，因为鞭炮不断外，还有剁白菜肉馅的。有一晚我们就真把它当成除夕，我们大开起音乐会。“我们”是指一个学法律的印度青年，一个皇家音乐学院的高材生（意思是女生，）一个匈牙利女孩，三个中国人。死亡在窗外咆哮时，印度女孩正唱着弄蛇曲，继以之匈女的饮酒歌。另一位中国朋友蜷在楼角，膝盖上一具打字机，在打遗嘱。七个通夜来，这三个国籍的六个游子就同滚在饭厅的地板上。午夜吵醒我的，不单是高射炮与炸弹的酬答，还有那位睡在饭桌底下的印度小姐乡思的呜咽。

写至此，外面警报又号叫起来了，声音同炸弹几乎同时，听，救火车出动了，这是生死隔一层纸的日子，但是壮烈的。

TimeBomb：定时炸弹。

CharingCross：烧焦的十字架。

SohoSquare：索湖广场。

中国同学六七月各经美回去一批，有几位还没抢到船位，但都安全；而且大家日子比国内朋友过得应还舒服多多。记者自己是满知足，早餐还是传统的腌肉鸡蛋，三餐一茶，没比去年少了一件。写这个，是请国内放心，越南问题，我们政府一硬，这里我们也都挺了挺腰。

记者得钻洞去了，因为高射炮就在隔壁。明早又该抢着起早，去花园争拾碎片了，正像除夕的次晨争拾祭灶神的青豆。但正如过了一年又一年，历史也是川流不息的呵！“雷岩”里一个角色说，“生命？在中国才有生命，因为善恶在交搏哪！”

伦敦，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原载 1940 年 10 月香港《大公报》）

银风筝下的伦敦

照伦敦人口的稠密，老希动用飞机的量数，这古城的遭劫，不能算严重。十一月六日邱吉尔首相公布的死亡人数，九月共四千五百名，十月三千五百。然而这两个月里，大陆上几乎日夜派遣凶手过来，而且时常一天有十次以上的警报。什么使伦敦死亡减少的呢？哪个认真相信是西寺的祈祷！是那埋伏在全城各角落的高射炮手，放银风筝（气球）的，和冒了枪林弹雨在黑暗中吹哨的纠察员，救护救火队员们。自然，主要是截迎的战斗员。

我管叫银风筝，因为它们不但有风筝的庄严，飘逸，而且在秋风中也一样弹出铮铮响声。逢运气，黄昏时也许在什么空场上，看到一个徐徐下降。这些巨象偶尔也会如星球般逾出轨迹。九月底，德国电台，即说有数只英国气球，被飓风刮到瑞典，毁坏了二百五十座转电所，毁坏了一座无线电广播台，害得火车误了点。在哥吞堡，气球的钢丝触着了该城无轨电车的电流，黑空中画出一线闪亮。后来又刮到丹麦某城，落到一列客车上。那一次我才知道银风筝如离开地上的执线人，能惹那么大乱子。幸好它不常逃学。

当它规矩时，它保护伦敦不成为华沙。德机永不敢低飞，那是说，他们永无从瞄准。但这不是同放风筝那么容易。《新闻纪事报》的一个记者说，在空袭伤亡名单中，气球人占很可观的数目，一旦风筝断了线，他们得摸黑去找，不然那结果不堪想象。

高射炮手也是无名英雄的前列。

最初，德国也丢过数次传单。但这些传单发生的作用却正相反：它们变成了募救国捐的工具。八月六号德机在东北部丢下希特勒劝降演词的全文，红十字会把它们集起，卖一便士或两便士一张，不数分钟凑了十多镑。在威尔士某地，行市每张贵到五先令。后来买者太多，幽默的英国人发起了“一便士看一眼”，这下集资更多，一个人花两便士买了一张，竟募够买一百五十枝烟卷的数目，烟卷送了军队。到十月二十四，当局开始警告传单收藏者，说敌机近出一诡计，用小气球系传单一束投下，传单内藏炸弹一颗，拾者势必遭殃。

我在英国第一次遇空袭还是六月七号，那时住在剑桥意大利人的家里，距开战已八个月。那是我第一次欣赏剑桥的午夜，明暗的星光，剑河的流声，鸡的叫，火车的爬，花草的香，人在篱笆下的啾啾。个个抱了“未完成的杰作”的原稿，或什么纪念品。木乃伊般站在地窖里谈拖鞋，谈约翰孙博士。次早房东先生（意文学讲师）筑起防空壕来。每堆起沙袋若干，必跳上土堆，然后，突然跃下，用自己比成炸弹，试验洞口的安全。

但真正的空袭始自八月下旬，我由威尔士草原赶回伦敦后。德机丢弹的种类并不太多，不外立刻爆炸与慢性爆炸两种。立刻爆炸的，有尖声嚎叫的，细声打哨的，起火的，数种。对付时间弹的是那英勇的“敢死队”（Suicide Squad）他们的功绩自圣保罗教堂那一着才彰显，实际这些英雄们成天凭了机智、勇敢与死亡开玩笑。今早我去荒原散步，湖旁草坡的树上用绳缆起了，黄牌子上在警告游人“内有未炸之弹”，然而四五个小伙子正站在弹穴里，一锹锹地往外扬土。我们互招了下手。圣保罗那一弹，震惊了大西洋两岸。这圆拱式的建筑拥有美国人们的宠爱。说它是伦敦的灵魂。那天时间弹丢了一大片，记者不是走了个圈子吗？圣保罗门前再不罗鸽了。一道绳子后，是个可怪的大坑。“未炸的”比什么都阴险。但三天后，是九月十

七，德威思中尉亲自驾车，把它运到 Hackney 草沼，炸了个百 深的大坑。从此，“敢死队”在伦敦成为人所共知的赫赫英雄，竟致有人在货车后写上那三个字来冒充，吃了一场官司！德威思中尉荣获了奖章，圣保罗教堂为他们念了回焰口，并允战后为他们立座石碑，和威灵吞，聂尔逊的灵寝并肩。一个受惠的电影院无以报，报之以“永远免票入座券”数张。

时间弹扰乱秩序的作用大于实际的危害，更头痛的是现丢现作的家伙。究竟丢了几千几百吨，没人敢确言，但说德国曾有过一分吝啬，是扯谎。但人的伤亡数目以外，建筑呢，邱首相说以眼前这比例，毁灭半个伦敦还需十年功夫。军火工业呢，军需部长莫理逊说，损失仅百分之一的四分之一。但市民遭遇的惨痛，却无法估计了。这方面，最凄惨莫如东伦敦。

愈是工业国家，这愈是定命的：穷人是战争的祭羊，因为他们的住处不近铁道，便靠码头货栈，要不就是工厂。东伦敦便是这样个地方。平时挤窄肮脏，战时遭殃。这一带除了英国工人家庭外，还是穷犹太及中国水手工人麇集的地方。炸死还不太惨，惨的是那些遗孤。一个妇人由倒屋下拖出，她等知道了她四岁婴孩健在时才咽的气，把悲哀托给了由军队赶到的丈夫。在同时期，他丢了妻子，也丢了爹娘同兄弟，怀抱着那咧嘴哭的孩子。一个刚结婚三周的新娘，一手抓了只老鼠，直直在她被炸的家宅旁站了一天一夜。半疯癫地对那老鼠说：“你一定是他派来的。他埋在哪儿？呵，你会说话有多好！”她的新郎刨出时，样子已吓人了。她也还是埋了四十八小时才被刨出的。但她丈夫刨出时，已无气儿了。记得一九四一年春间肯特郡第一个被炸死的平民，画报上把他自幼的像片全登出，报纸当大新闻标题。这回空袭方失去了它的浪漫性。东伦敦开始西移，大东楼听说还逞强开着，中国水手公寓也没移动，但华侨洗衣作可大半结束。至少十二个华侨葬身在这阵闪电里了。

轰炸时，还有许多趣事。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在乱砖中埋了四日夜。拆卸队发见她后，问她痛吗，仰卧在重梁下的她，还照平时礼数说：“谢谢先生，我很好。”大家把砖石清理出点路子来，才问她要什么。他们喂了她五杯热茶，六小时后，横在她胸上的梁木才移开了。她抬上布床后还说，“瞧，我手表打破了，是生日祖母给的呢！”还有一对夫妇带子女两人躲在防空壕里。一个炸弹刚好正落在壕上，后面的钢板都已震去。所幸老少安全，那七岁的儿子是埋在土下五尺深。他父亲把他抱上，他揉揉眼说，“爹爹，你开玩笑手太重了。”他以为是个游戏呢！还有一座教堂正举行婚礼，周围连落了三个吹哨弹。新娘戴完戒指，得由客人扶出教堂。一看，停在教堂门口的汽车不见了。他们双双走回家中去招待客人，汽车是由旁边砖堆中刨出来的。那天，听说一个燃烧弹落在皇家战争博物馆，几乎把张伯伦与老希合签的《慕尼黑协定》烧毁。还有一对老夫妇的尸首掘出后，老太婆手中还握着一封信，日子是一八八二年七月某日。是一个教士道歉不能来赴她的婚礼。战争使老年人尤其感伤。

但炸后的伦敦难题太多了，顾不及这些穿插。活着的得吃，炊饭的煤气没了；得喝，自来水流成河；得住，房子成瓦砾。那时伦敦一阵紊乱，而舆论界却并不放松政府。《新政治家》上有一长文描述难民之无助，和官府办事之迟缓。譬如派来疏散的大汽车走错了地方，鹤候的妇孺空等了一天，飞机又来扫射。一位八十岁的老太婆，由市政府推到救济会，又走了三哩到另一慈善机关。所有她要的只是一笔路费，乡下有戚友答应收容她。舆论界攻

击的是难民不应靠慈善款维持，政府应负责任。到十月底，“难民养济金”分配办法规定了。一个四十以下的妇人如丧失丈夫，每周领十五个先令六便士。到她四十以后，周领二十二先令六便士。孩子的补助金：第一个领八先令六便士，第二个六先令三便士，余每名五先令，男子因空袭残废者，住院期间每周二十五先令六便士，出院领三十三个先令。且据说随报随领，绝不迟延。难童的安插也有了办法。这些孩儿由戚友收养，由官家补助至十六岁为止。每家寄养一名难童，周可领十先令，余每名八先令六便士。且在原则上，这里平民因空袭所遭损失，系由政府照数赔偿。不过除非赤贫的，余多展至战后赔。譬如我住处的玻窗烟囱就全震碎。房东太太报完区议所才动工的。她希望不久收到官家一张支票。伦敦某区还倡议空袭丧命的市民，殡葬途中，应准用国旗裹尸。总之，九月初的紊乱迟误，政府在尽力挽救了。且有保险公司举办“一先令保一百镑”的空袭险。年入四百镑以上的中产阶级，政府也给了损失赔偿的保障。

在最漆黑的日子，伦敦还能笑。破屋栋、送奶车、举重机上全悬着饱历风霜的国旗，颓壁上画着种种谐句。这期间，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是唐宁街与地方政府合作的密切。这是疆域小的好处。即使这么紧密，罅隙还是难免的。譬如救济金的支配，防空壕的挖法，就常起纠纷。

自然，安插了人，还得清除街道。这问题也并不简单。我们的街道譬如弥勒佛的肚皮，炸个大坑，不过飞起几丈尘土。人家的复杂不下干活人的五脏，水管、煤气管、这个那个的境线，平时是便利，战时是弱点。一个未伤人的炸弹很可以使一可观的面积停了水电，断了电话，没了地道车。当伦敦上空在交手时，伦敦地面上，千万机匠把身子半插在地下，耐烦地修整着那些肠肺。兵士们把枪搭起架来，跳进被炸的房舍帮忙拆卸清除——一个需要胆智的活儿。三个月来，伦敦不知扫出几千吨碎玻璃。有巨厦的贵重厚玻璃，有教堂的古老彩色玻璃，也有平民住屋的廉价普通玻璃，真是个大汇合。这些据说如清理重炼，人工需耗甚巨，所以大部分命运是抛弃了。而且眼前玻璃的需求并不太大。许多不需窗展的店铺（如银行）多用木板搪起。牛津街的大百货店，浅黄木板中嵌以一方小小玻璃，像煞我们的宫灯。破房拆下的钢筋是有用的——铸成炸弹还敬柏林。也制成防空壕里用的双层床。

警报的放送，也经过几度周折，最初，很少人理会警报的重要，而且，似乎愈放警报，街上仰头观望的人愈多。直到闪电到来，人民又开始怪官家放得迟。一个记者说，威尔士某酒馆有个穷酒徒，善学飞机丢弹声。说谁请他一杯威士忌，即学一次。学完人问他，警报声呢，他说，没放警报。《新闻纪事报》上读者来函栏登了许多质问的信。一个说，“昨夜三点，我在床上足足听了二十分钟轰炸声，为什么一声警报也没响？”一个说，“依常例，我们的警报总比炸弹迟二十分钟。这是否也得经过一番等因奉此才放？”又有人抱怨放警报解除时敌机正丢着弹。还有人嫌警报拉得太长，太难听。邱首相有同感，在下院说，得缩短这鬼嚎。不久，当局又发见勤放警报对于生产——尤其军火制造损失太大。八月二十三日，安德生部长在下院宣布“屋顶巡风”办法。把普通警报作为Alert，俟敌机临上空始由巡风人摇铃通知，作为紧急警报(Alarm)，如此，军火工人既不误工，又可放心安全。这些巡风人，又是一批英雄。风打雨淋，他们眼睛不能离开云天。看着弹落，看着

火烧，他们担负脚下数百同胞的安全。某工厂便有这么个挡前阵的巡风人，不幸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殉了难。厂家通知死者妻子的信是这样写的：“你的丈夫是人中领袖。他事事跑在前面。他什么都先干事后讲话。在工厂中，在运动场上，他都是第一。当本厂征求屋顶巡风人时，他自然又是第一个告奋勇。终于当一颗炸弹投下时，他第一个看到。”

另一颗卫星是那些戴钢盔的“纠察员”，他们的功绩日报歌颂不尽，而且他们配。年在六七十的老头老媪时常看见。当警报放了时，我们往地下室走，他们得在街头吹哨，促路人找掩护。“一个空袭纠察员必须勇如狮，强如阍牛，机警如袅鸟，耐烦如毛驴，辛勤如蜜蜂。”这是他们理想的“更夫”。他必须随时准备“挨炸，挨跌，活埋，粉身，压扁。他随时得当干奶妈，产婆，郎中，抬埋的，募捐的。他得活泼而驯顺，有时且得聋哑，甚而失知觉，当人们抱怨时。”想想冬夜的黑，冷，这些年迈市民的义勇实可佩服。自然，中年的纠察员占大半。譬如我们这街一位罗博森先生，他年纪是五十三，与老伴跟前有两男孩。早上七点半，他就到邮局当差，战前四点半即可下公事房，如今要作到五点。下了那个班，就值这个班。闪电来后，好些日子罗博森先生二十四小时内，仅睡上二三小时的觉。他巡街，扶老弱进防空壕。但有一天，他巡街回来，自己的房子炸完了，妻同一个孩子受伤，另一个孩子丧了命。悲痛自是当然，但第二天罗博森先生又当值了，吹着哨，催人们掩护。

还有浇灭伦敦大火的英雄们。六万救火员中，上月底止，殉职的已逾百名。是既苦又危险的差使。烫死，砸死，种种可能的意外。伦敦市民对他们感激至深。

专任的纠察员每周领三镑。因职受伤准照支前二周薪，出院后，已婚周领一镑十三先令，单身汉周领一镑。这总算是份保障，但舆论界感觉太薄。尤其有些地方遇纠察员受伤，薪金立即停付。而且供职还须自备救火唧筒等，出差自备车费。至十一月初，政府动手改善了。殉职的每名准领葬费七镑半。受伤的准续领十三周薪金。政府并立发钢盔雨衣等必需品。而且开始训练一批后备员随时补充。

但开仗以来，英国空袭难题最棘手的莫如防空壕问题。即把这问题视作一个中心的社会问题，也不为过火。因为它涉及安全，健康，纪律，道德，也即是支撑闪电的实力。一切改革都来自经验。在战时，知过即改是胜利保障。英国对言论自由是还尊重的，对人民也不如五州之轻于弹压。这防空壕是个测验：证明英国人民绝对需要什么时，政府就非给不可。可庆幸的，是政府给了。

回想九月中旬安德生当部长时，千百伦敦市民携妻抱子，夹了被卷，佯买一站票往地道车里挤，而部长在警告着：地道车系交通工具，绝不纵人民当防空壕使用。仅仅两个月，全市地道车每日四点后成为合法的避难所了。再不需买票，有几道，还停了车专为避难用。这是人民一大胜利。新内政部长，工党红人莫理逊竭力讨好。地道车自十月十九号，有宵夜早点卖了。十月二十号起，第一批两千只双层床架起了。于是，纸牌玩起来，难民带来种种乐器，地狱变成了天堂。十月底，西寺的地下室设起简便图书馆，映起教育电影，北伦敦一个地下室还有了一张报纸，名叫《瑞士草屋人》（SwissCottager），地距记者所住仅隔一站。第一期社论是论“打鼾”，文有“本站睡有千五百位难友，打呼者至少有千六百五十人。”某通讯员谓“昨

晚一美丽女郎距我仅六寸。我正欣赏这朵睡莲时，她忽然鼾声大作，使我大为幻灭。”编者末尾加按语三：“汝应称幸知足。普通男子欲尝此幻灭，尚须先入教堂行礼。”这新闻纸出现后，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闻讯即请按期索寄一份。这个礼拜，卫生部为避免传染病流行，开始分赠防菌药糖，并在地下室举行教育演讲及宗教礼拜。一个可以成为官民冲突的悲剧，转瞬变成一个坚定民心普施社教的机会。这是民主政治的胜利。

不必隐饰的，是如我们一样，英国在某些事上暴露着准备的缺少，她对于防空壕的计划，与事实差得太远。《每日工人》攻击“安德生地下室”是为钢铁商找买卖，而未顾及人民本身的利害。这个记者不敢确言真否，但内政部对“芬斯倍瑞方场深壕”的牵制，如批驳他们筑厕所，说明，如不是有更深的的作用，也必以为空袭是数分钟即了的事。

战后我推测必有大量小说以防空壕作背景，为了它本身，就充满了浪漫性。这是怎样一个大汇合。一个醉徒跑进某处防空壕，嚷说：“呔，我乃希特勒遣来的航空降落兵是也。你等全已在我掌下，动者我即开枪。”并在口袋中比画，把避难的妇孺吓得乱叫。还是一个熟识妇人认出他来，打了他一巴掌。这人醒后被罚两镑，附诉讼费十五先令。有一地发见成帮的流氓。还有一个难免的现象，地盘的霸占。小小窃案也是习见的，尤其每人手提包里必有点宝贝。这里躺着打大呼的男子。难怪他们白天开着货车或造着军火，晚上一伸腿，身子下面是硬巴巴的水门汀。但有三百难友，十个打呼的即可搅得全睡不成。所以难友们自动轮流派一个人当“摇打呼者”，一闻呼声立即跑过去推他一把。这里也睡着国难不忘美容的女书记女店员。睡前照常用发夹把头发卷成乱蛇，用玉容油润了她们的粉颜，搽干净了鼻子，早晨上班前，还先染染手指甲。

打呼的少爷和染指甲的闺秀在一片地上起卧，故事自是难免了。“小姐，您睡得暖和吗？”随之，把自己的大衣盖在陌生女子的身上了。没有人拒绝殷勤，尤其头上雹子般落着炸弹时。伦敦已经流行了“防空洞的情歌”。一首是：“当你来时，有如警报之狂歌。我心怀不住鸣着紧急。我爱，你把我惹得稀糟，非加救护不可，虽然我知道我未被损害。你允否以一愉快的解除招呼我？点上你眸子的蓝光？我爱，见你以后，我如何恢复常态！”

结果呢，是教堂生意兴隆，防空洞常常权充洞房。

纽约一个哲学家，立在大西洋那岸赞赏着：“汪洋那方是欧洲，也即是地狱。海水爬着涌着，填补着掘蛤者留下的足印。月亮由海面上升了。我确知地狱过后，宇宙的空间潮汐将梳平时间的沙滩。新的掘蛤者还将来到——也许还是更好的。”

天祝福普世的受难者。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于伦敦

（1940年12月原载香港《大公报》）

血肉筑成的滇缅路

罗汉们

有谁还记得幼年初涉足“罗汉堂”时的经验吗？高耸的石级，硕大的飞栋，乳鸽雏燕啁啾在阴森黑暗的殿顶，窸窣着翅膀，而四壁泥塑的“云层”上排列着那一百零八尊：盘膝而坐的，挺然而立的，龇牙笑的，瞪眼嗔怒的，庄严、肃穆、却又诙谐，一种无名的沉甸压在呼吸器官上。

旅行在崭新的滇缅路上，我重温了这感觉。不同的是，我屏息，我微颤，然而那不是沉甸，而是为他们的伟大工程所感动。正如现代人对蜿蜒山脊的万里长城惊愕得倒吸一口冷气，终有一天我们的子孙也将抱肘高黎贡山麓，叹止地自问：是可能的吗？九百七十三公里的汽车路，三百七十座桥梁，一百四十万立方尺的石切工程，近两千万立方尺的土方，不曾沾过一架机器的光，不曾动用国库的巨款，只凭二千五百万民工的抢筑：铺土，铺石，也铺血肉，下畹段（下关至畹町）一九三七年一月动手，三月分段试车，五月便全路通车。

你不信，然而车沿怒江岸，沿梅子箐驶过，筑路的罗汉们却还在屈着腰，在炽热的太阳下劳作。车驶到脚前，他们才闪开，立在那陡岩绝壁的新缺口。山是嶙峋森凛得怕人，亚热带古怪的藤蔓植物盘缠在硕大的木棉蜂桐上宛如梁柱。汽车爬坡时，喘嘘也正如你我幼年登罗汉殿石级时那样吃力。而密如蚂蚁的筑路罗汉们：秃疮脑袋上梳着小辮的，赤背戴草笠的，头上包巾颈下拖着葫芦形瘦瘤的，捧着水烟筒的，盘坐捉虱的，扶着犁耙的，一个个站在路边，或蹲在山脚，定睛地望着。（嘿，悬崖上竟跑汽车了，他比坐车的高兴！）罗汉们老到七八十，小到六七岁，没牙的老媪，花裤脚的闺女。当西洋囡囡正该在幼稚园拍沙土玩时，这些小罗汉们是赤了小脚板，滴着汗粒，吃力地抱了只簸箕往这些国防大道的公路上“添土”哪。那些羞怯的小眼睛仰头望到我时，那直像是在说：

“你别嫌我岁数小，在这段历史上，至少我也搓了一把土呀！”

桥的历史

挖土铺石凭的还仅是一股傻力气，桥梁和崖石才是人类血肉的吞噬者。异于有钢架的火车桥，公路的桥梁时常是在不知不觉中便滑过去了。有一天，也许你会跨过这已坦夷如平地的横断山脉，请侧耳细听，车轮下喀吱吱压着的有人骨呵！长城的修筑史已来不及搜集了，我们却该知道滇缅路上那些全凭人力搭成的桥梁是怎样筑成的。并不是“上帝说有桥，于是就有了桥。”每座都有它的惨淡来历，像胜备桥下桥基时，先得筑坝，把来势凶猛的江水迎头拦住。然后用田塍上那种水车，几十只几百只脚昼夜不停地踩，硬一“瓢”一瓢地把江水淘干。然后还要筑围坝，最后下桥基。下桥基的那晚，刚好大雨滂沱，下一次，给水冲掉一次。这时，山洪暴涨了。一千多桥工，为了易于管理，是全部搭棚聚住在平坝上的。江水由边缘涨到他们的棚口。后来侵袭到他们的膝踝。可怕的魔手呵，水在不息地涨，终于涨到这千多人的胸脯。那是壮烈凄绝的一晚：千多个路工手牵着手，男女老幼紧拉成一条受难的练索，面着这洪泛（液体的坟土！）绝望地哭喊。眼看它拥上了喉咙，小孩子

们多已覆了顶，大人嚎陶的气力也殆尽。身量较高的，尽嚷“松不得手呵！”因为那样水势将更猖獗了。——半夜，水退了。早晨，甚而太阳也冒了芽。但点查人数的结果，昨夜洪流卷去了三四十个伙伴。

有怨言吗？不。工程处的梅君告我，第二天他亲耳听到一个路工一面晒着浸湿的裤褂，一面自言自语着：“怨谁呢？我谁也不怨。这就叫国难呀。”

如果有人要为滇缅路建一座万人冢，不必迟疑，它应该建在惠通桥畔。怒（潞）江在全国河流中踞势之险巖，脾气之古怪，读者或已闻名了。《禹贡》里的“黑水”据说就是它，老家在西藏包河老，经西康循念他翁钦和柏舒拉钦而入滇，宇宙间一条巨蟒，东岸屏念他翁余脉的怒山，西岸便是三小时害得汽车呜咽喘嘘的高黎贡山，（属喜马拉雅山系，来头自也很大！）山巅虽然有时披雪，躺在山麓下的怒江，温度却时常在一五度，有时热到一一八度。而江流多险滩，水质比重又轻，既无舟楫之便，即想利用江水冲运木料也不易。当惠通桥未修成时，每年死在渡江竹筏上的人畜不计其数。谢谢缅甸籍商梁金山氏（永昌人），他在民国二十年便捐修了一座铁索桥，造福往来商旅，功德无量。惠通桥工程虽浩大，还仅是沿用旧墩，加强原有载重力而已。但其艰险情形，听了已够令人咋舌的了。

惠通桥的铁工是印度人，木工是粤人，石工多是当年修筑滇越铁路的云南人，（他们每个都有一堆陈旧掌故）。但还有并无专技却不容泯没的一工，那是“负木料者”。为了坚固桥身，非使用栗木不可，十个月修桥，有半年时间都用在搬运木料。如果栗木遍地皆是，自然就没有什么神话意味了。然而栗木稀少得有如故事中的“奇宝”。它们长在蛮老凹（龙陵属），藏在原始的深山密箐中。七八天的路程，摸着悬崖，在没人的鬼剑草丛中钻出钻入，崎岖得不可想象。半年来，有近百人常川在蔽不见日的古森林中，披荆斩棘地四下寻觅，砍伐下来，每天经常有几百人抬运好沉重的栗木呵，每十五个人搬运一根：七个抬，八个保驾。这样搬了一千根，才筑成了这座驮得动钢铁的桥。

筑桥自然先得开路。怒江对岸鹰嘴形的惠通崖也不是好动的家伙。那是高黎贡山的胯骨。一百二十个昼夜，动员了数万工人才沿那段悬崖炸出一条路，那真是活生生一幅人与自然的搏斗图，而对手是那么顽强坚硬。一个修路的工头向我追述由对岸望到悬崖上的工人时，他说“那直像是用面浆硬粘在上面一样，一阵风就会吹下江去。”说起失足落江时，他形容做“像只鸟儿那么嗖地飞了下去。”随之，怒江自然起了个漩涡，那便是一切了。但这还是“美丽”点的死呢。惨莫惨于炸石的悲剧了。一声爆响，也许打断一条腿，也许四肢五脏都掷到了半空。由下关到畹町，所有悬崖陡壁都是这样斩开的呵！

一个没声响但是更贪婪的死神，是那穿黑袍的“瘴毒”，正如地狱里有牛头马面，土人也为这神秘病疫起了许多名堂。如龙、芒段的双坡，放马厂，芭蕉窝等地，据说是流行着：（一）泥鳅痧——症象同一般发痧，腹痛，土治法是把胸脯刮出红筋。但红筋若翻过肩膀，生望便濒绝了。（二）哑瘴——发烧，把手放到脑顶上，都觉发烫。随后又发冷。渐渐神志昏迷，不能讲话。据说患者延三天必死。（三）肛疔，一位路工指导员（沙君）曾染此症，病象是骤冷骤热，呕吐昏晕。沙死后发见他肛门内有菜子状疹豆。（四）羊皮痧——头痛，皮肤起红点，燃之火，噼啪作响。及红点一黑，人即完事。另外，还有无数种的神秘症象。总之，永昌以南的路工死于瘴毒的数目很可

惊人。如云龙一县即死五六百，筑梅子箐石桥的腾越石工二百，只有一半生还。

虽然有些人武断地否认瘴毒的存在，直谓为“恶性疟疾”，而许多云南朋友又把这“五彩虹氩”“如一股旋风，腾地而起，”说得那么俨然。记者以不谙医学，不便作肯定的论断。但只要看看边地筑路工人的生活情形，即知死亡以种种方式大量侵入，原是极其自然的。这些老少英雄们很多是来自远方的，像蒙化、顺宁、腾冲。公路并不经过他们的家乡——时常须走七八天的路才到。他们负了干粮（还有没粮可带的穷人，白天筑路，晚上沿门讨剩饭。）爬山越巔地走到工作地点，便在附近的山坳里扎了营。地势是低洼毒湿的，四面为巉岩围起。一路上，山箐里每片炊烟都是由这些“棚”中腾起。那实在只有两根木棍作支架，上面散铺着树叶，湫矮到仅容一个人“钻”进去。遇到阴雨，那实在和露宿分别无几，而赶工的时期刚好多在雨季。那小棚是寝室、厨房、又是便溺坑。摆夷路工作为炊饭燃料的是捏成饼形的牛粪。

这便是为烈日晒了一天的罗汉们，晚上憩息之所呵！

历史的原料

爱听故事的，这条路上可有的是——只是每个似乎都和死亡结了不解缘。您不怪记者太煞风景吗？令人激奋的不是没有，像龙潞段上那位老秀才张万有（梁河土司辖境的汉人），年纪已快六十了，带着儿孙三代，同来修路。放工时，老先生盘膝坐在岩石上，捋着苍白胡须，用汉话，摆夷话对路工演讲这条国防大道的重要，并引用历史上举国对抗暴力的掌故。他不吸水烟筒，但喜欢闻鼻烟。生活是那样苦，他却永远笑着。他是用一个老人的坚忍感动着后生。在动人的故事中，这是唯一不令人听完落泪的了。但到了保山，我才知道连这位老头儿也为瘴气摄去了。临死，他还望了望那行将竣工的公路，清癯、皱纹的脸上，浮起一片笑容。

沿途我访问了不下二十位“监工”，且都是当日开天辟地的先驱者。追述起他们伙伴的惨剧，时常是忍不住淌下泪来的。工作太疲倦，因昏晕而滚下江的，误踏到炮眼上，崩成粉末的，路面距山脚是那样悬高，许多人已死掉，监工人还不知道，及至找另外尸首时，才发见一滩臭皮囊。像去年四月二十五日，腊猛梅子箐放工资时，因道狭人多，竟有路工被挤下江去。等第二天又有人跌下去时，才在岩石缝隙发觉那走在前边的。

残暴无情再莫如黄色的炸药粉，它眼里没有壁立千仞的岩石，更何况万物之灵可不经一锤的人！像赵阿拴明明把炮眼打好，燃着。他背起火药箱，随了五个伙伴说说笑笑地往远处走了。火捻的延烧本足够他们走出半里地的，但谁料到他背后的火药箱漏了，那粉末像雪山蛇迹般尾随在他们背后。訇地一声，岩石裂响了，他们惬意地笑了。就在这时候，火却迅速地沿了那蛇迹追踪过来，而且直触着了火药箱。在笑声中，赵阿拴同他的伙伴们飞扬到空中，纷纷落下江心去了。

更不容埋没的是金塘子那对好夫妇。男的一天挣四毛，打炮眼，女的三毛，工作是负火药箱。规定每天打六个炮眼，刚好日落西山，双双回家。

有时候我们怪马戏班子太不为观众的神经设想，而滇缅路上打炮眼的工作情形如果为心灵纤弱的高贵人看到，也许马上会晕绝吧！想在一片峭岩绝

壁上硬凿出九公尺宽的坦道，那不是唾手可成的。打炮眼的人是用一根皮带由腰间系住，一端绑在崖脚的树干上，然后，人如威尼斯桥上的竹篮那么垂挂下来。挂到路线上，便开始用锤斧凿眼。仰头，重岩叠嶂，上面是衬了蓝天的乔木丛草，下面江水沸锅那么滚滔着，翻着乳白色的浪花。人便这样烤鸭般悬在大地的墙壁上。待一锤锤把炮眼打好，这才往里塞炸药。这并不是最新式的爆炸物，因而在安全上是毫无保障的。为了防止它突然爆响，须再覆上一层沙土。这才好燃，而且人要矫猿般即刻攀到崖上。“拔河”工夫慢了一步，人便与岩石同休了。

那一天，这汉子手下也许特别勤快。打竣六个炮眼，回头看看，日头距峰尖还老高的。金黄色的阳光晒在大龙竹和粗长的茅草上，山岚发淡褐色，景色异常温柔，而江面这时浮起一层薄雾，一切都在鼓励他工作下去。

“该歇手了罢！”背着火药箱的妇人在高处催着他。她本是个强壮女人，但最近时常觉得疲倦，一箱火药的重量可也不轻呢！

他啐了口吐沫，沉吟一阵。来，再打一个吧！

这“规定”外的一个炮眼表征什么呢？没有报偿，没有额外酬劳，甚而没人知道。这是并没读过书知过大义的一个滇西农民，基于对国家赤诚的一份圣洁供献了。

但每个人的体力和神经毕竟有限，而自然律原本无情，赤诚也不能改变物理因果。

这一回，他凿完了眼，塞完了药，却忘记敷上沙。

訇地一声，没等这个好人爬远，爆炸了，人碎了。而更不幸的，火星触着女人的药箱。女人也炸得倒在崖边了。

江水还浩荡滚流着，太阳这时是已没山了，峰尖烘起一片红光，艳于玫瑰，而淡于火。

妇人被担到十公里外工程分段的茅屋里，她居然还有点残息。血如江水般由她的胸脯肋缝间淌着，头发为血浸过，已凝成为稍粘的饼子。

过好一阵，而且就在这妇人和世界永别的前一刻，她用搭在胸脯上的手指指腹部，嘎声地说：

“救救——救救这小的。……”

随后，一个痉挛，这孕妇仅剩一缝的黑眼珠也翻过去了。

这时，天已黑了，滇西高原的风在旷古森林中呼啸着，江水依然翻着白浪，宛如同尖尖牙齿嚼啃着这悲哀的夜，宇宙的黑袍。

有一天你也许要旅行这条血肉筑成的公路。你剥橘子糖果，你对美景吭歌，你可也别忘记听听车轮下面喀吱吱的声响。那是建筑一段光荣历史不可少的原料。

（原载 1939 年 6 月香港《大公报》）

鲁西流民图

津浦干线由兖州向鲁西伸出一只短臂直达济宁，这是距灾区最近的一座城。

由车站向四周看，济宁可说是整个地浸在汪洋大水里了。不错，我们还看得见树梢，甚而屋顶，但屋顶旁边却可以航行丈长的大船。用这银亮亮的一片作背景，栖在站台上，栖在铁轨旁，田塍上，郊野坟堆上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难民。虽然站台旁搭有几座大席棚，但难民太多了，那惠泽只有极少的一部分幸运者得以享受。任你向哪处走，地上都免不了肮脏的尿迹。在那上面，就铺着草卷，席头，破被，蜷伏着无精打采的人们。饥饿夺去他们奕奕的目光，也夺去他们生存的魄力。大头瘦脸的婴儿抓着松软无乳的奶头，非等绿豆蝇叮得太厉害才哭叫一声。苍老妇人扶着拐杖，阖目想念着她几代创建的家园。八十岁的老翁仰头只是“天哪天哪”的叹息着。远地航来的船只靠了岸，又一批家亡人散的流民挤上站台。

我走近难民丛中。即刻成为他们无告的眼色的集中点了。一个中年妇人走近，就跪在地上，哭啼着说：“大爷，我的号码丢了！”她以为我是放账的。一个蓬头削瘦的老嫗也向我叩头，说她是绝户老妈，家里房塌了，要我给她找个薄木棺材。铁轨旁一大簇人翘首等着火车。当我走过时，杂乱的声音中一个戴宽边草帽的男子向我发出：“大爷，车啥时候来呀？”一个老翁伸出颤颤的手指向我说，“你可不准把我们卖给洋人呀！”几百只、几千只失了光芒的眼睛向着铁道那端时刻瞭望。他们希望都寄托在那辽远的铁道尽头。他们想运走以后，一定可以睡在房顶下。

手枪队长蹲在铁道旁正喂一个红衫的幼儿。据他说，每天都拾着几个这样迷失的灾童。不知是有意无意，他爹妈把他丢在路旁。他啼哭了一个整天，这时，他已声嘶力弱了，蜷卧在地上。脸上泪痕又沾满了泥渍，耳叶后贴着一块膏药。他弯着泥污的腿，张大了口，吞喝着米汤，一只小手扶着碗边，另外一只还牢牢地抓住半个馍馍，不时狼狈地向嘴里塞。队长随喂随问他“姓啥？”他仰起头来茫然看看四围的人，就又扑向那碗米汤，眼看着赤裸的小肚囊填满了食粮在鼓动着。吃饱了以后，队长又轻拍着他问：“你姓啥？”这回他有点力气了。他眨着小眼珠，向四周审视了一下，哇地哭起来：“我妈呢？”没法，队长令兵士抱着这无主小孩在人丛中喊问：“这是谁家的孩子！”许多难民摇头，自语着“谁家的孩子谁也不敢认。认了吃啥？”

车站那边有人肩负着白口袋走过，许多难民都尾随在后面跟来。走到一块铺有草席的空地，负白口袋的人住足了，口袋里倾倒出来的是黑馍馍。一袋袋地，不一会就成了一座小山。四围的人加厚了，各色苍蝇也闻味成群飞来。它们倒抢先伏在馍馍上面了。一声号令，难民的组长依次走近草席。分发馍馍的兵士便一五一十地数着，掷向个个口袋嘴里去。组长睁大了眼睛点着数，难民组员在人丛里也不放松地守着。少了一个馍馍在他们是受不住的一桩损失！

一个新由鱼台逃上来的老嫗用破衫前襟领到她的馍馍了。半月来，她曾固执着要死守家园。她空肚喝了四天的冷水，最后才被人硬拖上船。她倚着铁道旁的电灯杆不停地发抖。她闭着眼，抖着，嘴里念着：“我七十八岁的老婆，受这个罪！”即至黑馍馍放到她怀里时，她用枯柴般的手牢牢抓着，死命地向嘴里填，胸脯的瘦骨即刻起了痉挛。她恨不得一口全都吞下去。旁

边有个妇人劝她慢些，她勒紧了衣兜，狠狠地看了那妇人一眼，以为是要抢她的那份。

远远地，走来一个白须老人。许多难民指着说，“俺们老爹来了。”老人用铁锹作扁担，一边挑着一个竹篮，一边是书册。他拈着胡须，叹着气，走近难民丛中。他放下了担子，用慈祥怜悯的眼光向四下看看，说“唉，你们夜里冻得够受呵！”然后就打开书册，捧着对难民诵读起来。他诵的是“关帝君血泪救劫文”，劝难兄难弟要忍耐，要相亲相爱。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热烈的宣讲员。他用修长的指甲比划着，用嘎嘶的声音念诵。腿随着头部也颤抖着。他诵到黄水大祸，人畜死亡时，两行老泪就沿着脸上松懈的皮淌下来了。他咧着嘴，仰天呜呜地哭起来了。当我请问他高寿时，他说“七十四了，唉，这还算年纪吗？”他称自己是“老弟”。他叹说：人家讥我老弟痴傻，唉，我是尽我这点心呀！他是滕县人。幼时荒唐，晚年忏悔，就皈依归一教。每晚住在菩萨庙里，白天肩着那载满了眷念的竹篮，走访他受灾的儿女。

一声尖锐的汽笛声，随后，一列火车开进站来了。拥挤的灾众，扶老携幼，向那黑色巨物移动了。立时，喊声震天，个个耽心被遗落在后面，作娘的一手抱着，一手拢着她的儿女，媳妇搀着婆母，儿子扶着娘，背了长长的席卷，负着粗重的农具，（由深水里捞出的唯一家产）向那车口处挤去。

我走近一辆满载的车，地上坐满了静待运送的难民。满足的，怨恨的，信任的，怀疑的眼光一齐射向我来。一个老妇人指着她脱失一只鞋的肥尖小脚。她挤上了车却丢了她的鞋。宽沿破草帽底下有一张熟悉的脸，我认出那是曾经向我问“车啥时来”的农夫。他像也看我颇熟，就扯着脖颈问：“大爷，大爷，给俺运到啥地方去呀？”可怜的流民，像一棵拔了根的水藻，他茫然地在灾难中漂流。

大明湖畔啼哭声

济南城里到处淙淙的流着小溪，也流着成群低声叹息的难民。大明湖又荡漾起秀逸的秋色了，风吹得尖长的蒲叶摇摇动撼。青簇簇的千佛山依然迎面耸矗着，湖畔可失却了它往日的宁静。张公祠、铁公祠、汇泉寺，一切为文人雅士吟诗赏景的名胜都密密地填满了人。这样狼狈褴褛的人当然不是游客。他们不希罕可餐的湖色和远山的倩影。他们直瞪着饥饿的双眼，张着乞援的胳膊，争吞着才领到的黑馍馍，嚷着要挡冷的衣裳。和幸运的同类一样，他们也曾有过房住，有过田耕，有过家来温暖他们劳作的身心。但跋扈横暴的黄河红眼了。它夺取了他们所有的全部，并还逼上门框，逼上炕沿，逼上屋顶，墙头甚而树梢，威胁着要他们的命。他们不服：连着几个昼夜，老少合力担土负石，拼命想堵上决口，为生存而抵抗自然。但人力已属有限，孤单散漫的人力就越发微弱了。终于，他们张着两只泥污空空的手，溃退了下來，落魄到这大城里。

拐过一个土墙角，我听见了一片噪杂的啼哭声。我正猜想是丧事祭奠呢，引路的友人说：“这里便是收容所！”

时候是大早，深秋正用澈骨的冰冷提醒着人们寒冬的将至。收容所门前挤满了才逃上来的难民。他们几乎颤抖成一团，胸上写着号码的白布条迎风吹动着，也随着那些瘦弱身躯颤抖。完全受着本能支配的孩子们无力地跺着小脚丫，“冷呀，冷呀”地嚎陶着。那声音是有传染性的。一个孩子可以哭

醒了許多縮在避風角落里的孩子們。哭，發泄了他們內在的要求，卻更增加了冷意。

一個中年婦人手拉着個裸體的幼孩，走在人叢的前列，向我大聲絮絮地數落着：“先生，你給俺們想個辦法罷。水是半夜來的。俺孩子光身逃出。俺想秋後水必然退了，可是已九月了，家還在水里泡着。俺這孩子——”說着，她抱起來竟擋着我的去路：“俺就剩這麼一個了！他爹前年給土匪斃了——”

引路的友人用省府已在籌辦着冬衣的話勸止她。許多隨在她后面的難民交換起各種眼色來。

我邁過收容所的門檻，即刻一種頭痛的味道撲向我來。那是一座祠堂，堂的中殿和兩廂都躺滿了裹着破藍布的人。充滿了我耳邊的還是哭喊聲。迎門，一個年紀近八十的老太婆正和一個小女孩爭着一片破軍毯。老太婆由腳步聲覺出有人走近，就用她瞇腫的紅腫的雙眼尋找。她顫顫地囁嚅着：“你小丫頭子，俺七十八了，俺夜夜凍得睡不着。你搶啥！”

我踩着殘破的席角向里走，多少期盼的眼睛由各角落撲來。作母親的忙堵上孩子啼哭的嘴，因肚囊空虛而昏睡着的老嫗也微微抬起了頭。我很慚愧，因為我聽到一個低微的私語：“乖，放賑先生來了，俺們明兒就有被蓋了！”

天真無邪的孩子！適才還哭鬧着呢，聽了她媽無稽的安慰，就又玩起自己耳環來。她會哭，可不懂得愁。愁的卻是不肯大聲哭出的母親。我聽到她們的交語了，她們是在互相勸慰着。她們勸慰最好的材料，便是自身遭遇的淒慘。

“唉，俺他爹有水腫症，俺弄不動他。爺一共留下了二三畝地，這回給天淹個淨。水來了，俺說不逃，死就死在一塊，他爹非叫俺上船。俺這時也不知道他的死活！”婦人眼圈已經發紅。她像後悔逃到這大城裏來。這里人多，但寄居在陌生人叢中，她越發懷念那朝夕聚在茅舍下，有時打她有時疼她的丈夫了。

“大娘，可哭不得！孩子哭得夠慘的，俺們可別湊。愁有啥用啊，大娘，俺還不是一樣！俺他爹上關東賣煙葉子去了，水來時亏了俺舅舅照應。都是命！——命呵！”勸慰着別人的，這時却也垂下頭嘆息起來。

靠着圓胖的柱，蹲着一個八九歲的小女孩。雖然塗滿泥迹，她有一張清秀的臉，身上穿着一件過於肥大的衣裳。那必是一件由世界某角落施舍來的。一件成人的短衫作為她的長褂，雖還太長了些，但原來的施與者卻絕想不出一件舊衣可以使這女孩引起多少嫉妒，使這小小生命顯得如何活潑。

我俯身看她：兩隻削瘦的手正盤旋在一頭蓬亂的蒼發叢中。躺着的是一個患病的老太婆。她仰起頭，用沒有牙齒的口告訴我：“疼得慌，俺這孫女孝順，她給俺拿虱——”

靠着門框，一個中年婦人懷里抱個孩子迎上我來。她硬由孩子嘴里拔出正在吮吸着的瘦奶，搬過孩子的臉瓜給我看看。我不忍定睛看了，遍滿了那腦瓜的是粘粘的膿瘡。“俺這孩子是撿的！”婦人告訴我。大水來的時候，她男人把她們都弄到牆頭上。她曾經失手把那孩子丟在水里。她哭着摸呀摸呀，水仍在漲。天落着滂沱的雨。孩子過後自己漂上來了。用力把小肚肚里的水擠出，孩子竟活了，可是頭上滿了膿瘡，臉龐黃瘦如飢猴。

門後面藏躲着一個少婦。我心里正猜，想她藏躲的原故，因為她身上居然有一件齊整的長袄。我把問別人“你哪里人”的話問她，她背過身去了。

适才抱着脓疮幼儿的妇人指着她插嘴说：“大爷，这也是俺庄上的。她出阁才两天就闹起大水，她想她娘家的妈——”我端详一下这新娘子，她耳叶挂着的新镀环圈颤动着，这时候她已有些呜咽了。

我托着一颗沉重的心，踱出收容所的门槛，也许母亲们又撒开了堵在孩子嘴上的手，一片“冷呵，冷呵”的啼哭声由我后面紧紧地追来。秋风吹得蒲叶呼呼地响，湖面似飘着一片愁苦的灰云。

宿羊山麓之哀鸿

我哪里是在乘火车！两边车窗外尽是白洋洋的水，坐在陇海路的车里，我竟有跨海渡洋的幻觉了。大湖站以西，还只是轨道北面汪着无际的大水，水里斜卧着坍塌的草屋；浮着狼狽的小木筏。南面干土上却还有牛车满载着新割的禾稼。草垛上坐着衔了烟袋的农夫，成为一幅水陆与悲喜的绝妙对照图。车过大许家站，大水便已漫溢到轨道的两边了，不再看见干土，漂在水上的尽是逃难的木排和小船，上面堆满了由一间农家茅舍搬出的零星什物，坐着一簇表情呆痴的逃荒人。我俯首向车窗外探望，陇海干线的路基虽还稳固，横暴的水正在不甘休地用猛浪击撞着护路的木桩和石块呢。

在运河站下了车，我们便向县城出发了。承熟人指示我们决定沿运河大堤北行。本来三十五里的旱路，这下要多走出十余里。如果忘记当前的残迹，我应当称赞这大好的江北风光，河堤两岸蹒跚地游着芦鸭，伴了泊船的倒影，堤坡上坐着戴笠帽的老渔夫。境界美到如画了，但这渔夫见了我们就微微直起腰来，苍白的胡须上淌着两串老泪。他指着面前的水，喃喃地说：“先生，这是我祖上三代留下的一点薄产，二十天以前还长着绿庄稼！”

堤身是黄土堆成的，坡底有高粱秸护卫着。走在上面，大水不时由两边卷起白白的舌叶，吐着愤怒的泡沫。据路人说，水势到如今仍是涨落无定，刮东南风就退些，刮西北风就涨，八月节那晚一阵暴风雨几乎捣毁淹没了全县，为了避免拔堤惨剧，堤旁的大树都被锯断。折垂的树身披满了干黄的枯叶。堤沿残破的树和水中残破的村舍遥相喟叹。时常在水浅的地方，有被水冲出的棺材露出。由棺身为水浸透的情状，可以想象里面泡着的尸骸是怎样地怕人。天上盖满了灰云，静穆的水面上漂着几只逃难的船。孩子哭着，大人向轨道南方指。可怜的人，我才由南方来，南方也已没有了一片干土！

走过运河与不老河汇集的徐塘，塘东渐有干地透出。在水还未退尽，地仍松软如浆的田上，勇敢的农夫又开始劳作了。河堤上行人也渐多，有担了黄米黑糖赶集的乡老。有云游四方的化缘和尚，也还有逃上干地的难民车，车上挤满了水瓢土盆，红椒黄豆。这边伸着雏鸡的长长脖颈，那边垂着孩子的小腿。愁容满面的妈妈抱着吃奶的孩子坐在中央，一个粗壮的农夫在后面推。凭两条耕地筑堰的胳膊，要将他的妻孥推到不可知的安全地方。

这是一条悠长而异样的路。宿羊山虽遥遥在望，但它的情影却永远那么辽远得不可捉摸。我们是用极复杂的心绪向它趋进。论景色，在山水平凡的江北，那也算够幽美的了。运河沿岸常有似巫峡形势的土丘，造成曲折蜿蜒的航路。船平稳地航着，偶尔有不知名的水禽擦着席篷掠过。宇宙一切对两月来这角隅人类的遭遇都似淡漠无介于怀。秋风仍慵懒的吹着，远地似有盲卜者的铜钹声叹息着厄运之无助。立在船头四瞩，周围真的是秋水共长天一色！宿羊山永如贵妇般隐在远树的帷幔后面。

但几日来惨痛的经验使我们不敢为这外界的美所诱惑了！我们知道那片涟漪秋水下面淹没了千百户人口的食粮，我们也明白宿羊山麓等待着我们的不是采药的童子，不是灿烂的晚霞，却是一群嗷嗷待哺的灾胞。岸上蜘蹰徘徊着的老人，在山水画家看来也许是可羡慕的风景配奏，但那老人却是在追悼着他沉沦了的田园。

船到黄庄，便为不老河北堤挡住。我们下船沿堤向西北行。堤上常遇着由宿羊山遣回的灾民，身边带着遣散时所发的四天粮食沿着河堤漂泊着。据说收容所因经费不足，已收容不下他们。我遇到坐在堤坡上的一家，一个老婆婆带着她的寡媳和三个孙儿。

老妇人低垂着脖颈，累得不息地喘气。穿着破花布袄的小女孩在旁边尽哭着“我要丸子！”我有些不懂。妇人待孩子哭得太久，才把一粒指头大的灰色丸子塞到她嘴里去。我问她那是什么，妇人忙藏到怀里去，然后告诉我说：“先生，这是渡命丸！一位善人舍的。”我向她要来看看，她怎么也不肯。她说每人一天吃三粒就可过活。她们一家五口；临走才发了八十粒。她们现在逃荒要逃到滁州呢，实在不能分把我这走路的人。

我听了感到神秘，又觉好笑。三年前我看过一个荒唐的影片：“五十年后之世界”，其中就有这种以丸代饭的梦想。眼前这难妇竟握有这仙丸，它引起我莫大的好奇，等我到宿羊山时一打听，连负责发放的人对这丸粒的实效也都不敢轻信。在区分所仓库里，我看见墙角堆着五六麻袋，里面满装着这仙丸。我尝了一粒。区长又戏向我袋中塞了几粒。除了一般药丸味以外，还微微带点甜枣味。据说有人不知道这丸子的妙用，连吃五六粒也不理会；晓得它的灵验的，吃三粒就真地觉得肚子有点膨胀了。

这仙丸的捐助者据说是哲学研究会徐州分会，第一批运到计二百担。丸粒的成分是大枣、糯米和黄豆。这方剂应请国内科学家来化验。如果是偏方仙丹一类东西，实际效果不见，反增灾民一分妄信，我们实在对不起那些将生命交托给我们的灾胞。以一个平凡人的想法，我看这二百担仙丸终不如换成几口袋黑馍中用。我这担心并非过敏。宿羊山麓收容所里就已经有仙医出现了。记者询问一个眼疾患者郭君受治的情形，据说那位仙医先用手掌在他眼前晃五分钟，然后给他一叠印了“佛”字的黄表纸，要他放到水里浸湿，贴在眼上。我们不能不称赞这些热心善人施助动机的纯良，他们对灾民的确具深切的同情。但负责当局对各方施救的策略也应加以指导。内地民众对官府诚实驯顺得可怜。中国是陷在贫、弱、愚各种陷阱里。当我们搀扶民众由一个阱口爬出时，切不可把他再推到另一个阱口里去。

清早我们由邳县城出发时，护送我们登船的除张科长，一位黄衣警察，一位卖烧饼的老人外，还有的是飘在船篷上的几朵灰云。船一解缆，老人便走向别处寻找主顾去了，船靠近一个村落时，警察也登了岸，但那几朵灰云却总愁苦地紧紧跟踪在我们后面，水那么阴森，悒郁，像是大地受难者呼出的一股叹息。过黄庄，沿堤走不上几步，头上的云朵竟如耐不住委屈的孩子般落下冰凉沉重的雨点来。愈落愈密，把我们淋的透。隔着湿绿绿的头发，我们看到宿羊山了。一个光秃黯黄的小山，坡上蠕动着密匝匝的一群，无助的在雨中颤抖。由同行的朋友知道那便是浩劫后的一簇残生，收容所的难民。

在暮色苍茫中，我们走进碎石小道的宿羊镇了。我们走过富户的门前时，在灯光辉煌中，有极畅快的笑声荡漾着。幸福的人们，他们巍峨的瓦房四周都筑着炮垒，上面日夜株守着巡梭的人。这次邳县成灾，县长亲去到各富户

府上为穷人请命，募集红粮。慷慨解囊的虽然也有，但面现难色的也颇不少。这些富户多拥有五六百顷地，一家便占据一整个村庄。庄丁平日打杂，遇到佃户抗租或歹人袭击时，那些壮实汉子便是机关枪小钢炮的操动者了。胆小的地主远躲在上海租界里，留在庄上的，便以藏书种菊一类雅事安闲地消磨他们无可挂虑的日子。我望着那森凛凛的朱红大门，吞进一口冷气。内地的中国社会依然逗留在水浒时代吗？

次晨雨仍在淅沥落着。我们托区长借了两把伞，就向收容所走去。泥泞的路，脚踝时常陷下去拔不出来。两只冰凉脚在湿湿的鞋子里发出吱吱的叹息。我似乎体味到流亡者的心情了，他们才真正踏着泥泞的路，陷到无从自拔的地步！

我们刚走出镇口，便已听到一片嘈杂的哭喊声了。随着我们登山的步伐，那声音也愈变响亮。拐过一个土坡，那声音不再是无形的了，呈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排排用高粱秸搭成的尖尖窝棚，里外都蹲着为秋雨打成一团的人。棚顶多飘着避瘟的粉色小旗，棚前堆着由水里捞出的农具，和就地用土块搭成的一座座临时炉灶。雏鸡黄狗和花衫小孩都在迷漫的炊烟里跑来跑去。棚分每十座为一排，各形成窄隘的小巷，有门牌，有甲长，十字路口也常有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忘了饥寒的苦，集拢着玩耍。

我们踏着泞泥又遍地屎迹的路，走进那些窄隘小巷里了。窝棚里传出各种凄惨的声音：有老妇人枯竭无力的咳嗽，有刚落地的婴儿脆弱的啼哭，杂着耐性的母亲们拍哄的哼声。这些无告的灾民都缩在窝棚里，咧着嘴，蜷卧在湿湿的草堆上。有男人的，窝棚顶还能自抹些泥土；孤老病弱的就眼巴巴守着冷雨由高粱秸空隙中落向他们单薄的身上。

当我们走过那些窝棚时，个个棚口都有头探了出来。老妇人枯干的眼，小孩子惊奇的眼，少妇含羞的眼，一齐射向我们。他们是各种集团，有寡母孤子，有老婆少媳，有少夫少妻，也有无儿无女的老翁，和丈夫未在身畔的少妇。那真是不堪设想的排比！就在这苦难的小集团里，幸福也如雨量分配得那么不均衡！那些孤苦零仃的人，独卧在窝棚里，只隔一道高粱秸便能听到依依的小儿学语，夫妻亲昵的缠绵，儿女温存的劝慰。一个披了件破蓑衣的老人，淌着眼热泪，张开无助的臂向我说：“先生，我啥都没有了！”我不忍看他那和善的白须，我急忙掉过了头。

对面却是一张同样愁苦的脸，一个缺齿破唇的老妇人用双臂支着身子，向我叩起头来。她比那老人还强，还有陪伴她的一条狗。她恶狠狠地骂那弃她远逃的儿媳，“不如一条狗啊！”她喃喃地嘟囔着。像是会意似地，卧在棚里的小黄狗即时用前爪向老妇人怀里凑凑，嗅了嗅那只筋条毕露的手，就又把瘦弱的身肢盘起，响响地噓起气来。

隐在小手车下，一个小家庭在举行他们的早餐了。妈妈喂着怀里的娃娃，作爹的和大儿子并蹲在两旁，各抱着一只粗碗，贪婪地吞喝着热腾腾的稀粥。讲礼貌的中国人呵，看见我们，那可爱的农夫还要欠起身来，举高粗碗向我让。不幸的人，半个多月他们都是这样露宿着。他们逃来较晚，窝棚里已没有地方安插。那男人指着大小两个孩子，口口声声求着“科长慈悲慈悲！”孩子拿碗的手已冻得有些战栗了，但他吞喝得那么匆急，恨不把头伸进碗口里去。可是好奇心又不容他不腾出一双眼睛，由碗缘向我窥视。

我打开了摄影机预备拍照。这是太新鲜的玩艺了，即刻招引来许多小朋友，其中有的是适才不肯回答我的询问的，这时也羞怯怯地立在厚厚的人丛

中，争看起我手里的怪匣。当我把换下胶片的黄纸盒抛到地上时，他们一起都屈下腰去，伸手争抢那仅见的玩物。年幼的被压在下面就大声嚷叫。窝棚里探出母亲的头来，吆喝着她们的孩子：“没心的烧猪呀，饭都没的下肚，抢那东西啥用！”她们无法了解孩子欲念的单纯。

走尽了这些窝棚小巷时，我身上已湿透，鞋跟沾的泥土已高厚得如旗装的木底鞋了。于是，我们又向宿羊山顶走去，想由高处环视邳西被灾的概况。

雨仍落着，窝棚可缺乏原有的谧静；几十个孩子都尾随我们向山顶蜂拥走来。巡警虽用极严厉的声色驱逐着他们，但是山太大，人太多了，孩子们竟分散着由另一个方向跟来。

弥漫的云雾遮住我们的视线，围着宿羊山的都只是白亮亮的一片，偶尔露出一丛半没的树枝。那斜倾的姿态呈现出暴风骤雨击时的猛烈。大地一切都盖在汪洋一片的下面。

孩子们在我身后挤着，还喳喳地有所低语。我突然掉过身来，握住挤在最前列一个孩子的小手。即刻他脸涨红了，把头钻回人丛里想跑开。

我拉住他问：“指给我看，小孩，哪里是你的家？”

他回过身来，眨着两只小眼睛向山的四周环视。所有的孩子都不再向前挤了。他们各自回过去，在那汪洋一片里寻找他们的家。

寻视了好久，许多小脑瓜失望地转过来了。一个个皱着小小眉毛，一个个频频摇头。那被我拉着的孩子仰起了脸蛋来，他眼睛已蒙上一层湿绿绿的泪了，他重新看看四周，又环视小同伴们忧愁的脸，然后用颤微微的声音说。

“先生，家早给大水冲丢了！”

从兖州到济宁

下了蓝钢车再投奔兖、济段的小车，那分别是谁也意识得出的。火柴匣子般的车里挤满了长条凳，黑压压地塞满了一簇穿粗布的乡下人。我想找那穿洁白制服的茶役，我瞥见的是一个穿粗麻衣满脸忧戚的孝子。老头们吧哒着关东烟，膝上穿爱国布袄的孩子尽瞅着大人的脸。他是端详那圈圈的白烟，还是读着时间在老人脸上写的皱纹，谁知道！

车开了，那呼啸尖锐得正像江船。去秋这时候，火车穿过鲁西真如一只船了，窗口尽是银亮亮的一片。如今看到水退了，田地露了面，我又高兴起来。我问一位年近六十的老人：水退尽了吗？这话他没听清。他抹了一下鼻涕，把耳朵凑过。他身边一个孩子却羞怯怯地替他回答了：“这边退了算啥，俺的庄子还没着呢。”孩子戴的是一顶小帽，鲜红的帽纽谐趣地闪烁着。他穿的是一件新浆洗的蓝大褂。

“这是你啥人呵？”我几乎是嚷着向那老人问。我很留心这孩子一副清秀的五官，滴溜转着的黑眸子焕发着聪慧，食指总伸到嘴里咬着。

老人这次听懂了。他叹了口气，告诉我那是他的小孩子。为了家里养不起，才送到济南做学徒。托了許多人，都嫌他小，不经使，白跑一趟。

这时孩子正偷看我手里拿着的一本杂志的封面。他似乎感到不少兴趣。我查觉后，即刻翻开来，指着一个“文”字问他。孩子马上把脸埋到祖父怀里去了。他再也不肯抬起头来。好像是怕我生气，老人向我解释说，这孩子就怕人考他字。他七岁上进了个私塾，才念上十来天，他爹死了。从那以后，他便再也上不起学。孩子起初哭着要去，学徒也常来找他。如今他再也不想

看字。这回在济南收容所里看到许多邻居在念“国语”，孩子馋得呜咽了好久。

又到济宁站了。时候已近傍晚，冷清清的站台上，有一个举了红卍字旗的人在迎候。站口还有一座小席棚。它唤起了我的回忆。去年秋天，也在这站台上，灾民哀啼着，等待救援。如今，流浪了半年，他们又回来了。

我负了被包走出了车站。

栅栏外是嘈杂的一群。十几辆洋车一齐举高了车把，包围起我来。当那些焦急，嫉妒，饥饿的脸凑近得使我不知所措时，腋下早已伸出许多只手了，每只皆握着一张旅店的名片。

“先生，住俺那里吧！房钱随便赏！”那声音不是在揽生意，直是在乞讨。我没有心绪去选择了。横竖我不能全满足他们。我上了一辆靠近的车，顺手接过一张名字熟稔的片子。

在暮色苍茫中，我经过奔向城里的土路。电灯厂的烟囱仍纾吐着黑气，远远城角，还有尖锐的军号声，笛笛地在晚风中荡漾。

到了那破陋不堪的小店，我嘱咐茶房替我租一床干净些的被子，便去专员公署访友去了。

晚上，灰黑的天空中有细碎的小物飘下来了。踏在脚下，呵吱吱地。我出了那矮小漆黑的城门洞，跨过睡了十几只破船的运河桥，就又进了碎石子路的果子巷了。

我惊讶。我有些不舒服。摊在床上的是一叠粉红绸的棉被。我想不出这小店从哪里找得这么漂亮又这么俗气的被子，那么扎眼的颜色，我把茶房喊来问：

“先生，”他有些着慌地说，“不瞒你先生，这是窑子里租来的。”我听了气得不能自持了。他却还在咕哝着，“怎么好，她们也没生意。被子压根闲着哪，不脏！”

“给我马上换！”我着急了。我开始在那被子上织起一幅丑陋的兽行的图画。我不能睡在那个上面！

换好了被，我躺下来。一天的奔波使我的骨节都失了柔韧。想起这么一个店，就我一个旅客，不免有些瑟缩了。

我侧耳倾听着雪花落在茅屋顶上的细碎响声，回忆着昼间一张张的焦黄面孔。

（原载 1935 年 9 月天津《大公报》）

落日

天朦朦亮，孩子竟破例不等人捶，自己便松开眼睛了。他有过一个怕人的噩梦，在梦中，还听到了妈妈苦痛的哎唷声，醒来，看见她正蜷卧在炕的一角，辗转地翻着身，呢喃地说着含糊的呓语。

妇人的眼神今天确有些不同了，那不仅是疲倦，而且近于消散。几日夜来和高热度的挣扎已耗尽她所有的精力，如今，照传说，她的魂灵也许早已“出窍”了。她浑身烧得像火盆，尽喘着气，随口带出“哼哼”或“给我口冰水啜”的哀求。

三天来，孩子严遵了一个没有常识的长辈的叮嘱，什么凉物也没让妇人沾嘴。当她内脏炎烧得忍不住时，她竟抽咽着哀求她的孩子：“乖，看妈养你一场的分上，递我块西瓜。我肠子快烧断了。”孩子为那恳求所感动了。但他仍咬住下嘴唇，狠心地朝墙摇着头。小心坎上是说，不成，我宁给你疼，可不给你死！

如今，他再也没法坚持了。他跌着小脚鸭跑下地来，到条案边慌忙倒了一杯昨晚才汲来的井凉。及至碗挨到妇人唇边，他又游移了。记起那个长辈的话，他还想夺回来。但那两片烧烫得发紫的嘴唇触到那沁凉的碗沿时，竟狂喜得有些痉挛了。她尽全身的力气垫起一些头部，双唇便如钳子般奔向那碗沿。无神的眼睛睁大了分外可怕，喝井凉时那种贪婪狼狈神情是完全不像她生平的娴静端庄了。脖项间每一条青筋都随了她喉咙的动作高鼓起来。

——她这是怎么了？

孩子喂完了水。还茫然地握着空碗，呆立在炕沿。他觉得有些阴森森的。半晌，他才用小胳膊遮了脸说，“妈，妈，我有点怕！”

妇人这时稍稍清醒了。听到这话，她无力地由被里伸出削瘦滚烫的手，拉紧了孩子说：“亲妈，怕什么——”然后，又竭力抬起眼皮，仰看立在地上她养育了十二年的孩子，泪汪汪地问：“乐子，妈要是死了，苦命孩子，你可怎么好！——”

呵，陷在痛苦思想中的孩子，小脑袋即刻重重地挨了一棍子。他咕咚便跪了下来，搂紧了妇人的头，呜咽地求着：“妈，妈，你不许死！你死我也——”

这时，妇人想咽下的泪终于还是沿了那羸瘦的额部淌下来了。她尽摇头，断续地嗫嚅着：“不，妈不死——乐子好好念书——给妈争气……”

时候虽然还早，一个初入工厂的学徒却应该动身了。几天来，为着想留在家服侍母亲，孩子曾试着告假。那个为洋人豢养的毡房师傅却摆起一张拖得好长的脸说：“你妈病碍得着谁！不想干走你的！”晚上他一学舌，刚吐露“不干就不干”的口气，就为发烧中的妈妈一句拦住了。她随哼唉着，随讲给他听：“不行，我辛苦一世为的什么！好容易有这么个半工半读的地方，你怎么一来就没长性于是，孩子只得推开门去洗漱了。

这时，熬了一夜的胖姐姐还在外房里昏睡着。往常，孩子是喜欢恶作剧地用什么线头来探这个好心姑娘的鼻孔或耳朵眼的，今天他没这兴致了。他甚而轻点着脚尖。在不幸的遭际中，孩子学得有些懂事了。

立在窗檐，他听到婶婶房里有啾啾的私语声。他好像听到一句：“……可也真不轻，找个大夫也好，不然，一副棺材总得廿块，连搭棚……”他为那个打算说个楞。他奔回房里，想哭，胖姐姐却揉着眼睛进来了。

胖姐姐把十个铜子的饭钱塞到他袋子里后，就向门外推他。她用沉默告诉他，去吧，什么都有我呢，他很踌躇地向外走。脚踩着门坎，他又返回了身。他一直扑到妇人身边，用小胳膊紧紧抱着妇人的头，并把小脸蛋贴近妇人苍白头发，喉咙里哽咽着：

“妈，妈，今儿我关工钱，我挣钱了，我给妈买好吃的——”

这一路，他尽盘算着。一生，他这是第一回挣钱，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如果妇人不曾病，今天娘儿两个瞅着那把钱不知该骄傲到什么地步。然而此刻他却没有这心情。他一路上尽留神着道旁的店铺，南货店的柜台上悬着整只的火腿，大碗居门前晾着成屉的肉馒首，然而他更看中的是一个鲜果铺，他爱那映眼的颜色。他可还不知道今天究竟关多少钱。曾经有一回，他妈为他买到一些南方产的奇怪果子，黄澄澄的，说是“皮包骨”，逗得他们娘儿两个笑成一堆。他想今天该买点什么逗她呢？

这么盘算着，他又走进那个霉湿阴暗的地毡房了。在那里，做为一个学徒，他的工作是缠绕羊毛线团。对一个耐性有限的孩子，没有再比这个“磨人”的了。然而更磨人的是那些残忍“师兄”们的虐待。工作的家伙既全是铁的，打起人来，最顺手自然也是那铁的剪刀和钹子。对于近来心神常怔忡不定的乐子，刑具光临的机会是更多了。

今天，师傅分给他缠的是一束灰羊毛线，算是最不爽手的一种。他接过那束线来，垂着头，兀自走到一个黑黑墙角，盘腿坐下来，缠起手边的线了。暗灰颜色衬着一颗暗灰的心。

这是月头，领钱的日子。毡房这天照例是异常热闹的。早晨，便有一个工头来量各块活计的尺寸，凭了那个，每人下午便可以算到一笔钱。那个耳梢夹着管铅笔的人在填写账单时，竟没理会到躲在墙角眼神发直的小徒弟。他临走还问了一声：“落下谁没有？”然而这时，墙角那个小徒弟却正在沿着灰色的毛线推想着婶婶到底请不请个大夫治他妈妈的病。

正午，吃饭铃一摇，板上活蹦蹦地跳下来许多大声唱着的人。他们约合今天去大碗居吃一顿好饭，然而乐子一个人却躲在那里，失掉味觉地吞下了一块干饼子。等到师哥们回来时，他闻到了很强烈的酒味。他们坐在板上还没结没完地划着拳。

“喂，小兔崽子，今天关饷你孝顺我些什么？”一个织牛毛毡的扯了孩子的耳朵，调笑地问。

孩子忙闪开了身，登时，一只锐硬鞋尖踢在他肋骨上了。他竟麻木得不知道哭。耳边响着那么恣情的笑声，他心里却更辛酸了。

四点钟，洋人那边送信来了，叫大家去他书房领钱。没有再比这个声音好听的了。连这皱了一天眉的小徒弟夹在人群中，也有些高兴了。他是想工钱马上要到手了，早晨看到的那些铺子即刻重现在他眼前：火腿，肉饼，澄黄的柠檬，嫣红的苹果……

工徒走到洋人的院坪，即刻鸦雀无声了，领头一个胆子稍大的屈起中指，在那绿漆门上轻轻扣了三下。随着，里面地板上有咚咚的脚步声。

洋人是坐在一张可以任意转动的钢丝椅里，戴了金灿灿戒指的手指很灵巧地握了一枝墨水笔。每叫到一个人，他必抬头端详一下，然后才由左手抽屉里取出那人应得的工钱，拙笨地数着，一个铜子不苟。领到钱的人，皆深

深向他鞠个躬，说一声 Thankyou ，然后欢欢喜喜地退出去了。——自然，撇着嘴走出的也有，譬如那个洋人说：“这个月你使坏了一把刀。扣你三毛！”或者，遇到徒弟，“上礼拜你没扫干净地板，罚你五毛！”于是，每天由早晨五点工作到天黑的月俸一块半便被削减成一块了。

然而今天还有更惨的，那是急等这笔钱用的乐子。站在人丛里，因为身量矮小，他时刻垫起脚跟，向前挤。他生怕错过了名字。他想快点拿到钱。马上告假到街上去办他的事。然而一个个领到钱笑嘻嘻地出去了，却始终未轮到他。及至最后一个人领到他那一份时，乐子还怔怔地站在那里。

发钱的洋人这时已疲倦得很了。他放下水笔，刚要关抽屉时，突然发现房里还有一个衣服褴褛样子颓唐的孩子留在那里。他不耐烦地生了气。

“为什么还不走？”

他站起来厉声问。显然地，他自己是需要休息了。

“还没发我钱。”孩子吞吞吐吐地说。

他招恼了那个洋人。明明他按着单子已经一一发完，怎么，这个想领双份？中国人连大带小的不诚实他是领略过的。他的对付很简单，遇到苦力，他只有使用巴掌，或是脚；如今，他面前站的总是个“工读学生”，他客气了些：

“出去！不要胡说！”他向门边指着。

孩子不走，且张开手向他索要。他气了，一只有力多毛的手抓住了孩子的领口。

“出去！”一推，孩子几乎倒在地上，绿漆门随着訇地关上了。

孩子为这突然的袭击吓得惊愕了。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又去拍那绿门，里面却有汪汪的狗吠声。怕狗的他，坐在绿漆门前的石阶上，竟自咧着嘴，呜呜地嚎哭了起来。

过好久，洋人的太太穿着骑马装，手里玩着一只小皮鞭由外面走回来了。看见这个哭得嗓音已沙哑的孩子，吓了一跳。孩子结结巴巴地告诉了她。

绿漆门又开了。这回洋人是用了乞丐的声音问他：

“你叫什么？”

孩子据实告诉了他。当他发见是账单上遗落了这个名字时，他才把他唤进房去。重新用那戴了金戒指的手在一张纸上写了些什么，然后才打开那个沉重的抽屉，不堪烦扰地数了一叠钱丢在桌边。

“拿去！”孩子哆哆嗦嗦地拢到掌心里，深深鞠了一躬，倒退走出门来。绿漆门訇地又关上了。

这时，太阳已向西沉，孩子的影子在草坪上变得修长了。

他攒了那块白凉凉的洋钱，又腾出一只手来数那把铜子。嚎哭了很久的他，这时脸上漾出些微笑了。他一壁走，小心窝里一壁盘算着该买些什么。

突然，一个人同他碰头了，那是他一个“师哥。”

“小兔崽子，哪儿去了，师傅找你哪！”

他想马上回家，但那个“师哥”却把他拖到那黑房子里。

迎头。他受到的是一阵骂，然后，师傅罚他一个人“抄”那片地。地上混在羊毛里，还有枣核和香蕉皮。那是刚才师哥们狂欢的痕迹。

他遵命屈下腰来扫，拢过一条帚，他算熬过一段。

好容易，他被释放了。他一口气跑到大街上。时间不允许他东买西买了。他一直跑进那家鲜果店里，哗啦将袋里所有的钱尽数倒在摊子上。

“掌柜，掌柜，我要——我要好吃的……”

鲜果店的掌柜对这个急性的小主顾很奇怪。问他到底要什么，孩子茫然说不出来。他尽用手指着摊架上堆积的那些东西。

“我要那黄的，还要——犄角那带叶子的，那铁罐里的也要。我要香蕉，要藕，藕粉也要……”

他想不到一块半钱能买那么些东西，总之，他走出时，成为一个食物的富有者了，铜子身边却没有一个。

他提着那么一大堆东西，呼呼地喘着气跑到家。时候是黄昏了，太阳已躲到另一个不可知的世界里。往常，这是娘儿两个坐在屋檐下讲故事的时候了。这时他小心跳动着，想着到家该怎么哄他妈妈呢。

走进院子，他听到的是一阵连续的呼叫声，而且是酸辛辛的：

“大妈——大妈——您答应呵！大妈……您不能甩下乐子不管呵！”

孩子像是意识出什么恐怖来了。他即刻奔到房里，把所有东西丢在外屋桌上，便扑到妇人的身边来。

这时妇人眼睛正紧紧闭着，胖姐姐扶了她半坐起来。连漠不关心的婶婶这时也站在旁边了。胖姐姐一声跟着一声地叫着，她急得满脸红涨着。

孩子忘了命地趴上炕去。他握到的已是一双冰凉的手了。他几乎哭出声来。

“乐子，可哭不得，你叫她，你叫呵！”胖姐姐睁圆了眼睛催着他。她喊得嗓子都嘎哑些了。

孩子紧紧搂住了妇人的脖颈，扯了喉咙在她耳边嚷：

“妈，妈——您睁眼，您儿子回来了。乐子回来了。妈——”

呵，伟大的天性，妇人的眼皮果然有些松动了。微微隔着一道缝，藉着白眼肉上仅余的一丝黑眸，她瞥见了她的孩子。她像是竭力作着活下去的挣扎。

孩子即刻跳下地去，把丢在外屋的果子尽数抱来，放在妇人身边。他搂住她的脖颈，把那黄澄澄的果子凑近她的鼻孔。

一阵沁香，也许是孩子一腔的真情，她黑眸子居然退回一些这时，胖姐姐赶忙到外屋去切苹果，剥橘子。

妇人尽对着孩子摇头，像是蓄了许多说不出的话。这时，她淌下的泪都是冰凉的了。

好像知道那片苹果是她孩子挣的，她颤微微地把嘴张得很大来吞食它；但及至苹果塞到嘴里后，她松软的眼皮又阖上了。

“妈——妈——您瞧乐子，您瞧哇！”

她只翻了翻白眼，喉咙里哽咽了一下，身子便瘫软在孩子的怀里了。

“妈，妈——妈呀——”

震天的哭声也叫不回这沉落下去的太阳了。

孩子抱了那个冰凉的身子，隔着眼泪看这个世界。

世界从此也永远对他是冰凉的了。

（原载 1936 年 6 月《作家》第 1 卷第 4 号）

链

我又趺足拖了双草鞋，倘佯在一只海船的甲板上了。扶着那涂满摩托油泥的船栏，呼吸着腥而且咸的气味，我心头数落起流浪的过去。飘飘荡荡，正像眼前游在黑天的灰云，也像它，那么任一阵来去无踪的风东西吹拂着。

（船说是明天下午四点才开，为了撙省一宵旅店钱，我们在启碇的前夕便登了船。说了一大套好话，才在那茶房的“好一对穷鬼”的斜视下，挤开了舱门。）

这是一只常川航行南海的大船，跨了七天海路，这时正懒洋洋地泊卧在码头。江水如裙裾的绣边似地扇打着它的周身，细流在巨块钢板上，发出的是铛铛的声响，展开后还有一片泠泠的回音。波纹抖得水上的潋潋月影曲曲折折，银亮如裙裾的挂穗。

夜的码头，甲板上这时正是浩浩荡荡一幅生存斗争图。起重机挥动着它那粗长胳膊，捏取着身边成堆的席包，随了它每次抬举是一阵轰隆隆的震响。奔忙在那胳膊下面的是千百个卖力气人。吭唷，吭唷，油亮脊背上的重载压出一阵的叹息。好一个悲壮的大合唱，微颤有如窄长搭板上成串的人影。他们的脖颈像是生得特别坚固，拱驼着肩背，上面各负着一个沉重的麻袋。由船的货舱扛出，经过那段窄长的搭板，一直背到岸上的栈房。

（栈房门口多半立着一个肥胖的买办。）

我迎风立在一个通气筒旁边，那一串串的黑影如一根锁链那么连接不断地由我眼前走过。我心下有许多乱杂思想。我想到那里曾见过的一幅木刻，我似能辨认出那些黑影的面孔了。滴着的汗珠沿了多皱纹的脸滚动，狰狞的眼，怒瞪的眼，爬满了红丝的眼，我想到了古罗马的奴隶，我想到南美州的黑奴。

忽然，噗咚一声，跟着是一片喊嚷。

我急忙凑近船栏探视，搭板上的黑影紊乱了，岸上挤满了嚷着的人，都齐向下面巴望。“浮呀！浮呀！”我忙俯身下看：水里伸张着两只手：一个苦力扛到半道支持不住，竟为那沉重麻袋压倒，由窄长搭板上跌下去了。那的确是离岸很近的地方，然而水的深渊和人的疲劳竟使他不能动弹。多少粗细喉咙叫喊起来，有的还把扁担或绳子一类东西投到水里去，嚷着那不幸者的名字。

立在那里，我直如置身于地狱的洞口。我呆得不能动转了。我守着那胳膊向四下抓。当那手指触及一根绳头时，他是怎样饥饿地扑抓呀！而且一张泥污的尴尬的头脸也露出来了，张开大口喘息着。

终于靠了那绳头，他拔上了岸。即刻，湿淋淋地，他为同伴簇拥起来了。

那以后，黑影又如锁链般在那窄长搭板上蠕动了。然而是多么踌躇，多么缓慢的黑影呵！

（原载 1936 年 10 月《作家》月刊第 2 卷第 1 期）

跳出来说的

由许多远方友人的来信里，我知道上海是怎样被中国各角落关怀着。什么口号都自这儿起，一般书籍的版权页上印的多半是“四马路”，而且，这个东方小巴黎又有那么些名人猬集着。当我没来上海以前，我也时常为这个问题焦灼着：这些人到底天天都干些什么呢？坐雪佛雷式的汽车在油漆马路上驰骋呢，还是抹一脸煤屑，出入工厂的门槛呢？

为了职业，我终于也到了上海。我不必说来到了上海想天津，到了天津想北平一类泄气话。自从我脚踏到北站那刻，我便对自己郑重问说：好，你到这儿了，你不能在这儿貌合心离地活着。那朋友说的好，如果这是海，你得在上面沉浮，不必一面埋怨，一面却也下沉着。第一件事我限定自己做到的是：在孤独中，不思乡。于是，我如一个常川往来的商贾，夹了一份小行李，昂然走进了上海。

只是一条短短的路，在我身边便走过多少种车，对于一个满身尘埃的乡下人，真有趣味。天是给谁放了把火那么红——然而并不是晚霞般淡抹，这种红光里似还有点黑云浮动，很怕人。车子就穿梭在这片可怕的云彩下面，有白色的救急医车，红色的救火车，黑色的捕拿扰乱治安的囚犯车，还有，是为捉“游民”的车。这些都开足了马力在红绿灯一闪一瞥的指挥下，作着凄惨的嚎叫，四出奔驰，把那些私用游玩汽车显得加倍优闲——黑漆车顶下面晃着黑漆的分头，（跳舞厅的好主顾！）最寒人肌骨莫如无轨电车的号叫，（读“聊斋”你听过鬼嚎吗？亢长，细锐，然而又闷滞有如呜咽。）如果不是在这种闹市，我准得吓出一身虚汗。

放下行李，因为来得较早而以地主自居的朋友坚要领我去夜游，说是“见见世面”。他带我去看新辟的跑驴场。

世界上自身象征着的事真多，但没有比当前这个再富讽刺性的了。说到驴，你一定马上蹦到八大处妙峰山，喝沁凉的泉水采枫叶。才不是那么回事呢！这是在楼板上划出个数丈长圆的小圈子，铺些沙土，还插了红红绿绿的亭台楼阁，（在他们心中，旷野也还不缺乏这些精致摆设！）想想看，这只牲畜嘴上系了根缰绳，缰绳握在背上花两毛钱作“骑士”的手里，就这么昏头昏脑的绕着小圈子跑。背上的人自以为身在原野驰骋，神色自得。周围的观众一面嗑着西瓜子和雏妓淫褻地调着情，一面为发抒自己的积闷而放纵地嚷着：

——快来兮！

在我，没有比这个再惨的了。这样单调地跑了五六十个圈子，（难为他！）才跳下驴背。我看那只哑吧牲畜尽自喘气，抗议地摆动着那双长长耳朵。

然而。第二天我便也参加了这个圈子。

朋友，从那以后，同许多人一样，我便也是在这里绕着圈子跑的一个了。我喘气，我疲倦，我怨恨，然而圈子是这么小，人是这样多，我怎么能不跑呢？

（选自《落日》集，1937年6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殇

那是一个夏天，当北平热得快冒了烟儿的时候，我同一个在铁路上办事的朋友偷乘了他的运货车，到塞外“避暑”去了。年月虽然已很久，我还记得这事。每当我想到那番旅行的时候，心里便充溢许多愉快的沁凉的记忆，但我也忘记不了一个很小但是很惨的悲剧，主人翁是一家兔子的老小。

离我住的地方约十里便是一个蒙古村庄。多少次我好奇地想去看看。在电影和小说里，我见过许多有趣的红印度人，遥遥望着山麓下那片土房，我怀了许多原始的梦。但朋友却劝止我莫去，说那里的蒙古人虽离铁道极近，因不与汉人杂居，始终还没有同化。只身去那样言语不通的陌生地方是不大妥当的。

我急得难捱，然而却又不敢冒险。

终于，一个雨后的下午，我有了个机会。一个相识的通蒙语的轿车夫答应带我去，而且，他还准许我跨在他的车沿上。

立在篱笆门外，第一眼我看到的是挂了许多蒙文符咒纸条的屋檐下一只个子大模样凶的狗。身上虽为铁练锁着，也还对我们猎猎地吠着。

经过一番询问后，我们被让进去坐了。我是怀了不少担心的。招呼我们的是一对中年夫妇，异于以“娇羞”为淑德的汉族女人，那个蒙古妇人是睁了大大的黑亮眼睛微笑地为我们倒茶，端奶饼。我留心到那红润的健康肤色，在塞外几乎是仅见的，不带鸦片幌子的肤色。

借了那个轿车夫的通译，我们谈了许久话。他告诉我牲畜繁殖的话，蒙人怎样打官司，和他们如何由萨拉旗东迁到这里。我们谈得算是很投契。看看天色不早，我们便起身告辞。

走下石阶，忽然一个雪白的影子由我脚前蹿过。我本能地赶忙追上去，白影子却在屋角消失了。

爱好活物的我，开始兴奋了。我赶了过去，随着，同伴和蒙古主人也跟过来。

呵，一个用黍节缠的短短围墙里，盘踞着五六只白兔子。石榴籽般红而圆的眼睛。瞥见我们，一瞬便蹿进地上砌好的窟窿里去了。“喜欢这个？”主人甩着长袖，笑嘻嘻地问我。

蒙古人是一个古怪的民族。当他们怀疑你的时候，戒备是极严的。但当你获到他的友谊时，他永把捧给你所喜欢的视为责任。就这样，他掀开了兔窟的木板盖。

呵，多么热闹的一个小社会呵，我简直数不过来了，只看见一片黑白光润的皮毛，一对对灯笼似的眼睛。

“喜欢那只你？”主人要我随便指。

自然，我挑了一只肥大雪白的。

没料到，放在蒲包里的却是十只了。他临时嘱咐我说：白的是父亲，黑的是母亲。它们这一窝八只宝宝才落生一个月，眼睛还没睁开。他重复地叫那轿车夫叮嘱我！叫它们自己睁眼，千万掰不得。

于是，抱了那沉甸甸的一包，我用了莫大的感激向慷慨的主人告辞了。

一路上，我高兴得把搭在车沿上的腿如吊桶似地那么甩来甩去。我时刻侧耳倾听蒲包里吱吱的细锐叫声。好温热的一团哪！

到家，我把它们安插在我那木板床的下面。附近天天和我玩耍的孩子们

都闻风络绎跑来了。那么些颗跳动的心围着一对羞怯的夫妻，和八位阖眼酣睡的少爷，咿咿吮着奶头。

“小兔兔，怎么不睁眼啊？”一个微麻的孩子问。

我即刻推开了他伸出来的手，厉声告诉他动不得的。为了安全，我并且即刻将蒲包藏回床底下去了。

可恶的麻皮，当我出去洗手的功夫，他又搬出蒲包来看了。我一踏进门坎，看见他正在摸着一只小兔子的眼睛。

“放下手！”我大声喊着，我气得恨不吃了他。从那以后，我不敢离房了，一直守到天黑。

事情是第二天早晨才发见的。

当同居的朋友起床漱口的时候，他嚷着扑向依然蜷卧着的我。

“糟了。台阶上有一只小兔的尸首！”

我赶忙起来，一面骂着狐狸，黄鼠狼，一面心下盼着只是“一只”。

啊，何止台阶上啊，桌底下便有三，四只，床脚也还有呢，血渍一直染红了我的鞋面。

我吓得快哭出声来了。是什么猛兽，在我睡着的时候，干下这等残忍的事呢？我检视着那血肉狼藉的小小尸身，不再吱吱，不再咿咿，却僵寂得如一片枯树叶，一块瓦片，只是血渍弄得比那些都更难看些吧了。

我为一腔愧恨僵成了一块木头。

忽然，一个更重的拳头向我胸口打来。我急忙蹿进房里，我记起“尸亲”的老兔来了，我预料那猛兽一定也饶不了它们。

没有。它们都安然无恙地活在那蒲包里，只是，那雪白的皮毛上已染了紫红的血渍。最不忍看的，是那如同“血口”一般的嘴了。

当我收拾地上的小尸身预备埋葬的时候，那个轿车夫来了。见了血渍，我辜负他满腔的欢喜，我噙着泪告诉他事情的经过。

他忙跑到床下去看老兔，回过身来，摇着头说：

“你不该触它们的眼睛啊？”

我着急地抗议说：

“我没动，我没动，麻皮造的孽。”

“无论谁干的吧，反正，”轿车夫皱着眉说，“小兔子是老兔吃掉的。它们最忌讳有人用不洁的手弄它们孩子的眼睛，只要触到了，它们便宁可把孩子吃掉。”

“兔子比人还有气节啊！”他这样叹着气似的哀悼，又像是钦佩。

秋凉，当货车把我重由塞北载向关内的时候，遭了失儿之苦的母兔已因忧郁而死了，那个父亲在丧儿之外又丢掉老伴，在我登车的两天前，竟将左眼急瞎。

我将这个已不活泼乱蹿的残疾动物抱在怀里，抚着它那不再光闪的毛，心下有说不出的悔恨。是我害了它们一家！如今，该怎么处置它呢？

可怜这无儿无女的鳏夫，它只了无尘愿地紧闭了眼睛，鼻孔间喘着温热的气，伏伏贴贴地承受我那羞悔的抚摸。

（选自《落日》集，1937年6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破车上

一宗残旧了的时髦物件永远是一个动人的故事。你玩过一只生了锈的卡字表，或一架五脏翻出，曾经给过年轻时的爸爸多少欢喜的留声机么？那都像红过一阵的老妓，银白的鬓发，疲倦的眼神下面，隐隐地却在诉说着一个煊赫的往日。

便在这种心情下，早晨，我们钻进了一辆破汽车。

我说破，你也许想象不出一辆“汽”车能破到怎样地步。当初，它尽管一天浇一回水，十天膏一遍漆地那么骄养着，很威风地停在什么第一舞台的门前，侍候着达官贵人，然而车也有暮年。那一样很惨！一手转一手地变卖，终于，它流落到这么一个开在乡下的汽车行里。再没有人洗它漆它，也享不着悠闲日子了。天还朦胧亮，就有伙计扇动起马达，它的核心；跟着，笨重的木箱，宽大的褥套，老老少少塞了一个满，压得它的腰弓子都吱吱喊叫起来。于是，车开出村庄去了，一天天等待它的都是遥远而且崎岖的路。没有宠着，没有吝惜，加索淋装足，就尽所有马力开去。途中渴了也只好灌道旁沟溪里的水。这样下去，它就更破更残老了。抬头，车篷稀疏地透露着灰色的天空如筛子，隔了脚板的隙缝，还可看到轮下松软的土。坐在这样一辆破车里，你永远不会因贪看窗外风景而忘记此身所在，由皮垫里突出的弹簧会时刻提醒着你。

就是这般破的一辆汽车，在乡下也还不失为一件希罕物。看，没有玻璃的车窗外，不是已经密匝匝围了一大簇人吗？天很冷，瑟瑟缩缩，一定冻得他们够受！然而他们得看个仔细。他们伸长着脖颈，端详车身，车底，也得看看车里的我们：哪辈子修的造化！

当司机拨转发动机时，他们更得巴望了。生活在平原上的人们真够寂寞。他们的骡子沉默无语，老牛沉默无语，高粱玉米也永远规规矩矩地生长着，没有什么变化可看。今天可遇到这外洋热闹家伙了。对于他们，这一定是件值得谈论许久梦想许久的大事。当马达发出隆隆的震响时，我在他们脸上看到了原始人好奇的神采。

车移动了。像受了磁石的吸引，围着车身的人也移动了。一片兴奋的嚷叫也移动了，朝着村东那座寨门。

车的骨架响声地颤抖起来，灰色的烟由身底喷出，从鼻孔一直恶意地钻向人的脑髓。

然而他们还是热心追赶着。老的喘着气，给扔在后面了，年轻力壮的甩开胳膊，拼命逞能。跑在最前面的是一个梳了红绳小辫，脸蛋红涨得发紫，鼻涕流过了河的孩子。他好像要把我们这辆破车抓回来似地那么死命追赶着。一边摔着那可笑的辫子，一边扬手招呼着跑在后面的同伴。

终于，车歪歪斜斜地冲出了寨门，孩子的影子愈变愈小，脸蛋也愈模糊了。可怜的孩子，他们实在太寂寞，然而这以后不是该更寂寞一点么？

别了那个蜂窝似的亲切而热闹的小村镇，包围我们四周的，如今是灰黄色的广大原野了。冬日的田地，是一片铁面无慈的荒芜，在这里，自然摘掉了它的绿色装饰，显露出冷落险峻的真貌来。枯黑的树枝插在道旁，如薰焦过的珊瑚，时为厉风摇撼得屈折了腰身，尖锐地号叫起来。偶尔有一群乌鸦在地上寻食，望见我们便呼啦一声展翅飞去了。铅灰的天，黑的翅膀，一片吵嚷的聒噪。

我们掖紧了膝头上那件老羊皮斗篷，互相看看蒙了快一寸厚土的鬼脸，交换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惨笑。

（我们是来探望一位垂暮的老人，我们必须穿过这片为狂风霸占横行着的原野。）

对于坐在前面的司机，我们油然起了感意，他那双围在机盘上的手，在不停息地转动，机警地躲闪着那些土块。和为骡车轮子压成深坑的辙沟。风打击着他的眼睑，他的颧骨高高突起。为着前进，他在咬牙了。

车嘶嘶地喘嘘着，且屡次哑哑断了气。像捶一个老人的腰背，司机狠力搬动脚傍所有的机关，硬逼着这残老骨架震动起来。气又续上了。车的心脏又剧烈地悸跳起来。于是，车身又在原野上爬动了，一边爬一边喘息。

喘着喘着，突然它又断了气，任凭司机怎样搬动机关，这回它实在不能动弹了。

“他妈的，”司机狠狠踹了一脚，这样咒咀着跳下车来。

横霸的风卷着和平的沙土向我们攻袭，沙粒撞着车身刷刷作响。远处似还有鬼嚎一般的尖声吹来。铅灰的云，仿佛包着一团太阳，黄糊糊地，凄怆像一只哭肿了的眼睛。

车夫揭开汽锅的盖，呵着气，满嘴咒骂着，响动手里的钳子了。

望着这阴惨的天，这诡计多端的广漠原野，这老迈多病的车，谁能舒坦！——中国简直就是辆破车，享过好日子，可是……

身边那个人猛然堵着我的嘴。

——不许说。车破，它可走得动艰难的路。出毛病，等会就修好。反正得走，它不瘫倒，这才是中国。

真地，摆弄一阵，车又颤抖了，而且，隆隆震响了，它继续爬上那崎岖的路。

大约晌午时分，我们远远望见了一个村镇。因为是腊月底，村里已有天灯挑起，红的灯笼，由枯树枝间伸出，如木棉花。

终于，车子驰进了村口，又有好奇的乡人热烈地围追着了。多兴奋呵，亲热的同类代替了横暴的原野的风。

据司机说，这里离五百户还有十二里，反而是更难走的十二里。半日的挣扎，我们已经横跨了一个县的领域，如今，我们脚下踏的土地是归另一顶纱帽掌管了。

当车子喝足了水，人狼狈地嚼了块锅贴，将要启程时，一个着黑色制服的人，气喘喘地跑来了。他拦住了车，说是巡官要验。

这真不是件痛快事。然而既然换了纱帽，就免不了多些麻烦。

我们死死地望着那黑制服人来的那个方向，想过一刻，必有一个跨了军刀的人雄纠纠地走来，详细盘问我们一番来路去向。然后，把闪亮的刀由鞘里拔出，喝一声“走”，我们才被放过了关，像舞台上演的那样。

然而望得我们眼睛全花乱了，也不见这个巡官来。

我着实发了急，我找一个乡人带我去警察局。

“事情急，花钱雇汽车是为快，不然，干么不坐轿车呀。”我一路抱怨着，走到一座快坍倒了的衙门样子的破房前面。由那木牌，我知道这便是警察局了。

“急性的人，”一个巡警迎头拦住我。“巡官正在穿衣服呢，你们在车里等一下。”

当然，我气了。我看着面前这服装不整的警察，我想起那辆破车。

“检查什么？我们又没犯法？”我厉声质问他。

“不是检查，有个弟兄，跟你们搭个脚儿。”

这样说着，里面跨院走出来一个穿了件褴褛棉袄的人来，臂上系了一根白绳，绳的那端是握在同行的一个巡警手里。囚犯的脸，惨灰得怕人，腋下还挟着一个蓝包袱。跟着他的那个巡警，一壁走一壁扣着胸前的纽扣。

“你个没脸的王八羔子，”他随走随骂前面那个囚犯。“什么你抽不得，你偏抽那要命玩艺！给你戒了一回，你又他妈的犯，没骨头！这回玩儿命吧。”

同我说话的那个巡警忙指指他们，叫我跟着走。

我起初还踌躇，等他告我就是这个囚犯“搭脚”时，我只好随在后面了。

走近车门，那个囚犯一头就往车厢里钻，把那个旅伴吓得几乎嚷出来。

“你坐在前面吧，”我赶忙拦住了他。他咧开了毫无血色的嘴吧，由两排黑牙间挤出一声骷髅般地惨笑。我打了个冷战。

这时，那个押解他的巡警脆脆地给了他一巴掌。我很抱愧。然而他即刻一声不响的缩回了腿，走到司机座旁。

自然，司机又该“他妈的”那么咒骂了，摆出满脸的嫌弃，然而可喜的是车总算可以开了。经过一番震动，车又冲开人群，沿着村庄南口那两行枯树，重新向着伸入原野的大道爬去了。

云后面那团黄糊糊的太阳已偏西堕下去了。风可还是那么号啸着，在田野上和行旅为难。我们的车子前颠后伏地摇撼着，爬过一个突起的高岗，又是一个令人捏一把汗的陷坑。

终于，一阵旋风之后，我们的车迷失了方向。天是黄得怕人，地照得发着惨绿的光。太阳连影子也不见了。整个的原野是为一种古怪的黄云遮盖着，沉重，诡秘，似一个中古的噩梦。这是一种很可怕的景象。不是狼虎，不是强盗，像是天地与我们为了仇。前面是一道冻了冰的河，车是深深的陷入一道车辙里，软软瘫痪，不能自拔。

大家只好下来了。闭住嘴，一声不响地推它。

“妈的，没路了！”难怪司机烦躁起来。

我们自然不识路，连那个巡警这时也有些摸不清了。

“前面是董家庄，”那个囚犯说话了，声音很低，眼睛偷偷觑着巡警的脸，显然是试着步。然而那地名他却说得很熟。“离五百户多远呀！”司机这时不嫌他了。亏了有他这本地图。“五百户得绕那边一道木桥，七里半地吧，村外有个新修的土地庙。一看见旗杆就没错。”

一个困在荒野的汽车是既无罗盘，又无救星的，我们自然都默默感谢他这指出了。

果然，车绕过一座桥，不久，便看见那灰白墙的小庙了。旗杆上迎风有一道朱红色的布旗在晚风中招展。

“咱们也进庄一趟吧。”囚犯凭了适才那点功劳，向巡警讨着情。

“干么呀！”巡警立刻朝他绷起脸来。

“我——我有个寡妇姐姐，我跟她照个面儿，你行行好！”黄昏中我还能辨识出他那哀告的脸。

我刚想开口怂恿巡警做下这点功德事。

“走吧，混蛋，谁管你哥哥姐姐的，我担不起这责任。当初你别抽呵！”巡警握紧了手里的白绳，一点也不答理他。

在离那村口还有半里多地，一个叉道口，他们下车了。那个巡警向我们道声辛苦，便勒住手里的白绳，向东走了。那囚犯随走随不住地回头。

“他妈的，到县城得半夜。”如今司机座位空了，五百户也到了，他松懈地吐了口唾沫，望着原野那背影说，“准是吃颗黑枣的货。”

我们听了那话，隔了车窗望望白绳一端的那个人，倏忽闪过一道骷髅影子，心里溢着一种说不出的难过。

这破车在暮色苍茫中又驶进了一个乡村。狗像打扫着喉咙那么不息的吠着。一个缠足的小媳妇正站在土房门口，用卷曲的舌音，勒勒勒地在呼着猪儿回圈，空中因而起了一种寒栗的回响。磨盘旁似有一簇红袄小孩在玩着捉迷藏，看见汽车自然都扑奔过来了。

破车停住了，嘶嘶地喘嘘着。我们也迷迷糊糊地走了下来。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日上海

（原载 1937 年 6 月《文学杂志》月刊第 1 卷第 2 期）

雁荡山（山水通讯）

楔子

一个矛盾的结论

山水的瞻仰也有它迥然不同的方式。钱囊的轻重，天色的晴晦，以及旅伴的多寡生熟，都能变化游者的心情。

在这两座名山里我盘桓了七天，天也就不多不少落了七天雨。我撑着伞登上台州轮船，兼作手杖的伞终于在石门潭折断了，我又冒着雨搭乘由天台开往杭州的汽车。待车过绍兴，遥遥几乎可以望到北高峰巅时，天放晴了，车窗外是一片鲜明的蓝空。没有比天再会逗人气的了，然而你没法。读古人游记，说瀑布有丹砂四散，我这是初次见到瀑布，因为天阴，我还没见到那梦中的颜色。许多形状奇怪的岩崖，当我走近时，也都为白茫茫的云雾蒙盖起来了。

然而我的美中不足还不止此。

对于“团体旅行”，我一向是怀了莫大厌恶的。想想看，立在一片胜景前，你想激情赞叹一声造物的瑰奇，环绕你的却尽是陌生的面孔。你寂寞，哽噎，由名胜跳回家人的身边。听说海宁观潮时，看台上的观众成千成万。我担心人潮早已压倒了海潮。

然而我这次参与的正是一个全然陌生的团体，主持人是道路协会。为了职务关系，我不能肆意就个人趣味抉择。我也乐得尝点异样味道。但对于团体旅行，就这次的经验，我得到一个颇矛盾的结论。

这结论不一定妥当，因为它根据的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事实，那是语言的隔膜。

以前，对于团体旅行广泛的厌恶是不值一驳的。一个人如果还不甘心作一只蜗牛，生人总得见的。由崭新的朋友身上，还可以学习得更多一些。

我想学习，甚而交际，然而一天三餐，座上都说着我全然不懂的话。人家朗声地碰着酒杯，一个人凑句趣，满屋缭绕起笑声。

我也笑。想想那该是多么惨的笑罢。我是笑着自己的狼狈，白瞪着眼，茫然守着人家的豪爽，筷箸该夹些什么自己也摸不清。待到东西咽下去后，自然会哽噎在食管的半途中了。

于是，塞满了肚里那窟窿，用筷箸在桌面上平扫扫一遭，算是告了辞，只好独自废然踱回床头，守着一盏洋油灯，听饭堂里的笑声，山谷里的流水，都是那么响朗而无止息地向自己夹攻，像是在责罚着我此行的不该。梦本来就是个小天地，又为昼间行旅的喜悦和黄昏时的乡愁平分了。

由于语言隔膜，许多不愉快的事都无法避免。团体既然不大，关于旅程诸事自不必开会讨论，最好的会议厅是在饭桌上。然而当人家盘算着这些事的时候，我却躲在另一角落里，向那盏洋油灯诉着委屈。日程变更了，也只能模糊的听说；即使对自己不便，也没法可想了。

自然，更大的苦痛（这也许是一般团体旅行的一块致命伤！）还是尽情欣赏的不容许。各人爱好本难相同，如果同行的人有重游者，长久的流连尤使人不耐烦。当你忘情于一个稀有景色时，那毫不留情的哨子吹了。这哨子有着绝对的权威，但你也可以任性再望两眼。只是当你迈步下山时，你的旅

伴早已散得杳无踪迹了。这时，你明白那哨子原来不止是警告，它有如军队里的号角。然而你这觉悟可嫌太晚了，正如由山谷仰望，天色晚了一样。在落雨的黄昏里，巉崖更可以施展它吓人的本领了。你只见四面都是狰狞的怪石，险峻嵯峨，直像是要把你压成一块薄饼。天不是苍茫茫，却是黑漆漆；不定哪个山洞里就有一阵隆隆响声。你以为是打了雷，然而随着是一片诵经声。

你即刻想到死去的熟人，想到焰口，甚而“阴曹地府”。随便你想什么，路还是得走。如果身边有轿夫，你连那晃在黑暗中的幢幢黑影也怕起来了。你怕他放下轿子拔出钢刀；你更得担心，万一他脚下一滑，把你像倒垃圾似的由藤椅上擀到那深不可量的山涧里。

你尽管怕，你可还得走。怨只怨你轻忽了那声哨子。然而没有团体离得开那哨子，只有吹法的不同罢了。

这里，我担心为了个人的一点遭受，破坏起一件极有意义的社会事业。我没有这恶意。

浅薄的革命家也许怕游山玩水会诱人隐遁。这是个过虑。相反地，除了洗练心性，使人格气魄向崇高处憧憬外，瞻仰祖国的山川正足以激发爱护锦绣山河的热情。西石梁瀑布的石崖上刻着多少古人的题诗，用“白龙”“缥缈”一类字眼形容着那千丈烟水，寄托着游人自己出世隐居的情绪。然而那“游客题辞”本子里，九一八以后的游客却多这样着：

“名山莫被胡儿瞰，
留与劳人卸甲来。”

或：

“但愿好山河，
莫入夷人手。”

像近来沪上旅行团屡次举行的华北之游，看看大理石的天坛上飘着怎样的蓝天，蓝天下面又有着怎样的局面，我想旅行以外，一定有它不容轻视的“副作用”。

隐遁的罪不应派给山川啊，现实的认识是一个流动的，但是不可拒的力量。

这以外呢，爬山涉水都是最富情趣增康健的运动，自然这个原始的健身房毕竟幽奇，不是能搬到都市来的。一个终日埋首办公的人，周末月尾如果在这事上出点汗，不须担心生活习惯上的堕落了。

看作一种公共健康事业，团体旅行简直是一宗功德。理想的团体旅行应尽力减除个人出门的不便：行程预先排妥，时间经济而且不致有所遗漏，行李有人负责搬运，车位不必争挤，语言隔膜必要时也宜有人帮忙，哨子尤其应当吹得近情近理，使它成为一个招集的符号，不是团员的催命符。

团体旅行的好处在以短促时间游广遍地方。但如果时间充裕的话，还是单人或结熟伴出游为宜。欣赏山水毕竟和看电影是两桩事，骤然而至仓促而去是摸不到什么的。

不信，我这回看了七条瀑布，到这时，一片片白烟都合股了，我对瀑布有的只是一个近于笼统的印象。

虽然嘴里解嘲着说，天在替我们的瀑布加瓢水，冒着雨登船毕竟不很痛快。码头本来就是潮湿地方，在雨中，浮动着那么些负重的脚夫，在灰云下面哼唉着，喘嘘着，越显得阴郁闷人了。

行李放进舱里后，呼了口闷气。然后，忘记适才赶船时的狼狈，又悠闲地扶了船栏，向着那阻湿的岸上眺望了。

这时，岸上正有一辆红绿色的电车，沿了外滩向南跑着。由码头直到岸上，黑的绸伞疏朗朗地晃动着如一片浮萍。一个老脚夫赤着大脚板，正扛着件行李向船上走。他也许一辈无缘看看别处的风光，却成年在风雨里为远行人张罗！

一阵铃声，甲板上也忙乱起来了。送客的说着最后几句叮嘱，小贩落低了货价，落低了嗓音，用哀乞的面容求客人留他点什么。难为他想得那么周到！仁丹，木梳，通俗小说，甚而针线。转转眼珠，他还有更亲切的小玩艺。

汽笛在霉湿的天空里长啸一声，船身徐徐移动了。是晚雾呢还是浦东的煤烟，这时浑黄的江面上正迷漫着一片苍茫的灰烟，两岸的景物因而显得模糊不少，只觉上海如张条案，摆了高低不等的“蜜供”，每座楼都那么层叠，尖锐，即使有的不甚高，却也掩不住钻跃的想头。靠浦东的江边是一丛泊舟的桅杆，直插入灰灰天际如森林。对称着“蜜供”大楼的，这边是高低不齐的烟囱了，衬着暮色，有一片乌黑煤烟袅袅盘桓。

过炮台湾后，吴淞口的江岸不再窄得使人窒息了，但又荒凉得怕人。水面宽了，两岸是无涯的绿坪。远处，天水吻合得成为一片闪亮的灰。这时，江面飘着一只红浮灯，样子酷似鸡笼，里面却有一只诡秘眼睛，忽亮忽暗，似在同那只飘浮的乌黑铁锚作着什么险恶计谋。两只潜水艇浅浅地露出水面，藏灰的舰身，睁着无数骷髅般的圆黑眼睛。靠岸，一只起重机伸起巨大胳膊，不知它究竟想捏些什么。泊在旁边的是一只修补着的高船，黑一块红一块，隐约似还有工人在蠕动。

出吴淞口，雨虽敛了迹，夜却擦着洋面向我们这小船袭来。统舱间里，有患旅愁的乘客拉起二胡来。调子是那样淫褻而凄厉，配着浪涛声，呜呜咽咽，解了他一人的旅愁，不将勾起别人另外的忧愁吗？

次晨，一睁眼，船贴靠定海了。这是舟山群岛丛中的首要大埠，还是鸦片之役后，用香港换回的呢。这地方是为三面的山丛严严环抱着，山峰这时正隐在一片灰白晨云里。汽笛一叫，四面的山也趁势喊嚷了一声。

码头上又熙攘了，脚夫，临时架起炉灶的馄饨担子，和提红纸蒲包的登岸客人夹在一起，向着岸上涌去。因为天还早，面河的街上有灯光闪烁着恰如惺忪的睡眠。这面海小镇是一片白色小楼垒成的，山腰还有一座尖翘屋脊的白墙小庙。海滨泊了几只干西瓜皮般的空船。这时早潮未涨，都很寂寞地躺在黄泥滩上，任桅竿头上的窄长红旗迎风招展。

一阵军乐声吸引了我。码头上有三个鼓号手，各把手瑟缩地藏衣袋里，很不认真地吹打着。

起初，还以为我们竟有运气同什么达官贵人同船呢。及后，因为不曾戒严，我又猜也许是县长出巡，然而吹鼓手也不应这般敷衍一个父母官呵！

这样疑惑着，搭板上发见了一串披麻戴孝的人，前面是一口黑漆棺材。

在这种慵懶的吹打中，棺材为几个人负上了岸。那里，有一张摆供品的祭桌在等待着哪。随后，我听到一阵磬声，一个披绣花袍的人，揖跪凡三次，一道黄纸表焚化了，还有一串批拍震响的连珠鞭炮，把个小码头煊赫得更热

闹了些。

站在船尾一簇席篷上，我才看见了南海的春天，油汪汪的水，远看平柔如细绸，近处逼视，又有碎波蠕动如满箩春蚕。天边的灰云折折叠叠，诡密似一个魔术师的幔幕。黑的煤烟，打着旋从轮船烟囱里冒出，擦着早晨冷清的空气，刷刷作响，震得桅竿也应声颤抖起来。环着船尾，几只海鸥留恋地正打着盘旋。

船终于开了。立在船尾，我们有机会看见船身压过的海面，一道滚着白沫的湍流，历史的遗迹，时代的波动呵。

哦，海鸥还是追踪来了，一只只斜着雪白身子，藏起后脚，飞出诸般美妙姿势，随飞还啾啾叫着。我们看着它在天空画出美丽曲线，又看它使用巧妙而且准确的姿势捉食海面的鱼。万物各有其生存的本领呵。

这样飞着，终于它们也疲倦了，就一一落在水上，任浪涛飘浮着。

谁看了飘在水面上的海鸥能不伤心呢？雪白轻盈的翅膀不见了，美丽姿势不见了，一切超尘的感觉都只在空中才看得到，这时，还不是一簇“小鸭子”，一群俗物，那么贪婪地咀嚼着它们适才的攫得！

文化也仅是一件彩衣，一瞬表演吗？

走回舱来时，正遇见两个护船军人同一个镶了两颗金牙身材矮矮的妇人嘻笑，她手里提了个手绢包。

——你不补票不成。快点，叫我省手。

——票补给你，呸！要票吗？给你！

（妇人由手绢包里掏出个鸡蛋，递给那风流的兵。）

——嘻嘻嘻，你个……

妇人被堵在舱角了。笑得直喘气。

想来这结果一定是两全的喜剧吧。

由南海飘过，这回是第十次了，然而我没有见过比这次再亲切的南海。现代人读《镜花缘》，《鲁滨孙漂流记》，对于帆船的航行咋舌之外，一定还羡慕不置。它遭受了海的残暴，可也尝到海的温柔。它几乎抚摸到海的每一根汗毛。一向所乘的大海轮，出了吴淞口，三四天功夫，永远是那片蓝色海面。偶尔也许逢到一只路线相同的船，也只互相交换一声呼啸。这回搭的是小海轮，虽然抚摸不着，总算看到这段海岸的轮廓了。穿过一座座的小岛，有时觉得伸手直可摸到那龟裂的石纹，千百年来，海浪在石上冲刷的痕迹。

英国人当年垂涎舟山群岛不是没理由。看，这山套山，岛接岛，幽幽迢迢，临不测溪的形势，即使用来捉迷藏也是很难得的了。然而听说直到现在，舟山，三门湾，象山湾的海防设施仍未动手。这个令我想起首都防御工作之周密，几乎一个丘岗都有了埋伏。然而吴淞口，华中的喉咙，荒芜着，而且不知道谁还竟把靠炮台湾车站的一片海岸卖给了日本轮船公司。如今，中国海关的检阅所反而要向日本人借地。中国事情有多古怪！

当船在岛丛间穿行着时，我感觉自己如一幼年生长外方初次回家的孩子。远远瞥见一所堂皇院宅，然而走进来，门槛破烂，大门敞着，屏门敞着，独屋门关得严严，连自己孩子都不准出入。

这不应是我们的国防罢！

黄昏时分，立在甲板上，我们遥遥望到了海门，一片灯火晃出一个滨海的小商埠。

虽然今夜依然得歇在这船上，海行一昼夜，常川往来的茶房都有些毛手毛脚了。我们擦着电筒，尽盼着天晴，好去踩踩灯火下的那片干土。

船拐过一座耸矗着三座尖塔的山脚，甲板上便噜噜地响起一阵铁索声。说是海关要检验，船竟在离码头几丈远的水面抛了锚。对于急性的旅客，照例这是一种磨炼。

船像一只停了脉的僵尸，不再喘嘘，不再叫啸，只哑哑地泊在那里，任晚潮刷刷卷扫着。我们这群等待检验的人，都蜂拥在甲板上，互相无助地呆望着，像是懊悔船不该这么早进了口。面海的街市这时正有细碎灯光，长长地伸入水里，把桅竿的黑影照得也抖抖擞擞如丛莽里的巨蛇。有人说着东山有什么花园，然而又有好杀风趣的人插嘴说，检验完了辰光，园门早闭上了。于是，那花园对我们愈显得可爱，而检验员随之也愈可恨了。

是在这种愤恨的眼神下，水面出现了一条黑黝黝的影子，嘎悠悠地向着我们的船身移近，一只船板上载着三个穿制服的人。像是赌赛光度的强弱，三只电筒如冒火的魔眼，穿过黑空，对着我们接连探照。

经过一番盘查后，船终于又还了阳，心脏微微悸跳了。然而却像匍匐在战壕里重伤的兵，喘嘘着，勉强爬近码头。

我们七个夜游郎，各揣了电筒，和一颗好奇的心，全副雨装地跳上了岸。

雨这时停了，路泞滑不堪。转过一个栈房，我们便走到了街心。

对于由上海来的游客，水月灯是多么像小家碧玉的簪饰呵，然而它却把个湿漉漉的小商埠照得那么银亮那么繁华。灯下陈设着天台山黄澄澄的小橘子，颜色鲜明的爱国布，木匠店里辛勤的学徒还趁着那点光亮油漆着红木马桶。

然而可偏不得头！街是银亮的，小巷却黑得怕人。我们有些生气这小商埠对于“光”的不平衡的发展了。

其实，整个世界，哪里不是大街银亮，小巷漆黑的呢？

我们走着。虽然是座全然陌生的城，由于人多，胆子来得也壮。终于，我们走进一家座落十字路口一角的“四海春”酒馆，临窗，啜一杯黄酒，听窗下敲过清脆的竹梆子。

这一夜，我们是睡在一只静止的船里。

天明，我钻出舱来，立在甲板上伸着懒腰。昨夜小商埠的神秘装饰不见了，这时才看见沙滩上有一簇小船，船头晾着一面面黑色的渔网。灰色的天覆盖在小镇上面，一只悠闲的鹰，正环着那方天空打着盘旋。它像是在试着翅膀翔空的气力，扇动一下，它便尽很很自在地飘浮着。

捆好行李，我们又全副雨装上了岸。

再会吧，南海。想到这一去，天交晌午便能到雁荡，真是太可兴奋了。

赶汽车站还得穿过街心。街上除了卖力气的，这时没有了拥挤的闲人。我们又走到那家四海春了。这时，店前摆的尽是油条，腐乳担子。许多短打扮的朋友在照顾，我们也蹲在石阶上，先填填肚皮。

吃得饱饱地，我们沿着海滨，走到汽车站。

看看地图，由海门到杭州，我们的行程恰似一条贪婪的蚯蚓，它刚好斜钻穿繁荣所在山川秀美的浙东。当车由那紧贴海滨的车站开出时，那条蚯蚓的脑袋在钻动了，我们也开始向车窗外巴望。

窗外正是一片浙东农村的春景。公路旁是一道小溪，它穿过竹林，穿过稻田，还流向一座水磨房。磨房里隐隐飞出一一种细微的呻吟。几只闲适的鸭子，这时正昂着细长脖颈，浮在小溪上散步。稻田里有戴着笠帽的农夫屈了腰身在插秧，软滩的泥漫过了胫。笨大的水牯也陪在主人身边，低垂了粗壮脖颈在寻食。

车在路桥站停下了。这是一个丁字交叉点，往北去黄岩，南至雁荡永嘉。才跑出十几里，我们便被丢在冷清清的草棚下，说是要换另外一辆车。

站得实在不耐烦了，忽然记起草棚外还有一片春天，为什么呆呆地守在那里呢？于是，就随同一位胖胖旅伴，走到公路紧旁的一座小村庄。

天阴得沉沉的，一滩白茫茫的云彩罩住了隐约的远山。枫江蜿蜒地环着这小村庄爬，把四面田野浸得尽成绿色。这时，稻田里正有一个农夫赶着一只大水牛。泥水吞吃着笨重的牛蹄，农夫的腿，也吞吃着那拖在后面的铁犁。生活像泥河一样流呵，人喘着气，水牛颈下的软皮颤动着，铁犁滑过处，泥水溅起星点，便裂开一道深陷的沟。

这小河不但灌溉了稻田，它还绕进村里，印出一片垂柳小楼的倒影，朦朦胧胧直像一个梦。小楼顶上爬着一排排的黑瓦，瓦上飘着一片炊烟，尖尖楼角下晒着花花裤袄。时有蔓生植物爬过了竹篱，向着小河探头。一个提着竹编鱼篓的人，耍着手里的钓竿，打着尖锐呼哨，由木板桥蹒跚踱过。忒儿一声，惊起竹林一只野禽。它展开美丽的翅膀拍打着清早的空气，啾啾叫着，飞向别处去了。

这时，那个胖胖旅伴远远喊嚷了。我赶紧又沿了溪畔，跑回那座草棚。

草棚下，旅客们正在抱怨着哪，有人甚而要向路局交涉，为什么坐加士淋车来的，如今却换乘木炭车。行路图和气的旅客就劝解着，说交涉也没有用处，木炭车慢点也凑合了。

终于，那辆木炭车在许多只鄙夷的眼睛下，由车房里开出了。然而车门开后，那些鄙夷它的，却抢先钻了进去，用篮子，用包袱，甚而大腿，把地位占得宽宽的。

木炭车我还是在展览会里见到的，这是初次试乘。我奈不住一种好奇和亲切渗混的感觉。我跳下车去，轻手抚摸一番车身。它笨重，比起“福特”“别克”来，它还丑陋如村婆。然而想起它是我们自造的，一切它的笨重丑陋又都成为可爱的了。

我守着那车像升炉灶般地往那大铁筒里倾倒炭块，然后，他伏下身去摇动铁筒下面那只小轮柄了。

“就要开喽！”司机一面催我上车，一面安慰着车里那些不耐烦的乘客。

我钻进车去，然而那小轮柄还是摇着，一种单调得烦人的声音继续响着。

“换车，换车，”反对木炭车的人又趁势鼓动了。

“开都开不出去，路上保你抛锚。”

另外又有个爱国心重的人主张这既是国货，应当给它试验的机会。看样子这也许是什么海关的职员，他嘴里很熟稔地背诵出每年汽油进口的数目。我记不得了，然而还想得起那数目大得骇人。

“国货买也得有用呵，”那位国货悲观者不服气，“看，这车是国货，它开不动——”

正说着，我们的车作了一声吼啸，很吃力地向前开动了。响声虽然大了些，却也载着二十多个忘恩负义的乘客，驶上伸入稻田的公路了。两边水汪

汪的稻田里，印着绛紫的云山倒影。

那个国货悲观者噤口无言了。他不屑地掉过头去，好像车窗外那片无垠的绿色都显得可厌了。

我心里却藏满了骄傲。这只笨重的可是已出的丑陋家伙居然显起身手了，它的四周都荡起仲春的烟尘。

忽然，车的响声变哑了。司机的手有些忙乱了。终于，车嘎然停住，司机跳下了车。

“看，是不是得抛锚！”那个国货悲观者趁势证实着自己的预言了。然而还是太快了些，因为车经过司机一番巧妙搬动又恢复了隆隆震响。

一路上，我默默分析着同车人对国货的态度：淡漠的，热情的，反对的。然而为国货本身想，它不应长久寄生在国人的同情下。一件代替洋货的东西发明出来还不够，得使这东西逐渐赶上洋货的精细坚固。它必须繁兴在国人的坚定信仰上，使人们骄傲国货本身的价值。看看内地公路的发达，木炭汽车实在有它广远的前途，希望发明者珍贵这前途，继续研究它，改善它，推广它，使它在实质上取得汽油车优越的地位和信仰。

像是帮我们赌一口气，这车安然无恙地把我们载到泽国。

下了车，我再回顾这笨重家伙。它气得浑身发着抖。它丑陋，却是倔强地，有骨气地丑陋呵。

三雁荡的序幕

临到名山脚前，是摆架子呢，还是为了肃正香客们的心情，路已不再恁般平坦了。

横在我们视线极端的，没有了那齐剪的地平线，却是一重重嵯峨的“关山”。当我们的车由小温岭的山根盘向顶巅的途中，那直是做了一场又惊又险的噩梦。向两旁车窗外探首，等待着你的永是壁立千仞的峭崖，缩头看看前面，嶙峋的山坡上爬着一条曲折如蛇，旋转如螺的公路。汽车呜呜震响着，奔驰着，如一匹愤怒了的巨兽。遇到拐角处，“梦”中人时常要脱口喊嚷出来：

“司机，司机，慢点开哟！”

然而这嚷叫早为马达的呜呜声吞蚀了。喊的人只好无助地向车窗外看，愈是怕愈看呵！

窗外，田野阡陌的尽处，是一片白亮亮的“湖雾”，湖心似还泊着一只帆船，细小有如一根孤生的芦苇。和平的湖水闪烁着它那份澄静舒坦，似乎是安排来镇宁乘客们的心情的。远方的湖水冲散了不少车里的恐怖。

像是结束了一口悠长的叹息，我们的车跨过了小温岭。车身的震响轻松了，我们的梦也醒了。然而抬头望望那始终警醒着的司机，那坚毅勇敢的背影，一种感激钦服的心情油然冒出。

可是回首看看那如蛇如螺的艰苦工程，更应感激的不还有当日筑路的民夫吗？用他们的臂膀，凿出这样险巇回旋如梦境的路。便是在这样阴雨连绵的季节，也还那样坚固坦平。

车行到白溪，一只运载汽车的摆渡已在伫候着哪。

这以后，我们便投入了雁荡的怀抱。

不须指点，突然你会觉得周围变了样。一路上尽管经过十八座山，高的

有，险的也有，然而一个平凡的“山”的观念你脱不掉。但到了雁荡，置身于那幽奇浑庞的境界，你将不断地问着自己：这是哪里呀，这么古怪，这么怕人！

汽车停在山口，那里离我们的宿处还有五六里地。

正像一出古典剧的序幕，这五六里地沿途的布置把我们整个地引入另一种庄严境地。也正像序幕，雁荡的许多重要角色都闪出个侧影。它不要你洞悉，却要你洗刷为铜锈油腻淤塞住的心灵，忘掉沿途的辛苦，准备一具容得下瀑布山影的胸膛。

首先，你得惊讶山到了这里竟全然变了色，苍黑里透着绛紫。平时看见山你还忘不了民生大计。你怪一座不毛之山植树太少，你划算一座山可以辟作几块田，土质适宜种荞麦还是桃杏。一句话，你盘算山，支配山，你是山的主人。到这里，山却成为你的主人了。

埋伏在四周的，哪有一块驯顺家伙呀！有的像一只由天上击下来的巨拳，握得那样牢，似有无限重力蟠结在掌心。击下来倒也罢了，它偏悬在半空，叫你承受那被击的疼痛感觉。迎面，矗入天空的，是一只拱起的臂肘，上面长满了积年的疤痕。臂肘旁边，不知谁在长长伸着两只秀细拇指，（双侠峰），及至你一逼视，手指下面还睁了一双骷髅般深陷的黑眼（老虎洞），对你眈眈怒视。左边又出现了一面斩绝的障壁（云霞障），削下，齐剪，上面依稀布满了斑斓的朱霞。这一切，都像伏卧着的巨兽，巉岩上还垂落着这巨兽的唾涎，有的地方还是悬空散下，如檐前细雨，土人叫做雪花天。

沿着一道小溪，我们到达了旅社。门前，已经有多少扛着竹杆的轿夫在蜂拥守候着了。

一顿异香的午饭后，我们各拄了根棍子，齐向灵岩拔步。

四永远滚流着

流入那个大合奏

灵岩寺算不得一座大庙，藏在无数怪状的峰峦中，它却动用了宇宙的奇迹，摆出一个极伟大的排场。

立在寺背后的是锦屏嶂，嶂下是一片疏朗茸茸的竹林。对于没缘分见过海市蜃楼的我，真不知那嶂石里面究竟还存在着怎样一个幻想的世界。在那斑驳的黑影中，你可以清晰而又恍惚地辨出门窗亭楼来，没有“真”的清楚，却比真的景色还更使你起遐远的怀思。

直像哼哈二将，只是体魄更要硕大多少倍，矗立在寺前的是南天门（又名白云岗），左展旗峰，右大狮岩，岩上便是拔地而起，不着寸土的天柱峰。这座矗立云表，高可百二十五丈的巨岩，如果仔细端详，周身还有着棱角，宛若一块顶天立地的晶石。

天阴着。我们在寺殿前喝着云雾茶，僧人便挥着长长衣袖，指点给我们，那酷似一个善女人剪影的是“侧面观音”，两峰并立的是“双鸾峰”，细圆直起如古墓华表的是“卓笔峰”，两峰连起如一本展开的书册是“卷图峰”，真是重叠竞举，形成一座壮巍的山城。

在这些惊人胆魄的庞大家伙之间，还夹着些以细琢巧雕惹人注视的“金乌”“玉兔”“美女梳妆”，它们那种奇秀的姿态，恰好调合了四周屹危逼

人的气势。

灵岩这小庙，便为这些奇峰怪峦重重围起，自成一个小小世界，蔽日遮天，一个荒僻，幽暗，但是坚固险峻的山谷。

我们走出寺的后门，沿了竹溪幽径，访问灵岩另一奇迹了。

拐过一块巨岩，我们为一种爽亮浩大的响声所惊骇，在幽暗的山谷里，发出隆大的回响。我们低头寻找，还以为溪涧突然发了狂，可冤枉了那清澈照底的小溪，它依然冲刷着大小卵石，卷着凋落的竹叶，铮铮吟唱，缓缓向山下流着。

那响声越来越隆大了。渐渐地，深谷里的寒风竟夹着雨星向我们扑打。天阴，可还没落雨呀！当我们一面向前探着脚步，一面心下揣了不少疑惧猜测着的时候，突然一道由半山垂落下来的白光出现在我们眼前了。

“小龙湫！”有人这样喊。

呵，瀑布。梦了多少年，今天我有福气看到了。我不甘心遥遥望看。镀满青苔的乱石是泞滑的，然而我可以爬。

想想看吧，四面高峰把这直耸的山谷形成一个深井，阴暗，森凛，而且使人由心里冷得发抖。一个活了许多年却初次看到瀑布的人，怀了一种执着的疯癫，在这井底如一只幼蛙那样爬——

终于，我爬到了小龙湫的脚前。我仰头，由那石缝进出的是一股雪白怒泉，滚滚泻下，待泻到半途，怒气消解，却又散为细碎银珠，抖抖擞擞，飘落而下。纷乱的银珠击在湫下乱石上，迸得更细碎，更纷乱，终于还得落在潭溪里，凝成更闪亮的洁白颜色，随注滚下，窜过乱石隙缝，混入那和平的涧溪了。

我满心想看准一颗水珠，逼视它，追踪它，然而千古以来，这白光永是那么迅疾，不息地抖擻着，垂落着，我这想头显然得落空。我不怪它，不怪自己，只叹息生命的浩荡：滚流出来，抖擻着，垂落着，迸得更细碎，更纷乱，终于混入那个伟大的合奏。

永远滚流着，流入那个大合奏——

我是多么舍不得离开这白色奇迹呵，然而同行的朋友用“还有更大的哪”诱我“松眼”了。随了团体，沿着那铮铮琮琤的大合奏，（如今，知道了它那伟壮银亮的来源，我对这小小涧溪肃然起敬了。）又返回灵岩寺。

说是“采石斛”表演还没准备好，我们又爬山去看“龙鼻水”。雨后的山路异常泞滑，然而仰头，那座山洞里却逼真地伏着一条细长多鳞的龙身，鼻水淋漓垂下。我们扶着那段铁缆，喘嘘地爬，在牌位后面，还看见一只“龙爪”，作为头部的那块奇石，据说许多年前已为人砍掉了。

站在洞口，我们发见天柱峰的半腰晃着一个人影，岩顶还似乎有人在喊嚷着，山谷里发出一种细微隐约的回响。

我有些莫名其妙。当我发见峰腰那小小人影是挂在由岩上垂下的一细绳上时，我吓得几乎嚷了出来。

“二十块钱，卖一条活命！”旁边有人这样叹息着。

团体的首领招呼我们看山民的缒绳表演，并说明这还不是为我们做的。我们有更精采的“节目”！

更精彩，是不是把这个活人由半空摔个粉碎呢？我几乎不能再看一眼，如一只困在蛛网上的小昆虫，悬在那里，踹着腿，嚷着。

我们回到灵岩寺。僧人早在殿前放好躺椅。桌上盖碗里已泡好云雾茶，

还有一碟碟瓜子。

擦完一把滚热手帕，忽然，我发觉天柱峰和展旗峰顶之间系起一根绳，细小隐微有如远天的风筝。

我仰头张望着，正奇怪谁有这胆量爬到那“天柱”顶尖去系这绳子呢，突然，空中又起了一阵细弱的喊嚷。这时，我才看到这耸拔峭岩的崖角，蠕动着几个人影，直像是一片片为风吹动摇撼着的树叶。

于是，我们的节目临到了。

“节目”是怎样一个不符事实的名词，这是生命的把戏呵！我几乎不愿再想象那蝙蝠的黑影，因为那原是一个人，却微小得像蝙蝠，四肢伸张挣扎得也像一只蝙蝠。

然而为了摹想那峰巅那高度，你还得记住这是只小蝙蝠。一声吆喊，这细小黑影由天柱峰尖滑下来了，滑到那细绳上，悬空挂起，而且，向对面山峰蠕动着了。

（这时，我才明白这“节目”是由天柱峰沿了那细绳爬到展旗峰尖，不说那高险，这口气力也近于不可信了！）

然而那小小黑影这时离天柱峰又远了些。天阴得那样惨灰，衬托着这在天空中挣扎的小生物。挥动在灰天里的四肢几乎连成黑黑一团，由那缓慢的蠕动，我几乎可以听到他的喘息，看到他筋骨的痉挛。也许他没心去“假使——”了，然而他的心就能不蹦跳吗？

蹦跳的却是我的心。

爬出十几丈远，那黑影还“表演”哪。他在那根细绳上翻跟斗。侧身作安寝状，更骇人的是他踹蹬着他的脚了。我虽看不见那绳子巍巍颤动，却感到半空坠落下来的粉碎。

他又拳起双腿，向细绳中腰移近。爬着，还顺手掷下一些似纸似叶的碎片。那碎片还留恋地陪着他在半空盘桓一阵，随后向下飘落，不知什么时候才坠到地面。

那只小小蝙蝠这时攀到细绳中腰了。像生在青癯脸庞上的一颗黑痣，灰灰天空停留了这么一个黑影。我以为他疲倦了呢，他却还向我们嚷着。僧人唯恐我们听不清，告诉我们空中那个人问“拍照不拍？”他想得多周到呵！

他又翻起筋斗来了，并且他点放炮竹，訇地一声，山谷里发出炸裂的返响。他放一只，还向我们友谊地拉一下手。

连响几声，他又有了新主意。他悬空假装憩坐势，还用极安闲的姿势吸着烟卷。他是用摆出的闲逸来陪伴安坐在地面上观者的真实闲逸呵。

在另外事情上，我们的国家不是也喜好做这样的表演吗？

过后，他又唱一阵似乎军歌一类的调子，声音细微辽远得不易听清。然而不吉利呵，我即刻想到了葬歌，甚而赴刑场途中囚犯的狂歌，也是那么硬使用人工胆量镇压一种极端危险的情景，他外表做得愈安闲豪爽，观者的痛苦也愈深重呵。

摆弄了一阵，突然，空中发出一阵连续的响声。他把一挂鞭炮系在绳上，燃放了。鞭炮愈响愈短，谁能想象一个“假使”呢？

为了取悦地面上嗑着瓜子的观者，他直是把生死当成两颗石球，抓在手里，递掷着，戏耍着，永远溜在二者的边沿上。

好容易，他滑近展旗峰了。我眼看他一把把抓到绳端，看他抽住崖角一棵松树，我才长长喘出一口气来。

三十分钟，时间像是在我神经上碾了一场磨，我头痛，眩晕，我倒直像是才由半空落下，脑际萦绕着刺骨的摇晃的回忆。

我们在山脚等着，等着，终于看到这位英雄了，一脑袋疤痕，一脸的淡漠笑容，腰间负着一个铁丝缠的围圈，肩上背着一束绳子。二十多岁，短打扮，满身是栗色的健实肌肉。告诉我他名字叫万为才，又指指身旁一个吧哒着烟袋沉默无言的老人，说是他的师傅周如立。还说这两峰的高度和距离有人测量过，都是一百二十五丈零五尺。

归途，山道上迎头走来一个不到十岁的幼童，肩上也背了那么一束绳子。问问他，说是才拜师傅的小徒弟。

也是永远滚流着，流入那个大合奏呵！

五灵峰道上

天地大手笔

天色近晚，谷里空濛如雾，一种冥冥的白烟由地上腾起，向着峰顶凝集。且有一股狰狞的乌云，四下散开，山雨眼看将要扑来。

面着那低压下来诡计多端的重云，心中不是没有害怕。然而我们人多，谁也不甘担当那破胆的污名。终于，还是全副雨装，各个怀揣电筒，迈出了旅社的门槛，沿着那涧溪东进。

走过响岩，一位旅伴抱了块山石，涉着溪流，去敲那巨岩一下。直好像巨岩发了怒，小小的山石竟击进出隆大的声响。

我们走过许多古怪山峰：将军抱印，朝天鲤，听诗叟，睡猴，卧蚕，道旁有雁荡山管理委员会栽好的箭头，指明那“名堂”的方向，但是到现在，我还记得起形状的却只剩那老猴披衣了。

出了净名寺，我们便踏上诸峰的夹缝。矗立在我们左右的尽是盘踞起伏，层累峻峭的峰峦：莲房，金鼎，蝙蝠，玉杵，把阴沉沉的天遮得更晦暗更低压了，而且，遮得只剩那么小小一块。山坡上遍满了桐树，粉色的花，衬着苍黑的岩石。

转过帽盒峰，忽然，我们头上那块灰天更暗了，而且变成了窄长，这是哪里呵？壁立在我们左右的是两座连天拔地，屹危无比的巉岩，黝黑，斩齐，耸拔，直像是造物一斧劈成的两道巨墙。好个天地大手笔呵。

夹在这蔽天的巨墙中，仰头望望那峥嵘的峰头，忽然忆起屠格涅夫散文诗里那篇 Alps 双峰的对话来了。谁敢保这些硕大古怪家伙不在耻笑着我们这群万物之灵呢！

忽然，同行有人发现这巨墙的名字了。还得谢谢那箭头，我们知道它叫“铁城阵”。多坚实的名字呵，可惜爱好艺术过火的管理人，指示牌上竟是用蓝红绿三色油漆写成的美术字！铁城阵自身对于美术字可真是活讽刺。

深山里的洞窟最引人起原始的怀缅。我们蹑手蹑脚地走进维摩洞，幽深，僻静，心里默默翻腾着一部上古史。

中折瀑的地势有点像一只大瓮，四面为参差岩石所环抱，瓮口还有灰暗云雾蒙盖着。瀑布不算大，瓮口距瓮底却极高，下有碎石小潭。瀑布倾注泻下，隆隆震出一种郁闷浑圆的响声，至为怕人。这时瀑布又为瓮口外面的风吹得忽东忽西，飘摇不止，直像是逞显着它飘忽无定的本领。

归途，山雨终于赶到。摸着黑，我们的文明电筒权充作原始的火炬了。

次晨，去散水岩的道上，转过玲珑岩，沿着鸣玉溪前行。横在天边的是一簇怪状剪影，嵯峨环列，直像吆呼一声截住我们的去路。有的拔地而起如幼笋（蜡烛峰），顶尖处还安着个朝天龟。除了苍黑幽峻的五老峰，造物在这里施展的不是它的壮烈了，它显示出一个细心雕刻家的手艺。在这丛起伏的冈峦上，看它费多大心计，“驼鸟峰”，“宝印峰”，“金鸡峰”，“伏虎峰”，“犀牛望月”：名堂虽是土人起的，那古怪形状也太逼人起实物的联想了。

由此跨过谢公岭便是去石门潭的路。这座纪念谢康乐曾攀登过的名山，本身是没有什么希罕的。但爬到山尖，下眺山脚田野阡陌，黑绿相间，真是一幅别出心裁的图案画。

越过山脊，“老僧拜石”的远影渐渐出现在眼前了。雁荡许多“象形的”山名我都不服气，单独“老猴披衣”和这老僧的形状，真酷似一尊石膏模型，谁个大手掌拿一座高山做泥团，捏得这么唯妙唯肖呵！

下了谢公岭，隐在一片茁茂竹林里的是东石梁。在这里，自然又以建筑师的魂灵接纳我们了。洞幽深而且阴冷，岩缝霖霖滴水。上面筑有三层楼阁，突出洞外。石梁便蜿蜒横在洞口，如一巨蟒。

我们鼓气登上最高一层楼阁。廿只厚脚东东地踩着单薄的木梯，那声音是够宏大的，更何况好事的旅伴又把铜磬和木鱼一齐敲打起来呢！敲得黑黑洞窟里，那位菩萨的金身像是也惊慌得闪了亮。善良女人型的脸上似乎溢出笑容来了。一对陈旧的灯笼，一串罩满积年尘埃的银纸元宝，摇晃在我头上如巫婆。嗅着那浓烈的檀香，承受着岩缝滴落下的沁凉水珠，幼时许多回忆夹着那恶作剧的磬声向我接连袭来了。

去石门潭要走很远的路，而且沿途尽是狭窄的田塍，泞泥不堪。然而一走到大荆溪畔，便觉得这段路是值得跋涉的了。

正如我不懂得为什么有的山是一堆土，肥如一口母猪，有的却一身嶙峋怪石，崇高傲慢，我也为了流水的颜色而纳闷了。不能说是天空的反映，压在我们头上的明明是万顷灰天，疏松朗朗地嵌着些碎朵白云。然而横在我们脚前的却是那么清澈，那么蔚蓝的水，清澈到看得见溪底石卵隙缝的水藻。两岸绿枫枝上晒着一束束金黄的麦梗。这时，一只竹排由上游浮来。顺流的水拖着小小竹排，排上的渔人闲怡地坐在一只小板凳上补着渔网，水上印出一幅流动的鲜明图画。

我们登上靠岸的一只摆渡，那老渡户一摇摇地把我们载到对岸的石滩上。受过山洪冲刷的石卵在我们脚下挤出细碎笑声。

方才那道溪水绕过石滩，终于为两座壁立的岩崖夹起来了，湫窄，坚牢，果然是座石门。我们爬到左边那面崖角，下望石门潭，澄爽碧蓝如晴空，只有梦里才会有的颜色呀！摹想在满天星斗的夜间，由崖角跃下，豁然一声，坠入这青潭，冒了一个蓝色水泡，即刻为疾流卷去，真是太精于埜地风水的人了。这正是雁荡山人蒋叔南君的死。听本地人说他修桥补路，管教了山川，却没管教成膝下的儿子。

我们原路折回，赶到灵峰禅寺饱吃一顿。

听名字，灵峰禅寺照理应是座古旧的庙宇，然而这四个隐世的字是写在一座洁白整齐如一学生宿舍的楼门上，横排在上下两层楼的都是单间卧室，远望近观都没有庙寺的气象。同行的人戏呼为“灵峰新村”，实很恰当。

其实，雁荡对游客的方便正在此。不论走到哪座名胜，都有出家人的地主招待，像西石梁的尼道，散水岩的和尚。在天台方广寺，方丈俨然是一位大旅馆的招待员，摆好饭还坐下同你谈天。你不吃饭，茶点即刻端上来了。你贪玩，房间里床铺设备一切都现成。窄小的观音洞里竟高高垒起九层楼房，地势设备都如旅馆一般各分等级，有一层还似专为接待旅行的团体，一房可容十数人。不同于旅馆的是食宿都没定价，走时任意“布施”。

为繁荣雁荡，便利游客想，这办法再好没有。然而你不可扯到僧侣超尘的尊严上。连有美金补助的青年会不是还兼营餐宿副业吗？宗教也需要财源的支持。然而更合理的办法还是和青年会一样开明价钱，把报偿和布施分开，定可省出家人许多世俗口舌。

观音洞是夹在两崖的掌缝里，远望细窄几容不下一人腰身，攀上石蹬，才知道洞里赫然藏着九层楼阁，依岩势筑起。由洞缝外望，诸峰拱立，天地一览无余。

我们走过那些寄宿舍，登上最高一层的佛堂。缝岩也滴着水，观音金身端然坐在巨龕里。积年的猎干淌满了烛油。我们喝着小沙弥泡的清茶，读着壁上万历年间的碑文。不知谁在佛前皮鼓上轻拍了一掌，即刻洞里震起一种隆隆如雷的响声。

出洞之前，有人在洞口崖石上发见了一面土地岩，迎着洞外天色侧看，俨然是一尊天然就洞石雕成的土地爷。正面看去，却和别处一般凹凸凹陷，看不出一点棱角形象来。

在北斗洞里看了一些拓墨，下山时天色已近暮。立在果盒桥畔对灵峰重新回顾一眼，怪峰森峭，清流激湍，真是天下壮观。

六银白色的狂颠

一个学得可以坦然坐在黄包车上，习惯于这种东洋代步的人，乍乘起山轿来，良心上多少还得受点伤感性的鞭笞吧。天落着雨，山道是恁般崎岖，坐在那为油布严严围起的藤椅上，你不须睁眼，那竹杠咯吱咯吱的颤响，后边那轿夫呼呼的喘嘘声便够你受用的了。你也可以把它想成儿时的摇篮，仰头一躺，悠悠摆摆，耳边竹杠还哼着低微的眠歌。然而眼前那乳娘的肩膀却已磨出一块块紫黑疤印了，臂上青筋突出，脚像铁爪那样抓着狡猾的乱石，双手紧紧把着杠头，低垂了重压的脖颈，摇着幌着，为了一个有山水癖却无心肝的婴儿。

我们一行十乘轿子，嘎悠嘎悠地沿着山谷里一片金黄麦陇西进。灵岩诸峰这时多浸在白茫茫的云雾里。山坡上开满野杜鹃，栗鼠夹着湿漉漉的尾巴，在那嫣红小花丛中窜跳。松心向上翘立如朱红蜡烛，松针上垂挂着一颗颗晶莹的雨珠。山妇赤腿站在道旁涧溪里，采着溪畔山茶树上的残叶。竹林里是一丛苗条的身腰，蚕豆花向我们扮出一朵朵丑角的鬼脸。这时天空还有一只鹞鹰稳庄地打着盘旋，像是沉吟，又像是寻觅着什么遗失在天空的物件。

走过下灵岩村，远远跑来一簇妇人，有的怀里还奶着一个小的，有的手边携着一个十来岁的，个个都举着只小篓包，扑向轿夫中的一个，把篓巴塞进藤椅下面，还絮絮地叮嘱许多话。

这时，一个才十二三岁的孩子，抓着前面一顶轿子的竹杠，满脸不甘心的神气。

“混虫，给我滚回去！我用得着你！”话我没听很清，我巴着轿沿，却看见赶这小孩子回家的是一个年纪总在五十开外的老轿夫。

孩子样子像是很坚决。他回过头来求着他妈。

终于，还是等得不耐烦的轿夫们插嘴了，这小轿夫便在一种优势下被允许跟在那老轿夫后面。一路上，遇到高陡山坡，他都抢着用自己的小肩膀分担他老爸爸的重负。

嘎悠着，喘嘘着，遇到一座名峰时，轿夫还得腾出只颤微微的手指，声嘎气竭地告诉你：

“上山老鼠下山猫，这是童子峰，这是一帆峰。哪看，那个像夹起来的是剪刀峰，旁边是五指峰，那块是老鹰——”

职业训练他，一路上累得快断了气，为了侍候客人，得不断地这样指指点点。

嘎悠悠，嘎悠悠，轿子登上高陡的山路了。没有了交谈，没有了指点，只听竹杠咯吱吱地响着，（像在咬着牙关）轿夫呼呼地喘嘘着，哼哎着。到山角拐弯处，走在最前边那个轿夫用沉痛的声音警告一声，像接力赛跑一样，那声音即刻依次转递下来，山谷里便起了一阵连续的回响——生活的怨气呵！

好容易，爬到了马鞍山巅。哎哟一声，轿子在征道亭下落地了。喘着，汗淋着他还伸手搀扶藤椅上有福气的客人。

当轿夫倚着崖石，抹着额角汗水，系结脚下草鞋的绳绊时，我们对着泛滥在观音峰巅的云海出神了。

幼时我常纳闷天下云彩是不是万家炊烟凝集而成的呢，如今，立在和云彩一般高的山峰上，我的疑窦竟愈深了。我渐渐觉得烟是冒，云彩却是升腾。这分别可不是字眼上的，冒的烟是一滚一滚的，来势很凶，然而一阖上盖子，关上汽门，剩下的便是一些残余浊质了。升腾的却清澈透明，不知从哪里飘来，那么纾缓，又那么不可拒；顷刻之间，衬着灰色天空，它把山峰遮得朦胧斑点，有如一幅阴湿了的墨迹；又像是在移挪这座山，愈挪愈远，终至于悄然失了踪。你还在灰色天空里寻觅呢，不知什么时候，它又把山还给你了；先是一个隐约的远影，渐渐，又可以辨出那苍褐色的石纹了。然而一偏首，另一座又失了踪——

隐在这幅阴湿了的墨画里面，还有一道道银亮的涧流，沿着褐黑山石，倒挂而下。

一声哨子，轿夫如充军罚苦力的囚奴般跳进了那竹杠的牢笼，屈着腰，咳哟一声，才吃力地直起身来。

走下竹笋遍地的山坡，含珠峰遥遥在望了。

照日程上预约的，今天有五个著名瀑布在等待我们哪。

走进巍峨的天柱门，梅雨潭闪亮在我们面前了。潭水由那么高泻下，落地又刚好进在一块岩石上，水星粉碎四溅，匀如花瓣。

由梅雨潭旁登山扶铁栏，跨过骆驼桥，罗带瀑以一个震怒了的绝代美人的气派出现了。她隆隆地咆哮，溃涌，抖出一片白烟，用万斛晶珠闪出一道银白色的狂颠。然而凭她气势怎样浩荡，狂颠中却还隐不住忸怩，婷婷，一种女性的风度。看她由那丹紫色的石口涌出时是那般凶悍暴躁，泻下不几尺便为一重岩石折叠起来。中股虽急迅不可细辨，两边却迸成透明的大颗水晶珠子，顺着那银白色的狂颠，坠入瀑下的青潭。

立在山道上“由此往雁湖”的路牌旁，我们犹豫起来了。忆起中学时候，在教科书里读到的“雁荡绝顶有湖，水常不涸，雁之春归者留宿焉，故曰雁荡”那片话，望望隐在云里的峰尖，觉得不访此奇迹真太委屈此行了，然而团体领袖坚主雨后路滑，天黑才能赶回，万去不得。为了使我们死心踏地，并说那湖面积虽大，却已干涸了。下午可以拿仰天窝来补偿。我试着另外约合同志，终因团体关系，只好硬对那路牌阖上眼，垂头丧气地循原路下山。

踏过一段山道，又听见猛烈响声了。这声音与另外的可以不同些，它对我却已不生疏。在我还不知道已到了西石梁时，便已断定这是悬濑飞流的瀑布声了。

梅雨潭的瀑布坠地时声音细碎如低吟，罗带瀑则隆隆如啸吼，为了谷势比较宽畅，西石梁飞瀑落地时嘹亮似一片雄壮的歌声，远听沉痛齐整像由一只巨阔喉咙喊出，走近了时才辨出，巨瀑两旁还有细碎繖线，在半山岩石上击出锵琅配音来。

太阳虽始终不探头看看我们，肚子这只表此刻却咕噜噜鸣起来了。算算离晌午总差不多了，便在瀑布旁吃了午饭。一顿饭，两眼都直直望着门外悬在崖壁上的“银河”。我吃得香，很饱，但却想不起都吃些什么了，只记得很白，很长，滑下得很快。

饭后，还坐在正对着瀑布的那小亭子里啜茶。一个白须老者臂上携着一篮茶叶走来，说他的茶叶是这瀑布培养的，饮来可吸取山川的灵气，说得至为动人。

亭子外，蹲踞着一簇轿夫，个个一手捧着只小篓包，一手狼狈地向嘴里塞。走近一看，十几个篓包里放的都是灰色长条的粘糕，拌着一些萝卜丝。非这粘糕脚下抓山道抓不牢呵。

喝完茶，我们爬上那形状酷似芭蕉叶的西石梁洞。横在洞口的石梁真像一座罗马宫殿的残迹，幽暗，僻静，充满了原始气息。一只羽毛奇异的小鸟，小如燕，抖颤翅膀如野蜂，叫出一种金属的声音，夹着洞旁隆大的瀑布声，把这洞装饰得愈发诡秘了。

洞旁有一座用石块堆成的小屋。像只胳膊，由墙隙缝里伸出一根剖半的竹筒，直插入由洞里流出的淙淙小溪。竹心仰天，水便沿了那竹筒缓缓流入屋里，竹心扣下，水依然流下山去。我们正惊讶这聪明的发明呢，那小屋里走出一个道姑来，微笑地为我们搬来一条板凳。

道姑的住所很简单，三间矮房，檐下一堆干柴。一个七八岁的小道姑正抱着一束干柴走过，见了我们眼皮即刻朝下，羞怯怯地忙躲了进去。准是个受气的小可怜虫！

到了大龙湫，数小时内连看四个瀑布，眼里除了“又是一片白花花”，已不大能感觉其妙处了。游山逛水原是悠闲生活，若讲起“经济”来，就有点像赶集的小贩了，东村没完又忙挑到西村，结果不过成为一个“某年某月余游此”式的旅行家而已，对于雁荡，我便抱愧正是这一种游客。

也许是因为水来自雁湖，论气魄，大龙湫比今天别个瀑布都伟大（不幸是转到它眼前时，人已头昏眼晕，麻木不仁）。而且，因为岩顶极高，壁成凹状，谷里透进不少风力。瀑布由岩顶涌出，便为风吹成半烟半水，及再落下数丈，瀑身更显缥缈。落地时候，已成为非烟非雾的一片白茫茫了，只见白烟团团，坠在潭里，却没有隆大响声。

瀑布旁，褐黑岩上，刻着多少名士的题字：“千尺珠玑”，“有水从天

上来”……然而最使我留意的，却是刻在“白龙飞下”旁的一句白话题字：“活泼泼地。”不说和其他题名比较，仅看看那万丈白烟，再默诵那四个字，有多么优柔，多么羸弱，多么泄气呵！

跳出语文争论的阵垒，我开始怀疑当前的白话文描绘山水的本领了。在抒情叙事上，口语自然容易以曲折委婉动人；纯粹为风景着色，若全然丢弃那陈旧然而较为简洁的色彩，我们有什么可代替呢？想起晚上该动笔的“山水通讯”来，于是，我就害怕了。

沿着大锦溪，走到能仁寺旁的燕尾瀑时，我的神经实在不受使用了。如果强我记述，我只记得天上徘徊着一片灰云，山色发紫，瀑布挂在山麓，很小，很像燕尾。瀑布坠入霞映潭。

留神，我这不耐烦的描述最着重的还是“很小”。也许它不小，可是我累得不愿走近山脚了。而且，如今我明白人类的“势力心”是怎样不可免的一种劣性。燕尾瀑自有它的妙处，然而我的眼睛早为西石梁大龙湫的巨水幌花了，我又累，我看不上它。知道是不该，然而没法想。

但欣赏山水，正如欣赏一切，这点势力心非征服不可。如果我歇个半天，也许燕尾瀑对我就不止“很小”了。

不及喘口气，我们又扑奔仰天窝去了。

虽然没缘看见雁湖，山上却有这么深一座小池也够希罕了。然而它不止奇，还有它的险哪！

我用下外衣，一口气由山脚领头跑上来，原想抢先看看这奇景。挂了那竹棍，我竟拔到了山顶。待将到仰天窝时，路忽然为一壁立千仞的巨岩截断了。俯身一看，呵，好一座无底的大陷阱。然而这阱并不宽，在平地上，一步总可跃过。那面是平坦的山道。而且不远便到仰天窝了。然而我不但不敢跳，连悬在巨岩上那块三寸宽的木板也不敢蹬。如一懦夫，我默默地估价起生命来了。木板外手本有铁栏，却不知为谁拔去。终于，还得等大队来，趁人齐胆壮时被人扶过去的。

池水是黄的，池畔的土绵软软作朱红色。靠近崖角还放了张石桌，栽有两棵制造香烛的柏树。这“天池”的主人（也许是管家），是一个和善的老农夫，那正冒着白白炊烟的三间瓦房便是他的家。这时，他还为我们端出一盘茶来。

坐在那石桌边，仰首，周围环绕我们的尽是褐黑色的山，只有玉屏峰下挂了几道银亮溪流。山谷里是一片稻田，深黄浅绿，田塍纵横，似铺在山脚的一块土耳其毡。

虽是阴天，这却是个银亮亮的日子。躺在硬帮帮的床上，梦中悬满了长长白练。只是一想到昼间过那三寸木板的事，脖梗猛仰，脚踝向下一踹，便是一身冷汗。

七那只纤细而刚硬的大手

由马家岭下眺南阁村，不过是叠铺在稻田中的一片栉比黑瓦，三面高峨屏围，一面直通远天。天空这时正有一程白云，折出灰色细纹，覆盖着这和平的山谷。

走到山腰，渐渐可以辨出黑瓦下面乱石累成的墙了，墙外是一片浅黄疏竹。一道白亮亮的小溪，接连着远天，蜿蜒钻来。它浸润了油绿的稻田，挽起金黄的大麦，沿途还灌溉了溪旁的桑麻，终于环村绕成一道水篱笆。

这时，黑瓦上面正飘了许多片炊烟。

好容易我们走进了这和平山村的庄口。几个穿了花格短袄的

382 女人正屈下腰身，在溪畔浣着衣。身旁一个两岁的孩子，伸出小指头向着岸上指点。迎头来了一个男人，头上扣着一顶旧戏里丑角常戴的两牙青呢帽，负着一肩熟麦，蹒跚走来，金黄的麦穗朝下，一张笑脸朝着那个小孩奔来。

我知道在一个饿得发慌的年头，这样村庄世界上存留着没有几个。然而我又实在不能把它形容得破了产。知道一个过路人看的只是外表，可是什么我都有意多看两眼。隔着墙缝，我偷看这山村里农户的草垛堆了多么高，我留心徘徊在道旁的水牯肥壮还是削瘦；摆摆那细得近于滑稽的尾巴，它向我沉痛地鸣叫了一声。我还陪了那跌脚在河滩上牧羊的女孩坐一阵，只听她抛着石卵，低唱着俚俗的小调。随了那懒洋洋的吟唱，落在溪里的石卵啾啾冒着泡，画起大圈套小圈的图案。

在秋天，枫树一红，我们即刻把它比做火焰；我却不知道春天的绿枫树，也可以绿得像火焰，上浅下深，那么繁茂，那么升腾，真似谁在春色里放了把烈火。

我们走过人家，走过店铺，终于出了村庄西口。村口外，那片田野在迎迓着我们了。

和小溪平行着，这石子路也长长地伸入绿野里，接连着辽远的天空。幼燕在溪上轻佻地掠出诸般姿势，飞得疲倦了时，不定落在溪里那块石卵上，听不见它的喘嘘，却看得见那赭色小尾翅频频扇摆。

流到章大经（恭毅）墓前，溪面展宽了。会仙峰由地平线上猛然跃起，隔着那棵硕大柳树看它，细长柳叶形成一个框缘，一幅绝妙的图案。

当我们踩着溪里的乱石，投奔对岸的佛头村时，溪畔正停着一顶彩轿，周身闪出灿烂的珠饰。衬着四面素朴的山水，这华丽愈现鲜明希罕。一定是由老远抬来的，四个轿夫正歇在石上，擦着汗。几个短打扮的小伙子手里各摆弄着一宗粗糙乐器，两牙呢帽下面扣着一张诙谐松懈的脸。

出我们意料之外，轿帘大敞着，那穿了宽大艳红绣袍，胸前札着纸花，头上顶了一具沉重冠盔的“俏人家”正大模大样地坐在轿里，前额一抹海发下，滴溜着一对水汪汪的眼睛，望着隔岸的山丛呆呆出神。那里，谁为这个十八九岁的少女安排了一份命运，像那座远山一样朦胧渺茫，也一样不可挪移呵。

许多旅伴伸手向她讨喜果。她仰起小脸来茫茫地望着我们，机械地把那只密匝匝戴了四只黄戒指的手伸到身旁那布袋里，一把把掏出染红了的花生糖果，放到那些原想窘她的手里。

窘不着她呵，她已为另一只摆布她的大手窘得够受了。今夜，她将躺在一个陌生男子的身边，吃他的饭，替他接续香烟，一年，十年，从此没散。这个人是谁呢？溪水不泄露，山石不泄露，她只好端坐在彩轿里，让头上那顶沉重家伙压着，纳着闷。

感到了满足，于是大家渡过溪流，直奔佛头村去。

走出不远，一阵竹笛和二胡交奏声由隔岸吹来，回头一看，彩轿抬起来了，轿夫们正涉水渡着溪。

由佛头村沿山道前行，便到龙溜。这是湖南潭的出口。不知是千年山洪冲陷的，还是天然长成的，浩荡的潭水临到下山时却碰到这么一块古怪岩石，屈曲十数折，蜿蜒如游龙，下为石阕阻住，水不得逞，又逆流冲回，飞卷起

狂颠的水花，银亮汹涌如怒涛。掷下巨石，即刻便卷入湍流，看不见石块，只听得击碰如搏斗的响声。

湖南潭有三潭，瀑势雄壮是由龙溜下泻时，上潭据说很幽奇，为了天雨泞滑，石不着足，且赶程去散水岩，便没能去成。

一个薄情的游客，离开雁荡可以忘记所有的瀑布，或把它们并了股，单独散水岩，它不答应。它有许多逼人惊叹的：背景那样秀美，竹林那样蓊郁，紫褐的巨崖，拔地而起，瀑布悬空垂落，脚下那碧绿潭水里还映出一条修长倒影，摇摇晃晃，散水岩好像凭一道银流，贯穿了天地。

然而使人发呆的还是散水岩的自身。几天来，说到瀑布，你都潜意识地有个“布”的观念，可是轮到散水岩，这布便为一只纤细然而刚硬的大手撮揉撮得稀碎了。你只觉这只无名的手在把把往下抛银白珠屑，刚抛下时是白白一团，慢慢地如飞行伞般斗然分散，细微可辨了。半途如触着一块突出的岩石，银屑就进得更细小了些，终于变成一种洁白氤氲，忽凝集忽分散，像是预知落到地上将化为一滩水的悲惨，它曳了孔雀舞裳，飘空游荡，脚步很轻盈，然而为了惊慌蹉跎，又很细碎；愈游愈散，愈下坠，终于还是坠入下面那青潭。有时触着潭边崖角，欢腾跃起，然而落到崖石上，崖石依然得把它倾入潭里。

一把跟踪着一把抛下，散开，飘忽，又凝集，终于，坠入那青潭。想想看，千古以来，这样飘散坠落着，不要说人事兴败，连昼夜寒暑都与它漠不相干，觉得面前的美丽实在太冷酷太可怕了。

又是端着饭碗，呆望着窗外白茫茫这条贯穿了天地的幽灵。人坐在桌边，不由得也摇晃起来了，飘游和下落的感觉交替地支配着我。

走过佛头村一家门前，院里正挤着许多看热闹的乡下佬，我们好奇地探进身去，没人搁阻，于是，就迈进门坎，供奉着祖宗牌位的客堂很窄小，两张方桌却围坐满了贺喜的戚友。看了我们十个人拄着棍子，一直闯进来，他们很莫明其妙。

“看新娘子呵！”领头的那位在喜堂里嚷着了。大概是公公，一位颌下飘着一片胡须的老人很恭敬又很害怕地替我们推开东屋的房门，屋里很黑。新娘子穿了大红绣袍，直直垂立在墙角，两旁还有两个穿藕荷袄的小女孩陪着。

呵，新娘腼腆地抬头了，脸庞那么熟稔，不正是溪畔那乘彩轿抬来的？在黑黑屋角里，我依稀看见了一张泪痕斑斑的脸，喉咙里还不住哽咽着——

“新郎呢，我们也得见见！”那位不怕难为情的旅伴在门槛上敲着竹杖，又大声嚷了。幸好这时那公公已知道我们不是歹人。他很机警地着人招待我们了。

厨房里，这时正煮着一大锅红饭。大师傅在灶间锵榔地敲着锅边。铁勺一响，闪亮火团，他便又完成一碗丰盛适口的杰作，我们也嗅着了一鼻肉香。

随着伙伴，我也登上那窄小楼梯。浙东住家的房屋大抵都是两层小楼，如今才发觉二楼低矮湫窄得很像轮船的统舱。走上楼口，由一堆稻草垛里闪出一个满面红光的小伙子，穿着一身崭新如纸糊的长褂，微笑地迎接我们。

“大喜，大喜！”我们齐向他拱手道贺。

然而他摇头。顺着他的手指，我们又闯进另一间黑漆漆的小屋，在那里，像捉蟀般找到了那个新郎，年纪不过十四五岁，羞怯，呆板，然而生成一对残疾的斜眼！

一路上，我们都为那个女孩抱屈，然而谁可也无力挽回这刚刚拼就的安排。

离开给人冲淡飘逸之感的散水岩，过三谷坑村，再来到显胜门下，真似凭空落下块殒石，胸间觉得一阵闷压。

正像铁城阵一般高峻峥嵘，然而是双崖对矗，中间有藓苔幽径，缘石级上，便是山谷坑。左崖有天然雕成的千佛洞，右壁垂悬着银亮的飞湫瀑。四面蟠幽阴暗，像是单独分得一方天地，筑成这么一座铜郭铁关。

（原载 1937 年 5 月香港《大公报》）

叹息的船

船靠了九江码头，我登岸发了个明信片给介绍我搭这条船的朋友说：“好一条新船，竟还不满周岁。马达响声清朗得充满了青春的脉息，通身见不到一丝锈渍。跨在江上，真是一匹不让人的健驴，简直该留来作海上结婚用！”

也许这信不该写，船过牯岭时，天际原有的灰云凝成乌黑了。那一夜，江面布满了白雾，和谐疾迅的水上进行曲戛然打断，船泊在江心。可怜鹄立船头那个敲钟手，为了避免撞船的惨剧，他铛铛地一直敲了两个钟头。

（尖锐的钟声也穿不透苍茫浓厚的壁雾。）

黎明驱开了雾，雨又追踪而至了。于是，江上卷起了一排排白牙齿，挟着飓风，向船身凶凶地扑来。拥来的白牙齿却皆为这匹健驴的蹄子踏成沫泡。我正骄傲小高楼上那个固执的船主，逆着暴力悍然前进呢，突然船搁了浅，飓风缴了舵手的械，褫夺了他驾驭的本领。又是在半夜，狂风呼呼地在江面疾走，似要率领波涛趁黑造反。

今早醒来，船已如一倦兽，喘嘘着瘫卧在江边了。沙粒牢牢抓住的还正是发动机所在的船尾。一匹健驴，不错，然而如今是四蹄为人捆起了。尽它沙哑地啸叫，却翻不得身，伸不成腿，同情只是两岸山岭原封送还的回响！

它抛了锚，它终于放弃了翻身的挣扎。但是飓风呢，并没有收束的打算，雨脚落在甲板上庞大而沉重。那一排排白牙齿也仍在不容情地咬着船身。呼呼的风声里似加杂着狰狞的冷笑：“叫你跑！这下往哪儿跑！”

适才我扶着船栏，顺着风向，想探试一下飓风的淫威。呃，这个恶霸！它哪里答应。它咆哮，它推撼，简直非把我抓到它血口里才甘休。隐身在船头一只黄色通风管的后面，（头发早已失了它原来的位置）环顾四方，我为那孤竹形势而战栗了。不是昨天的事吗，我回忆，船过彭泽县址时，我还对着那两座蟹脚山风雅地默诵着陶渊明的诗。小孤山多么像一个巨人力士的臂肘呵，上面生满了蓬蓬的汗毛。那时我还优闲地为它拍照呢，如今自由失了，这趣味当然也不存在。迎面是一个毁灭的威胁。

这时候，甲板上再见不到散步抽烟的中年绅士，或披发的青年浪漫诗人。（舱里正闹着哗啦啦骨牌相碰声。怕风浪的他们却正在玩着“东风”“北风”哩！）我勒紧了破外套的脖口，顶着风，向船头移步。船头正有七八个水手在搬动着一盘直径足有半尺的粗绳，是为拖救时用的。暴躁的风在他们单薄的衣襟里穿梭，雨脚也乘势在他们脊梁上乱踩。他们吃力地咧着嘴，（风又趁势钻进他们的口腔，直达五脏）。低哼着一种抑扬的悲凄得近于叹息的调子，手不停歇地工作着。风吹动着桅杆上面的旗子拍拍作响，如劈干柴：一个水手这时正爬上桅杆，挣扎着挑起一具黑饼形的求救信号。

飓风对于从事脱险工作的人自是忌恨的呵！它不惜用冰凉的笞条鞭打他们。然而这些人为了求全船的生存，一直在咬住牙根，硬着头皮，爬上搬下，在狂风里蠕动着，如一簇不识寒冷的生物。

我退入舱门，黑黑过道里，就地拥挤地躺了一堆统舱客。为了飓风太凶，被子过于单薄，都狼狈地逃到这个角落里避风。孩子饿了就知道往妇人怀里钻，男人嘴里永远吧哒着那袋不亮也不灭的叶子烟。他们有的产业不多：一条合用的破棉被，一只塞满了陈旧炊具的木箱。这一切皆随了他们若干年，如今也全在身边。守着舱口外的飓风，他们只是轻微地叹息着。船走！他们也享不到大餐间的福，沉了，就算结束了这不幸的生命。船除了载运他们，

另外没什么惠施，他们对船也就没有什么感情存在。他们嘘缩在黑魃魃的角落里，静候着命运的发落。船动时，庆祝会也没他们的份，救生船系得离他们是太远太远了，他们也不作非分的呆梦。

穿过了这不幸的一群，我闯进了官舱的餐厅。除了洋舱外，这是最阔的地方了。厅四角的电扇为布厚厚的包起，应景的是温热的暖气。靠窗的一张写字台上伸着两棵粗壮的仙人掌，四张圆桌上皆有细嫩的手往来抓摸。船上几位西装青年玩起扑克了，靠门的那桌是由沙市上船的搭客，哗啦啦地又起麻雀。一个极懂眼色的白衣茶房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随时笑迷迷地递上一条热腾腾的毛巾。

窗口外，飓风呼呼地巡梭着。寒冷虽碰不到他们，那一排排的黑牙是看得见的。看见那个，他们心烦了。记起了大江那端有人怎样翘候，算算船的愆期将使他们的生意受到怎样的损失，忧愁拥上他们心头，泛滥到脸上了。乘着他们叹息，茶房有意夸大其词地说匪窟离这儿多么近，“红军”如何杀起人来不留情的话了。即刻，桌上伸抓着的手指松下了牌，恐怖扫过那些张肥胖，尖瘦的脸。

“老爷，就开开心吧，反正也没有办法！”一个时装却戴了碧玉坠子的妇人娇滴滴的说，于是，手指又摸到麻雀牌了，杂着牌声，是莫可奈何的叹息。

甲板上有了一片嘈杂的响声，乘客们向船头蜂拥了。（热情的甚而扬起手巾，跳跃着，互相安慰着：上海是到成了。）那么些只眼睛全向远处瞭望，一只黑烟囱变得庞大了。那小高楼上即刻发出求救的灯语，一瞬一瞥的，有如乞儿的泪珠。甲板上的人们也真地就用那心情等待这救命星。

这船只还了一个灯语号，一个我们不懂的号语。然而它落在我们心中的却是：“等着吧，我来救你们！”我们等，走近了，却是条美国兵舰。我们又有了新的希望了：如果拖救不力，这只有那么些炮口枪眼的船不是可以泊在附近，保护我们度过可怕的今夜吗？船开得很近了，我们便希望它停了。

多么失望啊，它一点也没开慢了。它竟擦着肩，笔直开向下流去了。

到这时，搭客们才记起了寒冷。他们愤恨地骂着，又踉跄地退回舱里。

傍晚，当大家正心虚胆战的时候，江上起了一声啸叫。一条船在苍茫暮色里向我们驶来了。昏暗中，它桅杆上那盏红灯牢牢抓住大家的心，成为众望的焦点了，瞭望小高楼上又打起一瞬一瞥的灯语了，两三个水手还爬到桅杆上挂起求救的旗子。仰起了头，大家把渴望交托给那飘在空中的符号。

船老远便连连还着灯语，由那一亮一暗中，我们直是看到了一对撒马利亚人的慈祥眼睛。我们感激得说不出话，连三岁毛娃娃也懂得向江上招手。

终于，船走近了，由烟囱判明了是条英国商船，稳健而大方地向这方航来。船头激越着白的泡沫，那好像是热诚的表记。甲板上穿西装的即刻卖弄起他们的历史知识，夸奖起萨克逊民族过去的仗义来。

船员这时可忙了：水手们又高高系起一面白地红道的乞救旗，两个穿洁白制服的二副，一个站在货舱顶盖上用望远镜端详起这条友船的雄姿，另一个立在船头，匝风挥着求救旗子。满船都充满了热烈的生存希望。

粗大绳缆搬到船头了。救生船也奉命准备落下载运绳缆到援船上去。商船走近了：灿烂的灯光，甲板上立着许多，遥遥看着我们热情的人们啊，他们招手，挥手绢，甚而同情地呼叫。然而船却驶得愈来愈远。

“它也许拣顺风的地方停吧？”

“靠太近也不妥当。”

甲板上待救的人们还这样藉原谅别人来安慰自己呢，那援船竟径自开向下游，稳当而且大方，如一有教养的绅士。随走却还瞥瞬着那秋波似的灯语。

这时，那光亮全然成为一种触怒了。

夜由两岸黑丛丛的莽林里扑来了，黑的水上仍比着一排排的黑牙。几只江鸥环着船身飞了一遭，拍动着它们雪白的羽翼，唳唳叫着，是慰眷？又像讥讽。

过分的失望增添了甲板上搭客的疲倦，垂着头。一个个走回舱门，咒诅着那“狠心的船”，抱怨着旗语打得不利。

直到天明，江边还躺着这条载满了叹息的船。

（选自《珍珠米》，1948年7月，上海晨光出版社）

过路人

刚亮的时候，船进了港。波涛尽处不再是澄蓝色的天了：起初是渔民搭的小草棚，渐渐有瓦房了。船沿着越来越窄的江身向前进着。终于，看到了一所红砖楼房。许多人捆起了行李。水手在甲板上跑动起来：松缆绳，落垫板。在这个当儿，两岸的楼房便无法制止地向上叠了。立体的，峨特式，矗耸，尖锐，像竞高会里的肩膀，一个个想压倒它的邻人。汽车如硬甲虫般在江滨爬行着。渐渐，我读到壮峨建筑上的字了：洋行，洋行，横滨的，纽约的，世界各地机警的商人全钻到这儿来了。

“好一条爬满了虱子的炕！”

小汽船，划子，舢板，全如苍蝇一般向轮船靠近了。奔跑了一段悠长的水路，船沉着地啸叫了一声，于是，岸上人物愈变愈大了，也愈真了：黄瘦的脸，尖长的下巴，托着一对对滴溜转的眼睛，大声争吵着。

我有点害怕。我夹紧了那只仅有的小包袱，怯生生地迈上直通码头的铁梯。悬在水面多日的脚，这时算触着陆地了。然而是怎样硬的陆地！洋灰的楼房，洋灰的马路，洋灰的人！再看不见我那片油绿的高粱。

我有点晕。或者说，我有点累。不，我并且也饿。三天的航程对于一个统舱客差不多相当于坐了一阵黑牢。躲在甲板底下那黑洞阴湿的大货舱里，人是和货堆积在一起的——当空位不敷时，货物既是“固体”的，伸缩就只有向活人身上找。而且，“货物”是多么广泛的一个分类！在烟台，一个小买办楞着一对三角眼，硬把几个盛了鱼鳖虾蟹的“海味”席筵塞到我的身边。（我左手已堆满了五六口袋煤炭。）我不能哼一声。我还没忘记送我上船时，一个好人的嘱咐：往海里抛个一两口子算不得回事！我吝惜我这条命。于是，如同躲避腥臭的袭击，我挟了那只小包袱逃到甲板上去了。

呵，这个不是坏地方，那绿的海又带我回到绿的家乡了。在那里，绿色包含着各种秋收的希望：甜的玉米或熬粥的高粱。面前这片绿色也那么起着波浪，只是起得太高了些，它为什么总向我咧着白牙？是喜悦，还是咒诅？我想问那灯塔。我有点挂念那塔上的看守人了，多寂寞呵，然而又多美呵！

当我对着海遐想的时候，突然，一片湿淋淋的东西洒到我的头上了。登时，一滩冰凉的东西沿着我的脊梁沟流进我单薄的衣服里去。我即刻返过身，仰起头来看。一个洋舱里的茶房在擦地板。这个衣服白净，心地毒狠的东西，他把脏水淋到我头上了。我再也耐不住。我怒冲冲地质问他。正在擦一个墙角的他，却只向我抛了个轻蔑的眼色，跟着还向船外吐了口痰。气死我了。我奔到那小楼梯口。我一直就向上攀。揪住他的领口，揍他一顿。我这样想着。——

“喂，getoff”一个水手装的白种人向我警告了。他正在窗口看风景，手里还拿了一只照像机。看见梯口冒出一个人头，他用手指清脆地摔了一个响声。

甲板上招了許多人，终于我失败了。我又被驱回货舱里，说甲板是不给统舱客逗留的。在那个黑地方，一个不晕船的我，终于也还是晕了。不是船使我晕，是周围一阵阵恶心的呕吐。如传染症似地，那气味把每个旅客肚里的积蓄全给抽了出来。本来已经潮湿腥臭的地方，这时已成为一个污水坑了。

这样活了三天，我说晕，又累，还饿，谁不答应呢。

如今我是走进另外一个货舱了。

我挟紧了包袱，瑟缩地沿着墙根走。汽车多呵，多得像家乡池塘雨后的蜻蜓。费了老大气力掘出的汽油全在马路上变成一阵阵臭烟了。那烟还得通过人们的五脏。

地方是真新鲜，房子高得使人感到重压，街心还伫立着连面胡子的印度鬼。我一壁走，一壁计算着。身边还剩多少钱，我生怕那些大楼抢去我那一点点贷借来的钱，我随走随摸着衣袋。

在一个墙角，忽然一只多毛的大手抓住了我的衣领。那是一个面貌凶恶的洋鬼。我赶快挟紧了包袱，按住那钱的口袋，想跑——

他掏出了手枪，我的腿开始颤栗了。那枪口对着我的胸口，一个戴尖帽的黄种人开始在我身边摸索起来。

“ 验验，拿出来。 ”

他们数清楚了我所有的钱，一共三十多块。这数目得支持到一个很辽远的地方。然后，他们查验我那挟得很紧的包袱了。那个黄种人硬由我腋下抢过来，侦伺地睨视了我一眼，才把它铺摊到地上。

一件新浆洗的大褂，一把牙刷，一身裤褂，这以外，还有一本英文的福兰克林自传。书是我的课本，已经残破的不成样子了。翻了好半天，他走开了，丢下我一个人蹲在那里，又重新把那包袱系好。

我沿着便道，无目的地走。我走过许多大理石筑成的巨厦，因为是早晨，石阶上还睡着借宿的乞丐。身上盖着破报纸，下面露着生疮的烂腿。多么巍峨的建筑呵，然而又多么腐烂的腿！对于这个大城，我有了许多疑窦。

已经说过，我饿了。我走进一家饭铺，我用手势比出要吃些什么东西。我不是吃，我把一碗热腾腾的面吞下去。然后，用一张钞票换回几只银角子。

肚子填满，精神即刻感到矍铄。我的眼睛似乎发了光，我的感官皆如新磨的刀锋那么敏锐了。我抖起胆来想把这个大城走个遍，然而，过马路却不像饭前那么容易了。汽车屁股后面仿佛皆装了块磁石，一辆接着一辆，成为硬甲虫的天下了。

傍晚，我走到一家船票局。明知是重作囚奴，我还不得不买一张统舱票。（当我付款时，我发见那几只银角子已变成铜的了）。这只南航的船恰巧次晨起碇。为了节省一笔耗用，我决计那夜宿在船上。

大都市的夜景呵，转得我比走马灯还眩晕了。高楼已为黑暗包裹起来了，各种广告灯却成了精。这么变，那么变，它只想捉住路人的视线。街上挤着妖冶装束的人，摆来摆去，用那对饥饿的眼睛寻找今夜同睡的人。

一阵尖锐的汽笛，救火车向一个不幸的方向出动了。红的火焰燃烧着天空。天空这时正扫着几道弧光，江上停泊的外国军舰正在练习着灯语。

很晚了，我才向码头那方向走。我找到了那个将与我发生四天关系的船，它泊在一个外国轮船公司的前面。这时，甲板上起重机正运用着它长大的手臂，将苦力搬近的口袋一一捏进货舱。码头上起伏着负重者近于喟叹的哼喊。

我溜进舱门，想趁船没开，先找块地方睡了觉。逛了一天的街，我已疲乏得成一滩泥了。

当我在寻找着安身之所的时候，一个满身油垢的洋人走近我来。他扯住我的耳叶，向外推我。

摆开了他的手，我掏出才买到的船票给他看。

这时，一个华人买办也走过来了。他向我要铺保。然后，他又用英语对那个洋人说：“这个人神色不正，得留神。”

他没料到我是方由一个洋学堂出来的人。我便也用英语骂他“胡说，我是一个学生。”

呵，感谢我那个崇拜西方的英文教员，洋人翻了翻蓝眼球，竟允许我了。他临走还喃喃解释着：

“不过你们中国海上强盗太多，太多——但是，哼，也不怕，我们船上也有四条英国机关枪——”说这话，他似乎是为镇威我的。如果我是个小海贼，这时也该放弃了不安分的想头。

那一夜，我居然找到了一条木板。我睡在上面。由于我曾经同一个洋船员说过一阵话，没有一个人驱逐我了。我想，我一定可以作个舒服的梦。在心底处，我是深切地思念着家乡的原野了。

我入梦不久，忽然有一只手向我怀里探来。我猛然睁开了眼睛，是一张涂满了很厚脂粉的脸，眼角上似乎还生了一块疤痕。

“先生，两只洋——”她嘟哝了许多我听不懂的话。我茫然不知怎么回事。我怒冲冲地驱她走开，她支开了一排黄铜色的牙，她竟想分夺我这块木板。而且，不要脸的人，她牢牢地抓住了我的臂膀。

我即刻由木板上坐了起来。对付不了这个纠缠，我跳出舱门，立在甲板上，大声喊起“茶房”。

舱门口这时正坐着一个肥胖的妇人。茶房却正倚在她身旁。那个妇人竟朗声笑了起来，茶房也搭讪着说了些我不懂但是不好听的话。

这时，甲板上除了那个恶作剧的茶房，那个母夜叉的老鸨，和那脂粉女人以外，就只有我，对了满天的好星星。

江上这时寂静得很，几只停泊的船只皆喘息地睡着，桅竿上的小灯拼着和星颗掺混。江水拍着船身，轻微而富旋律，有如脉息。

我扶着船栏吁吐了一口闷气。回过身来，还是那张惨白的脸。

（原载 1936 年 4 月《作家》第 1 卷第 1 号）

小树叶

窗户上又发现那条熟稔的瘦长黑影。它晃晃摇摇，随了一声沉重的咳嗽，门终于猛地被推开了，一张峻严的螳螂形的脸，带着一股寒凛的感觉，摆在门口：

“假是放了，你们还腻个什么劲儿？”

舍监如一把万年伞那么稳重地踱近房中央的白炉。通过她全身的温热陡然点亮了她的眼睛。锐利的视线是如一双鱼叉似地在房里女孩子们的身上戳来戳去。她颤抖着嘴唇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她像有着许多委屈要诉。几天来，她眼睁睁地守着教员，会计，庶务一个个都领了薪金回家过年去了。单独她，倒楣当然是舍监，更倒楣的是碰上这几个乖张的女孩子，牵掣着她不能回乡下陪那县政府科员的丈夫抱抱孩子。她愈想愈气。她极力用眼睛搜寻可以出气的事。她走近倚在床缘的女孩子，怒冲冲地指着她衣裳问：

“大褂怎么缺了纽绊！”

被质问的是一个极腴腴的女孩。她有一双温柔到不会生气的眼睛，和两只柔嫩到不会报仇的手；一个恬静，朴淳，美丽的灵魂。她安详地抬起戴了镜子的眼，低声嚅囁着：

“那天给巡警勒破的！”

床上俄国标棉被一端正露着个缠了白绷纱的头。靠书橱一个口齿犀利的女孩这时忍不住了。她把双手叉在紫色毛线套衣的口袋里，滔滔地说：

“徐先生，你还逼个什么！我们同房姐妹五个，为了爱国，棒子棍子挨个通身。现在我们大姐还躺在传染病院，三妹半个脑袋还青着。我们走得开吗，你说说看！”

叉着腰的排球健将的女孩这时也捶起桌子，鼓着嘴巴嚷：“你不用打算轰我们走！”

徐舍监似乎有些窘住。床上那女孩唤起许多她自己学生时代的回忆。但她仍装聋卖傻地在房里踱圈子，好像清洁周的裁判员那么小心翼翼地掀床单。床下堆的尽是折断了的纸旗，上面溅着已为时间浓化成紫色的血渍。抬起头来，壁上尽是一些“坚持到底”一类的警句。

她返过身来若有疑窦地端详着这几个女孩。她想找一个袭击的缝隙。但那些坚定的脸色显示给她的是一种难懂的神秘力量。她晃了晃那螳螂形的脑袋，向门边移步了。

突然，她意识着自己的软弱了。她掉转身子，用锐利的眼光和手指平行地刺射着倔强的孩子们，声扬警戒地说：

“至迟明天！明天不搬家我撤水电。哼，说不定得找巡警！”

随了訇然的关门声，一股北风趁势溜了进来。白炉冒了冒绛红的舌头，就又缩回去了。

立着的女孩都返过身来，床上已有了嚤嚤的哭声。对于一个父母双亡，如今半个脑袋青肿得像茄子的女孩，这警戒是有效的。她不知明晚该把头安放在哪里。

门外狂风在号着闹着要闯进来。夜空中时有尖锐的警笛吹呼。环着这床缘是无助的眼色，交换着莫可奈何的慰抚。

她们好像长在一枝丫上的几片小树叶，脱落了树干，在暴风雨中挣扎。

（原载 1935 年《大公报·文艺》第 69 期）

古城

初冬的天，灰黯而且低垂，简直把人压得吁不出一口气。前天一场雪还给居民一些明朗，但雪后的景象可不堪了！峭寒的北风将屋檐瓦角的雪屑一起卷到空中，舞过一个圈子以后都极善选择地向路人脖项里钻。街道为恶作剧的阳光弄成泥淖，残雪上面画着片片践踏的印痕。

飞机由一个熟悉的方向飞来了，洪大的震响惊动了当地的居民。他们脸上各画着一些恐怖的回忆。爬在车辙中玩着泥球的孩子们也住了手，仰天看着这只奇怪的蜻蜓，像是意识出一些严重。及至蜻蜓为树梢掩住，他们便又重新低下头去玩那肮脏的游戏了。

那是一只灰色的铁鸟。对这古城，它不是完全陌生的。大家都知道它还有伙伴们，无数的，随在背后，这只是只探子。它展着笔直的翅膀，掠过苍老的树枝，掠过寂静的瓦房，掠过皇家的御湖，环绕灿烂的琉璃瓦，飞着，飞着。古城如一个瘫肿的老人，盘着不能动弹的腿，眼睁睁守着这一切。

城门低暗的洞口正熙熙攘攘地过着商贾路人，一个个直愣着呆呆的眼睛，“莫谈国事”的唯一社会教育使他们的嘴都严严封闭着。又要有变乱了。他们也不知道是谁和谁，反正腌菜说不上得多备些的。随手还不忘记为家厨的灶王请下几股高线香，为的是保佑一家老少平安。

阳光融化了城角的雪，一些残破的疤痕露出来了。那是历史的赐予！历史产生建筑它的伟人，又差遣捣毁它的霸主，在几番变乱中，它替居民挨过刀砍，受过炮轰，面前它又是怎样一份命运，没有人晓得。横竖居民是如潮似地向里灌了。那是极好的晴雨表，另一个征服者又觑视起这古城的一切。

古城自己却仍如一个瘫肿的老人，低头微微喘息着，噙着泪守着膝下这群无辜的孩子——

（选自《小树叶》，1937年6月，商务印书馆）

萧乾小传

萧乾，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著名记者。1910年1月27日生于北京，祖籍黑龙江省兴安岭地区，蒙古族，原名萧秉乾。

自幼贫苦，靠半工半读接受教育，在北新书局学徒时，开始接触文学。1926年入北京崇实中学学习，因参加共青团而被捕，经校方保释后，少年的萧乾化名肖若萍远离故乡，到汕头的角石中学任国语教员。在这里萧乾经历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恋爱，以后据此写成了一部自传式长篇小说《梦之谷》。1931年回北京入燕京大学学习，并开始在《大公报·文艺》及《水星》等报刊发表一系列短篇小说。其中《篱下》、《矮檐》等均是据自己早年人生的经历加工创作而成。1935年，自燕京大学毕业，开始主编《大公报·文艺》，并兼旅行记者，到过国内许多地方，藉此了解中国社会这部大书。

1939年受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邀请赴伦敦任教，同时兼《大公报》驻英记者。1942年入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进行心理学小说研究。不久，二战的战火燃遍英伦，萧乾离开剑桥，毅然担任起《大公报》驻英特派员兼战地记者，在战火纷飞的欧洲战场继续进行他的人生采访。写下了《银风筝下的伦敦》、《矛盾交响曲》等描写欧洲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通讯报告。以后据此段人生经历写成一部报告文学集《人生采访》。1946年5月，萧乾回国，参加上海、香港两地的《大公报》工作，并兼任复旦大学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人民中国》、《译文》、《文艺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职。在这期间，萧乾翻译了：《好兵帅克》、《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培尔·金特》、《战争风云》等外国文学作品。近年，已逾八十高龄的萧乾还与夫人文洁若女士合作翻译了英国著名作家乔伊斯的代表作《尤里西斯》。

在萧乾漫长而又极富人生色彩的创作道路中，其早年小说多描写二十年代北京贫民区的生活，作品往往通过儿童天真的眼光来展示人间的不幸与不平，笔下带有较多的忧郁色彩。后以《大公报》记者身份所进行的“人生采访”，其通讯报告善用典型事例，内容翔实，文字活泼洒脱，手法富于变化，对当时以及后人颇具影响。萧乾主要著译书目

〔创作书目〕

- 篱下集（短篇小说集）1936年3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 栗子（短篇小说集）1936年10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 小树叶（散文）1937年6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 落日（散文集）1937年6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
- 公司梦之谷（长篇小说）1938年11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 南德的暮秋（散文）1946年3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 人生采访（散文集）1947年4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 一本褪色的相册（散文集）1981年4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 海外行踪（散文特写）1983年1月，湖南，人民出版社
- 萧乾选集（四卷）1983年7月~198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
- 中国并非华夏（英文著作）1942年10月，伦敦，向导出版社
- 龙须与蓝图（英文著作）1944年7月，伦敦，向导出版社

〔译著书目〕

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 1956年1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好兵帅克 1956年4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 1956年9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培尔·金特 1983年2月，四川，人民出版社
战争风云（与王央乐等合译）1982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尤里西斯（与文洁若合译）1994年4月，南京，译林出版社

